

品花宝鉴

下

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品花宝鉴

(下)

(清) 陈 森 著

目 录

-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一回 |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| 按艳拍鸳鸯不羨仙 | | (517) |
| 第四十二回 | 索养贍师娘勒价 | 打茶围幕友破财 | | (529) |
| 第四十三回 |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|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| | (542) |
| 第四十四回 |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|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| | (556) |
| 第四十五回 |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|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 | | (568) |
| 第四十六回 |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|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| | (581) |
| 第四十七回 | 奚十一奇方修肾 | 潘其观忍辱医醫 | | (597) |
| 第四十八回 |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|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| | (611) |
| 第四十九回 |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|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| | (624) |
| 第五十回 |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|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| | (637) |
| 第五十一回 | 闹缝穷隔墙听戏 | 舒积忿同室操戈 | | (650) |
| 第五十二回 | 群公子花园贺喜 | 众佳人绣阁陪新 | | (665) |
| 第五十三回 |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|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| | (677) |
| 第五十四回 | 才子词科登翰苑 | 佳人绣阁论唐诗 | | (691) |
| 第五十五回 | 凤凰山下谒骚坛 | 翡翠巢边寻旧冢 | | (706) |
| 第五十六回 | 屈方正成神托梦 | 侯太史假义恤孤 | | (720) |
| 第五十七回 |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|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| | (734) |
| 第五十八回 |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|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| | (754) |
| 第五十九回 |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|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| | (771) |
| 第六十回 |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|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| | (785) |

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羨仙

话说华公子自琴言告假之后，假期已满，不见回来，心上有些思念他。一日在园中归鸿小渚倚阑垂钓，珊枝与金、玉二龄，还有一个小丫鬟香儿，在旁伺候。金龄找了一个大瓷瓯，走下池边贮了水。华公子钓了一回，得了三寸长的一个小鱼，已觉满心欢喜。见那池水清冷，每于滢流洄互处，把些铜皮嵌在石脚，那流水过来，便有琤琮之声，如琴筑一般。又见水面上飞了无数的花瓣，一个红鲤鱼游来游去，吃那飞花，见了钓丝上的饵，便来吞了。华公子急把钓竿一拽，丝纶已断，那鱼却连钓吞下半截，断丝尚浮在水面。公子看了，一时高兴，便叫金龄、玉龄去将小船撑过来。那二龄听不得一声，走下台基，便飞跑的去。过了桥，到了潭水房山对岸。金龄走忙了，不防脚下碰着个老树根，栽了一交，跌得膝盖甚疼，蹲在地下站不起来。玉龄将他扶起，揉了几揉，同下了船，解了缆。这小船也三丈余长，油漆光亮，两边栏干，船头有个亭子，中舱摆个小花梨圆桌。船篷上是绿油布顶，垂下白绫飞沿。金龄、玉龄在两头荡桨，荡了过来。华公子见此春光明媚，桃李齐芳，即叫小丫鬟去请夫人出来逛园。

约有两刻工夫，听得环珮琤琤，华夫人带了明珠、花珠、荷珠、赠珠四个女婢过来，华公子笑面相迎。华夫人道：“这两日天气甚好，我本来也想逛逛。方才香儿说你在这里钓鱼，我从西书房夹道中走来，倒也不远。我又叫老婆子收拾些食品过来。”华

公子道：“我本有此意，你倒预先办妥了。”二人凭阑观玩了一会，华公子道：“我们何不下船逛逛池子？”四珠即扶了夫人慢慢的走下台阶，明珠、赠珠先上了船头，挽住华夫人上了船。公子也上来，同夫人坐在中舱，明珠、赠珠即走到后稍，花珠、荷珠在头，花珠把桨一撬，明珠把桨一推，两头不能应手，把个小船滴溜溜的在水中旋起来。花珠手又一脱，把水划得直溅，溅得自己一脸。荷珠笑个不住。华公子道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也荡过桨的，今日又不会荡起来。”龙珠笑道：“明珠不会荡，我望前，他倒望后。”明珠道：“不说你不会，倒说我不会。荷珠，你荡罢，再用着他，这个船就要翻了。”荷珠替了花珠，果然好了。清风徐来，涟漪深碧，慢慢的穿过小桥。公子与夫人看那桥边及山石上缠的古藤，蒙蒙茸茸，垂到水面，底下的水，一派清冷戛玉之声，觉得心旷神怡。过了小桥，苏堤上便是些杨柳桃花，红绿相间，春风和煦，众鸟齐鸣。过了几处亭台，又绕过了潭水房山，到了留仙院，见修竹里一个院落，开了无数碧桃。华公子道：“此处最佳，就到留仙院去罢。”荷珠将船系好，搭了跳板，华公子上岸，四珠扶了夫人，从桃花林下欹欹斜斜的一条路进去，也有几堆灵石。过了个小石梁，接着一个石门。进了石门，是个亭子，名为惜芳亭，过去就是留仙院的油廊。到了留仙院，共有三进，回廊曲榭，叠阁崇台，甚为华丽，红白碧桃已开了好些。公子对夫人道：“赏花不可无酒，方才说老婆子预备，不知可曾停妥？”华夫人命花珠去看来，花珠拉明珠同他弄船过去。明珠道：“你又来混缠，不过爱顽罢了，那里真不认得路径？你从这后头走过古藤书屋，再过了猗香亭，就通方才来的路，要坐什么船？”花珠原为爱顽，并非不认得路径，只得独自出去。将到藤花书屋前，只见林珊枝

正走来，口中嚷道：“花姑娘来了，想必在留仙院了。”花珠待要问时，只见藤花架边走出一群人来，是六珠并两个老婆子，还有几个小丫鬟。爱珠对花珠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，你也不给个信，叫我们满园的瞎找。”花珠道：“我们是坐船过去的，还到不多时，有人在岸上也应瞧得见。此刻原是用来找你们的。”那两个老婆子抬了食箱，六珠婢也拿了零碎物件，还有二龄及珊枝帮忙。送到留仙院后，一一布置了。群珠上前送了茶，一边桌上摆了果盒，一边摆了食盒，茶铛酒器都已预备，群珠分作两行侍立。只见那些蝴蝶一群一群的飞来飞去，又有些睡在花里不动，被十珠婢捉了好些，在小丫头头上拔了一根头发，拴了两个大蝴蝶，双双的飞舞。

华公子看得高兴，对夫人道：“如此春光，不可不赏。这些蝴蝶儿倒比我们还顽得热闹。这园中最多的要算桃花，我们也该祭他一祭，何不取那百花露酿的竹叶春酒来，浇灌他一番。”华夫人道：“我知道你爱这酒，已叫他们带了些来，但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果品。既是祭花，这些食物，都用不着，你想将什么祭好呢？”公子笑道：“这倒被你问住了。年年祭花，也不过是些蔬果之类。这番是我们虔诚特祭，须得与花相称才好。”想了一想，叫爱珠去问珊枝找管屋的书童要了钥匙来。不一会，爱珠取了进来，公子叫他开了两个博古厨，携着夫人细细看那厨中，尽是古铜、旧玉等物。又将抽屉一开，见有一个紫檀木匣，开了盖子，看是个手卷，签上写着“花蕊夫人小像，管夫人画”。华夫人笑道：“这个就很好。”公子扯开看时，是个绢本工笔，画得秀艳绝伦。后有赵集贤书的小楷，就写的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，真是双绝。公子道：“可惜就这一样，再找些什么配上呢？”华夫人道：“马

四娘的兰花，可以不可以？”公子摇头道：“配不上，还是李香君那个桃花扇的册页罢，再将你绣的《玉台新咏序》来配上更好。”华夫人笑道：“怎么配上这个？如何称得过那两样？”公子道：“这是各人的好处。况且你那刺绣工夫，也算绝顶了。”华夫人就命宝珠、爱珠取这两样来。二珠去了，也有好一会才来，又找了个汉玉觥，贮了一觥酒，将桌子抬到廊前，摆了这三样宝贝，再将博山炉焚了百合香。华夫人道：“怎样，要拜不要拜呢？”华公子道：“不用拜罢。我们去拣顶好的花，将这酒去浇在他根上罢。”二人就走到林下，公子拣了一棵红碧桃，夫人拣了一棵白碧桃，公子先浇了半杯，夫人也浇了。二人笑盈盈的在花下赏玩。

华夫人叫老婆子再去取一大瓶酒来，不要耽搁。公子道：“要这许多酒做什么？”夫人笑道：“我看这些丫头们见我们浇了花，觉得好馋似的，所以我要些酒来，也叫他们顽顽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这叫做与人同乐。但是他们祭花是要拜的，不好同我们一样。”十珠都微微笑起来。掌珠对荷珠低低说道：“要拜我们十个一同拜，不要分先后，省得先拜的叫后拜的笑。”爱珠道：“我们一对一对的拜不好吗？”花珠凑着爱珠的耳说道：“又不是夫妻拜堂，怎么你要一对对的拜呢？”爱珠打他一下。已见老婆子颤巍巍的拎了一大瓶酒来，放在廊下。十珠等各拿了小酒杯斟了酒，分头去觅那开得鲜艳的，你一杯我一杯的乱浇，走来穿去，也像一群穿花蝴蝶一样，果然齐齐的拜了四拜。公子、夫人看了，好不快乐。华公子叫取两个锦褥来，就铺在花下，与夫人对面坐了。摆了攒盒，把那百花春对饮了几杯。华夫人道：“何不叫他们吹唱一回，以尽雅兴。”公子道：“很好，你就分派他们唱起来。”夫人将十珠分了五对，吩咐道：“你们各拣一支，总要有句桃花在

里头的。我派定了对，不是此唱彼吹，就是彼吹此唱。若唱错了，吹错了，要跪在花下，罚酒一大杯。”爱珠笑道：“奶奶这个令，未免太苦了。况且我们会唱的也有限，譬如这人会唱这一支，那人又不会吹那一支。那人会吹那一支，这人又不会唱这一支，如何合得来？今奶奶预先派定了这个吹，那个唱，我们十个人竟齐齐的跪在花下，喝了这半大瓶的冷酒就结了。”说得公子、夫人都笑。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方才题目原难些，曲文中有桃花句子也少。你们十人接着唱那《桃花扇》上的《访翠》、《眠香》两出罢。”公子听了，笑道：“这个最好，这曲文我也记得，两套共十一支，有短的并作一支，便是一人唱一支了。”叫拿些垫子，铺在惜芳亭前，与他们坐了好唱。

十珠也甚高兴，即拿了弦笛、鼓板，我推你，你推我，推了一会，推定了是宝珠先唱。宝珠唱道：

金粉末消亡，闻得六朝香，满天涯烟草断人肠。怕催花信紧，风风雨雨，误了春光。《缙山月》

望平康，凤城东、千门绿杨。一路紫丝缰，引游郎，谁家乳燕双双。隔春波，碧烟染窗；倚晴天，红杏窥墙。一带板桥长，闲指点寮寮酒舫。听声声、卖花忙，穿过了条条深巷。插一枝带露柳娇黄。《锦缠道》

公子道：“这曲文实在好，可以追步《玉茗堂四梦》，真才子之笔。”夫人道：“以后唯《红雪楼九种》可以匹敌，余皆不及。”只听明珠接着唱道：

结罗帕，烟花雁行，逢令节，齐斗新妆。有海错、江瑶、玉液浆。相当，竟飞来捧觞，密约在芙蓉锦帐。《朱奴剔银灯》

公子道：“该打。少唱了‘拨琴阮，笙箫嘹亮’一句。”掌珠接唱道：

端详，窗明院敞，早来到温柔睡乡。鸾笙凤管云中响，弦悠扬，玉玎珰，一声声乱我柔肠。翱翔双凤凰。海南异品风飘荡，要打着美人心上痒。《雁过声》

掌珠一面唱，一面将帕子打了一个结，望荷珠脸上打来。荷珠嗤的一笑，公子喝了一声采，夫人也嫣然微笑。二人各饮了一杯，听荷珠唱道：

误走到巫峰上，添了些行云想。匆匆忘却仙模样。春宵花月休成谎，良缘到手难推让，准备着身赴高唐。《小桃红》

《访翠》唱完了，爱珠接唱《眠香》，唱道：

短短春衫双卷袖，调筝花里迷楼。今朝全把绣帘钩，不教金线柳，遮断木兰舟。《临江仙》

公子笑道：“这等妙曲，当要白香山的樊素唱来，方称得这妙句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樊素如何能得？就是他们也还将就，比外头那些班中生旦就强多了。”公子点头道：“是”。见赠珠唱道：

园桃红似绣，艳覆文君酒；屏开金孔雀，围春昼。涂了金瓯，点着喷香兽。这当垆红袖，太温柔，应与相如消受。《一枝花》

花珠一面打鼓板，一面接唱道：

齐梁词赋，陈隋花柳，日日芳情迤逗。青衫偎倚，今番小杜扬州。寻思描黛，指点吹箫，从此春入手。秀才渴病急须救，偏是斜阳迟下楼，刚饮得一杯酒。《梁州序》

公子对夫人道：“如此丽句，不可不浮一大白。”将大杯斟了，叫

宝珠敬夫人一杯。宝珠擎杯双膝跪下，夫人道：“我量浅不能饮这大杯，还请自饮罢。”遂把这大杯内酒倒出一小杯来，叫宝珠送与公子。宝珠又跪到公子面前，公子一口干了。明珠折了两枝红白桃花，拿个汝窑瓶插了，放在公子、夫人面前。又见珍珠唱道：

楼台花颤，帘栊风抖，倚着雄姿英秀。春情无限，金钗重与梳头。闲花添艳，野草生香，消得夫人做。今宵灯影纱红透，见惯司空也应羞，破题儿真难就。《前腔》

公子道：“这‘见惯司空也应羞’之句，岂常人道得出来？”夫人道：“与‘今番小杜扬州’句，真是同一妙笔。”见蕊珠唱起，宝珠合着唱道：

金樽佐酒筹，劝不休，沉沉玉倒黄昏后。私携手，眉黛愁，香肌瘦。春宵一刻天长久，人前怎解芙蓉扣。盼到灯昏玳筵收，宫壶滴尽莲花漏。《节节高》

画珠接唱，明珠合着唱道：

笙箫下画楼，度清讴，迷离灯火如春昼。天台岫，逢阮刘，真佳偶。重重锦帐香熏透，旁人妒得眉头皱，酒态扶人太风流，贪花福分生来有。《前腔》

秦淮烟月无新旧，脂香粉腻满东流，夜夜春情散不收。
《尾声》

唱完，公子与夫人甚是欢喜，十珠齐齐站起。公子道：“今日倒难为他们，须要赏他们些东西。”华夫人道：“此中要定个等第，才见赏罚分明。”即叫拿笔砚过来。爱珠抢先取了笔砚、花笺，送到公子面前。公子让夫人品定，夫人又推公子，公子道：“这音律中实在我不如你，恐定得不公，还是你定罢。”夫人微笑，把

笔先写了十个字，就是珠字上面那个字，对公子道：“据我评来，以宝珠为第一，唱得风神跌宕，文秀温存，十人中是他压卷了。次则爱珠，情韵皆到，为第二。次赠珠，次掌珠，次蕊珠，次珍珠，次花珠，次荷珠，次画珠，次明珠。不知定得不委屈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定得极是。”夫人又问十珠婢道：“如有委屈，不妨自说。”花珠陪着笑道：“奴才唱的，似乎在蕊珠、珍珠之上。”华夫人道：“就是你不服，你那里知道自己唱的毛病。你想要显己之长，压人之短，添出些腔调来，此所谓戏曲，非清曲。清曲要唱得雅，洗尽铅华，方见得清真本色。你唱惯了搭白的戏曲，所以一时洗不干净。若不会听的，怕不定你第一？”花珠方才服了，因又问道：“奶奶听珊枝的怎样？”华夫人道：“珊枝也是戏曲，倒是琴言虽然生些，还得清字意。”公子听说琴言，便对夫人道：“琴言这个孩子，实在有些古怪。我们待他也算好了，看他心上总像有些委屈。如今告假一个多月，也不见他进来。其实看他也不像那种下作的，不知为什么心上总不喜欢，我实想不出来。”华夫人道：“我看这孩子，大抵是个高傲性子，像是不肯居人下的光景。但不知自己落到这个地位，也就无法。所谓‘做此官，行此礼’，若妄自高傲，也真是糊涂人了。”华公子笑而不语。夫人赏那十珠的，记了一等是钗环，二等是香粉。

那跟来的两个老婆子，远远的把那瓶冷酒偷吃了一半。一个老婆子已醺醺的歪靠着山石，坐在地下，将要睡着。那一个侧着耳朵听话，却又听不真。见爱珠走来，问道：“姑娘，奶奶与你们讲些什么？又见他写单子。”爱珠笑道“要赏给我们东西。”那老婆子道：“你们姑娘们实在福分大，常常得赏赐。我们一天劳到黑，也没有格外得过一点好东西。姑娘，如今赏下来，你不要

的给我，不要给那些小丫头糟蹋了。”爱珠一笑走开。那个小丫头叫香儿的笑道：“他们还没有到手，你倒想他转赏了你。我明日买个沙吊子送你，好装烧酒，省得你那个没有把子，要倒拿着嘴使。你要想别的东西，你也配？”那老婆子被香儿取笑了，又不敢骂他，只得鼓起了眼睛，瞅了他一眼。那一个老婆子低低叹口气道：“咳，从来说人老珠黄不值钱，你还同他们一般见识呢？”

这边华公子忽然念那《牡丹亭》上的两句道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华夫人笑道：“《牡丹亭》的《游园惊梦》，可称旖旎风光，香温玉软。但我读曲时，想那柳梦梅的光景似乎配不上丽娘。”公子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觉柳梦梅有些粗气，自然不及丽娘。至于那《元人百种曲》只可唱戏，断不可读。若论文采词华，这些曲本只配一火而焚之。偏有那些人赞不绝口，不过听听音节罢了，这个曲文何能赞得一句好的出来？”华夫人道：“我想从前未唱时，或者倒好些。都是唱的人要他合这工尺，所以处处点金成铁。不是我说，那些曲本，不过算个工尺的字谱，文理之顺逆，气韵之雅俗，也全不讲究了。有曲文好些的，偏又没人会唱。从那《九宫谱》一定之后，人人只会改字换音，不会移宫就谱，也是世间一件缺事。”公子道：“真是妙论！我想对此名花，又听妙曲，意欲填首小词，也叫他们唱唱。虽然比不上《桃花扇》的妙文，也是各人遣兴，你道何如？”华夫人道：“很好，何不就填那《梁州序》，用他的工尺，唱我们的新词，不省事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妙，妙！你就先填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我如何能？还是你先来，我算和韵罢。”公子应了，喝了几杯酒，想了一会，写出一首《梁州序》来，递与夫人，夫人念道：

明霞成绮，冰绡如翦，万种柔情轻倩。良辰美景，乌纱

红袖相怜。羞他仙子，闲引游人，私把凡心遣。春光一刻千金贱，珠箔银屏即洞天，休负了，金樽浅。

夫人念完，赞不绝口。自己也饮了一小杯，笑道：“这是我遵你的教，‘休负了金樽浅’。但这原唱如此好，教我怎和得出来。就在《桃花扇》上，也是上上的好文字，细腻风光，识高意稳。我不做罢。”公子笑道：“你不要谦让。你必定另有妙想，我想不到的，快写出来，好叫他们唱。”夫人又念了一遍，赞了几声，也就写了一阕，递与公子念道：

帘栊半漾，楼台全见，绛雪飞琼争艳。清歌小拍，明眸皓齿生妍。华年如水，绿叶成荫，肯把春光贱？石家金谷花开遍，只羨鸳鸯不羨仙，休负了，金樽浅。

公子念了又念，朗吟了几遍，拍案叫绝，又说道：“这两首比起来，我的就减色了。这五十七字如香云缭绕，花雨缤纷，就是《桃花扇》中也无此丽句。”夫人笑道：“这是你谬赞，我看是及不及你的。你如此赞赏，倒教我不安。”公子道：“‘只羨鸳鸯不羨仙’虽是成句，但用来比原作还好，也不能教崔鸳鸯、郑鹧鸪得名了。”即叫宝珠、爱珠过来念熟了好唱。

二珠念了几遍熟了，唱了两句，错起板来。夫人道：“还不熟，你将工尺注在旁边，倒是看着唱罢。”宝珠、爱珠将工尺写了出来，果然一字字唱去，却很对腔，听得夫人、公子快乐非常。公子笑道：“这两支曲子，倒定了我们的生旦了。你何不唱唱？这里唱，外人断乎听不见的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你见我几时会唱？”公子道：“你真不会唱，何以其中的深微奥妙都知道，且人偶然唱错了一板，你总听得出来的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三天两天的听，难道还听不熟么？”公子道：“其实我也很熟，往往的不留心，错了竟

听不出来，大约总是粗心之过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何不唱唱？”公子道：“我一人唱也无趣。”夫人道：“叫宝珠和你唱。况‘休负了金樽浅’这句是要合唱的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唱罢，明日我们多填几阙，成了一套《赏花》。叫他们扮作你我，串他一出，叫做《祭花》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这倒没趣味，串出来也像那《赏荷》一样。不过那十珠丫头，倒好扮些净丑出来取笑，然而也觉俗了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若要扮丑脚的，只有花珠可以扮得。”花珠听了，红起脸来，扭转头，对着爱珠道：“还有爱珠也可扮得。”爱珠尚未开言，公子道：“爱珠是贴旦，画珠是老旦，宝珠是正旦，蕊珠是小旦。其余扮生、净、外、末，比八龄又强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这倒可以，只怕他们害羞，做不出来。”夫人一面说，一面看那桃花，映着夕阳，红的更如霞如锦，白的成了粉色，又有些如金色一般，分外好看。看看天色也将晚了，便对公子道：“今日也可算尽兴，我有些乏了，进去罢。”便站起来，公子也起身。华夫人带了十珠等，将花蕊夫人的像与《桃花扇》，并他绣的《玉台新咏序》，都带进去，公子也同了夫人缓缓而行。到古藤书屋，又进去略坐了一坐。到了猗香亭，山石路径，险仄难行，群珠扶好了夫人，一步一步的走过。前面是一条青石荔支街，平正得很的，又过三四处楼台，便进内室。园里这两个老婆子收拾东西，虽有两个小丫头帮着他，一次也还拿不完。来时有六珠帮他拿些，如今只得央求珊枝、金龄、玉龄帮他拿了几样。两个老婆子跌跌撞撞的走了好一刻工夫，才到里面。

这边华公子直送夫人到房内坐了，又将方才填的词看了一会，同吃了晚饭。忽又高兴，到了洗红轩，因想起琴言如何还不进来，像已过了假期了，即叫小丫头去唤珊枝进来。小丫头去了

一会，同了珊枝上前。公子问道：“琴言是那天告假的？”珊枝道：“正月二十四日。”公子道：“正月二十四日，今日已是三月初二了。他告一个月假，怎么过了七八天还不回来？”珊枝不言语，停了一停，又说道：“想必有事，自然要完了事才进来。”公子道：“我想他也没有什么事，明日叫人出城找他，问他几时进来。”珊枝答应了。公子又问了些别的话，也就进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索养贍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

话说琴言在怡园与子玉叙了几日，颇觉十分畅满。到长庆葬事过了，忙了两三天，琴言辛苦了，身子有些不快起来，意欲安顿几天，再进华府。一日早饭后，卧在房中，见他师娘进来，琴言连忙站起。师娘叫他坐了，说道：“从前你进华府，不知华公子怎样的对你师父讲的，师父也没有对我说过。他在时我诸事不管，如今是要我支持门户了。我想我们一年总要三千吊钱才够花消。你看那天福、天寿挣得出来吗？你没有进华府时，一月内极少也挣得二三百吊钱。如今你又不进班子，这钱自然要出在华府里，想他们也不肯白使唤人。你与我讲定了，一月给我多少钱，其余你自己存下，将来也可成家立业，过一辈子的日子。今虽少了你师父一个，其余还是一样，就算省俭些，大约二百吊钱一月总要的。你师父苏州也没有家，我又回不去，我不守住这个旧业做什么呢？三十几岁的人了，还有什么路走？开门七件事，好不难。还有那些人情使费，是免不了的。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，你替我想想，叫我怎样，不靠你靠谁？”琴言听了，呆了一会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倒是件难事。当初我也不知怎样，也不晓师父得多少钱。就听得他们说，师父每月进府来领一次，也不知多少。如今师父死了，他们只怕未必照旧了。若除了华府，又问谁去要钱？难道还可以问度香商量么？不比在外，常可见面。此刻师娘

要我一月定给多少钱，这倒是件难事。况且公子近来待我又不如从前，这话怎好去问他？”想来想去，不得主意，答不出来。他师娘心上疑着华公子待琴言不知怎样好，自然要一千就是一千，要二千就是二千。这几天在琴言身上盘算，把个心想昏了。又恐琴言存着坏心，道是师父死了，便可撒开。所以长庆媳妇的心，想钱倒与长庆一样，可称良偶。便要紧挤住了琴言，做个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主意。见琴言不语，更生疑虑，又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多少总要有个定数。”琴言道：“当日师父将我送进华府，原是避难，我实不知是怎样讲的。华府有钱给他，没有钱给他，我也不知。且我进去之后，从没有见着师父的面。只听说师父每月到府一回，也只在门房里，不知领多少钱。此时我又不出去应酬，一月给师娘多少钱，原是应该的，但我拿不定主意自己有钱无钱，我怎敢随口答应？设或答应了又不见钱呢，怎么对得住师娘？”他师娘口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信，我也不知细底。你师父是不知自己要死，若知道自己要死，也早对我说了。我听得去年你没有进去时，华公子就打发人出来说要买你，他可是不肯花钱的主儿？一个人凭良心过日子，怎么师父一死，你就变起心来？”琴言听了这些话，已气得要哭，只得忍住了，说道：“这话只好等我进去了再商量，我自己是没有留一个钱。去年及新年得的赏赐，就是前天那一包银子。师娘要三百吊钱一月，只怕不能有这许多，总要问明白公子才好定得。但是这句话，师娘代我想想，怎好自己去对公子讲？”他师娘冷笑道：“人在他家半年多了，还不好讲？交情越重，钱应该越多了。若是不给钱的交情，要他做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，他又没花过三千五千两的替你出师。若出了师，我自然不能对你讲这些话了。还有那一种有良心的，念着

师父、师娘，就出了师还常常孝敬，也是有的。不然你就对他说，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出师，我可以置些产业，倒比零碎的好。这两条路凭你走那一条。你总要讲明了，才可以进城。不然进去了，我又不能进来找你，便费了许多周折。”说罢起身出去了。琴言受了这些话，又不能驳他，心中好不气苦。以为师父死了，这个身子由得自己，那知师娘更加利害。气忿忿的重新躺下，思前想后，毫无主意。伤心了一会，又想到：“我每逢想不透的，经香碗一说就明白了，此事非与他商量不可。”主意定了，带了跟他的小孩子，随身便服，走出门来。

到了素兰寓处，却值素兰未回，意欲回家，又属烦闷。想宝珠离此不远，不如找他谈谈也好。才出得素兰门口，见两人站在街心。偶抬头一看，一个是圆脸，生得混混沌沌，脚下倒是一双皂靴。一个生得獐头鼠目，便帽上拖着一绺长红帽纬。琴言低着头，只顾走，觉那两人就跟着他。听得一人低低的说道：“好一朵鲜花。”又听得一个说道：“咦，是那一家，我竟不认识。我们且踩踩他。”又听那个说道：“这才算个好脑袋呢。”琴言听了，好不有气，然也无奈何，只好由他们讲。只听得背后蹭蹭促促，脚步接着脚步，衣裳碰着衣裳，顺风吹来鼻中，觉有狐臊气。急行几步，到了宝珠门口。叫小孩子进去问时，也不在家。琴言见那两人又在后头站着，心中气极，便急急的回去，那两人也就急急的跟来。琴言到了自己门口，一直低了头进去了。此刻正是散戏的时候，这些相公如何在家？琴言白白走了一回，路上又遇着这两个厌物，更加纳闷。进了房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不觉泪下。

偏有那师娘的表弟伍麻子，不看风色，走进来坐在炕沿，捏着潮烟袋，找了个纸条子，抽了二三十口，纸煤烟灰吹得一地。

又盘三问四的寻这样，看那样。琴言好不厌烦，也不理他。伍麻子吃了一会潮烟，问琴言道：“我听说华府里那些大爷们是不用说了，各人家里都是大屋子，有十个八个小老婆陪着睡觉。就是那些三爷、四爷、五爷，连那些赶车的、养马的、铡草的，新年上也穿着狐狸皮袄。”说到此，将手比着个样子道：“这么大的皮荷包，拴在腰里，到赌场上解开来，尽是银裸子，抓一把就押个孤丁。还有去年来找你闹的那个姓金的三小子金三，在酒馆子里喝酒，也叫个打十不闲的陪陪。虽然是讹他爹的钱，然而也还有这些出息，是真的吗？怎么这些人也这么发财？”琴言心中只管纳闷，更加烦恼，那里有心听他的话，只是不答应。伍麻子又道：“我听说这还不算什么奇事。他家的银子柜子里装不下，就散堆在墙脚边，到了两三年不用他，受了潮气要霉烂的，便发出来晒晾。晒晾了一天，就有人将五两的换他十两的，将二两的换他五两的，他也不点数。偶然看出来，说：‘我的银子如何变小了？’那些人说：‘晒了一天，晒干了，自然收小了。’这句话我有些不信，难道这位公子，真当着银子都晒得干吗？”琴言听到此，不觉失笑道：“你这话是那里听来的？”伍麻子道：“我们有一班朋友，闲着没有事，聚在一处就讲这些话。城里一个华公子，城外一个大园子里的徐老爷，这两家富贵，讲一年也讲不完。说那徐老爷的园子里山子石底下，埋着十缸银，十缸金。那看金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黄毛，看银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白毛。到半夜里，他两个便坐在园墙上吓人，还要拿金锭、银锭子打人。有时运的被他打着了，就捡了金银回去，回去就发财。没有时运的，被他打着了，捡起来是块黄土，回去还要生病。我看财神爷也势利，只奉承有时运的人。”琴言听了，倒也好笑。

伍麻子正说得高兴，忽外面有人叫他，就出去了。原来有两个客来打茶围，伍麻子招呼到客厅坐下，打量这二人，见一个衣裳很旧，穿着旧皂靴，头上的小帽子油晃晃的，沾了些灰土。心上想：“他不是个监生老爷，就是个没选期的老爷。那一个衣裳略新些，帽上拖着一绺红线纬，虽不像个有钱的，或者倒是个老白相。”问了他们的姓，让他们坐了。

你道这两人是谁？一个是乌大傻，一个是姬亮轩，他二人新在戏园里认识。这日都在街上闲走，适相遇了，跟了琴言到了门口。亮轩恍惚记得这个门，想了一会想着了，就猜方才见的是琴言。后又想起奚十一的话，说前月在聘才处叫他陪过酒，无疑是他。便与大傻讲了，大傻见亮轩高兴，欲赞成他进去，好吃个镶边酒，便道：“管他是与不是，既是相公寓里，总可以进得的，我们且进去坐坐，喝杯茶也好。”亮轩道：“你高兴就进去，我是奉陪的。”商量了一会，才同了进去。

这边伍麻子正在张罗，却好天福、天寿散戏回来。见亮轩像是见过的，又记不清，请了安。那个大傻子，他们却见过他，在园子里听衬戏的，便也请了安。大傻子迷迷糊糊的说道：“今日兰保的《盗令》、《杀舟》，桂保的《相约》、《相骂》，实是个名人人家数，他人做不来的。”亮轩道：“你们还认得我么？”天福道：“有些面善，想不起来，好像那里见过的。”天寿眼瞪瞪的看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能不是去年同一位吃烟的老爷来？那位吃烟的同我师父打起来，还是你能拉开的。”亮轩道：“你的记性好，天福就不记得了。”天福听了也想起来，道：“哎哟！那一天好怕人。那位吃烟的好不利害，把桌子都打翻了，还直打到里头去。幸亏我躲得快，不然给他一脚，也踢个半死。”亮轩道：“可不是，亏

我救了你们，你们感激我不感激呢？”天寿道：“那一位如今那里去了？”亮轩道：“现在病着。”天福道：“天报！天报！叫他多病几天。”大傻子道：“方才见个相公进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天福道：“没有阿，我们就是师兄弟两个。”亮轩道：“有一个进来的，比你们高些，有十六七岁了。”天寿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只有一个琴师兄，从华公府回来，如今他也不算相公，不唱戏了。或者你们看见的就是他。”亮轩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就是他。可以叫他出来见见么？”天福摇头道：“他不见人的，多少人知他回来了，要见见他，他总不肯出来。就只到怡园徐老爷处，除了他家，是不到第二家的。”大傻子道：“他既不肯出来，你领我们到他屋里坐坐是可以的。”天寿摇头道：“他要骂我们。”伍麻子站在廊前道：“我们这个琴官，如今是华公府的二爷，不见人了。二位老爷如高兴，叫天福、天寿伺候罢。”大傻子望着亮轩道：“你们既然是旧交，自然也应叙叙，断无空坐之理。”亮轩支吾道：“我还有点事。”天寿道：“你能没有事，你能是不肯赏脸。”亮轩道：“真有事。”伍麻子道：“坐坐罢，就有事也不必忙。如今他的师父不在了，他师娘就靠着这两个孩子呢。”大傻道：“你也难得出来，我也走乏了，略坐一坐罢。”又问天福道：“你师父几时不在的？”天福道：“前月二十五。”大傻道：“咳，我竟不晓得他死了。你们虽不认得我，你师父倒与我极相好的。”天寿道：“我也常见你在戏园里，你怎么坐不住，总走的时候多？”大傻子道：“我的朋友多，照应了一个，不照应那个，就招人怪了。”天福道：“我见你进来又出去，出去又进来，好像忙得很。”大傻道：“既到这个园子里照应了，自然也要到那个园子去照应，不然也要招怪的。”伍麻子已走开。

少顷，亮轩要走，天福拖住了他，大傻却不动身。只见打杂的进来，在桌子上摆了几个碟子，天福道：“姬老爷请坐罢。”亮轩着急，对着大傻挤眉弄眼，要叫他走的意思。大傻装作不见，一手摸着那几根既稀且短的鼠须，拈了几拈。亮轩见他不动，只得独自想跑，说道：“我要小便。”天寿指着院子里道：“那东墙角就可以。”亮轩走出屋子，到院子中间，撒开脚步就走。不料天寿在后，扯着他的发辮一进，将亮轩的帽子落了下来，发根拉得很疼。天寿嘻嘻的笑，亮轩急回转头来，涨红了脸道：“这是什么顽法？”天寿拣了帽子，拍净了灰，与他戴上，拉了他进来。亮轩道：“我真有事，何苦缠我。”大傻子见了酒，喉咙已经发痒，劝亮轩道：“他们这般至诚留你，你就赏他们点脸罢。既摆了出来，不赏他们的脸，也叫他们下不去。”亮轩无法，又见大傻不肯走，反留住他，想是大傻要做这个东。如果大傻作东，也就放心了，只得勉强坐下。天福、天寿各斟了酒。亮轩饮了两杯，见大傻子放心乐意的喝酒，手里抓了一把杏仁，不住的往嘴里去，又见他吃了三个山里红，一个柿饼。

亮轩心上又想要去看看琴言，此时已经点了灯，便对天福道：“你同我到你师兄屋子里去坐坐罢。”天福道：“你定要见他，待我先去讲一声。”天福进去，见琴言在那里看书，便说道：“外面有个姬老爷要见你，见不见呢？”琴言道：“我见他作什么呢？你见我见过人吗？”天福没趣，将要出来，琴言想要关门，不料亮轩、大傻已走到房门口，就都匾着身子挤了进来。琴言满脸怒容，未开言，大傻子深深一揖，亮轩也曲着腰作了半个揖，满面堆下笑来。琴言倒也无法，只得还了一揖，不好就走。他们也不待招呼就坐了。亮轩眯齐了鼠眼，掀唇露齿的要说话。大傻先说

道：“怪道多天不见令师，原来归天了，我竟全然不知。非但没有具个薄分，连拜也没有来拜一拜。多年相好，从前承他一番相待，倒也不是寻常的交情。”又摇着头道：“荒唐，荒唐！不知那些联幛的公分，有我的名字没有？”亮轩笑容可掬的道：“我去年奉拜过的，偏值尊驾进了华府，以至朝思暮想，直到今日。前日又听得尊驾与敝东同席，我就没福奉陪。敝东是个直爽人，不会温存体贴，一切尚祈包涵，不要见怪。”琴言见这二人就是路上跟着他走的，心中甚恼。及见他们恭恭敬敬的作揖，一个说与师父相好，一个说与他敝东同席，正猜不出这两个是什么东西，也不来细问，含糊的答应了一声，叫小子给了两钟茶。大傻一面吃茶，见挂着一副对子，念将出来，错了两字。大傻腹内既属欠通，眼光又系近视，倒最喜念对子看画，充那假斯文。琴言看了暗笑，略略看他们的相貌，已经生厌。又见亮轩嘻着嘴说道：“我那敝东，其实很好交的。你是不知道他的脾气，若混熟了，只怕还离不开呢。”大傻道：“不见那春兰么？”亮轩道：“春兰固然。本来钱也花多了，自应心悦诚服的了。我那英官呢，借去用两天，就用到如今不肯送还。这个小东西也恋着他，将我往日多少恩情付之流水。这也不能怪他，从来说白鸽子望旺处飞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我这敝东，在京里也算个阔老斗，就与那华公子、徐少爷也不相上下，而且他们都是世交。前日那位徐少爷来，适值敝东不在家，他就到我书房来坐了好半日。送他出去时，他再三的约我去逛园。”大傻道：“你去没有呢？”亮轩道：“我始而倒打算去，况且他往来那一班公子名士，都也与我相好。后来我想他还没有做过外任，未必知道我们这一席是极尊贵的。若论坐位，是到处第一，我恐他另有些尊长年谊，不肯僭我，我所以没有去。”大

傻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我吃过他家酒席，只怕京里要算第一家了。”琴言听得坐不住，幸天福、天寿都在这里，便对天福道：“你请二位到外面坐罢，我有事情。”便即走了出来。二人没趣，只得同天福、天寿也出来了。

亮轩就想从此脱身，一径的走，又被福、寿二人拉住。桌上又添了四小碟小菜、两碗稀饭，亮轩心上想道：“这是什么吃局，一样可吃的菜也没有，难道八碟干果、四碟小菜、两碗白粥，就算请客不成？要不然，是傻子与他讲明，是要省钱的缘故。这个东，大约是傻子作定了，索性吃他娘的。”亮轩也举箸吃了一会。大傻子已喝了两壶酒，将四碟小菜也吃干净了，喝了两碗粥，抹一抹嘴。见亮轩不甚高兴，便对天寿道：“姬老爷是要喝热闹酒的，你叫人去添些菜来，酒烫得热热儿的，与姬老爷豁几拳。今日是我拉他来的，你们巴结得不好，以后他就不肯来了。”亮轩打量是请他，便放了心，忙说道：“怎么是这样的，也算不得吃饭。”天寿道：“这原算不得吃饭，我当你们吃过饭了，随便吃钟酒儿坐坐的。既然姬老爷还没有用饭，另预备饭就是了。”大傻道：“是阿，我也没有吃饭。姬老爷也吹两口的，你何不请他去躺躺。”天福道：“那一天真也见你吃了两口，不过吹不多。”亮轩见大傻这般张罗，像个做东的样子，便有些喜欢。天福同他们到了里面，一面吩咐厨房添菜备饭。亮轩原不会吹烟，不过借此消遣。天福、天寿倒有几口烟瘾，便你争我夺的上烟。大傻乘他们不留心，即走了出来。他也饱了，便踢着破皂靴匆匆而去。

亮轩与福、寿二人说了一会话，问了些琴言光景。伍麻子来请吃饭，亮轩才找起大傻来，杳无影响，心中着忙，便变了神色，只管要找乌大傻。天寿说道：“他去了。这个人坐不住的，我

见他在戏园里，一天总要走个十几回，想必他就来的。我们先坐，不用等他了。”亮轩只得坐了。看菜是四碟两碗，两盘饽饽，就吃了些。终是无精打彩，心上要想个脱身之计。那伍麻子在旁，见大傻子先走了，看这位又是心神不定，像有心事，倒也猜不着他要跑。那长庆的媳妇，自从丈夫死后，家里还是第一回开张留客，叫伍麻子好好照料，不要待慢了老斗，故常在窗前站立。那两个小孩子本来不会说话，夹七夹八的。亮轩更坐不住，横竖迟早皆走，吃完了，嗽了口，对天福道：“今日扰了你们，我只好明日补情的了，今日却没有带钱。”天福听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敢答应。还是天寿略灵些，说道：“老爷既没带钱，府上在那里住，叫人送老爷回府，就可以带了来。”亮轩道：“这也不必，我明日送来罢。”伍麻子听了，想道：“有些不妙，不料这两位是这样的。”便进来在窗户边站着，看着亮轩。亮轩想硬走出来，天寿拉住道：“不用忙，再坐坐。”亮轩不理，只要走，天福也来拉住。亮轩一想，不如拿出去年奚十一的手段来吓吓他，便喝道：“做什么！那里有天天带着开发来的！我们叫相公，是积了几回一总开发。你们这些不开眼的东西，还不放手，不要叫我生起气来，也照去年的样，给你们一顿打。”两个孩子怕他，不敢说话。伍麻子是个不懂规矩的人，道是长庆死了，他表姊全要仰仗他。若头一回买卖就是这样，脸上觉得不好看，况且又是他帮着留的。听了亮轩这些话，便动了气，说道：“姬老爷，你这话讲得不在理。你老爷又没有来过两回，伺候了半天，酒饭烟茶都是钱买来的，一个大钱不见面，倒要骂人不开眼。就说送你回府也没有说错，难道你没有个住处？就是住店也有个店，住庙也有个庙。身边不带着，自然就到府上去领，这句话就算得罪了人么？你既没有带钱，难

道不准你走，留你的东西做抵押不成？自然跟你回去。知道了一个地方，就歇一天给我们，也使得。”亮轩无言可答，再想说两句大话，又说不出。那样鸡肋身材，木瓜脑袋，就装些威风，也吓不动人，只得说道：“我是省你们跟我走，你当是什么？你既不嫌路远，就跟我去领赏。”

伍麻子想那些跟兔不中用，便自己提了灯笼照了。亮轩轻轻的脚步，左绕右绕，还想遁去。无奈伍麻子紧紧的照着，亮轩只得回寓，叫他在门口等了，好不懊悔，上了大傻的恶当，心里骂几声，开了拜匣，检出几张钱票，看来看去，犹如割他的肉一般，忍着心疼，捡了一张两吊的，又于纸页子内捡了一张一吊的，要找人送出，跟他的人又不在家。只得拈了一个纸条子，蘸上油点了出来，交与伍麻子，转身就走。

伍麻子虽不认的字，但长庆生前将票子叫他取钱，也不知取了若干。一字到十字这几个，凭你怎样写，他都认得。灯下一看见是两吊，便叫道：“姬老爷转来！”亮轩欲待不理他，已跟进了门，只得应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伍麻子道：“这两吊钱怎样，是赏我的么？那相公开发，酒席钱呢？”亮轩道：“我不晓得，一总在內。”伍麻子道：“姬爷不要顽笑，既然这么说，请收了。”便将票子递过来。亮轩无奈，只得又添上那一吊，说道：“尽在乎此，你要不要也随你罢。”伍麻子如何肯收，便发话道：“既然心疼着钱，也应打算打算，就不该进来。就是摆个酒，至少也得二十吊，何况添菜、吃饭！三吊钱，我们赏厨房打杂的还不够呢。”亮轩不理，一直进去了。

伍麻子欲要跟进来，门房里有人听见，出来问是什么事情。伍麻子将细底说了，那管门的笑道：“我们这师爷也太想便宜了，

既要乐又舍不得钱。你也算了，折了这一回本钱罢，不要在此啰唆，适或教我们老爷听见了，倒不好。”伍麻子见亮轩已进去了，又不好跟进去，再经那门公劝他，知道是奚十一的寓处，恐怕闹出事来，只好转回，却也讲了好些淡话，匆匆回家交帐。

长庆媳妇一见只有三吊钱，便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开发？你也在这里多年了，你见收过三吊钱么？怎么不摔还他，也臊臊他的脸！腥不腥，臭不臭，两个相公留了两个客，烟茶酒饭，闹得乌烟瘴气的，还替人做跟班，提了灯笼送回去，接了三吊钱就夹着屁股回来。一个汉子连个数目字都不认得，难道你钱票子见得少么？”把个伍麻子骂得火星直冒，嚷道：“我岂不知道，我见千见万，也没见这两个不爱脸的，一个喝了两碗粥先逃走了，这个也是时刻想跑，好容易逼住了他，送他回去。我想十吊八吊，最少不去了。谁料他先还只给两吊钱，这一吊还是后来加上的。那个忘八蛋肯接他的？他塞在你手里，就跑进去了。我想跟他进去，有个管门的出来解劝，说是奚十一的寓处。那奚十一是好惹的？去年凭空的来找琴官，将姐夫一摔一个大筋斗，半天爬不起来，桌椅板凳打得粉碎。倘今日又遇见了他，可不要白挨一顿打，连这三吊钱也没有，我所以只好接了回来。我岂不想他三十吊么？”长庆媳妇道：“都是你们这些瞎眼睛的，也不分个人鬼。分明来打茶围的，苦苦拉住他，将个臭虫当作洋虫。以后如遇这等不要脸的下作东西进来，务必撵他出去。太太这里不是舍粥厂，又不是我的儿子，吃了抹抹嘴就走。当家的死后，今日还是头一回开市，就遇着两个混账东西，与前年那个开姜店姓杨的杨八一样，不是玉天仙还叫他姊夫呢。归根儿是他妈的白吃白喝。这些个不要脸的狗鸡巴禽的，真他妈的可恶！”长庆媳妇叨叨了一回。到

明日，伍麻子去照票子，谁知后来添的一吊还是张假的。又到奚十一寓处来找亮轩，倒被奚十一的家人骂了一顿。伍麻子受屈而回，只得自己赔上一吊钱，交清了帐，唯有咒骂亮轩而已。

琴言今日找着了宝珠、素兰，商量师娘要钱之事。不知宝、素二人有何良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

话说琴言是晚听姬亮轩、乌大傻说了多少瞎话，更加烦闷，幸他们就出去了。候到二更，不见宝珠、素兰过来，只得睡了一夜无眠，到了次早，即叫小使去请他二人来。

是日，素兰清早已为王文辉叫去。少顷，宝珠过来。宝珠道：“昨日失候，我到三更后才回的，他们也忘了，没有对我讲。方才你们五儿说起来，方知道：“两三天总不见你，为什么不出来散散闷？今日度香约赏杏花，咱们可同去了。”琴言道：“可以。我这两日偶然感冒，觉得疲倦，今日也想出去散散。且假期已满，也要打算进城了。”宝珠道：“再歇两天进去也不要紧，进去了，咱们又会少离多了。”琴言道：“近来倒有件难事，我竟没有主意，故请你与香晚来商量，怎么代我想个法儿才好。”宝珠道：“什么难事，你且说来。但你意想不到的，只怕我也想不到。”琴言道：“昨日，我那师娘问我进华府时，华公子对你师父是怎样讲的，可曾得过他家的钱。又说家中一年的浇裹，须得两千四百吊钱，要我给他二百吊钱一月，说定了方叫我进城。我想去年原为奚十一的事送我进去，我进去了也没有见着师父，不知其中是怎样的。今师娘忽然问我要二百吊钱一月，叫我怎么打算得出来？又要我去对华公子讲，又说师父死了，我就变了心，又说华府也没有花过三千五千两。如今要我去对公子讲，要他出三千银子与我出

师，出了师，才不要我的养膳。不然，这一辈子就要定在我身上过活。我想如今又不出去应酬，靠着府里节下赏一点东西，如何一月积得上二百吊钱？你是明白人，这话可以对公子讲得么，不是件难事？师娘又不晓得其中的难处，一味的问我要钱。你管我想一想，有什么法子，我是一无主意。”宝珠听了，亦以为难，踌躇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一年要二千四百吊，三年也就三千两了。这养膳二字，是没有尽期的。华公子性情不常，未必靠得定。若要他出师，或者看他高兴倒能，但也须有个人去与他说。还有一层，他既与你出了师，你这人就算他的人了，以后就由不得你，只怕就要在他府里终局。这是要你立定主意的。”琴言道：“这些事我也想过，但此时虽没有与我出师，我也不能自主。”宝珠道：“若有人与你出了师，你以后怎样，还是在外呢，还是愿进华府去呢？”琴言道：“此时我也不能定，且出了师，再打算出府。”宝珠笑道：“人家只有一出，你今有两出，不要将来犯了七出。”琴言也笑了。

只见素兰走来，琴言、宝珠让坐了。琴言道：“你早上那里去？”素兰道：“今早王大人叫我去，我当是什么紧要事，原来很不要紧的一句话。我与剑潭、庸庵谈了一会，方才到家。知道你请我，不知有何差委？”宝珠将方才的话与素兰讲了，素兰拍手笑道：“果然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！我真佩服他。据我说是出师的妙，你且应承他出师。”琴言道：“好容易的话，你倒轻轻的一口断定了。这三千头打那里来，我岂能去对华公子讲的？”素兰道：“定要三千？二千呢？可以不可以？”宝珠道：“这事有点边儿了。请你来商量，你第一句答应出师，第二句就劈断银价，这是胸有成竹的话，岂不是可成么？”琴言道：“也要个旁人去说，

三千、二千，我也不能对他讲的。”宝珠问素兰道：“就算只要二千，你有何高见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”素兰道：“这件事我与一个人十天前已想到，而且商量了一回，但是未必然之事，所以没有对人讲起。”宝珠道：“你说佩服的是谁？”素兰道：“那一天我与媚香闲谈，偶然讲起玉依来，媚香说他师娘，”素兰说到此，便从窗外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此处说话，那边听不真么？”琴言道：“听不见的。”素兰道：“媚香说他师娘与他师父一样利害，只怕这一辈子要靠在玉依身上。玉依虽不唱戏，究竟没有出师。若论玉依的钱，也就不少，看来此时未必有存余。若四五千吊钱可以出得师，我们代他张罗张罗，或是几个相好中凑凑，也可凑得一半。就说的是你、王氏弟兄、庾香、佩仙等，想没有不肯的。若能凑出一半，那一半就容易了。”宝珠道：“出师之后怎样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那倒没有商量到这一层。只要出了师，这身子就是自己的了，那自然由得你。”宝珠道：“若在华府中，也与不出师一样，由不得他。”素兰道：“华公子也没有买他，他师父当日又没有写卖字给华府，怎么由不得他，难道在那里一世么？”宝珠道：“此处说话，到底不方便，我们何不同去找媚香商议，一同到度香处，看看杏花，连碧桃也开了许多。不知今年节气这么早，我记得碧桃往年是三月中开的。度香今日也不请客，我们几个人去谈谈未尝不可。”琴言也甚乐从，换了一身衣服，一面叫套了车。素兰、宝珠都是走来的，二人便吩咐跟班回去套车，并吩咐所带的衣服，都到苏家佩香堂来。二人即同坐了琴言的车，到蕙芳寓处。

却值蕙芳在寓，三人进内，只见蕙芳在书桌上看着几本册页，见他们进来，笑面相迎，说道：“今日可谓不速之客三人来。”三人笑了一笑，且不坐下，就看那册页。宝珠先抢了那本画的，

那两人也凑着同看，有山水，也有花卉，却画得甚好，原来蕙芳新求屈道翁画的。看到末最后一页，是一个美人倚阑惆怅的光景，阑外落花满地，双燕飞来，像是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的诗意。琴言触动了当年那个灯谜，忽忽如有所感，看题着一首绝句，琴言默念是：

春色关心燕燕飞，杏花细雨不沾衣。

倚阑独自增惆怅，芳草天涯人未归。

又将那一本字也看了。蕙芳让三人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们还是不约而同，还是约了同来的？”宝珠道：“约齐来的，我们同到度香处看杏花罢。”蕙芳道：“今日又有局吗？”宝珠道：“局是没有，也算个不速之客何妨？”蕙芳点首笑应。素兰、宝珠的衣服与车都来了，二人即换了衣服。蕙芳进内也换了，又问道：“你们同来竟一无所事，单为看花么？”素兰道：“事有一件，到怡园再讲罢。”蕙芳道：“何不先讲讲？此刻还早，到度香处尚可略迟。”素兰就将琴言的师娘要他出师的话，略说了几句。蕙芳道：“何如？我前日对你讲，你还说这也未必然之事，谁知竟叫我说着了。但要办这事，其实也不很难，就怕娘儿们的说话不作准，一会儿又不愿了。或是说定了数目，又要增添起来。且谁去与他讲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那倒不要紧，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讲的。”蕙芳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到怡园再商量罢。”于是一同上车，径往怡园来。

进了园，看不尽绛桃碧柳，绿水青山。过了一座红桥，绕了十重绮户，才到东风昨夜楼边。只听得楼上清歌檀板，有人在那里唱曲。四人便住了脚步，听像度香的声音，唱着一支《懒画眉》，四人细听是：

漫说瑶台月下幸相逢，又住了群玉山头第一峰。耐宵宵

参横月落冷惺松，又朝朝铜瓶纸帐春寒重，且清试消息生香一线中。

众人听不出什么曲本上的，觉得笛韵凄清，甚为动听。听得子云笑道：“到底不好。还是你来，我来吹笛。”又像次贤唱道：

则这勾阑星月夜朦胧，听尽了曲唱江城一笛风。相和那帘钩敲戛玉丁冬，引入离愁离恨的梅花梦，作到月落参横萧寺钟。

四人正在好听，忽然止了，听得次贤说道：“其实唱起来，音节倒好。”又听得子云说道：“何不将工尺全谱了，教他们唱起来。”四人知道不唱了，齐走进去。书童匆忙上楼通报。宝珠等走上扶梯，进得楼来，次贤、子云笑面相迎，见了琴言、蕙芳等更加欢喜，说道：“今日倒料不着你们来。”宝珠道：“都是我请来的。”又对次贤道：“瘦香身子不快，不来了。”

琴言于此楼还是初次上来，见这楼弯弯曲曲，层层迭迭，有好几十间，围满了杏花。有三层的，有两层的，五花八门，暗通曲达，真成了迷楼款式。又望见前面的桃花坞，隔了一座小山，一条清溪，那桃花已是盛开，碧桃还只半含半吐，连着那边杏花，就如云蒸霞蔚一般。看楼中悬着一额是“东风昨夜楼”，有一副长联，看是：

一夜雨廉纤，正燕子飞来，帘卷东风，北宋南唐评乐府；
三分春旖旎，问杏花开未，窗间青琐，红牙白纛选词场。

次贤、子云看他四人今日打扮分外好看，艳的艳，雅的雅，倒像有心比赛的一般。此刻都还穿着小毛外褂，琴言是玄狐耳绒，宝珠是玄狐抓仁，蕙芳是云狐抓仁，素兰是骨牌块云狐干尖。四人相对，就是珊瑚玉树交枝，瑶草琪花弄色，觉得楼外千枝红

杏，比不上楼中四个玉人。次贤、子云虽时常相对，此刻亦还顾盼频频。子云道：“今日无肴，只是小饮，你们饿了，就吃起来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我真有些饿了。”子云吩咐先拿几样点心来，随后就摆了几样肴馔，大家小酌。宝珠道：“方才听你们唱的是什么曲本？音节倒像很熟，而曲文却没有见过。”次贤道：“这是我当年一个好友，制了一部《梅花梦》的曲本，有二十出戏。前日从书箱内找出来，将《九宫谱》照着他的牌子填了工尺，倒也唱得合拍。却只填了这一出《入梦》，其余不知唱得唱不得。明日与你们班里的教师商量，可以谱他出来。”蕙芳道：“那倒可惜了。我听这曲文甚好，还是你自己按谱罢。若与我们教师，他便乱涂乱改，要顺他的口，去的去，添的添，改到不通而后止。若能移宫换羽，两下酌改就好了，除非要请教那位屈先生。”次贤道：“他偏这音律上不甚讲究。弹琴之外，一无所好。你与他讲，他又说三代之乐已亡，故将《乐记》并入《礼记》。”四旦皆笑。子云道：“我今日得了些江瑶柱，但是干的，作起汤来，虽不及新鲜的，比那寻常海味还好些。”琴言道：“我闻新鲜荔支与江瑶柱别有滋味，不同凡品。若那干荔支，也就没甚可爱，还比不上桂圆。那干江瑶不知是怎样的？”

蕙芳忽然大有感慨，呆呆不语，俯首若思。子云颇觉诧异，见他是倜傥诙谐惯的，何以忽然如此。次贤问道：“媚香有什么心事么？”蕙芳道：“没有。”子云道：“方才很高兴的，此刻为何不乐呢？”宝珠等也看出蕙芳有些不快。蕙芳不语，停一会说道：“花能开几日？”次贤接道：“七十年。”蕙芳道：“何以能七十年？”次贤道：“人生在世，以七十年算，活一年开一年。”蕙芳道：“今年的花，不是去年的花。”子云道：“有去年花，就有今年花。”

蕙芳又道：“今年的花，留得到明年么？”子云道：“看留的人怎样？”素兰道：“你们忽然学起参禅来。”琴言道：“据我看，是开花不如不开好。”宝珠道：“何故？我说花谢不如不谢好。”蕙芳道：“不谢也是不谢的花。你听玉依说，荔支鲜的时候何等佳妙，及干了，便觉酸得可厌。何以形貌变而气味也会变呢？大约人过了几年，也就是清而变浊，细而变粗，甘而变酸了。”宝珠接道：“就是酸些，也是妙品，总比俗味强多了。”说得三旦齐声叹息。次贤、子云颇觉得意。蕙芳又道：“我们要看静宜到七十岁时，还是这样不是？”次贤笑道：“春华秋实，各有其时。就是荔支鲜的时候，配得上杨玉妃。如今干了，也还配得上屈道翁，总还是在枣栗之上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子云道：“这一比虽切，然究竟委屈了道翁。他却不酸，还比为干江瑶罢。”次贤道：“那更委屈了。你是浙人，自然夸赞江瑶。若说那干江瑶，真像那从良老妓，回忆当年，姿态全无，余腥尚在。”宝珠问次贤道：“食品之内，究以何物为第一？”次贤道：“我口不同于人口，不敢定。以我所好，以鱼为第一。”琴言、蕙芳皆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次贤道：“食品中也分作几样。如人品不同，有仙品，有神品，有逸品，有妙品，有宜烹龙煮凤，有宜吸月餐露，使其相反，两不为佳。故往往我说这样好，他说这样不好。《孟子》曰：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。大概是论易牙所谓的味，皆合人之口味。若今日的厨子，也就单合他自己的口味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正是。譬如去年那个熊掌，真真糟蹋了。怪不得晋灵公要杀宰夫，想是他也剩这一个，若还有几对留着，也不至恨到如此。”说得合席皆笑。

宝珠对琴言道：“上一回对戏目的对，你出四个字的，以后我也想着一副。”琴言道：“是什么？”宝珠道：“《游湖借伞》，

《搜山打车》。”琴言道：“真好，工稳之极。”蕙芳道：“就是《别母乱箭》，可以对《训子单刀》。”素兰道：“这么对，还有《闹朝扑犬》，也可对得《打店偷鸡》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倒底他们记得熟，可以不假思索。”次贤道：“自然，我们虽也记得几个，究竟是半生半熟的。”

子云道：“我有一个摆骰子的顽意儿，试试你们的心思。”叫取三颗骰子来，蕙芳道：“又是那个飞曲文的么？”子云道：“不是，这容易多着呢。将三颗骰子摆成一句诗色样，随你算。譬如四可以算人，也可以算花，也可以算水，也可以算风。像什么就算他什么，这不很容易么？我与静宜喝酒，你们摆来。”宝珠便接了过去，道：“待我摆摆看，不知摆得出来，摆不出来。”便摆了一个么，一个四，一个五，口中念道：“日边红杏倚云栽。”次贤、子云都赞道：“摆得好。这五算云，更觉典雅，我们贺一杯。”素兰将骰子抓过去道：“我也摆一个。”摆了三个红，念道：“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子云也赞了好。这三个红都得个闹字意，即对次贤道：“我们也贺一杯。”蕙芳道：“枝头两字，似欠着落。”即摆了一个四，两个五，念道：“一色杏花红十里。”子云道：“这个更摆得好。状元归去马如飞，此是湘帆的预兆，我们公贺，就是媚香也应贺一杯。”蕙芳听子云说得好，也觉喜笑颜开的饮了一杯。琴言取过骰子，摆了一个四、两个三，说道：“你们都说杏花，我却说句桃花。”念道：“桃花流水杳然去。”子云道：“很好，原没有限定杏花，各样皆可说得的。”与次贤各饮了一杯。宝珠摆了两个三，一个么，念道：“双宿双飞过一生。”子云与次贤赞了，饮毕。蕙芳抢过来，接着摆了两个六，斜摆了一个四。素兰笑道：“你们看他这么忙，抢了我的去，又摆出这个色样，定

有个好句出来。”蕙芳便念道：“珍珠帘外向人斜。”大家一齐赞道：“好个珍珠帘外向人斜，摆得真像，合席各饮一杯。”素兰摆了两个六，一个四，念道：“十二楼中花正繁。”次贤、子云也饮一杯。琴言摆了两个么，一个三，念道：“一一归巢却羨鸦。”次贤把琴言瞅了一眼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今日玉依出语甚是颓唐，为何他偏说这些句子？”后来大家乱摆了一阵，有说得像的，也有说得不像的。大约今日摆的，要推蕙芳第一了。

吃过了饭，又下楼逛了一会，过了小山，过了石梁，便是留春坞。就在留春坞内煮茗清谈。宝珠对子云将琴言的师娘要他出师，及蕙芳、素兰的主意说了一遍。子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倒也很好。”便问蕙芳道：“你们有这力量作此义举么？”蕙芳道：“若说力量，原也勉强，但集腋成裘，也还容易。我与瑶卿、香畹三人可以凑得六百元，王氏弟兄、佩仙、庾香可以凑得四百元。”次贤道：“我来一分，出二百金，前舟可出三百金，庸庵、竹君二人可出三百金。庾香、湘帆、剑潭不必派他，凑起来已得一千八百了。若要三千，还少一千二百两，不消说是度香包圆了。”子云道：“难道华星北倒干干净净，一文不花，这么便宜？”蕙芳道：“据我说，不必要他出钱。如今与他讲，就是一总要他拿出来，他也肯，但是玉依只好在他家一辈子了。”子云点头道：“说得是。我想你们都不甚宽余，一时仗义挤了出来，恐后来自己受困。如今通不用费心，在我一人身上，只要你们去讲。讲妥了，银子现成，叫他们来领就是了。但以速成为妙，一来玉依假期已满，也不宜常在外边，适或进去了，再找他出来也费事。明日你们就去，尽其所欲，自无不妥的。”三旦皆应了几个“是”。琴言见子云如此仗义，感激不尽，不觉流下泪来，便跪下拜谢。子云连忙搀起，

见琴言如此光景，颇觉恻然，说道：“玉依何必伤感，我看你终非风尘中人。不过一举手之劳，何足称谢！”三旦见琴言的凄惻是生于感激，子云之慷慨是生于怜爱，都也枵触起来，泪珠欲堕。子云问道：“这话谁去讲呢？须得个老成会说话的。若你们去，恐不中用。”蕙芳道：“此事少不得叶茂林，玉依是他同来的，又是他教的戏，他也老成，会说话。”琴言连连点头道：“必得他去才妥。”子云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早些回去罢。今晚就请叶茂林去，讲妥了，我明日听信，碰玉依的运气何如。我宅里还有点事，不能陪你们，要过那边去。”子云带了家人先出园去了，回到住宅。

这边四旦个个喜欢，辞了次贤，也同去找了叶茂林，告知此事。茂林一口应承，又对蕙芳道：“停一会儿，你与我同去。我年纪老了，笨嘴笨舌的，恐说不圆转，你在旁帮个腔儿。那位庆奶奶嘴里，好像画眉哨的一般，我有几分怯他。”蕙芳道：“人说他倒是个直性人，顺了他的毛，倒也易的很的。”琴言、宝珠、素兰先回去了。

蕙芳与茂林练了一番话，约定晚饭后同去，蕙芳也便回来。却值田春航来看蕙芳，蕙芳即与他吃了饭，谈了一会，春航去了。茂林已在外面候了多时。定更后了，茂林提了灯笼，照着蕙芳，到了长庆家。也不找琴言，找了伍麻子，请了长庆媳妇出来。蕙芳见他扎了白包头，穿了孝衫，下面倒是条长绿绸裤子，白布弓鞋，黄瘦脸儿，长挑身材，三十来岁年纪，像个嘴尖舌利的人。见了蕙芳却不认识，问茂林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茂林道：“这是班里的苏大相公。”蕙芳上前见了礼，叫了婶娘。长庆媳妇还了礼，请他坐下，问叶茂林道：“你们二位，什么风吹进这冷门子来？”茂林笑嘻嘻的说道：“竭诚来与嫂子请安的。为我曹大爷没了，嫂

子究竟是个不出闺门的妇道家。适或外面有什么使唤我处，可以叫伍老麻来说声，我是闲着，尽可效劳。”长庆媳妇道：“阿哟哟，言重言重！多谢你看顾我们的好心。我想我们当家的在日，那间屋子里，一天至少也有十几个人，围着那盏灯，一个起来，一个躺下，倒像吏部里选缺一样，挨着次序来。到他死了，不要说是人，连狗也没有一个上门。那两个孩子也不好，麻子又戇头戇脑的不在行。我想这个门户也支不起，心上想另作别计。我娘家在扬州，娘今年才五十岁。大兄弟开了个估衣铺，闻得很好。我想回去，手内又没有钱。你兄弟在日，是东手来，西手去，不要说别的，单这一盏灯，一年就一千多吊，还有别样花消，一家的浇裹呢。这两个傻孩子赔饭赔衣裳，一月挣得几个钱？昨日有两个生人来打茶围，他们就留他喝酒吃饭，吃了就走。麻子跟了他去，才开发了三吊钱，你想这买卖还作得作不得？想起来直臊死了人。”叶茂林道：“如今事情也难，不比从前了，都是打算盘的。你看那家寓里到晚没有人来？就是空坐的多，吃酒的少。你方才说回南方的主意倒好，究竟是个妇道家，住在京里，无亲少故的，要支持这个门户原也不容易。不如带几千两银子，与令弟开个大铺子，倒是个上策。”长庆媳妇笑道：“阿哟哟，你倒说得好！若有几千银子，我也不着急了。原是为的两手空空，所以为难。我前日不是和琴言商量么，我说我要靠你的了，你去对华公子说，可一月给我二百吊钱。他又说不能，也不敢去对他说。我说你既不能拿钱回来，难道将我吊在西风里么？况且华公子在他面上也没花过什么钱。我说你何不请个人去对他讲，拿个三五千两银子来出了师，以后就由你怎样。我有了这一总银子，也可过得一世，自然不向你要养老送终了。他又支支吾吾的，没有爽爽快快的——”

声。”蕙芳道：“婶娘，果然要他出师么？如今倒有个凑趣的人。今日原为着这件事来与婶娘商量。”长庆媳妇道：“是那一处人，现作什么官？”蕙芳随口说道：“是个知县，是江南人，这个人甚好，就是不大有钱。前日见了琴言，很赞他，想他作儿子，所以肯替他出师。昨日与我们商量，若要花三五千两，是花不起的，三千吊钱还可以打算。”长庆媳妇口里“阿哟”了几声道：“三千吊钱就要出师！你想那琴言去年唱戏时，半年就得了整万吊钱。如今与他出师，这个人就是他的，他倒几个月就捞回本来。啧啧，啧啧！有这便宜的事情，我也去干了。”茂林道：“嫂子不是这么说。譬如还唱戏呢，原可以挣得出来。若卖去作儿子，是要攻书、上学、娶亲，只有赔钱，那里能挣钱？况且这个人善人，成全了他也好。”长庆媳妇道：“我也不管什么，只要他花得起钱，能依我的数，就教他来出师。”蕙芳道：“婶娘，你到底要多少钱，说个定数儿，我好去讲，或是添得上来，添不上来，再说。”长庆媳妇道：“老老实实，是三千两上好纹银，我也肯了。他能不能？他若不能，我还候着华公子。他是个有名花钱的主儿，或者一万八千都可以呢。不然还有徐老爷，他是爱他的，更好说话。我忙什么！”

蕙芳冷笑道：“婶娘但听华公子的声名，三千五千两原不算什么。但是华公子近来不甚喜欢他。非但不肯替他出师，只怕还要打发他出来。婶娘在外头如何知道？我们是常到他府里去的，如今是一间闲房给他住着，也不常使唤他。新年我们去叩岁，公子每人赏一个元宝，何以他倒没有赏呢？那一日我见他箱里，一总只得六十几两银子，还是去年中秋节积到如今，才积得这点东西。那徐老爷近来不比从前，也有些烦了，况他与徐老爷终是冷

冷的。徐老爷肯替他出师，也早出了，不等到今日。除了这两人，你想要二百吊钱一月，否则三千银子出师，能不能？婶娘是明白人，难道近来在家一个多月了，还看不破他心事来？遇着这个机会，我们去说，叫他再添些。婶娘也看破些，与自己亲儿子一样，让些下来，两边一凑也就成了。三千吊钱原少，二千银子我可保得定的。”长庆媳妇道：“你来说，更要为顾着我，也不可丢了你们红相公的身分。如今这么样罢，杀人一刀，骑马一跑，要爽快。我虽是个梳头裹脚的妇人，却不喜疙疙瘩瘩。我让二百两，二千八百是不可少的。”茂林见他口风有些松了，对蕙芳道：“如今这么样，你去对那位老爷说，只算他照应了孤儿寡妇，行好事，也是阴德，叫他出二千四百银。我们中间人不要他一个钱谢仪，都贴在正数内。庆嫂子你也不必板住了，事体以速为妙。一二日成功了，也叫庆嫂子爽快，他是直性人，作不得转弯事。”长庆媳妇心内细想：“万一华府打发出来，这孩子又强，不肯唱戏，也是不好。就是徐老爷，他心上人也多。不如应许了罢，二千四百两，已有六千吊钱，也不算少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口中还说要添，经不得叶茂林这个老头子，倒是一条软麻绳，嫂子长，嫂子短，口甜心苦，把个长庆媳妇，像个躁头骡子似的，倒捆住了，只得应允。蕙芳道：“你倒担承了，不知那边花得起，花不起。若真凑不起来，倒叫婶娘见怪，空费了半天唇舌。”茂林笑道：“你倒胆小，就是他凑不上来，短了一千八百，你这个红人儿替他张罗张罗，值什么事？横竖他也不至负你。”蕙芳道：“只好如此，且看缘法。”于是约定了明日早饭后就有回信，如成了，就送银子来，并要这边写张字据给他。一番话，也讲到三更天了。蕙芳便请长庆媳妇进内，他们还要到琴言处谈谈。长庆媳妇谢了一声，先进

去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姓苏的这小杂种好不利害，二千四百两，从三千吊钱添起，我若软一点儿，就被他欺定了。内里他倒想赚一注大钱，这般可恶！”自言自语的也就睡了。蕙芳与茂林到琴言房内，把事讲定了的话与琴言说了，琴言甚是喜欢，只候明日就可跳出樊笼了。蕙芳与茂林也就回去。

明日一早，蕙芳就到怡园，子云尚未过来。在次贤处等候，一连两起的人，将子云请了过来，说明此事。子云也甚喜欢，就传总管的，叫他去开了二千四百两的一张银票，格外又一张五十两的，赏与茂林。蕙芳也不耽搁，急忙回去吃了饭，找了茂林，先将五十两送了他，茂林感激不尽，即同到长庆媳妇家来。蕙芳说：“费了多少力，他才凑了一千九百两，我代他借了五百两，一总开了一张票子在此，请收了。”茂林就代写了一张字据，与琴言收执。长庆媳妇见事成了，才备了几个碟子请茂林、蕙芳，叫琴言陪了小酌。蕙芳道：“我吃过饭了，不消费心，叶先生请独用罢。”即对琴言道：“你去收拾收拾，辞辞师父的灵，谢谢师娘的恩，就同我到那边去，我再同你进城去谢华公子，也不宜迟了。”琴言依了他，带回的东西也不多，叫人帮了那小使收拾捆扎停当。蕙芳叫人一担挑了回家，又拿出十吊钱的票子，代琴言分赏众人。琴言穿了衣帽，拜了师父的灵，倒也伤心哭了一会。又向师娘拜辞，长庆媳妇也着实伤心，掉了好些眼泪，又嘱咐了几句话。茂林见此光景，也无心饮酒，随着出来。长庆媳妇直送到门口，琴言洒泪而别，回到蕙芳寓处。

明日，长庆媳妇谢了茂林一百吊钱，茂林倒也不想，已心满意足的了。谁知琴言命中磨蝎颇多，虽出了师，忽又生出气恼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

话说琴言出师之日，就是华公子赏花之日。明日，华公子吩咐珊枝着人去叫琴言回来，珊枝派了一个外跟班姚贤，一早出城。到了长庆寓处，见了伍麻子，说假期已过，叫他进城。伍麻子道：“琴言么，昨日有人替他出师，已经搬了出去，恐怕未必进城来了。”姚贤听了一惊，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！我家的人怎样私自放走了，如今他搬在那里？”伍麻子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听得说替他出师的，是个江南人，想必就在他家了。”姚贤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们就要出师，也回明公子，没有这样的。我们公子知道了，如何肯依，那就了不得了。”伍麻子道：“不干我事，这是他师娘作主，谁能拦阻他的！”姚贤道：“如今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好去找他问个明白。”伍麻子道：“住处实在不知，只听得说，他还进城呢。况且他还有多少东西在城里，岂肯扔掉了，自然还要进城来的。”伍麻子说得不明不白，急得姚贤什么似的，又问道：“你们的奶奶呢？待我当面问他。”麻子道：“他不在家，一早上坟去了。”

姚贤无奈，只得出来，走到戏园门口，正待闲望，忽听后面车声辘辘，直冲过来。躲开一看，却像两个相公，坐在车里头的好像琴言。待要赶上看时，车已去远了。姚贤想道：“原来他倒在外边这样快乐，一定又到那里去陪酒了。”姚贤一面想，一面走，忽前面来了两个熟人，一个二十九岁叫孟七，是徐子云的家

人；一个三十九岁叫胡八，是奚十一的家人，都是本京人。那胡八与姚贤是两姨中表，这三个人都是相好的。这日胡八因主人患病无事，出来找了孟七听戏，想到馆子里去吃饭，遇见了姚贤，又是城里出来的，便一把拉住，各人问了好，便邀进了馆子，要了几样菜、两壶酒，细酌闲谈。孟七问起姚贤，倒有空出城闲逛，姚贤道：“那里能闲逛？我们的差使是有专司的，就没有事，也不能远离一步。今日公子叫我来找琴言，假期已满，叫他回去。谁知又找不着他。”孟七听了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还要叫他进府吗？”姚贤道：“正是。我方才到他师父家，遇见一个麻子，说得不明不白。说昨日一个江南人，替他出了师，同了去了。我想他现在在我们府里，外人如何敢替他出师，又带他去？这也实在是个奇闻。况我们公子待琴言怎样的恩典，一月给他师父二百银，格外还有赏赐。他的分儿，在府里除了林珊瑚，还有谁比得上他？他竟绝不感恩，辞也不辞，竟同人走了。我想天下竟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。我回去禀明了公子，定然要拿转来，这就看他的造化罢。”孟七听了，笑道：“那里的话，这是谁哄你的？琴言好好的在这里，何曾同什么江南人出京。这是讹言，听不得的。”姚贤道：“这倒不是讹言，是他家里人讲的。”孟七道：“你别信这话，你且喝一钟，我告诉你。这琴言从他师父死了，告假出来，却天天总在我们园里，我们老爷为他请了半月多客。至于出师的事，不晓得是琴言求我们老爷的，还是我们老爷愿意与他出师的。昨日，我们管总的叫我去到日新银号，开了一张二千四百两的银票，又一张五十两的，交与苏蕙芳，替琴言出师的。方才我们在路上，还见他同蕙芳坐在一车，又到我们园里去了。看这光景，想是我们老爷要使唤他。我们当是不在你们府里了，所以来伺候我们老爷。

若知道还在你们府里，我们老爷与你们公子这般相好，我见他们彼此常送古董玩器，很重的东西都肯送。若要这个人，只消写个帖儿与你们公子，难道公子不肯送他？何必花此二千四百银，真冤不冤？”姚贤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就是你们老爷要他，也应告诉我们公子一声，现在还没有出府。不是我说，你们老爷也有点冒失。”那胡八道：“这琴言我没见过，不知怎样生得好呢。就是我们老爷，前月在宏济寺魏大爷处，叫他陪了一天酒，将我们姨奶奶的一对翡翠镯子赏了他。这镯子在广东买，还值一千四百块钱，在京里更贵了。如今我们老爷病倒了，也没见他来看过一回，这人大概是没有良心的。既跟了你们公子，又想跟他们老爷，可见是个无恒心的了，以后还不知要跟谁呢。”他二人不知底里，随口讲了一遍似是而非的话。

姚贤吃了饭，道了谢，就进城来见了珊枝，将琴言近日的事，先照伍麻子，后照孟七、胡八的话，没有少说一句，说得顺口，还添了好些。又说路上见他与一个相共同车，想是陪酒去了。珊枝听了，呆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我要照你的话回，若有假的在里头，就了不得了。”姚贤道：“我怎敢撒谎？这是徐老爷家的孟七爷，并奚家的胡八爷，讲得有凭有据，我敢添一句，对出谎来，是好耍的么？”珊枝心里细想道：“琴言何敢如此负恩？非特公子白疼了他，我也白白的照应他一番了。”又转念道：“看他的心总是勉强在此，心上又有什么梅少爷，自然在外面快乐。但到徐老爷处也还罢了，怎么连魏聘才、奚十一都陪起酒来了？就不顾自己身分，也应留公子脸面。翡翠镯子也不算什么宝贝，就这么下作。偏在府里时装腔作势，十三太保的样儿，冷气逼人。原来也报应在我眼里。此时就要替你遮

瞒也不能了，不如照直说罢。这是有骨气的人作的事，也可臊臊人的脸，说他身分好，不像个唱戏的，全没有半点下作脾气。如今好罢，倒是那有些下作脾气的，不敢告假，闹出笑话来。”

主意定了，便走到内书房，在粉墙外低低的喊叫那小香儿。听得香儿在里头咯吱吱的笑，喊了几声才出来。香儿问是什么事，珊枝道：“要回话。”香儿道：“公子到园里去了。”珊枝道：“公子一人去的，还是同奶奶去的？”香儿道：“公子在这里带了宝姐姐、珍姐姐、蕊姐姐到园里，还是看桃花去了。奶奶没有去。”珊枝又听得里面一人说话：“你听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是林珊枝儿，还有谁！”珊枝知是花珠、荷珠，就急往园中来。只见姹紫嫣红，和风骀荡，一径往留仙院走去。到了园后，听得笑声盈耳，又像念诗的，却是女儿声口。珊枝便轻了脚步，绕到西边，隐身在太湖石后，从石穴中远远望去，只见蕊珠穿了桃红绸袄，绿绸背心，跪在桃花林下，背的是《长恨歌》，背到了：

揽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银屏迤迳开。云髻半偏新睡觉，
衣冠不整下堂来。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《霓裳羽衣舞》。玉
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

到了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便重了两句，背不下去。公子哈哈大笑道：“跪了之后，还背不出来，只好打了。”见蕊珠涨红了脸，越想越想不出来。旁边爱珠在那里笑他，宝珠在公子身后抓着脸羞他，羞得蕊珠要哭出来。这两日公子与夫人把这十珠作个消遣法子，教他们念唐诗，念熟了背，背错了要罚。如错得多的，跪了还要打几下手板。今日宝珠背了李义山《无题》六首，错了一字，没有记过。爱珠背了《琵琶行》，竟一字不错。蕊珠背《长恨歌》，已经错了许多，故跪在地下，又背不出来，那三珠又一

言半语的笑他，他已气得难受，又不敢站起来跑了出去。

华公子在那里笑得有趣，忽见太湖石洞穴像有人偷望，便问一声：“谁在太湖石背后？”倒把珊枝唬了一跳，忙走上前，垂手站立。公子道：“你来为什么又不上来，要躲在石后？”珊枝道：“奴才方才走来，听得公子正说着话，故在太湖石后瞧一瞧，再上来。”公子道：“有什么话说？”珊枝道：“今早打发姚贤去叫琴言，姚贤回来了。”公子道：“琴言呢？”珊枝道：“琴言没有回来。”公子道：“琴言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还有事呢？”珊枝道：“这琴言恐怕不能来的了。”公子听了，倒吃一惊，道：“怎么说，琴言有病么？”珊枝道：“没有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没有病，为什么不能来呢？”珊枝故作吞吞吐吐的，公子十分疑心，忙道：“姚贤回来是怎样说的，你快说，不要支吾。”珊枝道：“说了恐公子生气。”公子听了一发疑心，就追紧了，珊枝将姚贤回来所说的话，细细说了。四珠婢听了，也觉诧异。那蕊珠尚跪在地下呆呆的看着珊枝讲话，自己忘其所以，花片落了一头，还拿一片花瓣在嘴里嚼了一会，吐在爱珠手上，爱珠瞅了他一眼。

华公子听了这些话，不觉大怒，把脸都气得白了，连说：“有这等事！可恨！可恨！琴言丧尽天良，人间少有。而度香笑里藏刀，欺人太甚，难道我就罢了不成！你明日还叫姚贤去，务必把他叫来，我问问他，是何缘故。我也不管什么徐度香，我自然不能依他，与他评个理，天下有这么欺人的事情么？若不相好的人也罢了，既系相好，就不该有心欺人。从前何以不早与他出师！要我到这里来了，才卖弄他的家私，替他出起师来。这琴言实在可恨，那一样待差了他，一心向着那边！”珊枝婉言劝道：“公子请息怒，琴言本来进京未久，他师父又是个不会教训的，由

他的性儿惯了。在这里半年，不要说没有委屈处，就走遍天涯，也找不出这地方。不晓得他为什么，背地里总是蹙眉泪眼的。他另有心事，讲不出来。这种没良心的人，公子还放他心上作什么！据奴才想，倒不生气，看他在徐老爷处也不长的，徐老爷园里天天有十个八个人，若待他与众人一样，他必不相安。断没有将野鸡养成家鸡的，坏了良心还有什么好处，只怕天也不容。况且那个奚十一，奴才虽不认识他，听说是极混帐的人，也陪他喝酒，岂不辱抹杀人。奴才想这一件下作事，就不到徐老爷处，也可以不要他了。”公子听了珊枝的话，气略平了些。珊枝又对宝珠丢个眼色，宝珠也劝道：“珊枝的话说得是。琴言若果真心向着公子，就有人替他出师，他也不肯瞒着公子，必来禀明一声。如果他来禀明公子，难道公子不肯与他出师？这个人又糊涂，又没有良心，还要他作什么呢？况去年原是他自己要来的，今年又是他自己要去的，公子待他的恩典，那一个不知道？这是他自己没福，消受不起。若公子必要叫他进来，谅他也不敢不来，但倒像少不得这个人，他自己一发看得自己尊贵了。奴才想以后随他来也好，不来也好，横竖府里不少这个人。至于徐老爷，自然更不该，但劝公子也不必与他较量，为着一个不要紧的人，伤了两代世交情分。且人自然也说徐老爷不好，抢人家的人，岂有不赞公子大量么？”公子被这两人劝了一番，气虽平了些，究不能尽释，坐着不语。

蕊珠跪了这半天，虽有个垫子垫着，膝盖也跪得很疼，又遇着要小便起来，满脸飞红，那要笑要哭的光景，令人可怜。公子生了这一回气，又听珊枝、宝珠说话，就忘了他还跪着。蕊珠急了，只得说道：“跪到明日，也想不出的了，要打倒是打罢。”公

子听了，倒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起来罢，我也忘了你还跪着。”蕊珠站起来，曲着腰，将膝盖揉了揉，徜徉的走开道：“冤不冤，跪了这半天。”找个僻静地方小解去了。华公子起身回夫人房内，宝珠、爱珠随了进去，珍珠等蕊珠同行。珊枝慢慢的送公子出了园，正要走时，忽然一把花瓣撒了他一头，急回头看时，见蕊珠、珍珠骂道：“人家跪着，你倒在石洞里偷看人，瞎掉你的眼睛。”珊枝道：“明日还要挨打呢。”说着也就走开了。

公子回房，见了夫人，欲不题起，心上又忍不住，就将子云与琴言出师的事说了。华夫人道：“什么叫作出师？”华公子道：“当年他师父也是花钱买来的，所以挣的钱都归他的师父。有人替他出了师，那就不算师父的人，由他自己作主了。昨日度香花二千四百两与琴言出师的。”华夫人道：“这么说，琴言就是度香的人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可不是么！我心上实在有气，度香眼底无人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公然如此。我明日倒要亲去问问他，我还要将琴言撵出京去，不许他在京里。”华夫人笑道：“为这点事，也值得生气？人家爱替他出师，干我们甚事？究竟琴言也算不得我们家里人，他不愿意在这里，随他罢了。度香的老爷与我们老爷是至好，何必为着琴言，伤了世交的情分。我劝你可以不必，琴言到底算个优伶，若闹起来，这狎优二字就难免了。”华公子是素来敬爱夫人的，听他心平气和的讲，心中的气亦消了一大半，口内答应了一句：“说得是。”但又舍不得琴言。忽又转念过来，欲行不可，欲罢不能，惟是无情无绪的光景。华夫人又宽解了一回，华公子只得暂为放开。过了一夜，明早忽又恼起来，叫珊枝将琴言的衣箱什物装了车，写了个帖儿，着珊枝亲到怡园，面交度香，看他怎样。珊枝只得遵命而行。

这是琴言出师第二日，琴言原要今日进去，适子云于初六日要请客，一来与南湘、春航送场，并请屈道生，约子玉、仲清等相陪。今日已是初四，索性到初七进去，并说写个字帖与华公子，说他过了假期，一因身子不快，二因留他逛几天。所以琴言倒也心安，乐得多顽几日。

那日蕙芳出门去了，琴言便到怡园来。此时梨花已开，子云、次贤与宝珠在梨院闲谈，琴言进来相见了。次贤笑道：“玉依，如今由你自己作主了，不如辞了华府，到这里来罢。”琴言笑道：“我倒很愿，但怎样去辞那边呢？”子云笑道：“那还了得？华星北必说我夺其所好，这官司还打得清么？不要弄到叩阍起来。到初七日也可回去了，你是几时出来的？”琴言道：“正月二十七。”子云道：“已四十天了，怎么这样快？”琴言道：“我在府里。又觉日子慢，在外面又觉得快了。”子云对次贤道：“这两天竹君、湘帆都在那里抱佛脚呢。湘帆无怪乎其然，他要在媚香跟前争个脸。竹君也坐得定能写字作文，可见功名心切，是人人不免的。”次贤道：“今年有两条道路，不中进士，还可以考试博学宏词。中了宏词科，比那进士不好些么？”子云道：“比中进士难多着呢，我是不能想这个好出身。想中个进士还不算妄想，偏又补了缺，叫人扫兴得很，今年只好看人热闹了。你们看今年竹君、湘帆二人谁拿得稳？”次贤道：“他二人本事不相上下，湘帆是当行出色之文，竹君是才气纵横，恐怕遇着那冬烘考官，就要委屈了。殿试工夫，竹君不及湘帆。若试宏词，竹君倒要擅长了。我看今年庾香是必得的，剑潭、卓然也有九分。”子云道：“你自己呢，一发拿得稳了。”次贤道：“也不去考，我自知无福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叫什么话？你不应举也罢了，还可以说得无心进取。这宏词原是

品定海内人才，就是那些老前辈退居林下的，还来应考，岂有全才如你，倒不去的？那时我托人硬把你荐了，由不得你不去。”次贤笑而不答。宝珠道：“若考中了，作什么官呢？”子云道：“翰林院编修。”琴言道：“庾香是个秀才，也可考么？”子云道：“可以。”琴言道：“你自然也去的。”子云道：“现任官不准考，我已补了缺。就是前舟，只怕也不能的了，五月前后总可得缺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管门的进来禀道：“华公子打发人来，要面见老爷，还有几个箱子送来。”子云诧异，道：“什么箱子？叫来人进来。”话言未了，只见珊枝已走到梨院。琴言望见珊枝，早躲进屋后，潜身听他所为何事。珊枝见子云、次贤，请过了安，说道：“公子与二位老爷请安，有一封信在此。”便双手呈上。子云接来，看见封面上有“皮箱四个，面交徐二老爷查收”，才即问了华公子好，将书拆开，次贤在旁同看，只见写道：

正月二十七日，小价琴言因其师长庆病故，告假一月，经理丧葬，今已逾假数日。弟于昨日着家人姚贤出城唤彼回来，始知吾兄已为琴言出师，并已收用。今将其箱笼什物一并送上，祈即查收转交，想琴言断无颜面来自取也。但闻此子下流已甚，曾于各处陪酒，不择所从，惟利是爱。弟闻之发指。本欲拘回重处，犹恐有负尊意。但以后务宜严加管束，勿使仍蹈前愆。兄虽大度优容，不与较量，而弟必留心查察，如有闻见，必为详达，代兄撵逐，勿使名园玷辱也。匆匆此布，并候通履。

子云看了，正不知从何说起，不白之冤，有口难辨，气得两手冰冷，与次贤面面相观，冷笑了几声。次贤问珊枝道：“你公子对你说什么？”珊枝道：“没有讲什么，就叫小的将琴言的箱子交明

老爷，问有回信没有回信。”子云气得说不出来，次贤道：“奇了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此时也不及写回字，明日我同徐老爷见你公子当面讲罢。”珊枝答应了“是”，退了出去，将箱子送来交与门上，自行回去不题。

这边琴言尚不知缘故，似乎听得将箱子送来。知珊枝去了，忙走出来，见子云面貌失色，靠在椅上。宝珠与次贤还看那信，琴言过来要看，次贤意欲藏过，子云道：“给他看看，这是那里说起？华星北真不是人，听了谁的话，这般糟蹋人，可恼！可恼！”琴言不看此信还可，看了不由得伤心起来，一字字看去，忽然一腔怒气，直涌上来，眼前一阵乌黑，喉中如物噎住，透不得气，两眼一翻，望后便倒。把子云、次贤、宝珠皆唬呆了，连忙扶住了他。子云掐定人中，次贤一手扶住了背，一手摩着他心，听得喉咽里痰响，次贤抱起了，将他坐在身上。有一盏茶时候，才见琴言将头一点，又俯着身，吐了一块痰，又呕了许多。宝珠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便拍着他。琴言渐渐的苏来，两眼一睁，泪如泉涌。子云等看了，好不伤心，宝珠的眼泪索落落掉个不住。大家扶了他到醉翁床上，将个枕头与他靠了。子云道：“不要伤心，明日我同你去一对，就明白了。”琴言忽然放声大哭，这一哭真有三年不雨之冤，六月飞霜之惨。子云等搅得柔肠寸断，这三个人也无从劝得一句，直哭到一个时辰，尚是有泪无声，黯然而泣。

子云见琴言如此，甚是伤心，因想道：“华星北过于欺人，不问真假。我本要与他讲个明白，但我去剖辩，倒长了他的志气，道是去招陪他了。索性罢了，断了这个交情，也不要紧。”说道：“玉侬不必哭了，你的好处，都是共见的，这些话有谁信他？一定是林珊枝从中调唆，以至如此，连我也怪到这样。我想你那一

处不可安身，岂必定要仗着他？既将你的箱子送了来，你也索性不必去见他了。再去见他，必遭羞辱，且在这里住几天，再作商量。”琴言犹是呜呜咽咽的，道了谢，说道：“你这样恩义待我，叫我没齿不忘。又为我受这些气恼，总是我这苦命人害了多少人。我实不要活了，死了倒干干净净，气恼也没了。在一日恨一日，已经多活了两年，如今极该死的时候。”说了又哭。次贤说道：“你当初进华府时，我早对度香说过，必无好处。如今既已出来，倒也是件好事。以后你就一无挂碍，由你怎样。旧业自然不理的了，你就在这园中与我作个忘年小友，我将那琴棋书画、词赋诗文教你件件精通，将来成个名流，不强如在华府当书童么？应该自己欢喜才是，何必伤心呢。且他也是气忿时候写的，自然就没有好话了。”子云道：“静宜说得是，我将来索性将你们那一班一齐请了过来，在园中住下，都不要唱戏，几年后倒栽培一班人物出来，总比那些不通举人与那三等秀才强了百倍。”即对次贤道：“失言，失言！你是优贡，已不在秀才之列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国是个秀才，但你也是个举人。”子云道：“我原不通的。”宝珠要解琴言的愁闷，便笑向次贤道：“优贡，优贡，我们这优班，还在贡班之上。我们念起书来，就真是那学而优，适或作了官，又成了仕而优了。”次贤笑道：“这还了得？非但骂我，连度香也骂在里头了。”宝珠深深陪罪道：“恕我无心之言。”子云也笑了，琴言方止了哭。

只见蕙芳来了，见了琴言光景，着实诧异，问了缘故，便拍手称快道：“天下有这么好事，真求也求不到，还哭什么呢？”次贤又将子云不要他们唱戏，要他们在园里的话说了，蕙芳道：“这是极好的，只怕我们生了这个下贱的命。未必能有此清福。我

这两年内就想要改行，但又无行可改。这跟官一道，与唱戏也在伯仲之间。若做买卖，又不在行。且在这京里，就改了行，人家也认识，总要出了京，才能改图。你道我唱戏我真愿么？叫作落在其中，跳不出来。就一年有一万银子，成了个大富翁，又算得什么？总也离不了小旦二字。我是决意要改行的。”宝珠道：“我的心也与你一样，但不知天从人愿否？”是夜三旦在园中谈谈说说，琴言亦解了许多愁闷。子云对蕙芳道：“玉依在你那里也是不便，你不能在家陪着他，不如叫他到我这里住几天罢。以后再作个道理，总要与他想个万全的法子。”蕙芳道：“起初原不过想留他一两天就进城的，如果常在我那里，真也不甚便。他又比不得从前了。不如搬到这里来，也有个散闷地方，不知玉依意下如何？”此时琴言有甚主意，便说道：“这里却方便些。”于是宝珠、蕙芳是夕也陪了琴言，同在园中梨花院内住了一夜。子云回宅后，次贤也自回房。他们三人同榻，足足讲到五更才睡。

且说珊枝回去，华公子便问到怡园见了度香怎样光景，珊枝道：“今日见他们在梨花园内，奴才进去见琴言、宝珠，琴言见了奴才，即躲开了。徐老爷问了公子好，将帖儿拆开看了一会，一句话也没有讲，就只冷笑一声。萧老爷说不及写回字了，回去与公子请安，我们明日见了公子当面讲罢。奴才将箱子交给他们门上，也就收了。”华公子打发珊枝去后，心上想子云必定认个不是，自将琴言送来，可以消释此恨。谁知不发一言，公然笑纳，连回字也不给一个，这般可恶，还是萧次贤周旋了一句。这一气就如周公瑾遇了诸葛武侯一般，不觉双眉倒竖，脸泛浓霜，倒也讲不出什么话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

话说琴言在怡园住下，赖有子云、次贤日为开导，又有那些名旦不约而来，或有煮茗清谈，或有咏花斗酒，园中的胜景甚多，今日在牡丹台，明日在芍药圃，倒也把愁闷消去了一半。昨日子云又请了屈道生、梅子玉、史南湘、颜仲清、田春航、刘文泽、王恂等，并有诸名旦全来，会了一日。因南湘、春航次早要入场，所以散得甚早。

且说子玉又与琴言聚了一日，知他出了华府，十分欢喜。但因昨日人多，彼此未能畅谈衷曲。今日晚饭后，想趁着那一钩新月，去到怡园，也可畅叙一会，遂稟明了颜夫人，带了云儿，乘舆而来。进了怡园，却值子云未回，到了次贤处。子玉尚未进门，听得有人在那里高谈阔论。次贤见子玉来了，即忙出来，要请到里面。子玉问道：“何客？”次贤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是个湖州王客人，贩些古董书画笔墨等货，来托消的。”子玉进去，那人便鞠躬如也的直迎上来，深深作了一个揖，子玉也还了礼。见那人有五十余岁，相貌虽俗，倒生得一部好须，直垂至腹。王胡子见子玉清华潇洒，知是个贵公子，头一句便问家世，第二句就问科第。子玉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次贤代他答了。王胡子道：“在下作个斯文买卖，二十年来，走了十四省，就是关东、甘肃、广西没有到过，其余各省都已走过几回。去年八月在江西吉安府，遇见尊大

人，正在开考。候考完了，也进去叩谒过两回，消了一个宣炉、十匣笔。尊大人还到小寓来回拜的。不瞒梅少爷讲，在下到处都有些相好。少爷要用什么书籍以及笔砚玩器之类，我留一个折子在萧老先生处，有合用的，开个单子，打发管家来取便了，我寓在古香斋书画铺。”那王胡子好不话多，子玉有些发烦。无奈王胡子要候子云回来，消些东西。还有一部《图书集成》，这部书是个难消的，心上要想求子云买这部书，情愿减价，只要三千银子。今日看来也要在园中下榻的了。

次贤觉得子玉有些嫌他，便对子玉道：“何不到玉依处谈谈，今日又挪到海棠春圃，相去不远。”子玉正中心怀。次贤便叫书童引路，送子玉到了海棠春圃。望见琴言穿着随身的月白夹袄，脚上是双大红盘花珠履，倚着海棠花树，对着块太湖石，在那里凝思。书童咳嗽一声，琴言回头，见了子玉，便笑盈盈的迎上来，说道：“来得正好。你看夕阳欲下，映着这些花分外好看，快来看罢。”子玉笑着走过来，二人倚着阑干同玩。琴言道：“人说海棠有色无香，你不闻见香么？我觉得比别的花还香些。”子玉笑道：“已经占了国色，何必还要占那国香。这香只怕是那边丁香的香。若说海棠的香，无此浓厚。他也有一种香气，是藏在花肌肤里，颜色中不肯轻易吐出，要人将花凝眸谛视，良久良久，他那一种清香自然随人的心上到鼻孔中来，也不是人人闻得出来的。你不信，你就将那一枝垂下来的细细的闻闻，管保不是方才吹来的那种香气。”琴言果然走上台阶，手扳一枝海棠，看了一会，又闻了一回，点头微笑道：“果然，果然！你真是细心人。这香就像与花的颜色一样，说他不香却真有香，说他香又不像别的花香，真正恰是海棠的香。”子玉笑道：“此所谓心香，如何可以

比得别的花香呢？岂有娇如海棠而云其一无香气，此真为唐突名花了。”

二人在花下谈了一会，才进屋子坐下。子玉道：“你如今出了华府，无拘无束，所有那些愁闷都可消了。况在这个园子里，一年四季都可游玩，又有那一班长见的时来时往，比在师傅处更好了。”琴言道：“那自然。若说在师傅处，却是第一的不好。那日点了我的戏，心里就像上法场，要杀的一样。及到上场，我心里就另作一想，把我这个身子不当作我，就当那戏上的那个人，任人看，任人笑，倒像一毫不与我相干。至下了台，露了本相，又觉抱愧了。再陪着个生人在酒席上，就觉如芒刺在背。看着他人自然得很，有说有笑，我也想学他，但那时心口都不听我使唤，也不懂得是什么缘故。后来要到华府时，心里想不知怎么受罪。及进去了，倒也不见得怎样。惟有这片心，人总瞧不出来。就算格外待得好，究竟把我当个优伶看待，供人的喜笑。至于度香待我，还有什么说的？但我此时身虽安了，心实未安。从前在火坑里，受这些孽障，只求早死，也想不到如今还能出来。既出来了，我的心倒比从前更乱了。戏是决意不唱，奴才也不再作，但又作什么呢？人既待得这么好，我只是愁愁闷闷，也叫人疑惑，说我不知足了。所以我此刻另有一种活路上烦闷，不是死路上的算计。这话我也没有对人讲过，只有你知我的心，所以今日告诉你。既未到十分危急，也不便视死如归。但生在世间，没有一个归着，你教我这心怎能放得开呢？”子玉连连点头道：“你虑得极是，我倒有个主意，就只怕遇不着这个人。此时你在京里，人人知道你的出身。若到了别省地方，人家如何知道，岂不与平人一样？但是那里有这个好人，同你出京去呢？”琴言道：“你怎么倒愿意我

出京吗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岂愿你出京？我的心里是愿与你终身相聚，同苦同乐。只恨我一无能为，与废人一样，还时时虑着老人家回来，或再放了外任，要带我出去。幸而此时还未到这田地。但替你想，也不好尽为着我耽误了你一世。”琴言道：“这话也是白说的。除非候你作了官，才可提拔我。静宜说今年要考博学宏词，若考中了就好了。”子玉道：“这如何拿得定？我倒不想中博学宏词作翰林，我只想得一个外任的小官，同了你出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二人这一回已谈到定更时候，只见新月半窗，花枝弄影，忽听得外面子云、次贤进来。子云叫道：“庾香在这里么？”子玉连忙答应。琴言接二人进来，一同归坐。子云道：“今日二位，真可谓畅谈衷曲了。”次贤道：“今日园中苦乐不均，我被那王胡子缠得发昏，要消这样，要消那样，据他的想头，差不多把他带来的东西都消在这里才好。”子云道：“老王的胡子越发长了。其实这个人，倒也不讨人嫌，就是利心过于重些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我虽有一部，这个也只好我们留下罢。这部书也不过如聋子的耳朵，摆设而已。留他住两天，倒要看看他扶乩的本事，是哄人的不是。”子玉道：“他会扶乩么？”次贤道：“他说去年在岳阳楼，遇着个道士传授他。据他说，灵验得很，并不是哄人。”子玉道：“几时请他来扶乩，我好看看。”子云道：“我留他住下就是为此。要不然，就是明日，我们把几位相好的都请来。那金吉甫我也往还过了，人极风雅，明日一并请来，结个仙缘罢。”子玉笑道：“我是必来的。”子云道：“既如此，就是明日辰刻毕集，此时就叫人去知会。”一面吩咐家人到各处去了。子云道：“今日月光不足，辜负名花，叫把那像生花灯点上几盏来，挂在树上。”家童

忙到厢房内，开了柜子，取出十二盏海棠灯，是用通草作成。花朵中点了小白蜡，挂起来十分好看。子云道：“对此好花，也须小饮几杯，况庾香也来久了。”子玉道：“可不必了，时候不早，要回去了。”子云道：“略饮数杯，领领玉依的情。”吩咐随便拿几样果菜来。当下四人小酌了一回，已经二更，子玉告辞，子云又嘱明日务必早到，子玉答应而别。

次日清晨，告禀颜夫人，要去看扶乩，并要问问自己前程。颜夫人是从没有阻过他的。子玉到了辰刻，因是仙坛，衣冠而去。是日一早，屈道生同金吉甫先到，随后颜仲清、刘文泽、王恂一齐都来了，子玉到了，各人与吉甫相见，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话。只有史南湘、田春航在场中未来。相公们到的是宝珠、蕙芳、素兰、玉林、漱芳、兰保、桂保、春喜、琪官，连琴言刚是十人。

王胡子过来，也与诸人叙礼，他却都是认识的，与屈道生更是多年相好。王胡子道：“今日人多，仙坛要设个宽绰地方才好。”子云道：“我估量着人多，已经叫人在含万楼上铺设了。”又笑问王胡子道：“你是主坛的法师，请教你，今日是吃斋呢，还是吃荤？”王胡子笑道：“神仙也是吃肉的，只不用葱蒜五荤罢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很好，我们菜里本不用葱蒜的。”于是吩咐摆早饭，吃了好上坛。计算人数共是十九位，就在次贤处摆了三桌。吃毕，才到午初。子云先上楼去，看看铺设，遂命人请众位上楼。

王胡子看那楼中，好不精致，是五大间，却分作五处，两面开窗，中设了仙坛。看不尽玉壶宝鼎，古画奇书，王胡子自忖一生贩卖古董，从未见过这些好的。凭栏眺望，犹如身在蓬莱。想扬州盐商家那些花园，也算精工的了，如何比得上这里？再如平山堂、虹园也不能仿佛。至于侯石翁的起凤园，更不必提了。这

边子云取出商彝、周罍、汉鼎、秦盘，斟上百花酿，焚了百和香，中铺上一盘净沙，摆了一个仙乩。大家下楼冠带，盥漱已毕，重新上楼。

王胡子上前虔诚默祷，一连叩了九个头。先焚了一通风符，次云符，又鹤符。候了约有半刻时候，要请两位仙童扶乩，便点了玉林、漱芳，二人扶上。又有半刻工夫，不见运动，王胡子又磕了头。再焚个催符。玉林、漱芳呆呆的扶着，见那乩像有些动，玉林把手一拨，便旋转起来，满盘走了一回，画了无数的圈子。玉林疑是漱芳，漱芳疑是玉林，两人对着微笑。那乩画了一回，略停一停，忽又运动，上下往来，成了两个字。王胡子将笔写了，子云等就在两边看时，分明是“珍珠”两字。后又一连写了五个是：“为鞏玉为轮”。再看又写了七个，王胡子一一记了，已得了两句七言诗。众人点头，暗暗称奇。又见运动得更快了，斜斜的两行，写得甚草。王胡子却认得，写了出来是：

珍珠为鞏玉为轮，去请瑶台绛阙真。

朱鸟窗前问阿母，碧桃花树几千春。

原来是首降坛诗，众人知是女仙，越加敬谨。复又写出数语道：“吾仙杜兰香奉金母命，至东海蓬莱仙阙，邀请碧霞仙府神君，便道来游。王髯有何疑问？”王胡子连忙下了拜，来问道：“那位要问，就请祷告，好待上仙判断。”众人心上都没有事，不过来看热闹的。及王胡子问时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没有一个肯上前。子云忍不住笑道：“既诸位没有问的事，我要问一个人。”就叫：“玉依，你来跪下，默祷默祷，请上仙判判你的终身，后来如何？”

琴言原想自己问问，不好抢先上来，今见子云叫他，即便上前跪下，叩头默铸了一回。只见乩上运动，已写了两三行。琴言

起来，站在王胡子背后，看他写出，也是首七绝，道：

薄命红颜最可怜，杜鹃啼血自年年。

再生不记前生事，父子相逢各惘然。

众人看了，不解其意，有的还在细细推求。但第四句总解不出来，琴言只是发怔。王胡子道：“你再祷告祷告，求个注解。”琴言又祷告了，乩上又判了四句是：

前世之因，今生之果。

杜郎且退，屈翁上前。

屈道生听了，恭恭敬敬，上前叩拜，站立在旁。乩上又判了一首诗，王胡子录出，众人看是：

可怜一死因娇女，三绝曾传郑广文。

后日莫愁湖上去，莲花香绕女郎坟。

又判道：“汝前生为江宁府推官，杜郎为汝娇女，十五夭亡，汝伤悼成疾而歿。七十七年前事也。前因具在，后果将成。”子云看了，不禁笑道：“据上仙所判，玉依前世，竟是道翁的女公子了。”琴言不觉红晕了两颊，道生也觉奇异，欲要再问时，见乩又动起来，写道：“吾去也，坡仙来。”写罢，寂然不动。

道生与琴言拜送了杜兰仙，重新焚香换酒，众名士一齐下拜，换了琪官、春喜上来扶乩。道生道：“今日坡仙必有佳作，我们当盥漱恭读。”只见乩上写道：

翩翩裙履佳公子，舞席歌场日终始。

兴似春山再展云，情如秋浦长流水。

众人看了，都欣欣然说道：“坡仙要作长古了。”子云叫人取了一幅白绢笺，研好了墨。请道生另写。只见乩上又写道：

梅花一枝开春先，瑶琴三尺弹鹍弦。

红愁绿怨泪沾袖，明月一年几度圆。

道生写了。仲清对金粟道：“这四句像是说庾香与玉依的。”金粟点头。子玉看了，分明一个梅字，一个琴字，也知道是说他们二人的，心里又想道：“难道坡仙今日要将这十九个人全写入诗内么？”子云与诸人也都看了，蕙芳呆呆的看着乩盘，只见道生又照着乩上写了四句是：

春江水涨轻航出，蕙质兰心人第一。

大贾空存惜玉心，分香浪费金条脱。

蕙芳看了两句，喜动颜色，及看到“分香浪费金条脱”，不觉脸上又微泛红潮，怕人题起潘三的故事。止有道生不懂，吟哦了几遍。众人心里想道：“怎么这些事神仙都会知道？这也奇极了！”各各骇异。又见写道：

名园公子人中英，于彼于此俱有情。

珠辉宝气联星斗，金光灿烂云霞明。

道生写了，对着子云、吉甫道：“这像是说你们二位呢。”子云、吉甫俱说“惭愧！惭愧！”宝珠看了，也知道带着他，且与吉甫相联，心甚喜欢。只见又写道：

石崇王恺人争羨，世德勋门荷天眷。

只惜豪华怒爨琴，明珠减价珊瑚贱。

仲清道：“这不消说是华公子。”子云道：“竟连前日的事，都说出来了。你知道明珠、珊瑚的故事么？”仲清道：“我不知这句的故事。”文泽道：“明珠是他有十婢，皆以珠字为名，这珊瑚就是林珊枝了。”又看写的是：

冲寒一鹤云中来，知尔磊落非凡材。

依刘暂作王粲计，剑气闪烁凌风雷。

子云道：“此是剑潭无疑了。”又见写道：

更有清才萧颖士，漱芳六艺精文史。

闲云不肯出山来，赋价曾高洛阳纸。

道生道：“这位是静宜了。”漱芳看见第二句，心中暗喜神仙赞静宜，也带着他的名字，可谓附尾了。一面看写的道：

酒狂词客何纷纷，眼底直欲空人群。

举坏渴酌洞庭水，掉头笑看吴山云。

文泽道：“这必是竹君、卓然二公了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正是的，怎么把他二人写得如此活跳，真非仙笔不能。”又见写道：

刘晨子晋求仙去，十丈红尘阻前路。

均是龙华会上人，名场同日欣相遇。

次贤道：“这是前舟、庸庸了。”众人说是。王恂道：“我们这些人都说完了，看以后还说谁。”只见又写道：

清芬竟体是兰香，玉树琪花列两行。

十树琼花十样锦，春风喜气满华堂。

众人道：“首句是香畹，次句是佩仙、玉艳，三句总说，末句是小梅。”子云掐指一算，名花已有了八人，只少静芳，蕊香两人了。又见写道：

春兰秋桂非凡种，香色由来人所重。

尽待神仙闲品题，群花齐向天门拥。

子云道：“他们都说完了，就只有道翁先生与胡兄了。”王胡子拈着长须，候着乱上说他。道生道：“我这老朽，恐怕未必能附诸名士名花之后，且如何能邀坡仙齿芬一粲？”只见乱上又写道：

曲终又见湘江灵，蛟龙出没江涛腥。

汨罗沉冤感天帝，千百世裡明馨。

知君一生秉正直，风骨棱棱谢雕饰。

娇女合愁化玉郎，石头城下伤春色。

道生写到此处，不禁伤感起来，众人亦皆叹息。子玉道：“据两仙所云，玉侬前身的真是道翁先生前世之女，今日相见，可谓有缘。”道生听了子玉之言，不觉泪下。原来道生六十无儿，并且丧偶，孤苦一身，是以触动心事，凄然流涕，便呆呆的看着琴言，琴言也呆呆的看着道生。各有感伤之态。众人也呆呆的看他二人。忽然乩上又写道：

难得名花名士兼，长歌一纸示王髯。

丙寅三月初八日，请得眉山苏子瞻。

道生写完，众人正要观看。忽见乩上又写道：“奉敕赴凌云殿撰文，不能久留，去矣！”书完寂然不动。众人一齐拜送，焚符酹酒，俱欣欣然有喜色。家童收拾了仙坛，大家就在楼中坐下，又将仙诗同读了两遍。

子云吩咐家人在承荫堂摆了四桌盛席，便对众人道：“今日我有一言，上承仙命，下合人心。成了前因后果。两仙乩上俱判玉侬为道翁前生娇女。现在道翁无子，玉侬无父，我欲成此仙缘，要请道翁收玉侬为义子。玉侬虽失足于前，未尝不可立身于后，想先生决不以世俗之见论人。未识玉侬之意如何？而诸公以弟之言为然否？”道生尚未回言，子玉喜动颜色，即道：“玉侬若得道翁先生栽培，真是精金入冶，美玉成器。只求道翁不以寒微为鄙，玉侬岂有不愿之理？”次贤与吉甫等都赞成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事，大约今日合当父子相逢，不然杜兰仙何以特判出来，又单叫道翁上前，说明前因后果，不是也要撮合这件事么？可见数已前定。”子云接口道：“可勿三思，请到承荫堂一拜就算了。”道生想道：

“我看着琴言虽系优伶，却无半点习气，度香早说过他多少好处。况我也见过他好几次，竟是毫无訾议的。若以为义子，倒是个千里驹。况他天姿颖悟，略一指点，便可有成。而且两次仙乩，都说前生是我的女儿，自然他也会天性相亲。”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恐福薄老人，未必能有此佳儿。”众人皆笑说：“先生太谦了。”琴言想道：“两次神仙特为我判出前因后果，我看这位屈老先生，真是天下第一等人品，得他教训，也不枉了一世。况前世又是父女。但我断没有自己开口求人为父的理。”既而听见子云之言，又测度子玉之意，众人竭力赞成，道生一口应允，便也满心欢喜。但终是面嫩，答应不来，红泛桃花，低头不语。子云道：“玉侬，你怎么样？道翁是极愿意的了。况你们前生原系父女，今世自然天性未离，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何妨答应，有什么害羞处说不出来的？”琴言自视子云，将头点了一点。子云哈哈大笑道：“愿意了，愿意了！这也不是轻易遇得着的。”就让众人到承荫堂，铺了红毡，次贤、子云扶道生坐了，文泽、仲清拉过琴言来拜了八拜，道生受了。

众人称贺已毕，道生又谢了子云，便说道：“弟是孤苦一身，并无家小，既承诸公雅爱作成，认为父子。但我比不得那有子嗣的人，单只挂个名儿。我既认了他，自就与亲生的一样，要教训他，并且要随着我去，不知他心上何如？”子云听了，略一踌躇，即问琴言道：“这事要你自己作主意，旁人难以应答的。”琴言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又没有父母，岂有不追随的道理？”子云赞了一声“好”。子玉听到此，未免有些伤悲，然也无可奈何，况从此琴言入了正路，故也喜多悲少。在琴言彻底一想，非但不悲，而且极乐。道生便叫过琴言来，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须要改去本来面目，

也不应常到外边，在我寓里读书习字。出京日期也近了，你的名姓是都要改的，如今就依我的姓，改名为勤先，留你一个琴字在内，号就是琴仙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改得甚好。”琴言俯首听训。子云与子玉见了这个光景，颇觉凄然，以后就要别样相待，正是“从此萧郎是路人”了。

子云便请入席。第一席是道生、子玉、吉甫、王胡子、琴言，二席是仲清、文泽、王恂、子云、次贤，九个名旦分为两桌，各自叙齿坐了三、四两席。琴言坐在下手，拘拘谨谨，也不举箸，甚觉可怜。倒是道生体恤他，道：“凡遇热闹场中，当言的即言，也不必过于拘谨，但存着个后辈的分寸就是了。”道生喝了几杯酒，便与子玉、吉甫、王胡子谈些闲话。王胡子道：“屈老先生，晚生这个请仙的本事如何？你说我是赚人么？”道生笑道：“今日之事却真稀奇，若不是我亲眼见的，亲手写的，凭谁告诉我，我也不信。”又道：“胡兄，你往常请仙，也有这么灵异么？”胡子道：“今年过扬州时，在一个盐商家扶乩，请的什么杨少师，写了一长篇，把他家闺门里的事都写出来了，吓得那主人家磕头如捣蒜的哀求，方才没有写完。第二次就要算今日了。往常请时，却没有这么灵异。”子云笑道：“今日说我们的诗中，也有两句说着隐情，不过谗而未虐。”蕙芳咳嗽一声，惹得各席都笑了。道生也笑道：“我也略猜着些，但不知是怎样个始末，何妨与我说明？”子云道：“我要说，又怕有人不依，我不说罢。”

玉林对漱芳说道：“起初乩动的时候，我总当着你的手动，我想把我的手不动，教你写不成。到后来，不由得我的手也跟着动起来了。”漱芳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先也打量是你作谎，及至写了一句诗，我还疑惑是作出来的，后来才知不是了。”春喜道：“我们

扶的时候手要不动，那乩自己就会跳起来，比你们头一回还动得快。”琪官道：“这神仙也不知怎么来的，就这样快，就像在这园子里一样，真是心动神知了。”兰保道：“那杜兰仙与玉依同姓，所以关切得很，把他的前事都说出来了，总成了这件好事。”宝珠道：“我们前生，就不知道是什么人转生的。吉甫说他也会请，我要看看，总未遇巧。”素兰笑道：“你的前生不是说是个尼姑吗？”宝珠不觉得脸一红，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素兰道：“我听见你自己说的。”宝珠笑道：“我竟忘记了。”因远远的看着吉甫一笑，大家也不觉笑了。

道生来了一天，便要早回，对琴言道：“明日我着人来接你罢。”子云道：“先生何不搬来，那寓里有甚好处？”道生道：“这个最妙。我心上不好讲，又要搅扰。我还要细细把你的园子逛一逛呢！”诸名士道：“若得道翁先生住在园里，更有趣了。”次贤道：“前年园亭成后，一切布置倒也罢了。只有一样，各处的联匾，都是草创时定的。后来改造起来，往往有些不合适了。且书字撰句，就是我们二人，并无第三人斟酌。至今日看去，似觉草草。昨日我与度香商量，尚须添的添，换的换，非道翁及诸兄手笔不可。”仲清道：“我们究竟还没有逛到。须尽一日之兴，游到了，方可拟题。”子云道：“含万楼下，我想刻一篇怡园序，要借重道翁。明日搬来，第一就要请教这篇序。”次贤笑道：“他还没有搬进来，你倒先索房租了。”说得众人大笑。道生约定明日即移过来，与琴言同住。以后琴言就改了姓屈，称为屈勤先，人叫他号是琴仙，不叫琴言了，看官须自记明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

话说屈道翁搬过怡园来，与琴仙就在海棠春圃住下。次贤向在梨花院，与海棠圃相近。道翁即有一番教导，琴仙从前念过的书，一面温理，一面与他讲究些诗词文艺，习学楷书。可喜琴仙天姿颖悟，过目成诵，而且锐志攻书，把从前的忧闷倒也撇开。一连几日，道翁见其聪明可学，也甚欢喜。子云更为得意，吩咐园内家人都称为屈大爷。约有半月以来，琴仙的文理已通了好些，字也写好了，对对做诗也通顺了。父子之间，十分亲爱，竟是亲生的一样。那些相公们到园来，倒不好与他盘桓，到门口略一探望。琴仙也不肯旷功，足不出户，道翁倒有时体贴他，叫他也到各处逛逛，可以开放心胸。琴仙虽答应了，也不出去，不是写字，就是看书，把个潇洒惯的屈道翁，反被他拘住，要时常的释疑问难起来。

一日，想起子云托做《怡园序》，便作了半日，又修饰了一会，自己送与子云、次贤看了，请他斟酌。次贤道：“妙极了，就使徐、庾复生，也不能涂改一字。”子云道：“是石刻好呢，还是木刻好呢？”道翁道：“论长久，自然是石刻。前日见金吉甫相熟的那个季十矮子，刻工尚好，不过价值大些，然此是市井的常理。你莫若找吉甫将他荐来一刻，是极妙的。不是说要刻在含万楼屏风上？却也好看。”次贤称善。子云即叫书童找出了八张大宣纸，

照着屏风大小裁好了，送到海棠春圃，请道翁亲笔自书。此时春航、南湘场事已毕，子云定了二十八日，请诸名士游园，以辰初毕集。是日不设筵宴，恐误了游兴，止于几处备了小酌茶点。凡近水者坐船，离水远者步行，须以一日之内游尽。王胡子住了两日回寓，将《图书集成》装了五大车，送进怡园，子云只得收了，就放在含万楼上，也就摆满了五间大楼。

诸名士于二十八日早上陆续皆到。是日子玉、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文泽、王恂，共是六位，惟吉甫因感冒未到。园内屈氏父子，与次贤、主人四位，都在含万楼下坐了。道翁道：“这个含万楼是本《易经》‘含万物而化光’句摘下，因为园中的主楼，故取此名。但就本意是言乾道之大，此名似乎不甚相宜，度香以为何如？我见楼上现供着赐书，何不就改为赐书楼，未知可否？”子云道：“改得甚妙，就是赐书楼。还要求作一副长联。”道翁道：“老夫改了楼名，那联句请诸名士题罢。”子云道：“诸兄自有分题，这第一联还求道翁先生赐题，就是诸弟兄也不肯相僭的。”道翁又让了一会，叫琴仙捧过笔砚来，题了一副长联。诸人见他写出，看是：

文苑赐英华，数玉笈金编，正学《十三经》，旁通《廿二子》；

词场开鼓吹，看笔歌墨舞，纵横一万里，上下五千年。题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拙句不文，诸兄休得见笑。”众名士看了，个个首肯心服。

子云让大众进了承荫堂，崇墉巍焕，局面堂皇。院子内有座戏台，槐阴布绿，栋宇生辉。道翁与诸名士看了那些匾对，说道：“这堂名很好，不用换。东西楹要添副长联，就请静宜大笔罢。”

次贤道：“这些联额，原是弟当日胡乱写成的。这承荫堂与赐书楼，皆是正屋，还求吾兄老手一题才称，恐我们终是柔筋脆骨，撑不住这个大局。况所添的地方尚多，大约有二十余处，再等我与诸位分拟罢。”道翁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我虽与诸位兄台相叙了几次，尚未瞻仰珠玉，今日正可窥豹。若尽要老夫题咏，例将诸位的锦绣埋没了。”众名士谦道：“此处实不敢妄拟，其余各拟几句呈改。”琴仙又捧了笔砚过来，道翁道：“你学了几天字了，我念你写，不要写别字才好，诸兄看看可长进些么？”遂口占一联，琴仙写了，个个的端楷。诸名士看是：

佳气近蓬莱，欣玉烛时和，金瓯业盛；
晴光开阆苑，咏珠帘雨卷，画栋云飞。

又集六朝文语，成了一副八言的，也念与琴仙，写出是：

风草月松，缘庭绮合；
日华云实，旁沼星罗。

诸名士惟有痛赞。再看琴仙的字，已是美女簪花，秀润如水，更为欣喜。道翁道：“对面戏台，虽有联匾，那块‘太音之和’可以不换，檐前那块是要换的。柱上的七字联，应改八字的，请庾香世兄一题，老夫借观珠玉。”子玉尚要推逊，众人挤定了，却也不慌不忙，想了半刻工夫，提起笔来写了，说道：“小侄荒疏，未敢妄作，也集个成语，尚求老先生斧正。”道翁与诸名士看时，匾是“画堂秋拍”四字，联句也是集六朝文上的，是：

轻扇初开，长眉始画。
鸣瑟向赵，吹箫入秦。

道翁赞道：“我说庾香世兄定是不凡的，果然，果然！”子云及众名士也赞了好。

子云就让进内，出了承荫堂，后是牡丹香国，四围短短花墙，围了有两三亩大的一块地。内中花石亭台，位置无一不佳，倒像独成一个园林景象。径用小白石砌成，曲曲折折有数十条，护以短栏。满园尽是牡丹花，有在石台上的，有在平面上的，高高下下，足有千万朵，开得正盛，五色缤纷，令人目眩意乱。诸名士也赏玩不尽，然到此亦不能不稍为游憩。各寻石径花台，小亭曲槛处，小憩了一会。来到正屋，是七间，里面又间着些洞房绮户。再到后一进，长廊缭绕，屈戍横波，却种满芍药花，此时未开。道翁道：“这牡丹香国，繁华已极，可改名为宝香堂，后一进题为护香廊。这宝香堂须添一副对子，请湘帆兄罢。”春航要逊，诸人不依，只得遵了。想了一联，写出是：

五云书凿金银字，
百宝栏开富贵花。

道翁看了赞道：“真好富丽，却称这宝香堂。”众人也附和了几声。次贤道：“我们还是从东去呢，还是从西去呢？”子云道：“从西到东路长，还是从东转西，可以坐船，路却顺些。”便领众人出了护香廊后的围墙，只见一带石坡，层层的丛兰翠筱，芳馨袭人。从石磴上行到了山北，也是一样的兰竹。那带山向西北去的，却是土冈，由高而低。望东南去的，却是层峦苍翠，山下一带清溪，溪外尽是竹树。依山临水间，有一所院宇，石壁上刻了“兰径”两个大字。道翁与众人进了屋子，见是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五间的不一，有好几处。满目尽是碧杜、红兰、翠苔、绿藓，甚为幽雅。道翁道：“此处甚佳，一洗宝香堂繁华之气，不可不题。”因题为风露清吟馆，对仲清道：“剑潭兄试题一联。”仲清不能推辞，此处也合他的雅趣，即题道：

二分水蘸三分竹，
一面山栽两面花。

道翁赞道：“好极了，却移不到别处去。”仲清笑道：“有先生的珠玉在前，我等实难附尾，不过聊以塞责而已。”文泽道：“此处我竟没有来游玩过。”王恂道：“我也没有，到护香廊就住了。”南湘道：“我去年看菊花，是从这里走过，倒游了一游。”

子云引道，过了一座木桥，从竹林走出，是片空地，有几间敞厅，立着鹅棚，旁边还有一条马路，望东北上编些竹篱，高高矮矮，护着几处屋宇。同到了里头，内中摆设俱极雅淡，署名曰菊畦。后面是个大荡，荡边树木茂密，再后头就是围墙了。道翁道：“此处可改做黄香东圃，添副小对子罢。”遂念道：

春秋多佳日，
风雨近重阳。

子云引了从菊畦东手走出，一带桑林，前面是溪河挡住，便叫家童去撑了两个船来。家童沿着河堤，转过山嘴，不多一刻，见两个小艇撑了过来。众人下了船，一并的慢慢撑去。绕过了一个石矶，见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树。到了一处，系好了船上岸。只见苍松夹道，古柏成盘。从松林里进了一所庄院，也有二十余间，最后一进，已在山顶，见有一株古松，如虬龙盘云一般，中间设一张禅床，前面一个丹鼎，署名为松龕。外有一个鹤栏，见有两只白鹤，雪羽皑皑的，甚是可爱。道翁道：“松龕可改名为松鹤丹房，竹君可题一联。”南湘也集了六朝文，念道：

逸翮独翔，孤风绝侣；
真花暂落，画树长春。

道翁赞了“好”。翻山过去，从一条石径走下，望南一百余步，倒

是梅庵了。密叶繁阴，子多于豆。同进了屋内，众人已走了许多路，也要歇歇了。子云即吩咐摆饭上来，略喝了几杯酒，便吃了饭，喝了茶。道翁问道：“这个园共有几里？我们今日也走了好半天，还不到三分之一。”子云道：“周围原有五里，山占了一分，水占了两分，树木占了一分，空隙处又占了一分。于房屋原只得二十几处，除了门房、马棚、厨房等类，算起来共有四百零八间。其实也不算很大，若要扩充出去，也还可以。”道翁道：“够了。太大了，太觉空旷。你这个园好在不散，处处精神团聚，一处有一处的结构，真是好手笔，大约你与静宜也费尽了心。”次贤道：“可不是，那时你又不在京里。你若在此，便好商量，必定还要添出许多好处来。”道翁道：“已经好极了，设使我起出稿来，还未必能如此。”子云道：“有几处，静宜也改了好几回才成的。”子玉道：“这梅庵两字，只好刻在山上。在房屋里，这庵字似乎要改才好。”道翁道：“就请教换个名字。”子玉道：“还请道翁先生改罢。”仲清道：“你若想着好了的，就说也不妨。”道翁道：“正是，就我换得不妥，也要请教大家商量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改做古香林屋罢。”道翁道：“妙、妙！这个古香林屋实在改得妙，就清题一联以成全璧。”子玉要取笔写时，琴仙道：“我代写，你念来。”子玉一面念，琴仙一面写，众人看是：

看他竹外枝斜，恰称翠袖生寒，缟衣纯素；

伴我夜阑人静，正值瑶琴一曲，玉笛三终。

道翁大赞道：“仙骨珊珊，非吃烟火食所能道，拜服，拜服！”子云与众人也都大赞，又赞琴仙的字比先写的更加精美。子玉看了，真是喜不自胜。琴仙见子玉题了这副好对，也觉得玉颜春暖，笑启朱唇，仲清、南湘等也替子玉喜欢。

大家走出了梅崦，过了梅林，转过一处，又是一个庭院。前面两块英州灵石，平屋三进。后有一楼，楼上有一神龛，供设花神牌位。中间一进，署名为红茶仙馆，两边都有厢房。道翁道：“此处既供设花神，索性做个花神庙，改名为蕊珠仙府，湘帆兄可再咏一联。”春航应了，想了一想，写了出来。众人看是：

花雨散缤纷，娇舞霓裳云贴地；
风情吹旖旎，轻摇月佩步凌虚。

道翁笑道：“湘帆兄的是妙才，写得如此风流香艳，真把那花情花魂都写出来了。”春航自谦了几句，众人也帮着赞好。

于是出了蕊珠仙府，顺着两行修竹径，一条荔支街，又过了几处神仙洞，望东走，到了萧次贤的梨院来。道翁道：“可不必进去了，梨院可改为卧云香院，庸庵兄请题一联。”王恂一面想，随着走到了海棠春圃来。子云道：“且请坐坐，喝杯茶，那边又要用船了。”都进了海棠春圃坐下。道翁道：“海棠花为花中艳品，还有那些紫白丁香衬贴他，更觉香色兼备，须好好起他个名字才好。”即笑对琴仙道：“我看你于那些诗词上也还明白，我今日当着人考你一考，你能起这个名字么？”琴仙听了，红起脸来，答应不出。子云道：“很能，很能。你快想来，如不甚好，也没有人笑你的。”琴仙道：“有倒有一个，只怕不好用。”道翁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琴仙道：“春风沉醉轩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”子云拍手赞好，子玉等同声说道：“果然真好！这沉醉二字，用得入神入妙。”道翁也点点头，道：“也难为他。”又道：“你还能作一副对子么？”琴仙正要回言，王恂已写了卧云香院的对子出来，看是：

梦到香云生屋角，
笑看新月上墙腰。

道翁与众人也着实赞赏了。琴仙道：“这个春风沉醉轩是昨日偶然想着的。对子只有上联，没有想得出下联。”道翁道：“你且将上联写出来看看，不好就不用他。如可以用得，请一位替你对成了才好。”琴仙就将上联写了出来，众人看是：

一曲惜余芳，娇比玉颜时醒醉；

众人大赞，倒将琴仙赞得不好意思起来。仲清道：“可惜没有下联。”子玉将这句不住的吟哦，次贤道：“这下联非庾香续成不可。”道翁道：“果然，就烦庾香点铁成金罢。”子玉欣然提起笔来，写道：

千金买良夜，好酬春色正温柔。

道翁大赞道：“此与湘帆兄一样手笔，今日看诸兄题的联句，正是一人一样性灵，原不能强合的，就是前舟还没有题过。”

大家喝了一会茶，子云命家童去驾船。那边池水宽阔，撑了一个画船来。众人绕过了河堤，下了船，荡出了小港，即是个大宽阔处，令人豁目爽心。不多一刻，到了吟秋榭，子云请众客进了榭。道翁尚未游过，把这三层水榭游了一转，老年人也乏了，就在中间一层坐了。子云道：“少酌几杯，此处已预备了。”于是众家人上来，在各人面前摆了个攒盒，斟了杯酒。道翁饮了数杯，倚阑眺远，见旁有条小港，叠叠崇山，前有绿柳低垂，红桥斜跨，山上有泉，翻银滚雪，屋边皆树，云护烟笼，赞道：“我看园中以此处为第一，这榭名也好，就每层一副对子。前舟题第一层，竹君题第二层，剑潭题第三层。必皆有惊人好句，老夫洗耳恭听。”三人不能推让，先看文泽的第一层是：

楚江烟水吴江雨；

卍字阑杆丁字帘。

道翁及众人痛赞了。道翁道：“这第二层最难，上有第三层，下有第一层，这要看竹君的巧思了。”南湘已想了一会，颇难着笔。仲清也在那里凝思，各要争胜。南湘已得了，写了出来，道：“题得不好，将就算他第二层罢。”众人看是。

秋色扑帘栊，置身已觉超平等；

月光穿竹树，放眼请登最上层。

道翁赞道：“果然是第二层的联句，移易不动，这是煞费苦心才得出来。剑潭的第三层如何？想另有妙意。”仲清道：“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题。”即写了出来，看是：

君如趁月来游，云移一鹤；

我欲乘风归去，桥卧长虹。

南湘看了，先痛赞起来，道：“剑潭此联，颇有仙气，这断不像第二层，也不像第一层，实在是第三层最高处，我真服了你这种浑脱句子。”道翁与诸人也齐声痛赞。

吃了些点心，又下了船，慢慢的摇。众名士领略那水光山色，佳兴增添。穿过了六曲红桥，沿着那竹树蒙茸，到了一处，那是停云叙雨轩。高下两层，一在半山，一在山脚，甚为幽雅，大致与吟秋榭仿佛。道翁道：“这个名字要改，此处是第二个胜景，着不得陈腐语，改为练秋阁罢。”众人道：“改得很好。”道翁道：“此处须静宜添一副好对子。”次贤道：“恐题得不佳。”也即写了两句，看是：

清樽满赏《山香曲》，

画舫遥听《水调歌》。

道翁与众名士赞赏不已。

子云让众人下船，对次贤道：“先到了桂岭，转来再到缥缈

亭罢。”次贤道：“自然先到桂岭为是。”就从练秋阁旁，转入一条小港，随着山脚，荡有三箭多远。上坡见是一个药圃，四面围着白石短栏，一个亭子。从亭子进去，有几间屋宇，内中清洁，有些药铛、杵臼等物。一边是豆花篱，此时却还空着。一边是鹿栅，有只梅花鹿在里面，见人来便呦呦的叫起来。众人也赏玩了一回。出了药圃，是一座土岭，见无数的桂树，过岭来桂树更加多了。内中有好几处院落，自成一景，亭台楼阁，备极其胜。子云领众都走到了，进了正屋坐下。子云又让客用了些茶、点心。诸人一面游赏，道翁道：“此处是个大坐落，桂岭二字不足以尽之，改为丛桂山房罢。”子云道：“改得妙。”道翁又道：“你自置一联。”子云笑道：“道翁先生既要考我，也应早些命题。到临时才说，教我如何想得出来？”构思了一会，也集了副成语，写将出来。众人看是：

大雅扶轮，小山承盖；

落花入领，微风动裾。

道翁道：“集得甚好。”即起身出了桂岭，望北而来。只见怪石嵯峨，若飞若走，颇为骇目。古藤如臂，香草成茵。上了山径，直盘旋到了山顶，有十丈多高，把园中的景致，望得瞭然。看了好一会，才一步步的拾级而下，到一个山凹里亭子边，便是缥缈亭，靠山踞石，两翼外张如飞的样子，好不幽险。亭中可容三席，下面东手就是方才的练秋阁了。道翁道：“怎么又走回来了？”看亭子里有副对子，是他的学生华光宿的，也还用得，便对子云道：“你于此处，何不再集一副成语？”子云道：“我料着道翁还要考我，我已想就了。”即写道：

幽岫含云，深溪蓄翠；

横藤碍路，弱柳低人。

道翁说：“好。”又步下山来，沿着右边一带山径，足足走了半里多路，过了好些石磴、云屏、小亭、曲榭，到了一带梧桐树边，前面远远望见赐书楼。才从西边一条曲径走去，又穿过了几处神仙洞，便是一道清溪，围着一个院落，门外也有几堆小山，尽是碧桃花树，已盛开了。遂同过了小石梁，来到桃花坞。这里有五六处坐落，游赏已毕，道翁道：“此处改为寻源仙墅，也须添副对子，再借重庾香一题罢。”子玉想了一会，写出看是：

此处即仙源，自有问字青鬟，添香红袖；
名园为福地，不数踏歌潭水，打桨春潮。

道翁大赞，众名士也随声附和。

出了寻源仙墅，又过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，接着就是几百株杏林，围着三四层重楼，湘帘晃漾，绮户文窗，令人应接不暇。道翁道：“这个楼名题得才妙，无须更换。东风昨夜楼是那一位题的？”次贤道：“是度香题的，对子是我做的。”道翁道：“好对子。”朗吟了一遍，也叫琴仙写了出来，琴仙记得是：

一夜雨廉纤，正燕子飞来，
帘卷东风，北宋南唐评乐府；
三分春旖旎，问杏花开未。
窗间青琐，红牙白纛选词场。

于是从东风昨夜楼后面走去，说不尽园中的景致。又到了一处，尽是个榴花艾叶、萱草紫薇等类，有几架老藤花开满四处，还有些罌粟、虞美人，有五六处坐落。道翁各处看了，知是小赤城，因榴花而设。又看了些对联，自己题了一副，命琴仙写了出来。众人看是：

翠黛忘忧，琥珀杯斟金谷酒；

红巾侍宴，珊瑚枕卧赤城霞。

众人大赞。又走了出来，望北而行，右手竹梅外，望见宝香堂的东墙角。又见风露清吟馆的那一带峭壁，迤向西北。沿池走去，又到一处，见碧梧、翠竹、芭蕉、棕榈、柿子，清荫满目，爽逼衣襟。有五六块大盘陀石，顶上盘着凌霄花，正开得茂盛。此处妙不可言，道翁与众名士在石磴上坐了，道翁道：“这里别开生面，宜夏宜秋。”坐了一会，进了屋宇，见有回廊，有抱厦，有平台，有敞厅，游历不厌。正中厅内，见题着积翠轩，有几副对联。道翁道：“积翠轩可改为清凉诗境。”众名士道：“这诗境二字大妙。”道翁道：“庾香再题一联何如？既题了温柔乡，也不可题清凉境。”子玉听了，颇有愧色，只得唯唯听命，也就集了成语。众人看是：

零雨送秋，轻寒迎节；

狂花满屋，落叶半床。

道翁与众人赞毕，过了清凉诗境，便是个水荡，青蒲细柳，绿蘸波光。湖边有两三处茅舍竹篱，是个稻庄，其余隙地尽作平畴，颇有鸡犬桑麻之胜。东边河面窄处，有个石梁，众人走了过去，就是先来的射圃，那边就是菊畦了。到了稻庄，闲步了一会。又到稻庄后面，尚有无数的小房子在那里，都是园丁、花叟住的地方。还有藏花窖，藏冰窖，茶寮酒肆，倒也有趣。那些园丁见主人同了客来，一齐躲到屋里去了。众人又绕到西边，尚有些鸭栏、鸡埘、蟹簖、渔庄，稊麦一畴，菱茨满荡。道翁不胜留恋，想起归田之乐来。谓子云道：“将来尊大人回来，这个平泉庄胜于古人多矣。”便数今天添的对子，已有了二十二副，内中最多者是

子玉与他自己，其余也有两副的，惟文泽、王恂只有一副，未免不公，于是烦王恂、文泽各撰一副，又改稻庄为红雪西庄。先是文泽念了出来，是：

梅雨平添瓜蔓水，
豆花新带稻香风。

王恂也念了两句。是：

宰相归来游绿野，
将军老去隐青门。

道翁道：“这两联都好，不分伯仲。今日这些对联，各有所长，老夫只可拜倒辕门了。”众名士谦让了好些话。

今日这怡园也算游尽，只剩了些小景致，不关紧要的地方。子云请众位还到宝香堂，已是夕阳西下，朱霞半天，映着那些牡丹花，更为绚烂。已撤了护花的幛子。子云备了两席，一席是道翁、南湘、子玉、琴仙、次贤，一席是仲清、春航、文泽、王恂、子云。

正饮酒间，王兰保、金漱芳、秦琪官、林春喜同来见了，即分开坐了，谈了些闲话。子云道：“今日这二十四副对子，清芬浓艳，各尽所长。但我看来，始终要推道翁先生的赐书楼、承荫堂冠冕堂皇了。”众名士道：“自然，我们到底觉得力薄，那里能这样大方，这是勉强不来的。”道翁道：“这也不然，一来相体裁衣，二来是各人的性灵。今日高超的是剑潭，沉着的是竹君，细腻风光的是庾香，风华绮丽的是湘帆，秀润工稳的是庸庵、前舟，潇洒跌宕的是静宜，就是度香那两副集句，也觉得落落大方。正是各人自立一帜，无从评定甲乙。你们看这二十四副对子，好在虚字少，尽是实字多。便见得力量。若教外边那些名宿做起来，

不知要添多少虚字在里头，才凑得成、捏得拢呢。”众名士一齐佩服。子云道：“先生何不将那篇序文拿出来，大家看看？”道翁道：“我本要请教。”即叫书童到春风沉醉轩取了出来，大家争先要看。子云道：“不用，我与静宜是看过的了。”便叫书童找了两个针，将序文插在壁上，携灯照了。众名士看时，那四旦也同过去看，见道：

昔者署书之体，肇于白虎苍龙；刻石之诗，昉自平泉翠筱。故《兰亭》一序，春帖争传；《柏梁》数篇，华词擅藻。况乃地严紫禁，云护皇都，名著金台，星连帝座。铜街复道，珠市通衢。龙楼映凤阁以生辉，玉辇随金銮而同警。貂蝉贵第，大开竹木之园；駉马高门，广建芙蓉之府。尔乃东海巨公，南天协相，秉百蛮之节钺，领两浙之湖山。岛屿风清，海洋令肃。鲸氛净而飞艎万里，蜃气息而晴霞满天。预谋韩忠献昼锦之堂，先廓晏大夫近市之宅。赐来水衡之钱百万，拓出金谷之地十弓。则有翩翩公子，弱冠为郎；岳岳清才，英年攀桂。簪裾云集，皆四姓之门庭；裙屐风流，洵一时之俊彦。共商图画，成此园居。鸠工庀材，三十六月；风廊水榭，四百八间。人杰自应地灵，云蒸亦复霞蔚。其园也峥嵘窈窕，突兀嶙峋，山列如屏，水漾成带。灵枫人柳，老化红羊；怪石危峰，暗蹲碧兽。三分竹而二分水，五步阁而十步楼。横塘曲槛，尽草木之扶疏；青琐绿墀，极房栊之繁盛。听鹧有馆，斗鸭成陂。驰马球场，设鹄射圃。春风一来，则繁花如绣；夕阳欲下，则好鸟咸啼。流泉数金石之声，岩岫染黛眉之色。则有云间词客，邺下才人，落唾生珠，清词霏玉。回紫澜于大海，骑彩凤于神山。琉璃研匣，置鸲眼之端

溪；翡翠笔床，卧鼠须之湘管。朱盘展而华月倒行，宝鼎喷而祥烟成盖。夜吟未已，宵露珠圆；晓寐未遑，朝阳金灿。竹楼花浦，时来不速之宾；残雪断霞，绝少离群之感。论古则源探星海，辨才则河下龙门。风云壮而五纬经天，月露新而七星贯手。洵乎豪矣，不亦壮哉！于是南都石黛，妙选歌台，北地胭脂，齐来舞榭。惊鸿飞燕，飘冶袖之双双；鹿棉凤绫，结霓裳之队队。联步于广寒之阙，玉宇无尘；回眸于洛浦之滨，秋波屡转。唾花飞而香留三日，联珠串而莺啭一林。何论峨眉螭首，秣夸桃李之颜；翠羽金梁，盛侈钗钿之饰也。而议者谓玩物丧志，节欲保身，腥醢之味腐肠，窈窕之姝伐性。是以寇公居处，地乏楼台；羊子清贫，衣惟布帛。上卿犹豚难掩豆，丞相亦门不容车。即为清德之是徵，高风之足尚。岂知屏列歌姬，不失汾阳之业；庭罗丝竹，愈形谢傅之贤。陶士行有童仆千人，于襄阳称馈遗十万。金花银烛，羊公爱客之心；醇酒妇人，信陵自豪之致。况本门高王、谢，佩爱罗囊；姓拟金、张，卫森画戟。自有甘临之象，何须苦节之占。宜乎视金银为土芥，轻珠玉如泥沙。且超脱者为才子之情，豪纵者尤少年之气。阳春烟景，大块文章；驰电难追，逝川谁挽。苟不及时以行乐，殊为拘执而鲜通。更逢樱桃为郑国之尤，芍药以扬州为盛。故琵琶箏笛，游楚常以随身；月观琴台，徐湛因之宴客。龙华会上，聚青真玉女之仙；兀迹山前，志赤乌美人之地。千灯张而银河落于树杪，重帘卷而珠彩生于栋间。华鬢切利之天，原许神仙游戏；流水夭桃之际，岂无花草迷人。多见者识广，博览者心宏。若云尹文子之身宜布衣，公孙弘之餐应脱粟；清风明月，买不因钱；

扫雪烹茶，贫而能乐。是犹舍江湖之大而濯蹄涔，忘华岳之高而惊培塿也。仆衰年作吏，憔悴风尘，壮岁束装，羁栖宾客。然而览洞庭彭蠡之胜，瞻南衡东岱之崇。登吹台而揖高岑，入戎幕而抗范陆。拥裘雪塞，走马兰台。庾子山萧瑟生平，江关已暮；杜少陵飘摇风雨，草舍无存。今也駉骀犹系盐车，归田何日；社燕暂寻朱户，胜地重逢。会珠敦玉斝之场，作联袂题襟之集。呜呼！蓬心将死，经零雨而重苏；桐尾已焦，遇赏音而犹响。结交以道，文字为缘。他年事业勋猷，相门出相；此日池台花鸟，仙境求仙。若谓歌梓泽之芳园，言兴珠翠；序玉台之新咏，书凿金银。则仆才尽江淹，赋输王粲；愿投梭而看织锦，请捧研以俟生花。

当下众名士看了，正是游、夏不能赞一词，惟有拜倒而已。道翁自谦一番，又道：“可惜今日吉甫未来，又少了许多名作。明日想他也就大好了，请他来看了，斟酌斟酌再刻。”诸名士皆以为然，直饮到三更，方才尽欢而散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

话说诸名士那日在怡园分题了些对子，经道翁一番赏识，俱极欣喜，后又看了那篇序文，真是五体投地，不能不服。就是南湘、春航，是最不轻易服人的，此时也是真心拜倒。明日子云又请金吉甫到园，将那些联额看了，吉甫亦甚佩服。请道翁用真行字，写了十六扇屏风，吉甫荐的季十矮子在园中刻起来。

到了四月十一日，春航、南湘报中进士，南湘中了二十一名，春航中了三十四名，两人不消说都欢喜，把个蕙芳、兰保也乐得说不出。南湘此番在京，借住在文泽处，因去年乃翁赴任时，将住宅卖去。蕙芳因春航在文泽处，虽彼此相安，但他出进虽没人说话，也常要到门房走走，因此觉得不甚便当。又见南湘也中了，想他们二人的才学，是必入馆选的，即与春航、南湘商量，何不合租一所房子。他二人也甚愿意，就托蕙芳留心，蕙芳又托人问了几处，皆不合意。一日来到子云处，说及此事，子云道：“何不到我园中来，也热闹些。且道翁已选了南昌府通判，不日就要赴任，玉依是要同去的了，你们搬进来，不好么？”蕙芳道：“我是不搬进来。”子云道：“你也搬进来。”蕙芳道：“我要搬进来，还要等一两个月，此时还不能呢。”子云道：“桂岭那边丛桂山房就有三十几间屋子，竹君、湘帆二人很够住了。你去对他们讲，说我说的，不必另觅，将来如有家眷来了，再找不迟。我明

日拣个日子去请他就是了。”蕙芳应了，又到次贤、琴仙处谈了一会。琴仙知道不日就要出京，回念旧时朋友相好一场，出京之后，不知何年再叙，甚觉缱绻，留蕙芳坐了半天，谈了好些话。蕙芳道：“你要出京，我们自然要送行的。但你令尊在家，拘拘束束，不甚畅快，须到外边去才好。”琴仙也应了。蕙芳谈了许久，方才辞出，见了春航、南湘、文泽，均将此话说明，度香要请他们二人过去，春航道：“竹君可以去，我这几日就想接家母与内人来，房子终要找的，省得挪来挪去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也看去不去，也在两可。”春航明日面辞了子云，说要接家眷来京，子云也不好相强。蕙芳也找着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就在鸣珂坊，与子玉相近。又替春航备了车马，新收了几个管家。那赶车的就是周小三，进来后，又荐他小舅子许老三，改名许贵，做了跟班，局面一变，暂且按下。

且说那奚十一病好之后，已养了一月有余，此时性子减了好些，身体瘦了好些，烟瘾又大了好些。但奚十一这个孽障，虽经了这番痛苦，就应该痛改前非，保身节欲。谁知他身体一健，仍旧不安本分。况且内有菊花，外有巴英官，这两重前后门是封锁不来的，未免也要应酬应酬。无奈那厥物甚不妥当，不动作时倒也不觉怎样，此时原只剩了半截，没头没脑，颇不壮观。到动兴时，内中有一条筋胀得生疼，要勉强应酬几下，也是不能的，把个菊花心内急得无法，唯有暗中流泪。奚十一也觉抱愧，自己一想，今年才得三十岁，怎好就是这样？若在家乡，倒还能想个修治法子，这里只怕未必有这个能手，把他移梁换柱起来。

一日要到宏济寺去谢唐和尚，封了五十两银子，叫英官拿了。到了寺门口，见间壁开了个饭庄子，挂着招牌，写着安吉堂。

奚十一也不理会，到寺中见了得月，有些恨上心来，把他肩上狠狠的拧了一把。得月嚷道：“做什么使劲的拧我？”奚十一笑道：“你害得我好苦，病了一个多月不算，把那子孙桩也锯掉了半截，教我做了个废人，我好不恨你。”得月把眼狠狠的瞅了他一下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知那里沾了来，倒来冤我！我好好儿的有什么，你只要看我的师父，”说到此，住了口。奚十一坐了，拉他在身边，问道：“你师父那里去了？”得月道：“在间壁庄子上。方才有个杨八爷请他去说话，就回来的。”奚十一又与得月顽笑一会，再问聘才，也不在家。只见唐和尚醉醺醺的回来，见了奚十一，满面春风的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如今是大好了。”奚十一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，还亏了你。虽然如今做了歪脖子的老短，到底还留得一半。若用了那人的药，定然弄到斩草除根，净了身了。我也没有什么谢你，这一点东西算还你的药本罢。”说罢，作了一个揖，从英官手里接过来，双手送上。唐和尚连忙的推辞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咱们弟兄怎样的交情，你竟把我当作外人看待，送起谢仪来，快请收回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你莫非嫌少么？”唐和尚连忙陪笑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双手只管推来。奚十一道：“唐大哥，你不用这样，咱们交情原不在这上头。但你那八宝丹是个贵重丹药，也花了钱才配成，不是几个钱买来的。如今你不收，倒使我为难了。”唐和尚还要推辞，奚十一决要他收，只得收了。

二人讲了一会话，唐和尚道：“你如今想已不忌口了，我这个庄子有几样菜颇好，今日尝尝新。”奚十一道：“这个庄子是谁开的？开有几天了？”唐和尚道：“这所房子是我寺里的，前年师兄租与一家住了，吊死了两个人，那家就搬了出去。已后常常的闹鬼，所以闲空了一年。前月春阳馆的黄掌柜的来，看这屋子好

开庄子，与我搭伙计，我出了四千吊钱，才开了三天。有个厨子会做几样菜，一样烧鸭子，已是压倒通京城的了，还有一样生炒翅子，是人家做不来的。靠你能的福，这几天倒也拥挤不开，城里头有几位相好也赶出来。却还有一样比别处好，后头一重门开通，就是魏大爷的住房前一层，有相好的如果酒后要吹两口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就那边也另有两个密室，要相公、媳妇，都可以叫得。从我这边进去，是没有人知道的。比运河旁边那个右僧庙，一切更觉方便，又觉严紧，你说好不好？”若奚十一从前听了，不知怎样高兴，无奈如今大非昔比，眼前不见，耳中不闻，倒还好些。若听了那些话，见了那些人，心中一动，底下那脑袋就像要伸出来，这条筋偏又拳缩伸不直，好不难受，因此不敢动心。他也不怕人笑他，就将这个苦楚说给唐和尚听，听得唐和尚大笑不止，说道：“你拚得再病一个月，我替你治好他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怎样治？”和尚笑道：“我将些烂药把那条筋烂掉了，省得他要痛，岂不好么？”奚十一道：“不好，适或一齐烂完了，怎样呢，难道还长得出来？我们广东倒有个接树法子，用海狗肾接他，不知京里有会的没有？”唐和尚拍手笑道：“巧极，巧极！怎么没有？方才一个杨八爷，叫梅窗，一个张师爷，叫笑梅，是魏大爷的相好，常到这里来，我也与他相好。他们二人在间壁吃饭，我送烟过去，与他们讲了半天。那张笑梅有个亲戚是苏州人，专门行这一道，替人配眼珠子，配鼻子，配牙，这却都是假的。惟有接那样东西，说先上了麻药，将他一劈四瓣，把狗肾嵌进，用药敷好，再将药线缠好，一月之后平复如初。这狗肾是要狗连的时候，一刀砍死两个，从母狗阴里取出来的，才有用呢，不是什么海狗肾。而且听得说人是不疼不痒的。这人名叫阳善修，现寓在城外，想必

你那个也可以接得。但据你说短了，不晓得能接长不能。”奚十一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就立逼着唐和尚去请他来商量。唐和尚已经访明了住处，就叫人去请那阳善修。

那阳善修住得不远，不多一刻来了。唐和尚出来，照应他先在外间坐下。奚十一从里面看他，面貌颇不美观，衣裳蓝缕，有几分瞧不起他，也不出来，叫唐和尚与他说话。和尚将奚十一的毛病讲了。阳善修道：“讲接法也不同，先看各人的本源，再看各人的行货。譬如那老年人筋力衰的，是不能接的，就接了也是白接。若是本源好的，就烂掉了半截，只要有个根子，也可接得起来。但先要看看那位的本源，再斟酌接法。”唐和尚同了他进去，奚十一勉强把腰松了一松，就坐下了。阳善修见奚十一才三十来岁，身材长大，像个本源未亏的人。但看他那威风凛凛的样子，不敢来问他，局局促促的站着。奚十一把手一招，叫他坐了。方才讲的话，奚十一早已听见，便道：“我这个病就有一样作怪，内中像有条筋扳住，胀起来，他就有些疼。必要先治好了这条筋，才可治别的。”阳善修道：“且先请教请教，看是怎样。”奚十一也觉有些不好意思，唐和尚走了出去，奚十一方站起来，解开裤子。那人凑着一看，把个象牙片儿拨了两拨，叫奚十一把裤穿了，说道：“果然，先治直了这条筋，方好再接。”便出来对和尚坐了，先讲盘子，包修包好要二百银子，如有什么不妥当处，一钱不要。唐和尚与奚十一讲了，奚十一道：“二百银也不多，但是要有用才好，不要被他赚了。”唐和尚道：“他说好了才受谢，不好不要钱的。”奚十一应了。唐和尚做中，三面言明，立了字据，明日先付药银五十两。阳善修即拿出一包药，一条绦带来，交与奚十一道：“你回去，将这药用丁香油调好敷上，把这绦带捆了，起

先松松的，到起性时，便扎得紧紧的，越硬越扎紧，只要三刻工夫，这条筋就直了，永远不缩的。明日我到府上来再治。”说罢去了。

奚十一满心欢喜，便等不及唐和尚请他吃饭，即辞了回去，与菊花说知。菊花更加欢喜，便找了丁香油出来，绝早就吃饭，过了瘾，催奚十一睡了，将药调得浓浓的，敷满了他，将带子捆上。奚十一觉得那物先凉后热，一会儿火烧起来，胀得甚疼，便叫菊花把带子收紧，收紧了觉好些，一连收了三次，方才止痛。奚十一睡着了，菊花醒来，将手摸摸他，觉比以前长了好些，心中甚喜。到了明日起来时，菊花要解他的看看，奚十一正想撒溺，菊花替他解了，奚十一撒了一泡黄溺，重新捆了。

吃了早饭，唐和尚同了那人前来，奚十一到书房里陪他们坐了，阳善修问了昨夜的光景。菊花走将出来，从板壁缝里望那个医生，生得颇不顺眼，一个黄肿脸儿，约三十来岁年纪，有几根微须，身材短小，穿一件油晃晃的旧绸袄子，两只袖子破烂不堪。又见唐和尚的头剃得紫光油滑，穿件青绸夹袄，拿着把扇子扇着。听得那人说道：“叫你们管家生个炭炉来。要一大罐子开水，再要个小药吊子，还要旧绸子一块。”奚十一吩咐都取了来，炭炉、开水是现成的，就搁在一边。那人取出一包药，听得他说道：“这是参，这是牛黄，这是珍珠。”又抓些别样的药在里头，煎了一会，倒了一杯，凉了半刻时候；叫奚十一先服了。奚十一道：“我等不及了，我要过那瘾。”那人道：“索性上了药，你再和唐师父吃烟。等这药性发一发，就好动手了。”此时春兰、英官也站在书房门口观望。

菊花见那人先调了半盏子药，将奚十一的带子解开，将水洗

净，把绸子擦干了。菊花嫌那板缝小，还有些灰土嵌在里面，取下金耳挖来，把板缝里的灰剔得干干净净，眼光才望得到转弯处。见那人将药与他敷上，又拿一个绸套子套上，点了五寸长一枝香。奚十一与和尚躺下吹烟，菊花又见那人到窗前桌子上解一个包，取出个竹筒，并一个油纸包来。把那油纸包打开，有几条药线，还像是湿的，将四条理直了，放在一边。听得他问道：“你那尊躯似乎过短，你如今要加长些不要？”奚十一道：“能够加长更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也不能很长。此时尊驾发起性来有多少长？”奚十一道：“前日不过两寸半，昨日筋直了有三寸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替你修好了，就可以有四寸，也就够了。”奚十一一口烟含在嘴里，答不出话来。菊花在外听了，当是奚十一只要四寸，便着了急，失口说了一声道：“极短也要五寸。”唐和尚忍不住笑了一声。奚十一听得出口气，便咳嗽了一声。菊花自知失言，便跑了进去。阳善修听得有人说要五寸，抬头一看，见门口有两个孩子站着，便当是他们讲的，也笑了一笑。春兰脸倒红了一红，英官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那麻药已上了好一会，菊花忍不住又走了出来瞧时，见那人说道：“香已点完了，药性也走到了。”身边又扯了一块青绉纱来，笑对奚十一道：“疼是一点不疼的，但你自己看了，我就下不得手，你须闭了眼。”奚十一听了，把绉纱在脸上捆了两道。叫他坐在炕沿上，把腿分开，搁在两张凳上。那人拿了药线放在一边，即蹲下身子，从竹筒里拣出两把小钢刀。菊花见了害怕，心里已突突的乱跳。见那人解下套子，那敷上的药已半干了。又将鸡毛蘸着药水刷了一转，才把刀割了一刀，血冒出来，把一条药线嵌进。一连四刀，嵌了四条。菊花看了，在那里发抖，抖得牙齿对

碰，扑在板壁上，那板壁也刷刺刺的响。春兰、英官吐出了舌头，缩不进去。唐和尚不忍看，躺着吹烟。那人又掏出一个锡盒子，取出一片鲜红带血的肉来，中间还剜了一个眼。又见他把那把小刀在龟头上戳了几刀，又冒出血来，将那片肉贴上，再用药敷好。通身又上了药，扎了两三根药线，把个象牙片子在头上接了几按，研得光光的，才把绸套子套了。解开了蒙眼的绉纱，见奚十一揉揉眼睛，像似不知疼痛，菊花才放心。

唐和尚问道：“怎样？”奚十一道：“倒也不觉怎样，就是下身麻木，此时两腿一动也难动。”阳善修把他腿掇了下来，扶他睡下，说道：“每日吃煎药一服，我留下方子，你们自去抓罢。敷药我每天午正时来替你上，七日内包好。好之后切不可就使唤他，总要两三月之后，方可办事，不然是要受伤的。切记，切记。公鸡、鲤鱼、羊肉，百天之内吃不得的。大好之后，你若能吃狗肉，倒有益处。”奚十一道：“狗肉，我们广东人叫做地羊，是常吃的。我也不知吃过多少了。”阳善修对唐和尚道：“昨日讲的药本先给我，我好去配药。”奚十一即叫春兰去对姨奶奶讲，要一封银子出来。菊花听了，先进去开了箱，取出一封银子，交与春兰送出。阳善修接了，收拾了药包物件，叫春兰、巴英官扶了奚十一进内去躺罢，同了唐和尚出去了。奚十一果然每天服药一次，阳善修每到午正时候便来上药，一连十余日，竟已长好。后来菊花也不回避了，到阳善修来上药时，在旁偷看。见奚十一那物壮了好些，但是刀痕虽合，一条一条的形迹尚在头上，更不好看，一块青，一块红，像人脸上带着记印一般。惟撒溺时尚有些疼痛，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潘三自那日受了周小三这番荼毒回去，唬了一场大病，

二十几天才起得来。这口气闷在心里，无从发泄，还算小事。那许老二抠了他一抠，又放了些东西在内，潘三回来趁早想法还好，偏偏又病了整个月，如今又隔了多时，里头倒像生了虫，痒得难忍。老婆面前也讲不出来，每到痒时只好隔着裤子抠抠擦擦，无奈全不中用。要想找个人替他医医这痒病，自己已是这些年纪，又这般相貌，断难启齿。那一日实在难忍了，只得要老年失节。想家内人都告诉不得，只有一个打更的焦傻子，是个懵懵懂懂的人，才二十几岁。告诉了他，要他当这个美差，叫他不许对人讲，想他倒不讲的。主意定了，便叫了焦傻子到了一个小帐房里，先赏他喝了一碗酒，三个黑面饽饽，然后把这毛病对他说了，又叫他别告诉人。焦傻子只管点头答应，心内一些不懂。嚼完了饽饽，转身就走。潘三一把拉住他，他问：“要做什么？”潘三再要讲一遍，也讲不出口来，若放了手，又恐他走了。便拉他到炕前，才放了手，自己伏在炕沿上，拉脱了后面衣服，高耸尊臀，口里说道：“你来！你来！”焦傻子见了，四下张一张，见桌上有张包茶叶的纸，抓了过来，递与潘三，嘴里说道：“三爷，你自己擦罢，我只会打更，不会擦屁股的。”一径走出去了。潘三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只得罢了。

过了几日，更加难忍，便恍然大悟道：“要找人，是要找个行家，这糊涂的找他何用！”便想起与他顽过那些相公：“若去找那年轻貌美的，又定不妥，只有一个叫桂枝。如今三十多岁了，光景甚苦，在班里分包钱，他与我有些情分。”即到戏园中找着了桂枝，也带他上了馆子，又许他几件衣裳。桂枝心里喜欢，当是潘三念旧，还要与他叙叙，便极力巴结。潘三见他光景甚好，痒病便发作了。便把他的病根告诉了他，问他可有医方。桂枝听

了，笑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没有医方，就有医方，想你能也断乎不肯的。”潘三道：“我倒肯，只怕人家倒不肯。你若肯医我这个病，我愿重重谢你。”桂枝笑了一笑，瞅着潘三。潘三见他肯了，便坐到他怀里，一手将桂枝那物捏了几捏，也有些意思。桂枝心里想他帮衬，只得勉强。彼此松了裤子，桂枝也当他自己一样的东西，不料到门口一撞，一团茅草，路径不分，针针刺刺的，心上一惊，那物就如春蚕将死的光景，卧倒了再也扶不起来。再见潘三的脸回转来，问道：“怎样？”桂枝更觉肉麻，身上一冷，浑身起了鸡皮皱，忙说道：“今日不能，明日再医罢。”潘三见此光景，只得拉倒，心上还想他明日来，与他约定了，给了他四吊钱。那桂枝又诉了多少的苦，格外要借十吊钱，潘三又只得给了。

到了次日，桂枝果然来了。进了小帐房内，也照昨日的样，只是不济，就用三牲也祭不起他，把个潘三急得无可奈何，两人白白的坐了半天而散。潘三正在纳闷，忽见一个伙计进来说道：“周家那找零的银子二十九两七钱，打发人来取。”潘三道：“我早已秤好在此。”将天秤架下抽屉一开，只见几个法码在内，不见银包。又从各处找了，也不见有。潘三明知桂枝偷去，只得叫伙计重兑了。再看屋内墙上挂的一个表，也不见了。潘三恨声不已，因是找他来医病的，不便多说，忍气吞声，惟有暗恨周小三与三姐害他。

又挨了几月，那天多喝了一钟，更痒得利害，偶然想起卓天香也十七八岁了，又是他的老主顾，叫他来商量商量倒可以，即叫人去叫了天香来。天香来了，见了潘三，请了安。潘三甚是欢喜，又同他到小帐房里，摆出一盘盒子菜、一碟熏鱼、一碟瓜子、一壶陈木瓜酒，与他谈心。天香见潘三喜眉笑脸，也斜着眼睛，

扭头扭脑，不像往日的样子，心里想他今日高兴，必有一番缠扰。吃了一会，天香过去与潘三一凳坐了。潘三搂着，一手摸他那物，比落花生大得有限，心里吃惊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十八岁了，怎么还没有发身，像七八岁的孩子？”天香笑道：“不晓得为什么缘故，他只不肯长，他也不懂人事，总没有动过色。”潘三道：“我不信。”把他那颗落花生双手拈了几拈，果然不动，又捋两下，也不见怎样。潘三气极，将他推下身来。天香嘻嘻的笑，又扑在潘三怀里，拈着他的胡子道：“三爷怎么恼我？我原用不着这个。怎么你今天找错了门路？”潘三撅着嘴不理他。天香伸手去摸潘三爷的下体，也像烟瘾来了的一样，垂头丧气，不比往日的淘气。天香弄了一会，有些起来。无奈潘三一动心，后面更发痒得利害。要把天香撵开，天香当是他故意装做，便一把攥得紧紧的。潘三咬紧了牙，夹紧了屁股，把天香肩上咬了一口。此时是穿的夹衣服，一口把天香咬得“哎哟哟”的叫起来，把一手护着肩。见潘三靠了椅背，把身子往下矬了几矬。天香见此光景，甚是不解，眼睁睁的看着潘三，见他面红耳赤，又不讲什么。天香道：“三爷，你今日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想我伺候错了，因此恼我。”潘三道：“我也不恼你，但我今日不高兴与你做这件事。”天香只得走开坐了，又道：“三爷，要梳发不要？”潘三道：“也好，倒梳梳发罢。”天香与潘三梳起发来。潘三问道：“你们给人顽的时候，内里怎样快活？”天香笑道：“有什么快活，这是伺候人的差使，快活是在人快活呢。”潘三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我听说有一种人，小时上了人的当，成了红毛风，说里头长了毛便痒得难受，常要找人顽他，及到老了还是一样，这真的么？”天香道：“可不是，我们东光县就有两个，一个刘掌柜是开米铺的，一个狐仙李，都有四十几

岁了，常到戏场里去找人。他先摸人的东西，那人被他摸了不言语，他就拉了他去，请他吃饭，给他钱，千央万恳的，人才顽他一回。适或碰着了个古怪人，非但不理他，还要给他几个嘴巴。这个毛病至死方休的。”潘三听了，心里更急，又问道：“这毛病除了人顽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得呢？”天香道：“那里有什么方法！”想了一想，忽又说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有一个人与我们同行，听他说医好一个人，说是用手挖出来的。”潘三笑道：“这个如何放得进手？”天香道：“手是放不进，指头是伸得进的。”潘三道：“适或长了毛，指头也挖不出来。”天香道：“他有方法。他说长毛也要经过人精才长，没有经过是不长的，不过那东西不得出来。”潘三道：“既这么说，有三个月的，大约还可以治得？”天香道：“这要问他。”潘三见有人能治这个毛病，便将实话与天香说了。天香听了，也甚诧异，怪不得方才这个样儿，想要与我做个烧饼会，便笑道：“你也顽得人多了，与人顽顽也没有什么要紧，治好他做什么？”潘三把他拧了一下。梳完了发，潘三千叮万嘱的叫他找了那人来，天香去了。

到明日去找那人，告知缘故。那人笑道：“潘三叫你来请我么？这事我早知道。他正月里拿这个法子收拾了许老三，许三姐才设计哄他，许老二就用他的法子收拾他，许老二早告诉了我。许老三吃了多少荞麦面，还吃了泻药，泻不出来。还是我传他的法子。听说三姐将银耳挖替他挖干净的，才不至成了毛病。潘三这个人真不是个东西，极该得这个报应，由他罢了。”天香再三的替潘三央求。那人道：“既然要我去治好他的病，你去对他说，要送我三百吊钱。他这个毛病还花三百吊买来的，何况要治好？他应该加一倍才是。”天香即将这话去对潘三讲了，潘三道：“不

知取得出来取不出来？如果真能取出来，我就给他三百吊。但叮嘱他别告诉人。”天香去了。

歇了两日，才同了那人来到潘三小帐房内。潘三颇不好意思，那人道：“三爷的事我全知道，但日子久了，取他出来也不容易。”潘三自己讲不出来，叫天香与他讲定了，如好了送他三百吊钱，明日先交一百吊，十日后不发痒，再送那二百吊。那人也依了，便对潘三道：“三爷，你那洞府深，我的指头短，摸不着底。你今日将二两金子，打一支七寸长、笔管粗的一根耳挖，明日早饭后我来，不管你取得干干净净，不要你受第二回苦。”潘三道：“必定要金的，银的使不得？”那人道：“定要金的，银的万使不得。”说罢去了。潘三疑他赚这二两金子，但用二两低银打了，镀了金，等他来。明日那人果然来了，将耳挖放进，替他掏得个干净。潘三也算略尝滋味，先给了一百吊钱，那人把这耳挖果然要了，潘三以为得计。过了十余日，居然好了，竟不发痒，又将那二百吊也给了他。天香借此向潘三借钱，潘三要买他的嘴，也给了几十吊钱。

那人是个剃发的，得了三百吊钱，便一朝发迹。又有二两金子，便乐不可言。一日，想将那金耳挖到银匠铺里打两个戒指。银匠说是镀金的，他还不信，及到试金石上刮了出来，果然是银的。便恨潘三嫌他，起了狠心，找了天香，要他去对潘三讲，不应欺他，他如今把这耳挖做了凭据，逢人便说是潘三爷要他挖屁股的，叫他一辈子怎样做人？天香果然说了，潘三无奈，只得托天香去说，则他不要声扬，再给他些钱。后来讲来讲去，那人只是不依，又给了三百吊。以后那人与天香串通，每逢缓急，便找潘三，潘三不肯应酬，便恶言恶语的把那件事题起来。潘三像写

了卖身文契与他一样，零零星星真应酬了好几年，直到那人死了方罢。此是闲话，非书中正文。下文即叙琴仙出京，且俟细细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

话说屈道翁选了南昌府通判，领凭之后，就要起身，这几天就有些人与他饯行，常不在园。那些名士、名旦也轮流与琴仙作饯。

田春航、史南湘殿试过了，正是万言满策，铁画银钩。春航竟占了鳌头，大魁天下，授了修撰之职。南湘在二甲第四，点了庶常。雁塔题名，杏林赐宴，好不有兴，比起去年春间的春航来，就天壤之别了。这春航偏是姓苏的与他有缘。去年亏了苏蕙芳遂了他的心愿，本以风月因缘，倒成了道义肝胆，使春航一腔感激，不得不向正路上走，因此成就了功名学问。今年会试，房官虽荐了他的卷子，大总裁已经驳落。内中有一位总裁，姓苏，名臣泰，现任兵部大堂，翰林出身，后又承袭了侯爵，就是华公子的泰山。看了春航的文字，大加赞赏道：“此人才调不凡，虽掞藻摘华，过于靡丽，倒是个词臣格调，可以黼黻太平。”大总裁犹以为未可。及看他《五经》通明，策对平允，遂中了他三十四名。苏侯到填榜时，拆对墨卷，见他这一笔楷字，心中大喜，知他殿试必在前列，果然被他中了状元。春航谒见座师，苏侯倒没有讲起，房师与他讲了，所以春航感激这个恩师与别位不同。这苏侯少年时也是个风流学士。年近五旬，夫人之外，尚有四位如君，贵承七叶，位列通侯，但艰于嗣子。正夫人止生了两位千金，长的是华夫人，

第二位小姐也十九岁了，要选个才貌双全的女婿，所以还没有字人。苏侯初见了春航这般人物，心上十分中意，意欲附为婚姻，问他已有了妻室，暗暗叹息。

且说春航搬进了新宅，凡车马服饰，一切器用，尽是蕙芳一人之力。蕙芳数年所积，也就运用一空。此时蕙芳已辞了班子，常常过来与春航照应。春航要留他在宅里住，他又不肯。但春航大大小小的事，皆系他一人调度，春航万分感激，意欲分任其劳，实在又不及他精明周到。蕙芳又是个好胜脾气，就是没有办过的，他先就访问了，想得澈底澄清，一无翳障，不要春航费一点心。就是那个许贵，也十分灵慧，惟有那老田安，只可看门而已。

一日，春航正与蕙芳商议要接家眷，无人可托的话，蕙芳愿身任其劳。忽然到了家信，是其太夫人的谕帖。春航连忙拆读，一看之后，不觉泪下。蕙芳心惊，便在春航背后同看。原来春航的夫人，于二月内暴病而亡。太夫人伤心万状，家中止有一老仆，并一仆妇，诸事草草，甚望春航会试回来。适值春航之母舅张桐孙，前任直隶天津府知府，因与上台不合，告病回家，家居数年，清况不支。且上司已换，只得起程来京，定于三月十五日挈眷起身，偕了田太夫人来都，数日间就要到了。春航看完，一悲一喜，喜的是慈母将来，晨昏得事，悲的是朱弦已断，中馈无人。且春航又是个钟情人，想起在家时，钗荆裙布，唱随之乐，不觉大恸起来。蕙芳十分劝慰，劝道：“老太太不日就到，你极该打起精神才好。如今倒自己苦坏了，教老太太见了不更伤感么？”春航只得暂止悲痛，明日就为太夫人收拾上房，铺陈一切。吩咐下人，从今以后称呼蕙芳为苏大爷。蕙芳也感激春航相待之意。

过了十余日，田太夫人已到，春航接到良乡，母子相见，悲

欢各半。太夫人在路已知春航中了状元，因此更念起亡媳来。春航又拜见了舅父、舅母，无人不为春航喜欢。进了城，他母舅在春航处暂住了几日，赁了住房，方才搬去。春航在太夫人面前说起蕙芳的好处，也是落难才唱戏的，如今已出了班子，他父亲在云南做过州同，是个书香之后，在京甚为相得，一切都赖藉他。因此田太夫人待蕙芳甚好，蕙芳更加相安了。

却说史南湘馆选后，便搬进怡园，在清凉诗境住了。他的脾气又与春航两样，把那些同年同馆朋友不放在眼里，也不出去应酬，天天与屈道翁、萧次贤、徐子云一班人，诗酒陶情。闲时又有宝珠、素兰、兰保、漱芳等一班名旦，不是垂帘度曲，就是对酒当歌。南湘素有才名，如今加上个翰林名号，更有那求文求诗的接踵而来。他又怕烦，常请金粟、子玉等代笔。至于不要紧的，连琴仙、蕙芳、素兰、宝珠的佳章都有在里面，好在人人说好，没有一个看得出来。南湘本要接夫人来京，一因任上两大人无人侍奉，二因他夫人利害，常要阻他的清兴，劝他戒酒。南湘有些惧内，本来只好狂饮狂游，鳏居倒也不妨。

今日已是五月初四，道翁定于初七日起身，众名士饯行已过。今日道翁一早进城，为华公子请去了。南湘来找次贤、子云，都不在园里，即到春风沉醉轩来，只见琴仙手托香腮，在那里蹙眉泪眼，见南湘进来，连忙起身。南湘笑道：“我道你此番自然长了学问，谁知还是那样见识。人生离合悲欢，是一定之理，各人免不来的，何必作那儿女嗷嗷、楚囚相对的光景？快不要这样。你看半阴半晴，时凉时燠，这般好天气，何不同我到吟秋榭去看看龙舟，如今算你们祖上的遗风余韵了。”琴仙因与子玉就要离别，虽然叙了几日，心上还是丢不开，郁郁的想念，被南湘道破

了，只得强起精神。也因闷坐无聊，便随着他到吟秋榭去。南湘忽又说：“我们何不去请了庾香、吉甫两人来，作个清谈雅集，倒也有趣。”琴仙听了，正合他意，便道：“很好，你打发人去请来。”南湘道：“你找张纸来，我写个字帖儿去。”琴仙找了一张诗笺，南湘写了两行狂草，着家人骑了快马，即刻请了金少爷、梅少爷来。

家人奉命先到梅宅投了字帖，却好金粟正在子玉处，吃了早饭，正想同子玉到怡园来。二人看了字，吩咐来人先去了。子玉、金粟都是随身便服，各带了书童，坐车到怡园。自有南湘的家人引进，知道主人在吟秋榭，便从山边小径抄入练秋阁前，下了船。这个船是天天有人伺候的，不须找人荡桨。双桨分开，哑哑轧轧的，从莲萍菱芡中荡去，见白鹭横飞，绿杨倒挂，已觉妙不可言。穿过了红桥，望见吟秋榭边，靠着一个龙舟，今日却未装满，恐天要下雨，只装了几层油绸蜡绢。到了水榭阑边，已见琴仙靠在第二层栏干，望见他们来，在上面微笑点头。下面栏前有几个书童站着。

金粟、子玉上了岸，进了第一层，听得楼上叮叮咣咣的响，又听得南湘朗吟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道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”咣的一声，像把个玻璃钵击碎了，遂狂笑起来。金粟笑道：“何物狂奴，悲歌击节？”南湘见金粟等进来，益发大笑。金粟道：“此是端午，又非中秋，忽然念那《水调歌头》做什么？”南湘道：“我因看这副对子，不觉击节起来。”琴仙道：“若依着时令，只可改作：‘我欲乘龙归去，只恐珠宫贝阙，深处不胜寒。’”南湘赞道：“改得好。教我们馆中朋友改这一句，定想不到‘深’字，必改个‘低’字。”子玉、金粟大笑。

子玉道：“你也把他们太薄了。”金粟道：“他们的文章诗赋，倒合古时候的格调，也是有本而来。”南湘道：“什么格调？”金粟笑道：“《清平调》，不是太白先生遗下来的？”子玉道：“这《清平调》三字甚合。”南湘道：“只怕还有些清而不平，平而不清的。”金粟道：“文章之妙，在各人领略，究竟也无甚凭据。我看庾子山为文，用字不检，一篇之内，前后叠出。今人虽无其妙处，也无此毛病。宋之问以土囊谋人佳句，试看佳句何如？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最传诵者，为落霞秋水一联，然亦不过写景而已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们今日作何消遣？你看天也晴了。去年是初六日，我记得是仲清泰山的生日，那日所以仲清没有能来。今年竟都不在坐。”又道：“玉依两三天就要走了，今日庾香应当怎样，也应大家叙个痛快。这一别不知几年再见呢。”子玉、琴仙听了，都觉凄然，几乎堕泪。

琴仙道：“我们何不下船去坐坐。一面走，一面看，比这阁子倒还好些。”子玉道：“果然船里好。”南湘道：“我们就下船去，我备了几样酒果，船里去谈，一发有趣。”说着都下船来。南湘叫书童带了笔研，又把酒肴也摆下船来，荡动双桨。南湘道：“庾香、玉依何以不开口谈谈？再隔两天就谈不成了。”子玉道：“谈也是这样，亦只两天半了。就算再叙两次，还只好算一天。”琴仙眼皮一红，斜靠着船窗，看那池中的燕子飞来飞去，掠那水面的浮萍，即说道：“这个燕子今年去了，明年还会回来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怎么不会来？管保这两个燕子明年又在这里了。”金粟笑道：“何以拿得这样稳呢？”子玉道：“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，不是就是去年的么？”琴仙道：“‘无可奈何花落去’呢？难道落花还会吹上枝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花落重开也是一样，不过暂时落劫罢

了。”琴仙道：“落花劫也太多，有落在水里的，有落在溷里的。若落在水里的还好，到底干净些。既然落了下来，倒也是他归结之所了。”子玉也与琴仙并坐，靠在一个窗里，慢慢的荡到桥边，只见一群鸭子从桥洞里过来，琴仙道：“你看这鸭子是一群同着走，倒没有一个离群的。”子玉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倒没有这些物类快活，毫无拘束。”南湘对着金粟微笑，金粟点点头，听着他们讲话。子玉道：“人生离合也没有什么一定，你看天上的云，总是望一边去的。你不见今日是两来的云，东边的会遇着西边的么？”琴仙仰首看天，道：“只怕有横风来吹散他。”子玉道：“那边有横风来吹得散，难道这边没有横风来吹合他？”琴仙笑道：“那就要四面风才能。”南湘道：“只怕还有八面风呢。”子玉也笑了。琴仙道：“你看那个鲤鱼好不有趣，他一个独自摆尾而去。”子玉道：“你试看他转来不转来？”琴仙道：“未必能转来了。”子玉心里默祷告：“鲤鱼你若能游转来，玉依也就能转来，你须顺我的心。”那鱼真又转来，一直挨着船身过去了。子玉喜道：“何如？我要他转来他就转来了。”琴仙道：“你怎样的叫他转来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心上想他，他也就顺了我的心。这是天从人愿。”琴仙对着子玉笑了一笑。

南湘叫摆过酒来，家童摆好了。金粟道：“庾香、玉依过来喝一杯罢。”一面把船荡到练秋阁前，南湘道：“去年静宜有个《水浒传》的酒令，媚香掣着了《潘金莲雪天戏叔》，媚香那个神色，再没有这么好笑，不料湘帆今日竟能如此了。”金粟道：“湘帆真不负媚香。”说着，叹了一口气。南湘道：“也幸遇着了媚香，若遇了别人，未必有这管教他的本领。若天天朝歌夜弦，只怕湘帆真要做郑元和了。可惜，可惜！媚香若是女身，此刻就是状

元夫人了，偏又要多生出个雀儿来，教湘帆有欲难遂，伉俪不谐。”子玉恐琴仙不愿听这些话，便把些别样话来打断他。南湘、金粟也因琴仙在座，便不说了。

船又落到了桂岭，子玉道：“我们荡转去，到兰径、菊畦、稻庄去罢。”南湘道：“也只可到兰径罢。我看那边水浅，这船如何去得？”琴仙道：“要到稻庄去，就要走围墙边那带河，过了水闸，全是大河。从菊畦背后，就到了稻庄，还可以到桃花源，就到不得兰径。”金粟道：“这里路我没有走过，就这样去。”于是一路的荡去，又觉别开生面。金粟道：“庾香你也该临别赠言，做首诗赠玉依。”子玉道：“我们联句罢。”金粟道：“这个恐不能，各人是各人的情意，未必联得上来。”琴仙道：“前日静宜画了一柄扇子，是个《怡园饯别图》，度香于那一面填了一首《金缕曲》，还空了一半。”说罢，便从袖子里拿了出来，给与金粟等看了，见画的是古香林屋，内中画几个人在那里饯行的光景，度香的词也做得甚好。子玉道：“我们就和他的韵罢。”南湘道：“你先来。”子玉一面闲谈，一面着想，即成了一阕，写了出来，南湘、金粟看着，琴仙念道：“何事云轻散。问今番、果然真到，海枯石烂？”南湘道：“一开口就沉痛如此，倒要看看底下怎样接得来。”琴仙念了一句，已经哽塞住了，到“海枯石烂”四字，便接连流下几点泪来。再读时，声音就低了好些。停了一停，又念道：“离别寻常随处有，偏我魂消无算。已过了、几回肠断。只道今生长厮守，盼银塘、不隔秋河汉。谁又想，境更换。”琴仙到此忍不住哭了。金粟道：“这是庾香不好，谁叫他做得如此伤心？倒不怪玉依要哭。”子玉也落下泪来，只得忍住，要劝琴仙。琴仙又要哭，又要看，拿着那词稿，被眼泪滴湿了一半。南湘道：“我念

给你听，你也念不来了。”琴仙犹带着泣，听南湘念道：“明朝送别长亭畔。忍牵衣、道声珍重，此心更乱。”南湘念到此，也几乎念不出来。金粟听了，也觉惨然难忍。琴仙已放声大哭，南湘勉强又念道：“门外天涯……”将词稿放下道：“我不念了。”斟了一杯酒喝了，便跛脚而卧，口中吟道：“一声《河满子》，双泪落君前。哀猿夜吟，令人肠断。”琴仙痛哭了一会，子玉勉强劝住了，把绢子替他拭了眼泪，琴仙还望着那词稿，想人念完了。金粟只得念道：“门外天涯何处是，但见江湖浩漫，也难浣、愁肠一半。若虑梦魂飞不到，试宵宵、彼此将名唤。墨和泪，请君玩。”琴仙哭了一个发昏，把个子玉哭得柔肠寸断。金粟叹道：“这首词也不枉玉侬这些眼泪，真是一字一珠，一珠一泪，一泪一血，旁人尚不忍读，何况玉侬？”便叫子玉索性在扇上写好了。子玉道：“你们和的呢？”金粟道：“这是绝唱，还和什么？可不必了。”子玉写好。这一会凄楚，连南湘、金粟也没有兴致，即上了岸。正逢子云、次贤回来，大家在寻源仙墅坐了一会，道翁也回来了。子云还要留金粟、子玉小饮，子玉坐在此倒觉心酸，便同金粟各自回去。

明日，道翁还有事进城。琪官因与琴仙一同来京，且同一师傅学戏，如今见他跳出樊笼，得以出京，心里甚为感慨，便单请琴仙过来话别。因想请琴仙，必须请子玉，又托琴仙转约子玉于初六日同去。琴仙应了，果然把子玉请了出来。子玉那日先到文辉处拜寿，耽搁了一早晨，吃了面，即便辞回。王恂留住不放，陆夫人也留他。子玉是一腔心事，如何留得住？只得将实话悄悄的告诉了仲清。仲清与王恂说了，方才放他出来。子玉喜欢，一径就到琪官寓处，进去见琴仙已等了好一会，还有一个老年人在

那里说话。见了子玉，那人就站起身来，作别而去，琴仙还谢了一声。琪官送客转来，请子玉到他书房里坐下。子玉问起方才这人，琴仙道：“他叫叶茂林，是我们教戏的师傅，闻我要出京，今日送了几样东西来。”子玉见琴仙面似梨花，朱唇浅淡，眼睛哭得微肿，说不出那一种可怜可爱的模样，只呆呆的看着他。琴仙这两日千虑万愁，也不知从何处说起，倒一句话也没有，就只一汪眼泪，在眼皮里含着，只要题起心事，便一滴就下。

琪官见他们两人四目相泣，一样的神色，知道九分。但自己想着从前的事，不免也有些悲楚。三人坐了许久，都不言语。琪官与琴仙坐在一凳，拉着琴仙的手说道：“琴哥，你如今是好了，上了岸，看我们落在水里。想我们同来的十个人，到京后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下你我两个。你如今又要去了，就只有我一人。想到咱们在船上的时候，那几个又是不投机的。哥哥，你说咱们两个生在一处，死在一处。有一天你受了人家的气，晚上想要跳河，我拉住了你，你还恨我。我说要跳河咱们同跳，你才住了，哭了半夜，自己将块帕子撕得粉碎。到明日看时，才晓得撕了我的帕子。你还拿新的还我。到了天津那一天，船碰坏了，我们睡在舱里避风，你睡着怕冷，叫我将背拥了你的背，你才睡着。及到了京，又分开在两处。我想起，好不伤心！”琴仙听了，眼泪直流下来，琪官也哭起来了。子玉本来伤心，今见他二人都哭，再将琴仙前前后后一想，怎么还忍得住，便也泪流满面。琪官又道：“你从前给我那个水晶猫儿，我还当着宝贝一样。现在天天学字，拿他做镇纸。去年林小梅要我的，我不肯给他。我说是哥哥路上给我的，我要留着。”琴仙道：“你给我那琥珀扇坠地，我也留着。”便也执着琪官的手道：“我此去，也不知怎样，我这般苦命，

料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还是你们在京里好，大家相帮着，还有个照应。我如今出了京，只好听我的运气，好好歹歹，随遇而安。适或苍天见怜，过了一二年，我寄父或者又进京，我随了来，与你们还可见得一面，也未可知。或不然，你们出了京，到外省来，做个萍水相逢，也论不定的。若论我们的缘分，就是今日这一叙了，那也是天数，无可挽回，只好来生再见。或者情缘不断，再成个相识，或做了亲弟兄更好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子玉劝道：“离合之数，原是对待的局面，有离自然就有合，难道不准你再进京来？适或玉艳将来也到江西去，也是难料的。如今且把心事丢开，你一路保养身子要紧。先有那十八站旱路，就极辛苦的。你再将身子伤感坏了，在路上更是不好，我们这片心也放不下。事已如此，只得听天由命罢。”琴仙将子玉看了一眼，叹口气道：“我何尝不这么想。前几天要他一天长似一天，把一月并做一天才好。到这两日，反要他一天短似一天，一会儿就上了路，望不见这京城里，倒也死了心。譬如人断了气，这魂灵随风飘去。偏又望来望去，还隔着一天。今日已是这样，明日又怎生挨得过去！”说着从新又哭。

琪官道：“琴哥，不要哭了，我想你那义父是个好人，绝不至像那易老西儿，将人买去几个月，又不要了，那是何等俗物！况你这义父，又无亲生儿子，待你好是不用说的了。你人又聪明，不比我生得笨。他教你读起书来，飞黄腾达，也是意中之事。将来自然必念着患难弟兄，那时我们还要仗着你呢。况此去一路好山好水，游玩不尽，也不至烦闷。我明年满了师，也由我怎样，我找个便人，同着他来找你。我随便都愿意作，我实不愿唱戏。”琴仙道：“你来找我，要我活着才好。适我已经死了，你就怎样？”

不如你先寄封书来问问，得了我的信再来。”琪官道：“何必说死说话呢？哥哥总喜欢诅怨自己。”子玉道：“是极了，玉依总要咒自己。譬如去年你进华府的时候，你也口口声声咒自己要死，如今偏好好儿的出来了。那时怎想到今日？那时既想不到今日，自然今日也想不到后日。焉知不应了玉艳的说话？我劝你放开些罢。若说玉艳要找个便人同到江西，这也不难。我们老爷现在江西，只要我太太肯教我去，我就同了玉艳来访你。”琴仙瞅着子玉道：“你真能到江西来吗？”子玉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不能，我要到江西省亲，自然太太也肯教我去的。”琴仙道：“若说太太的心，是慈悲的，就恐舍不得你，不教你去。”子玉道：“太太不教我去，我也要去。”琴仙道：“好容易？几千里路，你就想去，就太太准你去，我也不愿你去。况且你去了，又要回来，做什么吃这一路的辛苦？这个念头断不必起他，倒是我三年两年之内，进京来看你们为妙。你们一个都不准来。”于是谈谈讲讲，琴仙略减了些酸楚。琪官备了酒席，请他们二人坐了。今日就是八珍罗列，也难举箸，洒落愁肠，一滴已醉。

三人勉强饮了一巡，琴仙已经醉了，离了席，到书桌边，看见那个水晶猫儿，真在都盛盘里，不觉凄然有感。见一个绝小的方锦匣子，揭开看时，是六颗骰子。琴仙放在手中，重新入席，拿了个空碟儿，对着子玉、琪官说道：“三心和同，有始有终。掷个全红。”玳瑁一声掷下，却也奇怪，倒像有神明佑护着他，却好碰着六个全红。子玉大喜，琴仙也觉开怀。琪官笑了一笑，取骰子在手，也对着琴仙、子玉说道：“三心和同，后日相逢，二十四红。”又说道：“你们看我掷。”琴仙、子玉看时，也是个六红。子玉更加喜欢道：“这不用说了，两个全红，岂是容易碰着

的？谢天地神明，先给个信儿。”琴仙还要再掷，琪官把骰子收起道：“不用掷了，两掷皆应了口，再掷就不能灵验了。”子玉恐再掷未必有全红，也劝琴仙不要掷了。若论这副骰子再掷一掷，保管也是个全红，何以琪官即行收起，不教琴仙再掷呢？原来这骰子六面皆是红的，并无二色，那是琪官做的顽意。今日琴仙被他赚了，解了好些愁闷。

这一回也谈了许久，琴仙恐他义父回来，只得要早散，琪官也不好久留他。子玉想后日送他的人多，不好说话，便从身上解下一个小玉琴，送与琴仙道：“此是我常佩的东西，给你算个纪念罢。”琴仙接了，一阵心酸，也从身边解下个五色玉梅花，递与子玉道：“这也是我常佩的。”子玉也收了，各人佩上。子玉道：“明日一天怎样？”琴仙道：“你也不用来了。后日起身得早，你断不要送我。今日就叩辞了。”跪将下去，子玉也忙跪下，两人对叩了头，站起来，两人眼泪像四串珠子一样，滴个不住。琴仙又与琪官也辞了行，也叫不必来送。琪官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就半夜起身，也是要送的。”琴仙、子玉皆谢了琪官，各人上车，洒泪而散。

明日端午，道翁在园，琴仙也要收拾些零碎。那名旦九人，是要到子云处来贺节的，见了一见。子云也无心绪，没有请客，就止与南湘、次贤、屈氏父子，在练秋阁小饮了几杯，看了一眼龙舟，应了景儿。

到了初六日，道翁一早命家人押了行李先走，自己与琴仙到了辰初方才上车。其时送行的不计其数。道翁一班老友，有到园中来的，有在城外等候的。华公子本要出城亲送，道翁再三阻了，没有来，止打发家人代叩送行，预先送了程仪六百金。子云也送

了六百，文泽送了二百，道翁的盘费很富足了。子云、次贤各备车马跟着，一直送出城外，直到十里之外皇华亭。只见南湘、仲清、文泽、金粟、王恂、子玉、春航，领着那蕙芳、宝珠、素兰、漱芳、玉林、兰保、桂保、琪官、春喜九个名旦，在皇华亭等候。道翁等连忙下车，极口辞谢。各人皆要把盏。那九个名旦见了琴仙，一齐上来，握手的握手，牵衣的牵衣。琴仙见了这九人，已觉悲酸万状。又见子玉躲在人后，在那里拭泪，不觉一阵心痛，头晕眼花，跌倒在地。慌得众人连忙扶起，拍的拍，唤的唤。把个子玉急得如痰迷心窍一般，直瞪瞪两眼，一句话说不出，泪落如雨。子云、次贤慌了，救醒了琴仙，便说道：“快扶他上车罢。”道翁交代家人刘善好好服侍。子云谓道翁道：“令郎与他们几年在一处，一刻要分手，自然是难忍的。道翁先生，我们倒不敢久留了，一路福星，请升舆罢。”道翁见琴仙如此，心内甚慌，与诸人作了一个揖，又握着子云、次贤的手道：“从此别后，只好魂梦相随。感激之私，令人口不能说。惟祝诸公云程万里，富贵双全而已。”也不觉老泪涔涔，诸名士与名旦亦各洒泪。道翁上车，领着琴仙而去。正是：

双轮碾动如飞去，回首云山已渺茫。

众人劝回子玉，子玉直着眼睛望不见琴仙的车，才放声一哭而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

话说子玉送了琴仙回来，这一急一痛，便出了神，旧病复发，足足病了一月始愈。后来颜夫人已知琴仙出了京，道翁养为义子，倒也替他欢喜。

且说春航断弦之后，田夫人又上了年纪，没有媳妇，总是不惯，不得已命春航从权选择清门。春航犹豫未决，意欲先觅个小星，又以北人生硬，总乏娇柔，只得先于老婆子、家人媳妇里头，找个细致的来伏侍太夫人。那知道京里这些老婆子，是一万个里头拣不出一个好的来。一日雇了两个来，都是京东妇人，四十来岁，一个麻脸似蜂窝一样，发髻上罩着个马尾冠子，扎着裤腿，松松的似两个布袋，倒插得一头纸花，走起路来腰掀屁蹶，好不难看。且专门内外搬弄是非，四下里调唆，不是说这个作贼，就是说那个偷汉，也不过是想掩他自己的丑处。每每人家骨肉不和，多因此辈所使。内有一个更觉奇怪，沙盆大的脸，水缸大的肚子，伺候了老太太一顿饭，便一样事都不肯做。每一使唤他，他就装聋做哑的腆着大肚子，摆开八字脚，穿着薄底鞋，抽着关东烟，去找那些火夫打杂的，大哥长，大爷短，嘻嘻哈哈，坐在厨房土炕上，挤在人堆里，要他说笑个尽兴。隔一天还要出外半日，去找那些赶车、碓米、挑煤的孤身汉子解个闷儿。就见了春航，也要偷瞧一眼。春航如何看得惯这些东西，不到半月都撵掉

了。又买了两个丫头，十二三岁，也是三等货。

一日，赶车的周小三与蕙芳说起他的三姐，情愿进来伺候老太太、又夸奖他三姐粗粗细细件件皆能，还会缝衣写算，针线活计是不用说了。蕙芳也闻得三姐之名，收拾过潘三，想是个伶俐人，也想见他，问他怎样收拾的。便与春航说了，举荐他进来。春航不好推辞，一口应允。这三姐因收拾潘三之后，心上也有些惧怕潘三要来报仇，故此小三在家，闲了两个月，才得进了这个门子。后又见春航点了状元，老太太来了，也没有个中意的人伺候，所以想把他三姐带进，也便当些，省得一个少妇孤零零的住在外面，没有照应。这日三姐收拾进来，打扮得不村不俏，薄施香粉，淡扫蛾眉，鬓边簪一朵榴花，穿了一件月布衫，加个夹背心，水绿绸子裤，翘然三寸弓鞋，细腰如杵。进见春航，叩了头。春航一见，大为失惊，以为周小三的媳妇，自然是粗笨的，再不料如花枝一般，便和颜相待，命他去叩见老太太。田老夫人一见三姐，甚是欢喜，更兼三姐千伶百俐，无一样伺候不到。不但田老夫人，连春航与蕙芳身上，也很用心。做出菜来，比京城里的厨子高了十几倍。老太太常给蕙芳东西，叫三姐送出来。三姐未见春航时，小三也没有对他讲过，当他不过寻常相貌。及见了那样的风流潇洒，如金如玉，那怜才爱貌之心，人人一样，自然格外尽心。再见了蕙芳的人才，觉得自己比起来，竟差得多远，心里反觉自愧，偶然与他说句话，分外高兴，所以待蕙芳殷勤之处，更是不同。见了几回，也熟了。

一日，春航不在家，蕙芳独坐在书房里。老太太知道蕙芳来了，便叫三姐送点心出来。三姐托了碟子，到书房门口，先咳嗽了一声，然后进来，笑容满面的叫了一声：“苏大爷！”蕙芳也带

着笑，回叫了一声“三姐！”三姐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给你的。”说着，将碟子送到蕙芳手边。蕙芳见他十指尖尖，套了银甲，就接了放下，道：“请三姐叫我的名子，谢老太太的赏。”三姐答应了，把蕙芳打量一番，蕙芳便触起潘三的事，想要问他，却又不敢。三姐慧眼一观，已瞧出蕙芳像要问他什么，便呆呆的看着蕙芳，等他问来。蕙芳被他不转眼的看着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看他这个光景，就问了他，他也未必怪我。”便笑盈盈的走近一步，叫了一声：“三姐！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又怕你要恼，不知好问不好问？”三姐微微笑道：“什么话好问不好问？”蕙芳又陪着笑道：“我知道三姐是个女中豪杰，把那潘三收拾得爽快，是真有的事么？”三姐听了，脸上一红，低低的“啐”了一声，带着笑转身便走，又道：“我道你问什么，谁又认得潘三？是那里听来的话？”走到帘子边，那枝银挖耳插得本长，抓着帘子，落下地来，回转脸来，又是一笑，拾起插在头上，急急的进去了。蕙芳虽然碰了个钉子，见他还没有什么恼，尚是笑了两关，也还放心，然终悔自己失言，这事原不该问他。蕙芳回去了以后，来了两次，没有见着三姐。一日，蕙芳又来，春航未回，在书房闲坐，听得三姐脚步声在他门前过，急出来望时。见三姐到二门口叫小三说话。说了话进来，蕙芳意欲招陪他几句，见他低了头，当不看见。及走过了书房门口，又回转脸来，却正与蕙芳四目相对，三姐低鬟一笑而去。蕙芳自此以后，也看出没有恼他的意思了。

却说春航要续弦，选择清门之语，传入苏侯耳内，正合他意。便在武选司郎中杨方猷面前，略露了些口风，似要他去对春航说，托人来求的意思。杨方猷是春航的房师，心中甚喜，即来与

春航讲了，叫他请人去求亲。春航倒有些踌躇，因苏家是世禄之家，门庭烜赫，自己虽成了名，依然寒素，因此有些不愿。且未知那位小姐怎样，也要留心一访。但系座师愿与他联姻，且是房师来讲，怎好推辞？口内只得允了。又说稟过家慈，再来覆命。杨公去后，春航知道子云与苏侯最好，且慢稟高堂，先找子云访问。到了怡园门口，见有一辆绿围车，八匹马挤在一边，知道有客，跟班问明了，是华公子在园。春航便先到清凉诗境找南湘去了。

却说华公子为琴言之事，与子云有了嫌隙，如何又到怡园来呢？这华公子是一时气性，写了那封恶札。过了两日，便有些自悔了。谁知子云只当没有事的一般，又不来招陪他，心内殊觉无趣。后与屈道翁送行，道翁倒把子云的好处说了一番。又说起扶乩，琴言与他前世原是父女，并将那首诗通身念给他听。华公子听了，心中着实骇然。道翁又赞琴言多少好处，现在认为义子，带他到任。华公子冰消雨霁，倒有几分过意不去。再将琴言细细一想，真没有甚么不好，倒冤了他，便也赞了几句。道翁去后，次贤又来，才将这事澈底澄清的讲了一番，华公子始悔自己孟浪，又念与子云两代世交，为这点事绝交，是给人要议论的。又因他是个盟兄，只得尽个弟道，下口气先去招陪他。先是道翁、次贤已将华公子懊悔之意与子云讲过。子云是大度包容的，既是他先来，岂尚有芥蒂之意？便与从前一样相待，绝不题起那事。华公子忍不住，只得说误信浮言，认了不是。子云也安慰了好些话，留他在春风沉醉轩小饮了一会而散。次贤、南湘皆未在坐。南湘昨夜于子云去后大发酒兴，激了次贤下船，两人喝了一坛，把个次贤喝得大醉。南湘掉了水里，家人救了出来，已是喝了儿

口水。今日腹胀腰疼，起不来。次贤也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春航到他们房里谈了一会，打听华公子去了，才到子云处来。

此时子云在宝香堂，见了春航进来，连忙迎接，彼此谈了些话。春航问他与苏侯是师生，可知他家的细底。子云道：“你问他做甚？”春航将杨方猷的话对子云讲了，子云连忙称贺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这个喜，比你中状元还要大些。”春航笑道：“不过显官罢了，知道成与不成，吾兄倒先贺起来。”子云道：“显官什么要紧，又不要借他声势。但这个苏侯是我的中举座师，又是家兄会试房师，又是家严的盟弟，两重年谊，一重世谊，是极好的好人。这还别管他。我为什么说比中状元还要喜呢？我那两位世妹，真是绝世无双，有名的苏氏二乔。大世妹就是华星北的夫人，今年二十一岁了，名叫浣香。方才说的二世妹，叫浣兰，一母所生的。若结了这个亲，就要叫你喜欢得说不出，那时你才信我这句话。”春航听他说得这样好，似信不信的，便道：“怎样的好处，你如此称赞？你且把他的大概说说，你见过这人吗？”子云道：“怎么没有见过？他姐妹两个跟着师母，常到我家来看我们家母，且与我内人是盟姊妹，就见我也不回避的。从大世妹出嫁后，他一人就不高兴来，或是等他姊姊归宁时，也还同来走走。说也奇怪，这句话我此时对你讲，你必不信。如成了，你一见面，就明白他姊妹二人相貌，与苏媚香真是一模一样。大世妹还只有七分相像，二世妹竟有九分，比媚香还要娇柔些，艳丽些。媚香到底是个男身，自然不及女子娇媚。”话未说完，春航就乐起来，道：“这话果然么？我有些不信。怎么同了姓，又会同了相貌呢？”不觉大笑起来。子云听了，也是好笑，说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就算我说谎的。”春航深深作揖，说道：“小弟孟浪，仁兄幸勿见罪。

但仁兄与苏老师如此交情，弟此时如请冰人，定非吾兄不可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我就不会做媒，这事不敢效劳。既是杨四爷来讲了，就请杨四爷为媒，何必又要我去呢？”春航又作一揖，子云佯作不见，并不还礼。春航笑道：“杨老师是他的属员，见了拘谨得很，不便说话，要我另请人去说，吾兄素肯成人之美的。且他人去说，苏老师也未必见信。言以人重，定非吾兄不可。”子云停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适或是我赚你的，将来不要怨我么？”春航又连连作揖，子云只得应了，春航告辞而去。

子云过了两日，回拜华公子，进城顺路到了苏府。正值苏侯下衙门回来，请了进去。子云请了安，又进去见了师母，说他夫人与师母请安，苏夫人也问了好。苏侯让进内书房坐下，谈了一会，子云将春航春间断弦，闻二世妹贤淑之名，奉母命求亲的话说了。苏侯故作沉吟道：“看田修撰文才品貌，是极好的，而且也是个旧家，但不知品行如何，我最怕的是轻薄少年。年兄既是至交，必深知道。”子云道：“这田修撰的品行，是人人尽知，也不须门生多讲，老师可以问得出来。真是廉隅砥砺，孝友兼全的。”苏侯哈哈大笑道：“足见年兄取友必端，自然不用说了。”子云道：“老师春风化雨之中，岂生莠草。”苏侯大乐，留子云小饮，问近日见华星北无有。子云答以方才从那里来。苏侯又问：“园中想必收拾得更好了，我竟一二年没有来逛园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比初成时又更好了些，花木比从前繁盛了，池子也开通了。”苏侯道：“我这几年也实在忙，竟没有一日空闲，倒是你们师母心上想来逛逛，如今天气又热了。”子云道：“门生回去，叫门生媳妇择个日子，请师母与世妹逛园。”苏侯道：“等天气秋凉再看罢。”子云又问春航之事，苏侯道：“年兄为此而来，老夫怎好推却，请

致意田修撰就是了。”子云深深打了一恭谢了。苏侯又问他椿萱在任安好，想常有府报回来，又问令兄在淮扬也好？子云道：“家严是前月打发家人进京来的，托赖安善，僚属军民以及外洋客商，尽皆静谧，物阜年丰，颇称安逸。家兄新署运司，前月有禀帖与老师请安的。”苏侯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也才写了回信，几天就忘了。又带了些东西来，我还没有道谢。”子云欠身说声“不敢”。又道：“家兄今年又添了个舍侄。”苏侯道：“一发恭喜。”又问道：“令泰山如今升到福建，比云南自然好些？”子云道：“前在云南巡抚任上，事情还少。如今是浙、闽两省，且兼着外洋，却繁得多了。”苏侯道：“你们泰山是与我同年，又且同馆。这件事，想他与你们讲过。我们留馆那一日，他晚间做梦，仪从纷纭的到一处地方，一个牌楼上面写着福地两字。他预先知道要到福建去的。他的令郎今年几岁了？”子云道：“今年才八岁。”苏侯道：“他比我长四岁，今年五十五岁，已有八岁的儿子。我五十一岁，却一个也没有。”子云道：“就五十外得子，也不算很迟。德门世胄，无须虑及此的。”苏侯道：“我已不作此想了。尊大人今年是六十几了？”子云道：“家严六十三，家慈六十二。”苏侯道：“尊翁是何等福分！那年在京时是五十九了，须发光黑，那里像花甲之人，正是龙马精神，我们是比不上的。而且尊公的福气那是世间全福，就是今泰山也比不上他。”子云道：“总是天恩祖德，家父一路算平稳，没有遇着风波。至于家岳也就遇着好些蹭蹬的事。”苏侯道：“海楼先生过于耿直，我想做他的属员是不容易的。”又问道：“今年有个点庶常的叫史南湘，是大名道史同年的儿子。这人倒有些才名，只不见他出来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史竹君是个清高疏放人，现寓在门生园里，老师有教训他的话？”苏

侯道：“也没有什么话。我就听得有人说，他见那些前辈的礼数，不大合式。有人议论他狂，或是他才入翰林，不知这些礼数也未可知的。至于那前后辈的规矩也太严，就是我从前在馆中，也有人议论的。已后教他留点神就是了。”又道：“今年秋间有宏词之试，这个科名已有五十年没有考了。年兄广交，于那些海内人才及世家子弟，有所见闻，有真才实学的么？”子云道：“老师垂问，门生不敢不对。海内人才甚广，门生孤陋，也不能广交。但在世家及各大员子弟，与四方乡会试诸名宿，门生熟识往来却也不少，但是人云亦云的多。就有一位老前辈，近来又赴任去了，叫屈本文。想现任官，在京也不能考的。”苏侯道：“屈道生么？他是孝廉方正，可惜了，屈在下位。不然倒好保他。还有那南京名宿金粟，也因限于成例不能保举的，真真令人可惜。此外呢？”子云道：“此外尚有几个，都是英才未发的人。翰林院侍读学士梅公之子名子玉，目下少年中有景星凤凰之誉。”苏侯点点头。子云又道：“已故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子名仲清，现任礼部尚书刘大人之子名文泽，内阁学士王大人之子名恂。此外，还有苏州拔贡生高品，湖南优贡生萧次贤。这几位都是名下无虚，与田修撰、史庶常朝夕观摩，是门生往来无间的。其余不知其他，不敢滥举。”苏侯听了，掀髯大笑道：“怎么你举的人，多半是我的年侄？你不要阿私所好，叫我听了喜欢。”子云笑道：“这个门生怎敢，至于老师的同年故旧，门生却也不能尽知。”苏侯笑道：“这是老夫戏言，年兄岂肯阿私所好。你方才说这几位，就是那两位明经，我不知道他家世。至于梅铁庵、王质夫、刘定之，及已故的颜穆堂，还有你今泰山袁海楼，与史庶常的令尊史鉴湖，都是我们同年。现在还有些做部属司官的，有几位做州县的，这也是人生不

齐之数。我们这一科也就算好了，已经有好几位坐了一品。”又讲了些别的话。子云坐久了，见时候不早，告辞出城。在车内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湘帆太便宜了，不如等他来求我，我再与他讲。”便一径自回宅子去了。

明日，春航果然来找子云，子云只推宅里有事，叫春航在南湘、次贤处等了一日。明日又来，子云又不见他。春航明知子云故意作难，然心上又恐怕此事不谐，只得忍耐了性子，第三日又来，才见了子云。子云笑道：“这几日，吾弟有甚么要紧事，连日来找我？”春航笑道：“已经三顾了。我知道前日失言，仁兄因此怪我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岂有此理。我辈肝胆之交，就说错句话，也断无怪理。”却说闲话，不提苏侯的事来。春航性急，只得问道：“前日吾兄进城会见苏老师么？”子云道：“谈了半日，到赶城出来的。”春航见他神色不像，心中疑虑，只得问道：“所托之事怎样？”子云道：“有几分可望。”春航听了大疑，心中想道：“据杨老师说，是他愿意，怎么如今只有几分可望，此话怎说？难道杨老师是意想情愿的话么？”便问子云道：“据吾兄看，他的意思是怎样，与敝房师之言对不对？”子云道：“苏老师却是赞吾弟人才学问，真不愧状元，联姻原可。就不晓得那里听了一句闲话，我却替你分辨了许多话，他方才半疑半信再商量。”春航听了，倒猜不着什么意思，便问道：“他听了什么闲话？”子云说：“我说又恐怕你要恼，我不说罢。”春航道：“我恼什么，吾兄只管实说。”子云笑道：“那句话问得我也好笑，他说：‘我听说现有个状元夫人在家，也姓苏，还是有恩于他，怎么还要续弦呢？’”春航臊得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吾兄怎么讲起这些顽话来。弟固不足惜，兄应为媚香留一地步。”子云笑道：“这是他的话，关我

甚事？”春航笑道：“吾兄也顽得我够了，到底怎样，如今倒不是他求我，是我求他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你肯去求他吗？若专心去求，跟紧了他，一个月两个月后，自然他发起善心来，应许你了。”春航听他句句机锋，心上有些气，面上有些羞，因是子云，不好顶撞他，只得陪笑说道：“并不是我要紧，是我家慈之命，以早成为妙。今日家慈又谆谆的命弟拜求仁兄，务以早成，将来命弟一总叩谢。”子云大笑，看着春航道：“你真是个好汉子，跌得下，爬得起。既说是老伯母慈命，愚兄敢不竭力为弟一谋？或者竟可有成，也未可定。”春航大喜，连连谢了。

只见次贤、南湘进来，大家坐了。子云即将苏侯问南湘的话，与南湘说了。南湘听了，不觉双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没有什么错处，我也照着人一样。况且那一天同着人去的，并不是我一人，怎么就是我错，又单是我狂呢？这就难了，这就难了。”春航笑道：“礼数是不会错的，或者你那神色之间，有些错处也未可知。”南湘瞅着春航道：“我倒请教你，什么叫神色之间有些错呢？”大家也就不言语了。次贤问子云道：“湘帆的事如何？”子云道：“可成。”又将苏侯问他访些真才实学的人，就将对苏侯所举那几个，一一讲来。又对南湘道：“原来你们都是年谊。”南湘道：“原是年伯，但从前却不大往来。”子云道：“闻考宏词定于八月初一日，如今只有两月多了，怎么高卓然还不见来？”春航道：“他连信也没有一封，不知在家做什么，真荒唐极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想卓然必是羁留在什么地方，大约下月总会到来。他在家里是要本省督抚保荐的。”四人谈了一会，春航辞回，将子云去说亲的话，一一告禀，太夫人甚为欢喜。即又请子云前去说定了，择日先过帖子，俟定日之后，再行纳采。

后来定于七月初七日。春航将此事与蕙芳说明，蕙芳也替他欢喜。春航又述子云之言，说这位苏小姐像你竟到九分。蕙芳笑道：“这不是糟蹋人么？一个千金小姐像了我，还说好，我们算什么入呢？”春航道：“只怕未必如你。若果然像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当他菩萨供养，天天拜他。”蕙芳笑道：“你嘴里常说，我就没见你拜过谁。”春航笑道：“你要我拜么，我就拜。”果然先对蕙芳作了一揖，蕙芳一笑，连忙走开道：“不要折杀了我，留着拜你那位状元夫人罢。”春航笑道：“方才倒有一人讲。”蕙芳道：“讲什么？”春航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没有讲什么。”蕙芳道：“你说方才有人讲，怎么转口又说没有呢？”春航道：“讲就讲那状元夫人的一句，原是姓苏。”蕙芳脸一红，瞅了春航一眼。春航不敢再说，蕙芳也不问了。春航道：“你也应该成个家才好，就是配得上你的人少。”蕙芳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我也这么想。我们对亲，好人家是不肯的，那小户人家的女儿，我又不要。况且我们这些人，被那些无耻的东西闹得不像个样子，谁肯信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呢？我想与其娶小家之女，倒不如娶大家之婢，那礼貌性德倒是见惯的，也没有那小模小样。就是一件，只怕主人已先受用，这倒十有八九。”春航笑道：“这是必有之事。我想度香家的丫鬟就不少。”蕙芳道：“度香自然是有好的，他家的闺范也好，从没有遇见丫鬟们到园里来，况且隔着一一条街，也不便来。只闻得华公子的丫鬟最多，而且都好。我们有一回在他家唱戏，看见帘子内有一大群，有男装的，有女装的，粉白黛绿，也望不清楚。”春航道：“将来苏侯赠嫁过来，我想必有几个丫鬟，如果有好的在内，我送一个与你。”蕙芳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那时我只好在这里伺候一辈子，算田、苏两姓家奴了。”春航道：“言重，

言重！我自有个道理，决不教你受一分委屈。而且也是顽话，知道有好的没有好的？我想世间错配的真有，咱们家里的周小三，倒有这么个好女人，岂不冤枉了他。”蕙芳道：“你爱他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不过说说罢了。”蕙芳道：“这爱字也没有什么要紧，爱好之心，自然各人难免的。这三姐不但人生得好，而且还灵慧异常，倒是个贞节妇人呢。”春航笑道：“灵慧有之，贞节未确。”蕙芳笑道：“你没听见他收拾过潘三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也有所闻，那是潘三这般嘴脸，自然应收收拾的。你方才说爱好之心，人人有之。设使你做了潘三，他就不忍收拾你了。”蕙芳道：“你何不试试他？他在这里，就想收拾你，也不敢的。”春航笑道：“一发胡说了。”忽然跟班的来请，道：“房师杨老爷有要紧话商量，就请老爷过去。”春航即吩咐套车，换了衣服去了。

蕙芳此时闲着，一人在寓里也闷，唯有到各相好处走走。春航去了，蕙芳正走出来，忽听得咕咕咯咯之声，一回头看是三姐。蕙芳笑面相迎，三姐也笑盈盈的说道：“好几天不见你来。”蕙芳道：“我倒天天来的，就不见你出来。”三姐道：“老爷出门去了？”三姐把蕙芳腰间的表套子看了一看，道：“这个我也会做，我还会做戳纱的荷包。”蕙芳笑道：“何不赏我一个？”三姐笑道：“我的东西不给人。”蕙芳道：“将针线给人，也不要紧。”三姐瞅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今年贵庚了？”蕙芳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三姐道：“倒与我是同庚，只怕月分总比我小，你是几月？”蕙芳道：“三月。”三姐道：“我比你长，我是正月。”蕙芳道：“你是我的姐姐，我以后就叫你为姐姐。”三姐笑道：“我不配。”蕙芳道：“我又冒失了，我原不配做你的兄弟。”三姐道：“我说我不配，你有什么不配呢？你肯叫我姐姐，我就叫你兄弟。”便接口叫了一声：“兄

弟！”蕙芳也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三姐又道：“我前日真怪你有点冒失，怎么你问起潘三那事来？这事干我什么事，那是你姐夫做的事情，与三兄弟报仇，我瞧还没有瞧见潘三是什么样儿呢！这句话你若问了别人，只怕就不好。幸亏是我，我因为是你问我，我所以不肯恼你，若第二人我依他么？兄弟，我明日送你对荷包，你只别告诉人说我给你的。你若说了，惹得这个又来要，那个又来讨了。”蕙芳谢了。又立谈了一会，各自散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

话说春航已聘了苏侯的小姐，只等七月七月完毕婚姻。五月过了，正是日长炎夏，火伞如焚。

且说刘文泽补了吏部主事，与徐子云同在勋司，未免也要常常上衙门。这些公子官儿，那里认真当差，不过讲究些车马衣服，借着上衙门的日子，可以出来散散。戏馆歌楼，三朋四友，甚是有兴。一日，文泽回来，路过林春喜门口，着人问了春喜在家，文泽下了车进去。远远望见春喜穿着白绫丝衫子，面前放着一个玻璃冰碗，自己在那里刷藕，见了文泽，连忙笑盈盈的出来。文泽道：“你也总不到我那里去，你前日要我那白磁冰桶，我倒替你找了一个，而且很好，不大不小的，我明日送来给你。”春喜道：“多谢费心，我说白磁的比玻璃的雅致些。”文泽看了书室中陈设，便道：“你又更换了好些？”春喜道：“你看我那幅画是黄鹤山樵的，真不真？”文泽道：“据我看不像真的。”春喜道：“静宜给我的，他说是真的。”文泽笑道：“若是真的，他也不肯给你，知你不是个赏鉴家。”春喜笑道：“好就是了，何必论真假。”文泽见春喜两间书室倒很幽雅。前面一个见方院子，种些花草，摆些盆景，支了一个小卷篷。后面一带北窗墙子内，种四五棵芭蕉，叶上两面皆写满了字，有真有行，大小不一，问春喜道：“这是你写的么？悬空着倒也难写。”春喜道：“我想‘书成蕉叶文犹

绿’之句，自然这蕉叶可以写字。我若折了下来，那有这许多蕉叶呢？我写了这一面，又写那一面。写满了，又擦去了再写。横竖他也闲着，长这些大叶子，不是给我学字的么？我若写在纸上，教人看了笑话。这个蕉叶便又好些。我还画些草虫在上面，我给你瞧瞧，不知像不像。”便拉了文泽走到后面，把一张小蕉叶攀下来，给文泽看，是画些蜻蜓、螳螂、促织、蜘蛛各样的草虫。文泽笑道：“这倒亏你，很有点意思，只怕你学出来，比瑶卿还要好些。”春喜道：“瑶卿近来我有些恨他。他的画自然比我好，但他学了两三年，我是今年才学的。春间请教教他，不是笑我，就是薄我，问他的法子，他又不肯说。近来我也不给他看了，他倒常来要我的看。我总要画好了才给他看呢。我问静宜要了许多稿子，静宜说我照着他画，倒不要看那芥子园的画谱。”又笑嘻嘻的对着文泽道：“我与你画把扇子。”文泽道：“此时我不要，等你学好了再画。”春喜道：“你们势利，怎见得我此时就画得不好？你若有好团扇，我就加意画了。”说罢就跑了进去，拿了一柄团扇出来，画着一枝杨柳，有一个螳螂捕蝉。那一翅张开，一翅在螳螂身下压住，很像嘶出那急声来。那螳螂两臂扎住了蝉项，口会咬他，两眼鼓起，头上两须一横一竖，像动的一样。文泽看了，大赞道：“这是你画的么？”春喜点点头。文泽道：“我不信。”春喜道：“你不信，我当面画给你看。”文泽道：“你将这把扇子给我罢。”春喜道：“这扇子我自要留的。”文泽道：“我不管你留不留，我只要这把，你落了款罢。”春喜只得落了款，送与文泽。文泽道：“看你这画，已经比瑶卿好了，字也写得好。”春喜道：“瑶卿原只会画兰竹与几笔花卉，山水尚是乱画的，草虫他更不会。此时说我比他好，我也不安，将来或者赶得上他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仲清、王恂同着琪官、桂保进来。文泽见了大喜，问道：“怎么今日不约而同，都到这里来？”仲清道：“庸庵要到蕊香那里去，却遇见玉艳，想同到新开的庄子里去坐坐。见你的车在门口，所以进来。”文泽道：“莫非就是那唐和尚开的安吉堂么？闻得那地方倒好，他又将寺里的几间房子也通了过去，我们就去。”春喜道：“怪热的天，在这里不好吗？”桂保道：“那里也好，内中有几间屋子，摆满了花卉，大天篷凉爽得很。倒是那里好。”即催了春喜，换了衣裳，都上车，到了安吉堂对门车厂里，卸了车。文泽等走进，掌柜的忙出柜迎接，即引到后面一个密室，却是三间，隔去一间，并预备了床帐枕席。外面摆了两个座儿，一圆一方，都是金漆的桌凳。上面是铺炕，挂了四幅屏画，是画些螃蟹，倒还画得像样。上头挂一块桃红绸子的贺额，写着“九重春色”四字，上款是“归云禅师长兄、瑞林亲台长兄开张之喜”，下款也是两个人名字。一幅朱笺对联，写的金字是：

磨墨再烦高力士，

当垆重访卓文君。

众人看了大笑，仲清道：“怪不得这里热，被这些联额字画，看得出汗。”再看两边墙上两个大横披，一个姓马的写的字，其恶俗已到不堪，那一幅画甚离奇，是画的张生游寺。文泽等又笑了一阵。掌柜的进来张罗了一会，亲手倒了几杯茶出去，遂换走堂的进来点菜。王恂道：“这里的生炒翅子、烧鸭子是出名的，就要这两样。”各人又分要了好些，皆是凉菜多，热菜少。走堂的先摆上酒杯、小菜，果碟倒也精致。送上陈绍、木瓜、百花、惠泉四壶酒来，放下一搭纸片。那边桌上点了一盘小盘香，中间一个冰桶，拿了些西瓜、鲜核桃、杏仁、大桃儿、葡萄、雪藕之类，

浸在冰里。首坐仲清，次文泽，次王恂，琪官、春喜、桂保相间而坐。来了几样菜，各人随意小酌闲谈。

文泽问起子玉，还是前月初七日送行时见他。仲清道：“庾香已后大约未必肯出门的了，我们去看过他几次，他又病了几天，俨然去年夏天的模样。他这个元神，此时正跟着玉依在长江里守风，只怕要送他到了南昌，才肯回来呢。”琪官听了，眉蹙起来，神情之间，颇有感慨，说道：“初六那一日，我请他们叙了半日，虽然彼此啼哭，却也还劝得住。不料至皇华亭，彼此变成这形象，我此时想起，还替他们伤心。”王恂道：“那天幸是没有生人在那里，若有生人见了他们这个光景，岂不好笑？玉依倒还遮饰得过，有他们一班人送他，自然离别之间，倒应如此的。就是庾香遮饰不来，直着眼睛，拉他上车，还挣着不动，又有那一哭，到底为着什么事来？幸亏度香催道翁走了，不然，他见了也要猜疑。”文泽道：“可不是？庾香与湘帆比起来，正是苦乐不同。湘帆非但与媚香朝夕相亲，如今又对了阔亲，偏偏又是个姓苏的，而且才貌双全。你道湘帆的运气好不好？我看咱们这一班朋友，就是他一个得意。”仲清道：“自然。”王恂道：“竹君近来倒没有从前的意兴，这是何故？”仲清道：“竹君么，他因不得鼎甲，因此挫了锐气。如今看他倒有避热就凉之意，是以住在怡园，不与那些新同年往来。”文泽道：“今年你们若考中了宏词科，也就好了。倒要劝劝庾香，保养身子要紧。”仲清、王恂点头。

桂保对王恂道：“从前我在怡园，行那一个字化作三个字的令，你一个也没有想得出来。我如今又想了一个拆字法，分作四柱，叫做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四项。譬如这个酒字，”一面说，一面在桌子上写道：“旧管一个酉字，新收一个三点水，便

成了一个酒字。开除了酉字中间的一字，实在是个洒字。都是这样。你们说来，说得不好，说不出的，罚酒一杯。”春喜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也不至于罚的。我就从天字说起，旧管是个天字，新收一个竹字，便合成了笑字。开除了人字，实在是个竺字。”众人赞道：“好。”琪官道：“我也有一个，旧管是个金字，新收一个则字。”说到此，便写了一个铡字：“开除了一个贝字，实在是个钊字。”桂保道：“金字加个则，是个什么字？”琪官道：“有这个字，我却一时说不出来。”春喜道：“这字好像是铡草的铡。”琪官道：“正是。”桂保道：“以后不兴说这种冷字。若要说这种冷字，字典上翻一翻，就说不尽。且教人认不真，有甚趣味？”琪官被驳得在理，也不言语。仲清道：“倒也有趣，我们也说几个。我说旧管是个射字，新收一个木字，是榭字。开除了身字，实在是村字。”桂保道：“好，说得剪裁。”文泽道：“旧管是个圭字，新收一个木字，是桂字。开除了土字，实在是杜字。”王恂道：“旧管是个寺字，新收一个言字，是诗字。开除了土字，实在是讨字。”桂保道：“这个比从前的田字讲得好了。我说旧管是个一字，新收一个史字，是吏字。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文字。”琪官道：“我的旧管是串字，新收了心字，是患字。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忠字。”春喜道：“我旧管是昌字，新收门字，是个闾字。开除了日字，实在是间字。”仲清道：“我旧管是贱字，新收三点水，是溅字。开除了贝字，实在是浅字。”文泽道：“我旧管是波字，新收一个女字，是婆字。开除了波字，实在是女字。”春喜道：“怎么说？闹错了。旧管是波字，怎么开除也是波字？新收是女字，怎么实在又是女字？内中少了运化。”桂保道：“这要罚的。”文泽笑道：“我说错了，我是想得好好儿的。”便说道：“开除是

皮字，不是波字。”琪官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字，一个婆字少了皮字？”春喜道：“要把那三点水揪下来，把女字抬上去，不是个汝字？”文泽笑道：“正是汝字。”桂保道：“太不自然，要罚一杯。”文泽笑道：“不与你们来了。”饮了一杯。王恂道：“旧管是眇字，新收三点水，是渺字。开除了目字，实在是沙字。”桂保道：“旧管是土字，新收了口字，是吉字。开除了一字，实在是个古字。”文泽道：“这张口可惜生下了些，凑不拢，也要抬上些才好。”众人皆笑。桂保道：“这个批评未免吹毛求疵。就算略差些，也用不着抬女字的那么使劲。”众皆大笑。琪官道：“旧管是胡字，新收三点水，是湖字。开除了沽字，实在是月字。”春喜道：“旧管是邑字，新收个才字，是挹字。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把字。”文泽道：“这个令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不说了，还说别样罢。”

饮了几杯酒，只听得隔壁唱起来，众人听是唱的《南浦》道：“无限别离情，两月夫妻，一旦孤另。”桂保谓春喜道：“小梅你近来很讲究唱法，南曲逢入声字，应断，还是可以不断呢？”春喜道：“若说入声，是应断的。”桂保道：“自应唱断。你听方才唱的，却与我们唱的一样，笛上工尺妻字，是五六工尺工，一字，笛上工尺是六五。你听两月夫妻一旦孤另，这‘一’字怎么断呢？”春喜道：“这是要把板眼改正了，就断了。如今唱的工尺妻字的五字自中眼起，六字的腰板，工字的头眼，尺字的中眼，工字的末眼，一字上的工尺是六字的头板、头眼、中眼，五字的末眼。如此唱法，一字怎么能断？然一字不断，究竟不合南曲入声的规矩。你要这一字断，却也不难，只要将妻字上的工尺五字拖长，六字改为中眼，工字改为一字的头板，尺字改为一字的头眼，六字改为中眼，五字改为末眼，音节截断，便合南曲入声唱法。”一

手拍着桌子道：“你听，两月夫妻，一旦孤另。”桂保道：“你真讲得不错。”又道：“你知道唱南曲，有用一凡工尺的没有？”春喜道：“南曲是没有什么一凡的，是人人尽知。惟有一处，我问过你令兄，他是个刺杀旦。我问他南曲笛子上有一凡没有，他也说没有。我说你做《刺梁》那一出，是南北合套，梁冀所唱之曲皆系南曲，到看报时唱的‘酒困潦倒’这‘潦倒’上的工尺，就吹出一凡。因为邬飞霞接唱北曲，不能不出调，所以非一凡不可。你说南曲用一凡，就只有此一处，并无第二处。”桂保点点头道：“我也听得我哥哥与人讲，大约还是你对他说的。”春喜道：“若说不讲究唱也罢了，既要讲究，唱错的还不少呢。譬如那《小宴》一出，南北合套音节最好。若以人之神情摹想当日光景，至《惊变》处，唱到‘恁道是失机的哥舒翰’，非用五六五出调高唱不可。既惊变矣，则仓皇失措之神自在言外。且下文还有社稷摧残等语，慢腾腾低唱是何神理？”琪官道：“这也论得极是。我想那些口白，也都有不妥当处，一气说完，后来唱出，全无头绪，若断章摘句起来，几至不通。”春喜道：“可不是么。譬如《阳告》一出，出场时一口说尽，所以后头唱的曲文，与口白文气不接。如今班中唱的个个是如此。要依我，就改他口白。”桂保道：“怎样改呢？”春喜道：“你记第一段的口白是：‘望大王爷早赐报应’，与《滚绣球》一只‘他因功名阻归’，文气不接。第二段口白‘在神前焚香设誓’与《叨叨令》一只‘那天知地知’，文气又不对。第三段口白‘勾去那厮魂灵与奴对证’，与《脱布衫》一只‘他好生忘筌得鱼’，文气又不接。依我要把第一段口白‘奴家敦桂英，因王魁负义再娶，要到海神庙把昔日焚香设誓情由哭诉一番，求个报应。来此已是，不免径入。’把这一段说完进庙，

再向大王爷案前哭诉，之后也只说‘奴家敦桂英，与济宁王魁结为夫妻，谁想他负义又娶。妈妈逼奴改嫁，奴家不从，致遭殴辱，忿恨难伸，故到殿前把已往从前之事诉告一番，求大王爷早赐报应。当时那王魁呵’，再唱那《滚绣球》一只，文气便接。唱完之后，再说‘定盟之时，神前设誓，誓同生死，若负此心，永堕地狱。呵哟，是这么的噻。’这才是‘神前设誓，天知地知呢’。这只唱完，说道‘不是奴家心肠忒狠，他到京中了状元，另娶韩丞相之女为妻，一旦把奴休了，是令人气愤不过噻。’把他头一段口白分作三段，这就通身文气都接了。”仲清、文泽、王恂道：“这都改得好，但如今讲究唱昆腔的也不少，怎么就不晓得这些毛病呢？”春喜道：“唱清曲的人，原不用口白，他来改正他做什么？唱戏曲的课师，教曲时总是先教曲文，后将口白接写一篇，挤在一处，没有分开段落，所以沿袭下来，总是这样。”

众人正在谈得高兴，只听那间房后面角门一响，房内脚步声，有人走出来。众人留心看时，帘子一掀，钻出个光头来，穿件黄绉丝短僧衣，蓝绸裤子，散着裤脚，趿着青线网凉鞋，摇着鹅毛扇子。见了众人，满面堆下笑来，抢步上前，和着双手，半揖半叩的见文泽等三人，又与桂保等三人拉了拉手，原来是唐和尚。文泽让他坐了，唐和尚鞠躬如也，坐在炕沿上。走堂的倒了一钟茶给他，唐和尚道：“这茶不好，你另沏壶雨前，放些珠兰在里面。少爷们在此，好好的伺候。”走堂的笑嘻嘻的答应了。唐和尚道：“今日少爷们这么高兴，到小庄来。”王恂道：“我们过来过多回了。”和尚笑道：“少爷说谎，今日尚是头一次。少爷们若到来，我没有不晓得的。如果酒多了，还可以里面坐坐。”文泽道：“那倒不消，我们闻了那气味就要醉的。”唐和尚道：“如今

田老爷是贵人了，他搬出后，我也没有见着他。好容易一年之内，中举、中进士、中状元，这是天上文曲星，人间岂常有的？不是我说，也幸遇见了那位苏相公，倒被他管好了。未见那苏相公以前，田老爷又不是如今的魏大爷一样？天天锁着房门，在戏园子里过日子。那位高老爷更有趣，我是不敢见他的。远远的见着他，就躲起来，不然就是贼秀长，贼秀短，嬉皮笑脸的，没有顽笑不开口。有一回顽得我苦。我们寺里做法事，他不晓得那里去买了一个角先生，塞在我袖兜里。后来有些客来，在房里闲坐，我热了脱衣，一翻袖子，落了下来，惹得那些人大笑，说我买去送尼姑的。他还将白粉在那先生脑袋上写了四个字，是‘归云小像’。臊得我要死。停一停我见了他，他忍不住笑，我才知道是他算计我。我说：‘高老爷，你这么刻薄，我天天拜佛，保佑你多下一场。’去年果然应了我的口，没有中。不然，他今年榜眼没有，探花是一定有的。”仲清等大笑。

唐和尚道：“我听得说，这位苏相公如今也出了班子，田老太太认他为义子，宅里都称他为二老爷，是真的么？”文泽道：“没有的话。苏相公也没有住在那里，他们下人称呼他为苏大爷是真的。”唐和尚道：“这苏相公本来好，斯斯文文，和和和气，见了我们也是待得一样，必恭必敬，不当我们是个和尚，少了头发看待。不像那个什么琴相公，在华府里的，见了人板着脸，一点笑容也没有。”王恂道：“方才里头吹唱的是谁？”唐和尚道：“那就是魏大爷。”文泽道：“那个魏大爷？”仲清道：“魏聘才在这里作寓。”唐和尚道：“魏大爷，想少爷们都认识的。”王恂道：“认识之至。”唐和尚道：“这个人真好，真是个满场飞。近来他也要出京了。方才是杨八爷、张、顾二位师老爷在那里，大家高

兴，唱了几只曲子。”仲清道：“他出京怎么？”和尚道：“他捐了个从九品，如今是分发湖北去了，这也是他运气好。正月里被贼一偷，偷去衣服、银钱等物，共有千金，也就把他的家私去了一半。后来他又包了那个玉天仙，每月一百五十吊钱，四五个月也支持不来，渐渐的当卖东西起来。我常常劝他道：‘婊子无情，兔子无义，你的钱也干了，他的情也断了。’谁知这玉天仙竟不给人料着，他与魏大爷十分相得，竟拆散不开，倒拿出他的积蓄来，与他捐了分发，说定了嫁他，到出京时同走。这魏大爷以后非但不要花钱，倒还可以使他的钱。谁料婊子之中，也有这等有情有义的人，不是奇事吗？最可笑是那潘三，他因欠玉天仙的嫖钱不能还，他就引他的表侄去逛，留他表侄住下，他就偷跑了。他表侄住了两夜才明白，即至要走，那些捞毛的要钱，又不叫他走。他表侄没法，只得同那婊子坐了车回家，当了两票当，才打发了婊子。他表侄忙至潘老三家内告知，家中大闹了一场。潘老三没法，只得将手腕上的肉，自己咬下了两块。人都说他为嫖割股，你们说这个自行伤可笑不可笑？”于是大家大笑，道：“那潘三本不是个东西。”文泽道：“我知道你与奚十一相好。”唐和尚道：“这奚大老爷闹得很，今年生了毒疮，几乎性命不保，还是我医好他的。如今他也要到班了，七月内有缺就是他的。我想人生聚散是一定的。去年有位富三老爷，是魏大爷相好，魏大爷托我照应，才选了湖北。有个贵大爷，是富三爷的相好，他们是朝夕不离的，也得了湖北的同知。如今魏大爷又要到湖北去了，他们这三位相好，仍旧聚在一处，岂不是缘分么？譬如你们三位，也是天天相见的，在京做官是一样，将来如果都放了外任，一个做抚台，一个做藩台，一个做臬台，仍旧的聚在一个城内，岂不有趣？”

说罢大笑，恭惟得文泽等甚是欢喜。

那三个相公看着唐和尚胁肩谄笑，好不难看。仲清道：“连日未见瑶卿。”琪官道：“瑶卿近日从着吉甫学琴呢，竟是足不出户。吉甫也真好静，他当日教过梅卿弹琴，自梅卿死后，他的《梅花三弄》是再不弹的了。你说这也算深于情了。”仲清道：“吉甫的人本沉静高雅，于这些文玩上无不精通。”大家谈论，日已西沉，文泽等也要散了，王恂叫走堂的报帐，文泽又抢作东，两人争执，谦让一回。唐和尚对着走堂的把嘴扭了一扭，走堂的出去交代了柜上，进来说道：“这帐两位少爷不用争会，唐大爷已会过了。”文泽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王恂道：“断无此理。”唐和尚笑道：“些须敬意，三位少爷肯赏脸，常来坐坐就沾光多了。况和尚没有折本的买卖，明日就拿着缘簿到宅里来，少爷只要多写一笔就是。”说了又大笑，拿着扇子在他们三人身上扇了几扇。仲清等倒不好再说，只得谢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们竟吃到十一方了。”说着，大家又笑了一阵，带了三旦出来。唐和尚与掌柜的送出大门，看上了车，方才进去。

却说魏聘材与玉天仙相好，倒得了他的嫖钱，捐了分发，掣着湖北，好不有兴。已另租了几间房子，从寺里搬出来，与玉天仙同居。这两日置备些出京物件，已买了一个丫头，雇了一个老婆子，玉天仙做起奶奶来。这玉天仙本是扬州瘦马，到京来颇有声名。但年纪已二十七岁，比聘才大了两年。相貌极为标致，看着还像二十来岁人，更兼弹唱皆精，与聘才甚为合意，故成了夫妻。聘才想起去年元茂所借之当还没有归还，便到孙宅去找他，谁知元茂同了他两个舅子下通州赴考去了，只好认了晦气。到出京那几日，一起一起的饯行，潘其观、奚十一、张仲雨、冯子佩、

杨梅窗、张笑梅、顾月卿、唐和尚等轮流作饯，唐和尚的庄子好不热闹，聘才又辞了几天行。

白菊花未从良时与玉天仙同在一局，且甚相好，结为异姓姊妹，玉天仙长菊花两岁。菊花与奚十一讲了，要请玉天仙过来饯行，奚十一岂有不肯之理？即请了玉天仙到家。菊花出外迎接。到了里面见了礼，坐下各谈契阔。玉天仙道：“我见四妹从了良，又遇见这位多情的老爷，我便心上羡慕。不料我的运气不好，去年吃了一场官司。我看这个魏大爷倒很有情，为我吃了这些苦，还是待我一样，而且比前更好，我所以定了主意嫁了他。又见他手头不宽，在京里费用大，候选无期，遂把历年积下的东西与他捐了分发。虽是磕头虫，到底也算个老爷，比咱们接客时总强了。”菊花道：“自然。姐夫虽然是个小官，姐姐到底是位太太。你妹夫虽是个大老爷，妹子终是个偏房。衙门虽比你家大些，这名分是不及你。而且他家里还有好几房人在家，将来知道怎样？那里及得姐姐一马一鞍的安稳。况且姐夫又年轻，又俊俏，人又能干，那里选得出这种人呢。”玉天仙道：“你见过你姐夫么？”菊花道：“姐夫也常来找我们老爷，所以我也看见过他几次，人才是没有说的。”玉天仙面有喜色，笑道：“只要裙里香，管他十二房。妹妹这么个人，妹夫岂有不一心一意的。你看那杨八妹夫也是个从九，再没有选期，尽仗着看风水，能赚多少人？他家里也利害，如今与六妹妹也远了，那六妹妹也真教他赚苦了，那个人才没良心呢。听说他上了回江南，也不知是谁赚他，叫他给门户中带了一封信。他到江南就坐着轿子，穿着衣帽，拿着眷晚生的帖去拜。到了门，投了帖，还是轿夫说：‘老爷，这是个忘八家。’他才没有进去。你说怯不怯？”听得菊花也欢喜了。二人又笑了

一会，就叫了个女先儿来，唱了半天，又叫个耍猴儿的来顽了一回。

玉天仙吃了饭，谢了菊花要回，菊花送出来。到了二门，两人还是依依的拉着手，站住说话。姬亮轩在书房里听得清清楚楚，便剝破窗纸，闭着一眼，睁着一眼，从窗隙里望将出去。先见一个老婆子拿了衣包，又一个小丫头拿了一根长烟袋、一把团扇。只见玉天仙一身华服，满头珠翠，很像个奶奶模样。不大不小，一个容长脸儿，容光滑洁，体态风骚，裙下金莲约有四寸，甚是伶俐，比菊花身材略高了些。菊花穿件蛋青纱衫，内衬桃红衫，下是月白纱裤，穿着厚底堆绒蝴蝶鞋。两鬓堆鸦，高鬟滴翠，脸上微带几点俏麻，美目含情，春容满面。把姬亮轩看得筋酥骨软，口内流涎。谁料这个窗纸还是旧年糊的，风吹日晒，也脆极了。亮轩只顾偷看，把个额角靠在纸上，拍的一响，裂破了一块。玉天仙回头见窗内有人偷看他们，玉天仙也就走了出去。菊花送出二门，看上了车，转身回来，抬头望见亮轩的窗纸破处，他尚在里面偷看。欲要笑时，已勉强忍住，低着头进去了。

聘才出京之日，唐和尚直送到十里长亭，洒泪而别。聘才回家接了父母，同往湖北，后来书中就没有他的事了。要叙李元茂、孙嗣徽在通州小考，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，且俟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

话说聘才出京之时，曾问元茂要帐，适值元茂赴通州去了。元茂与孙氏昆仲都冒了顺天籍贯，府县考过了，到通州院考，租了寓，进了场。元茂遇见了旧日窗稿，是先生改好的，便直笔而抄之。这孙嗣徽如何会做文章？遇见了一个同窗朋友，是个廪生，托其代请枪手。那人与他请了一个人，讲定了八十两银子，写了契约。在场内与孙嗣徽枪了两文一诗。这个嗣元自己又不能作文，又没有雇着枪手，不得已在卷子上一阵乱写，不知写了一篇什么东西。发案之日，嗣徽、元茂竟进了。覆了试，元茂也还勉强得来，嗣徽仍是请人代做。到发落之日，忽然挂了一块牌出来，上写道：

查看宛平县童生孙嗣元文卷，字体草率，一字两格，方言俗语，杂字一篇，无两字可连，无一句可讲，是否系染狂疾，抑或是其本真，殊为可怪。仰通州知州协同宛平县教谕，严为究问，以正功令，毋得混蒙徇纵。速，速！

元茂、嗣徽看了，也不知嗣元卷子上写了什么，嗣徽倒暗暗喜欢，与元茂进去叩见宗师。宗师见了元茂，倒也没有讲话。孙嗣徽穿了蓝衫皂靴，把那个红糟脸擦得光亮，大摇大摆，踱上前去。宗师见了，觉得他与诸人不同，甚是可笑。见他名字与孙嗣元像是弟兄，便问道：“有个孙嗣元是你兄弟么？”嗣徽道：“是

门生舍弟。”文宗笑道：“你兄弟有什么毛病么？”嗣徽随口答应道：“舍弟有个截巴的毛病，说话愈急愈说不出，此其一。左眼皮高吊起，时时要流眼泪，此其二。若到门生说话，他即要驳起来，此其三。”文宗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诸生也要笑时，只得忍住。嗣徽得意洋洋的，把肩摆了一摆，自己看看脚上的皂靴。文宗正色问道：“你那兄弟的卷子，写的并不是文章，是写几百个杂字，没有半句可讲，没有两字可连，是何缘故？这样不通人，怎样应过府县考？或是近日得了疾病，所以如此呢，或是本来就是这样？”嗣徽笑道：“若说舍弟有生之初，就有时而昏；有生之后，就无时而明。其府县考之得以有名者，乃门生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，此舍弟之乐有贤父兄也。”诸生忍不住大笑。文宗把案一拍道：“胡说，你就是个疯子，快下去罢！”嗣徽失惊，打了一恭，摇摆出来，诸生掩口胡卢，一齐告退了。

嗣徽上了马，元茂坐了车，一同回寓，嗣元被州官叫了去了。却又得了个喜信，亮功放了安徽凤阳府。嗣徽心中大喜，就想回家，等着下科再花些银子，找人枪一枪，就可以拔贡了，无奈为嗣元的文卷尚未问明，只得再待两天。元茂得了个秀才，也就心满意足，如今又娶了亲，心中一无牵挂。却喜丈人与他父亲同在一省，便可同了媳妇回去，在任乐几年。也为嗣元之事未了，只好同着嗣徽守候。

那日饭后，元茂闷坐无聊，太阳也将落了，独自逛出城来，到了运河边。只见粮船如云，还有些官船，大旗招展，好不热闹。那粮船舱里，也有些妇女们，就望不清楚。把眼镜擦了一擦戴上，沿着河堤慢慢的走去，只管东张西望。见那些卖西瓜的与卖桃儿的，还有卖牛肉的，卖小菜、豆腐的，挤来挤去，地下还有些测

字摊子。还有那些缝穷婆，面前放下个筐子，坐在小凳上与人缝补。元茂望着一个缝穷的，堆着一头黑发，一个大髻子歪在半边，插一枝纸花。虽然紫糖色脸，望去像二十几岁的人，倒也少艾。两眼只顾瞅着，慢腾腾走近去，不防一条缆子一绊，栽了一交，直跌到那个缝穷婆身上。那个缝穷婆正伸直两条腿，交跷着七寸长的花鞋，鞋口上捆了鲜红的带子。见元茂跌来，吃了一惊，恐他跌到身上，急起身躲时，腿未站起，元茂已倒了过来，刚刚压着了。船上岸上的人见了，齐拍手笑起来。这一笑，把个李元茂臊得满脸紫涨，把脚一伸，可的踹在烂泥里，没了力，左手撑着地，右手按着缝穷婆的腿，使劲一支，遂支了起来，沾了一袜子泥，偏偏衫子被篙子扎破了一块。元茂满面无光，怔了一回。

只见那缝穷婆抖着布衫，连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走道儿会栽到人身上来！”元茂只得自认不是。那缝穷的尚要发作几句，见元茂一身绸绢，像个旗丁模样，又见他一袜子泥，衫子也扎破了，倒想揽这个买卖，便道：“你的衣裳破了，你脱下来我与你缝缝罢。”元茂见他好言好语，便看自己样子也难回去，便把长衫脱将下来，蹲在一边看他缝补。又看那缝穷的颇有几分姿媚，容长脸，小嘴，长眼睛，直鼻子，手也不甚粗，约二十四五年纪。一件旧蓝布衫，倒还干净，跷起了一双新布花鞋。元茂看得有些动心，那缝穷的手里缝衣，飘转眼来问元茂道：“你在那一帮？”元茂不懂，眯齐了眼问他。那缝穷的又瞟了他一眼道：“我问你是那一帮粮船上的，不是杭州帮吗？”元茂道：“我不是粮船上的。”缝穷的道：“你现在那里住？”元茂道：“一进城门就是。我身边没有带着钱，怎么好？你同到寓里去取罢。”缝穷的点点头。

缝完了，元茂穿上，缝穷的提了篮子，跟了元茂进城。元茂

问他的住处，缝穷的道：“我也在城里。”元茂又问他的丈夫，缝穷的道：“我们当家的撑小驳船，如今在杨柳青呢。”元茂说一句，望一望，两人并着走，见他胸前高高的两个乳，元茂鼻子望空嗅嗅，觉有些汗香，心上有几分爱他，却又不敢问他。同进了寓，只见嗣徽的房门也锁着，不见一个人，缝穷的便跟了进来，看他开了房门，便靠在房门上，望着房里。元茂在炕上找了个青缎小搭连，坐在房门口凳上，一五一十的数了四十大钱，递与缝穷的。缝穷的接了，笑道：“这钱太少，请高升些。”一手将钱望篮子里放了，笑嘻嘻的一脚跨进了房门，一手来抢了元茂的搭连，元茂不放手，他是一脚在内，一脚在外，元茂将手一拽，那缝穷的随着手即扑倒在元茂怀里，笑个不住。那元茂岂是个坐怀不乱的，便登时动了色，如今娶了亲已是老在行，比不得从前了，便把两腿夹住了他下身，将他抱起来。那缝穷的一面笑，一面还不放那个塔连，笑得头发都要散了。元茂道：“你要钱容易，我给你，你要多少？”缝穷的道：“单是缝补的钱么？”元茂道：“那手工钱，我再加你二十大钱。我们讲个交情，你要多少钱？”缝穷的道：“讲交情，别人是二百六十六，我没有这个价儿，我总要四百钱。”元茂道：“我就给你四百钱。”对着他把嘴望炕上一扭，缝穷的道：“待我提了篮子进来。”元茂恐怕人来，关了门闩了，二人就在炕上云雨起来。

恰好嗣徽回来，望望元茂的房门没有锁，把手一推，却是门着，知道元茂在内，便叫了一声：“开门，青天白日关了门做什么？”元茂听了，吃了一惊，伏着不动。嗣徽又推了一推，元茂只得应道：“我肚子疼，要躺一会起来，不要来推门吵闹人。”嗣徽倒也不疑心，一移步间，踢着一样东西，一看是妇人戴的一朵

纸花，拾起来闻一闻，有一点油气，心上想道：“那里来这东西在他房门口？他又不肯开门，莫非他倒接个媳妇在里面受用么？”此时天未全黑，屋里尚有些亮。嗣徽到窗下一望，却是冷布窗心，元茂忘下了卷窗。嗣徽望到炕上，见一个妇人仰卧着，元茂正在那里高兴，淫声甚炽。听得那妇人低低说道：“起来里，四百钱要怎样？已经值八百钱了。”元茂尚是老皮老脸的，被那媳妇一推，推出了笋。坐了起来，就在那元宝篮里拿块破布，抹了一抹，捺好了裤。元茂也穿了小衣，取出四百钱递与那媳妇，那媳妇收了，塞在篮里，又道：“那缝补的钱呢？”李元茂又找那小搭连摸钱，那媳妇一手抢去，连搭连往篮里一摔，把肘抄着篮子，开门出来。

嗣徽看清，想撞破他，恐元茂脸上下不来。且看缝穷的生得少艾，便想要半路截留，便先到门口等他。那缝穷婆出来，嗣徽拦住了门，问道：“你方才在里头做什么？”那缝穷婆笑嘻嘻的扭着头，看嗣徽穿着芙蓉布汗衫，脚下是皂靴，知道是位老爷，说道：“方才有位爷们，叫我缝补小衣。”孙嗣徽道：“我在窗子外望得清清楚楚，他给了你四百线。明日我也要缝小衣，你务必来。”那缝穷的听了，袅头袅脑的答应了，又道：“什么时候来呢？”嗣徽道：“吃了早饭就来，我在这门口等你。如我不在门口，你就在门口等我。”缝穷的连连答应，将嗣徽打量了一番，把手摸一摸头髻，提着篮子出去了。嗣徽进来也不说破，与元茂谈了一会，各自睡了。

明日早饭后，嗣徽到门口望了几次，尚不见来。心里一想，有些下人在面前，不便行事，把几个家人尽行打发出门，叫他去探听嗣元消息与到远处去买物去了。知元茂是要睡中觉的，到他

房门口望了一望，见元茂在炕上躺着，闭了眼，当他睡着了。急到门口来，见那缝穷婆已坐在门槛上。今日打扮得不同，梳得光光的元宝头，绞光了鬓脚，插了一枝花，穿一件蓝夏布衫子，手中带上烧料镯子、铜戒指，回头见了嗣徽，便笑嘻嘻的提了篮子，走了进来。嗣徽见他比昨日娇俏多了，心中大喜，进了二门，便一手搭在他肩上，一直推进了房，把房门闩上，下了卷窗。这房嗣徽弟兄两人同住，此时嗣元未回，真是难得。嗣徽低低的说道：“天气热，脱了衣服罢。”缝穷的点点头，便将衫子脱了。他脸上是被太阳晒黑的，身上倒还白净，凸出两个灰色奶头，嗣徽摸了两把。又叫他脱去小衣，缝穷的抿着嘴笑，不肯脱，嗣徽便解了他的带子，替他脱了。请教到妙处，倒也光肥可玩，就是颜色不甚好看，像是个连鬓胡子。嗣徽也脱光，缝穷婆一眼望去，其物甚伟，比起昨日那位，真是小巫见了大巫，二人就在躺椅上顽起来。

且说那元茂并未睡着，嗣徽与他对面房，有人进来，岂有听不见的？况那缝穷婆今日穿了木底鞋，鞋内又衬了高底，七寸长的花鞋，今日变了五寸。虽轻轻的走，总有咕咯之声。嗣徽当元茂睡着了，也不防他，把全副的精神施出来，那张躺椅响得好不热闹。元茂轻轻的走到嗣徽房门口，侧着耳朵听去，那响声在躺椅上，咕咕嘎嘎之中，又夹杂些“唧唧”之声，像狗舔米泔水一样。元茂大疑。又到窗下望望，见卷窗放下，心里想道：“先前很像个女人脚步走进房去，这响声宛与昨日相似。”又因眼光不济，窗缝里也望不清楚，复到房门口，轻轻的将门推一推，知是闩着，便再听。觉得轻重疾徐，声声中窅，而泥粘水滑之声，令人心荡，分明是这件事了。又听得低低的问道：“好不好？”那边

应道：“好。”又听得道：“这一下是一百数了。”又听得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的数起，一直听数到八十八，忽然的“跔蹋”一声，倒把元茂吃了一惊。又听得一声“哎哟！要跌要跌！”两个“嗤嗤”的笑声，便停了数，像椅子坏了，便有两个脚步响到炕边。元茂再听，是扇扇子的声。扇了一会，又响起来，似觉稀微了些。又约有一百多数，忽听得“哎哟哟”的几声，又听得发喘声，又听得咂嘴咂舌之声，又听得两下笑声，又听得两下轻轻的打着顽，像打在屁股上的声。又听嗣徽低低道：“乐哉，乐哉！其乐只且，其乐只且！”念了两声。元茂听得要笑，把手掩紧了口，听得那人说道：“长久了，放我起来罢，我要去了。”停了一停，听得擦纸声，听得擦汗声。静了一会，听得数钱声，听得串钱声。元茂已听了多时，听得一身发涨，底下已冒了些出来。听得那人说道：“这是给我的么？啧啧！啧啧！好出手，也叫是位老爷，我没有这个价钱。”听得嗣徽说道：“我是照你昨日的价钱，没有少给你。他那里不是四百钱？”元茂听了，方知是昨日的缝穷婆，心里诧异道：“他怎么在他房里？定是来找我的，被这强盗打劫了去，可恨！可恨！”又听得缝穷婆道：“快快的高升，不要耽搁我。”嗣徽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，一样的人，我就要加钱？”缝穷婆道：“一样的人！他是平等人，你是个老爷。况且昨日连衣也没有脱，今日有两三倍工夫，好意思拿出四百钱，也失你老爷的身分。”两人争论，声音高了好些，嗣徽又加了一百钱，缝穷的道：“不是这么加的。告诉你，今天是要两吊钱。”嗣徽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两吊钱我要顽你五回。”那缝穷的道：“你这一回就抵人五回。我们陪着过夜，总要四吊钱。今天浑身脱得精光，给你顽了两个时辰，两吊钱还多吗？不要耽搁人，快添来。”嗣徽又加了一百钱，缝

穷的只是不依，要定了两吊，说话越说越高起来。嗣徽恐人听见，只得又加了些钱，共加了五回，才加成了一吊钱，缝穷的方收了。听得嗣徽笑道：“我倒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老爷？难道昨日那人不是位老爷么？”缝穷婆道：“他不是老爷。”嗣徽暗喜，想道：“他必看出我龟头上那个黑斑，知是主贵的，待我问他。”又道：“我身上有几样主贵，你若说出来我才服你，若说不出来，不过想讹我一吊钱。”那缝穷婆道：“呸！你的鸡巴主贵，那满面的糟疙瘩，像粮船上带来的糟枇杷一样。我讹你的钱？把良心夹在夹支窝里！一上身就三四百抽，你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出来，闹得人丢了好些。这一吊钱还不够做体惜钱呢。你几时见过泥腿上跷着皂靴，还要赚人，说不是老爷，想省钱。你若穿了草鞋，我只要你二百钱。”嗣徽被他一顿恼辱，方知穿了皂靴之故，便又捧了他的脸，亲了几个嘴。缝穷婆将他脸上咬了一口，嗣徽又问道：“我见你昨日与那人顽，正响得热闹，为什么要推了他起来？今日你又勾紧了我？”缝穷婆笑道：“那人好不在行，又短又笨。腿上一劲都没有，压紧了人，气也透不出来。你听见响，那是小肚子碰着小肚子，你当是里头响吗？滑出滑进的，倒教我痒的难受。”元茂听了，心中好不有气，想候他出来，骂他两句，忽见孙嗣元从外边进来。

孙嗣元因文卷之事，在州里押了一日。今日州官问他，他倒期期艾艾的挺撞了州官，本要打他几板，因他是孙亮功的儿子，留他体面，送到宛平教谕处戒斥。他又将教官得罪了，教官气极，遂将他牵到通州学明伦堂上，叫门斗按在板凳上，结结实实打了二十竹板，打得嗣元杀猪似的叫起来，口又结截，带着南边话“禽娘、禽娘”的乱骂，门斗也恨他，狠狠的打了几下，打得嗣

元两腿紫烂，一步一步擻回来。又恐气血凝滞，不敢坐车，幸遇见了家人，扶了回来。见元茂在房门口侧耳窃听，他也不知就里，吊起那一只眼皮，讲道：“晦、晦、晦他娘的气，你、你、你、你们倒在家快、快乐呢。”元茂正要问他，他到房门口把门一推，见门着，双手乱揉，那薄板门将要破了，元茂摇摇手，嗣元不懂，仍是乱揉。嗣徽听嗣元回来，心内惊慌，定一定神。倒生了个急智，随手拉一件衣裳，撕破了一块，叫他拿出针线来缝，便开了门。嗣元进去，见一个缝穷的鬓发蓬松，面有愧色，坐在凳上缝衣。嗣元一见生了气，心里早已明白，骂道：“那里有这种不要脸的烂、烂、烂货跑进房里来，关了门，做、做、做什么事情，还、还不滚出去！”把他的篮子踢翻。缝穷的虽不敢发作，也有了气，便道：“有人请我来的，我又不是挨上门的。开口就骂人滚，好个不讲理的蛮子。”便理清了零星碎布，提了篮子，到外间来缝。见了元茂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笑。元茂仔细看他，比昨日标致了好些，脚也小了，但心里恨他没有情义，还说他不像老爷，又嫌他笨不在行，尽巴结嗣徽，为他穿了双皂靴，便不理他，瞅着他缝衣。嗣元腿疼，便往躺椅上一躺，不料一边的铁搭已断，一侧滚了下来。嗣徽呵呵大笑道：“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人倒没有滚，自己倒滚了。”嗣元更有了气，爬了起来，一脚踢翻了躺椅，骂道：“我禽你的娘！”往炕上就躺，口中牵藤蔓葛的混骂。嗣徽踱到外间，反拢着手，踱了几步。缝穷婆看了，也不禁笑了一笑。元茂道：“我来听，已听得报了一百下，后又听数到八十八，到炕上去，远了些，还听得似扯风箱的扯了好一会，不知多少数目？”缝穷婆嘻着嘴，把眼乜了他一乜。嗣徽道：“人若一之，我百之。人若十之，我千之。”元茂笑起来。嗣元听

得明白，又在里头狗屎狗卵的骂不清，忽然一伸手，在席子上摸着一块湿漉漉的，沾了一手，连忙望地下一摔，听得“喀”的一声。嗣元恨极了，即将席子扯下地来，叫小使进来，把马褥子铺了，便烂脓烂血的大骂。嗣徽自知理短，不敢回言，只作不闻。那个缝穷的实在也听不得了，便道：“太太今儿真丧气，碰着了这些浑虫，没有开过屎眼。”将衣裳一扔，提了篮子，扭着屁股，唠唠叨叨的骂了出去。嗣徽不敢进房，在外间与元茂说那缝穷婆的好处，一个说皮肤很细腻，一个说汗都是香的。一个说他是个镰刀式，愈弄愈紧，一个说像个烂瓢瓜，动一动就水响起来。一个说一吊钱很值，一个说我还只得四百钱。

少顷，嗣元要找汗衫更换，小使找了一会，找到外间，就是方才缝的那一件。嗣元一看，火上添油，问嗣徽道：“我、我、我这件汗衫只穿了一回，好端端的怎、怎、怎么会破了，要缝起来呢？又怎、怎、怎么破的是小衫呢？这不、不、不是有心撕、撕、撕破的？”嗣徽道：“缙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。”嗣元道：“倒是屎余又该禽兮。满口之乎者也，倒像是个通、通朋友，不过花、花、花了八十两，请人枪、枪、枪了来的，当是你、你的真本事中、中、中的了。臊也臊、臊、臊死人！”嗣徽道：“君子之所异于禽兽者，以其怀刑也。我总没有叫州里押起。”一面拍着手道：“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父母之体，不敢毁伤，辱莫大焉。”嗣元大怒，忍着疼爬起来，拿了支窗子的棍子，走出房，照嗣徽劈头打来。嗣徽躲不及，肩膀上着了一下，连声哎哟道：“了不得，衿兄之臂。”夺住了棍子要打嗣元，元茂连忙解劝分开了，两个还斗嘴斗舌的闹了半天。到五更，大家起来，收拾了，天明上车而回。到了家，亮功见大儿子与女婿进了学，也甚欢喜。又恨

嗣元不通，出了大丑，痛骂了一顿。嗣元回房，又被他媳妇巴氏羞辱了一顿，他的气苦无门可诉，只好在外面逢人便说，他乃兄是代枪进学的，又在他炕上闹了缝穷的，所以大不吉利，害他吃了苦。众人听了这些话，不过一笑而已。

且说李元茂侥幸了这个秀才，也十分得意。见了孙氏，便夸奖他的才学，说嗣徽是代枪的，嗣元不通，以致打了板子。孙氏也觉光彩，到底丈夫算个读书人了。元茂看着孙氏虽然假眉、假发，但五官生得颇好，又高又胖，是个有福之相，比起缝穷婆来，虽没有他风骚，到底比他干净了好些。到了并头夜合之际，已离了二十来天，未免彼此贪爱。况元茂学问也长了许多，孙氏又比不得那缝穷婆尝过那冲烦疲难的滋味，自然当是人生之乐止于如此。元茂将嗣徽与缝穷的光景，并听的声息，细细的描摹与孙氏听。孙氏笑得不休，又说道：“自然你也是这样的。”元茂道：“我没有，我岂肯要这种人。”孙氏半疑半信，又盘诘了一番，元茂只说没有。那元茂真是糊涂人，所说的话一会儿又忘了。一手摸着孙氏那个东西，觉得饱满可爱，而且蓬蓬松松，毛长且茂，闲着把他梳理梳理，孙氏也不阻拦他。元茂自觉得得意忘言，忽然说道：“我当是你们这个与我们一样，谁想那个缝穷婆才二十四岁，竟是一大片毛，连小肚子上都是的，倒不好看。”孙氏听了，已有了气，故意问道：“或者他小肚子上有泥，你看不清楚，就当他是毛了。”元茂笑道：“你笑我是近视眼，看不见，我的手难道也是近视，摸不出么？”孙氏气涌心头，把元茂身上一把拧得死紧，元茂道：“哎哟哟！轻些，做什么？”孙氏道：“你这个丧尽良心、烂心烂肺的恶人，你说我兄弟闹缝穷婆，你是没有，为什么你又讲出来？你既摸过他的毛，难道还不做那该死的事情

么？我倒在家天天想着你，你倒这么肆无忌惮。我咬掉你这块肉。”便一口咬紧了元茂的膀子。元茂方悔无心失言，只得再三的陪礼。孙氏犹咬着牙，把他揉了两揉。元茂又上去巴结了一回方好。

孙亮功到领凭之后，即到通州写了四个太平船赴任，自然的一样钱行热闹。惟有王恂的夫人，见父亲哥嫂一齐出京，未免凄凉悲苦，在母家住了几日。陆夫人也疼爱到十分，又不能带他赴任，只好劝慰他一番。元茂与孙氏是同去的。元茂外间有些亏空，这两天追逼起来，孙氏虽有些妆资，但不肯与元茂花消。元茂问他要钱时，便骂起来，说：“不是叫相公，就是嫖婊子。我也不给你钱，你也不许出去。”此时元茂被人追急了，无词可对，只得苦苦哀求他媳妇说，系进学费用，此时都应归还，并不是嫖钱等类。孙氏见他愁眉不展的几天，心里也疼他，即问道：“你要多少钱就清楚了？”元茂道：“要一百吊钱。”孙氏即给他四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你快去还了正经帐目，不要去混花消了。”元茂大喜，得了银子，又起了邪念，想到：“二喜待我这两年颇为不薄，如今远别，怎好不给他十吊钱。但这四十两只够还帐，不能有余，怎么好呢？”想了半夜，想出一个方法，去年借聘才的金镯子，若取了出来，照时价换了，可以多得五六十吊钱，可不是帐也还了，别敬也有了。

早上起来，找了当票，自己到当铺里，一算不够，又添了些碎银，做了利钱，把金镯子取了出来。到金店里请他看看成色，换了十四换，元茂不肯。又到一家，倒又少了半换，只得十三换半。元茂心中纳闷，把镯子带上手，一路的闯去。忽然见二喜坐着车，劈面过来，见了元茂忙下来，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今日叫

我找着了。我听得你要出京，又知道你中了秀才，也不知找你多少回，我们也多时没有坐坐了。”便拉着元茂，上了车。元茂本来想他，便忘了要事，一径同到了二喜寓处。进了客房，二喜道：“你此番去了，几时才来？你倒忍心撇得下我么？”说罢，便窜在元茂怀里道：“我跟你去罢！你去了，我在京里也没有疼我的人，不如咱们苦苦乐乐的在一块儿。”说到此，两眼红红的，像要淌下泪来。元茂见了，好不伤心，也擦了眼睛，道：“若说跟我去的话，此时不用说他，且我明年就来的。如今我在这里寄了籍，明年要来科考，还要乡试，那时就可与你快叙了。”二喜故作悲啼，把个元茂如苍蝇掐了头一样，抓耳揉腮，垂头丧气。少顷，摆出酒来，元茂心中有事，不能畅饮，禁不得二喜百般奉承，元茂欢心一开，便又痛喝起来。二喜斟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走到元茂身边，坐在膝上，双手捧了元茂的脸，敬了一个皮杯。元茂两眼眯齐，在二喜脸上嗅了几嗅。二喜道：“你也还敬我一口。”元茂道：“待我来。”便含了一口酒，对着二喜的嘴送来，二喜尚未接着，元茂先放了出来，滴了一身。元茂想着从前的事，不觉好笑，笑得前合后仰。二喜也笑道：“什么好笑？”元茂闭紧了嘴，用力忍住，停了一停，说道：“你不记得前年魏老聘的笑话，说姑嫂两个磨镜子淌出水来？”二喜笑道：“你倒好，你愿把自己的嘴比那东西。”元茂道：“世间还有比那东西好么？人家嫌那东西脏，我就不嫌。”二喜道：“不信没有比他好的。”元茂道：“只怕没有。”二喜道：“怎么没有？这句话你从前说过的。”元茂闭着眼想了一想，点点头道：“有是有这句话的。”二喜瞅了他一眼道：“好良心，吃了橘子就忘了洞庭山了。”一头说，双手将元茂浑身乱捏，捏得元茂骨软筋酥，打了一个可欠，伸一伸腰。二喜道：

“你的瘾来了，躺躺罢。”元茂道：“很好。”速同了二喜进房，开了灯，二喜先在对面上了几口后，躺在元茂怀里，与他上烟。一个脸直扭到元茂嘴边，元茂伸出舌尖，在他脸上添了几舔，觉得香喷喷的，色心大动。二喜知觉，把手伸过来一擦，仰着脸，望了元茂哈哈的几声，把手一紧，元茂一酥，说道：“了不得了。”便侧转身子来，把二喜紧紧的一搂，也算了春风一度，把裤裆擦了一擦。二喜又与元茂上了几口烟，一手把着元茂的手放在自己脸上，道：“从前有位张少爷，也与我相好，我也使过他的钱。他在京时，问他要什么，他总肯。到他出京时，我问他要个镯子，他就支支吾吾，说这样，推那样，不肯给我。其实我也不稀罕他那个小镯子，不过留一点记念，教人心中常记着这个人。然而如今的人，见面时是好的，一过后就忘了。我就不然，那个人若是我相好的，我总想着他。你要去了，你给点什么东西与我做记念呢？要常常带在身上，又要经久不坏的东西。”元茂见他这般光景，心里甚是过意不去。本要送他些钱，因镯子又没有换成，支支吾吾的道：“我有东西给你。”二喜道：“我说那张少爷的镯子，与你这个一样的，你若做了他，还要等我开口么？”说着要把元茂的镯子除下来看，说道：“可是两根丝搅成的？”即捋下来看看，带在手上，说道：“这种镯子我也得了不少，若是不要紧的人给我，我也不记得他。若是你给我，那管是铜的，我也当他金的一样。况是个金的，自然一发当作宝贝了。”一面说着，看元茂。元茂近来身子淘虚了，一喝酒就醉，一吹烟就睡，模模糊糊的讲了一声，也听不出讲的什么话。元茂朦朦胧胧，然犹听得门外叫声：“二喜出来！”觉二喜爬下炕去，出去了。

元茂睡了一觉醒来，见烟灯也收了，叫了一声：“二喜！”不

见答应，擦擦眼睛，走了出来。只见那边房里，欢呼畅饮。有些人，还有几个相公。唱的唱，豁拳的豁拳。元茂见跟二喜的人站在门口，叫了他过来，问道：“二喜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在那里陪酒。”说了，又站到那里去了。元茂此时酒已醒了，一想心中有事，便一径出来。到了家，方知镯子被他狼去，心里甚急，再去找他，又不在家了，一肚子苦说不出来，丧气而回。孙氏问他为何出去了大半天才回，元茂只得支吾说还帐耽搁了。到晚上，元茂更加着急，梦中还是长吁短叹，孙氏也不解其故，一夜云雨稀疏，应名而已。孙氏疑他精力乏了，也不来惹他。

明日，元茂没法，只得老了面皮去找王恂借上四十金，说是娶亲时欠下的帐，到了安徽即行寄还，才把那些零星馆子帐、相公开发及婊子嫖钱还个清楚。也到各处辞了行，遂同丈人出了京，到了凤阳府，住了一月，同着孙氏到他父亲任上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

话说光阴甚快，六月将过，又交七月，高品到了，住在怡园，与南湘同寓在清凉诗境。带了本省抚台的文书，一咨礼部，一咨府尹，保荐应考博学宏词。四方名宿，纷纷渐到。已定于八月初十日开考。

且说春航吉期已到，这苏侯是个阔家，大姑娘嫁与华公子，妆奁就值百万。今知春航是个寒士，把京东的田庄批了二百顷，拨了两名庄头，六房家人男妇，十个丫鬟，至珠宝古玩、陈设铺垫，以及衣服被褥、箱盒桌椅器皿之类，送奁那一日，用了二千名人夫，苏夫人扰以为薄，不及大姑娘十分之七，于铺箱时铺了两万两白银、三千两黄金。子云是媒人，见春航房屋窄小，铺张不下，把自己住宅东边一所空房借与他，有个八九十间，还有个小花园在内。这回春航娶亲，贺客纷纷，很为热闹，请酒演戏，内外铺设，也成了个锦天花地。一个蕙芳如何料理得开？子云去请了张仲雨来帮忙，管了帐房并指点铺设一切。仲雨这些事是最在行的，诸事调度得很有章程。新房内自有苏府的人来铺设。春航的母舅张桐孙已带了家眷往直省候补去了，今奉差来京，也帮着春航张罗。初六那一日有两处戏酒，一处是在聚星堂，请的是乡试座师礼部尚书刘守正、座师内阁学士王文辉、会试房师兵部郎中杨方猷，鸿胪寺卿周锡爵、光禄少卿陆宗沅，这两位是同乡前

辈兼有年谊。张桐孙陪了这几位在聚星堂观戏，演的是联珠班。春航陪着一班名士在花园挹爽斋观演联锦班。那一天大媒是徐子云，客是萧次贤、高品、南湘、颜仲清、刘文泽、王恂、梅子玉。近日子玉病已好了，勉强打起精神出来。这八个名旦不消说都在园中，那聚星堂上一个也不去，尽是一班中年的脚色，与那些寻常的旦脚，在那里应酬。苏蕙芳一会儿走了来，又被张仲雨叫了去帐房帮忙，倒比别人还忙些。

早上就开了戏，诸人一面看戏，一面欢笑，好不高兴。子玉见那些名旦之中，就只少了琴言，触景伤情，颇有一人向隅之惨，众人也都会意。忽不见了高品，子云命书童去找他，找到戏房后头，找着了。见高品在那里教王兰保的戏，兰保点头而笑。高品出来，装出正经样子，连笑话也都不说一句。少顷，王兰保来请点戏，送到子云面前，子云点了一出《乔醋》，高品点了一出《当巾》。《乔醋》唱了，《当巾》却是兰保扮了小生，倒作得人情逼真。春航是个聪明人，已知高品奚落他，便说道：“这李亚仙真是个女中豪杰，前嫌郑元和是遵母命，后来是感于至情。若我作了郑元和，宁当身上衣衫，不当这巾。你们不听得这两条网巾绳子是李亚仙亲手打的么？”高品道：“只怕衣裳有了泥，当不得了。你不听得来兴唱道：‘相公，你戴月来，满身露湿，我这件衣服呵白苎新裁，未沾汗迹。’”子云道：“他是沾的露，你又怎么说他沾的泥呢？”众人皆笑。作到来兴进去，轿夫出来赶打，兰保跌了一交，便改了口白，说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被他一路赶来，跌了一身泥垢。且喜七叔赠我这件衣衫，我且去当了，也可听得两天。阿哟！兀的不想杀小生也。”众人听了，个个骇异道：“忽然讲些什么？”仔细一想，便大笑起来。高品只是微笑，众人

心里早已明白。又听得兰保唱那《玉抱肚》的曲子道：

我只得门前窥伺，跟随他绣幃香车。忍羞惭要乞青眸
顾，应怜辱在泥涂，回肠如路，双轮一碾一嗟吁，怎笑倚。
兰保唱到此，也要笑了。子云等连声喝采，诸人乱叫起“好”来。春航满面通红，指着高品骂道：“我只道你别过了一年，自然也改恶从善，谁道还是这副歪心肝。”高品道：“这才骂得奇，我又讲了什么？这不是自己栽了筋斗埋怨地皮么？”

春航尚要骂他，只见家人进来禀道：“苏府妆奁已到。”一片吹打之声。春航请了子云、次贤一同迎接上去。送奁的是苏府几位本家亲戚，内中有华公子，绣衣金带，玉貌如仙。春航尚是初见，已久仰这位连衿的大名，接进了聚星堂，齐齐见礼。华公子见了刘尚书、王文辉是父执，便请了安，其余都行平礼。春航与华公子系是新亲，无甚话说，不过彼此道些仰慕之意。幸有王文辉、徐子云帮着张罗，应酬了那几位新亲，颇不寂寞。妆奁到了，挤满了街道，二千名抬夫，也就与出兵一样。只见众家人带领抬夫头儿，纷纷搬运。张仲雨跑过来，跑过去，指这样，说那样。门外人声嘈杂，苏蕙芳发赏封，上号簿，一个人那里打发得开，又叫了兰保、素兰来相帮，足足闹了两三个时辰，尚未清楚。里头许三姐也帮着手忙脚乱，同着那些陪房的摆这样，安那样，闹得一身的汗，一件绸衫子沾住了背心，腰也酸了，脚也疼了，喝了一碗凉茶，把扇子扇了一会，再来收拾。春航忙进城谢妆去了。

王文辉要推华公子首坐，华公子不肯。子云意欲邀他进园，与诸名士会会，华公子也不愿在外，便同了子云进园，文泽等齐齐站起，华公子上前见礼。除文泽之外，都不认识，内中见一个最年轻的，觉得如月光珠彩，凤举霞轩，骨重神清，风华雅丽，

心里一惊，觉眼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子玉见华公子的品貌，也暗暗称赞：“清华贵重，仪表天然，果是不凡。”华公子一一见了，问明了子云。华公子道：“叙起来都也有世谊，小弟疏于交接，今日幸会，涤我尘衿。”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，遂推华公子首坐。华公子如何肯坐，说道：“我们既幸会了，就与夙好一样。若以小弟当客相待，倒是见弃了。我们今日叙定，下次就不用再推。方才诸兄怎样坐的，自然是叙齿，那位年纪比我小，我就僭他。”叙起来，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岁，华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。众人见他直爽，也不让了。华公子见这班人都是潇洒出尘的相貌，将春航比起子玉来，稍逊一筹，而神情洒脱过之，可算瑜、亮并生了。

坐了席，开了戏，那边王文辉、张仲雨进来，在华公子面前张罗了一番。华公子要请仲雨坐席，仲雨道：“今日我竟没有这个福分。”春航谢妆已回，也请仲雨入席，仲雨道：“外面一个媚香，如何照应得来？不可叫他怨我。”便拱拱手走开，指着子云道：“总是你好作成。”笑出去了。王文辉跷起了朝靴，手捋长髯，与华公子、徐子云讲了一番话，也就踱了出去。春航请客宽了公服，唱了一出戏。华公子道：“天气热，倒不用唱戏了，也叫他们歇歇。”八旦上来，华公子不见蕙芳，便问春航道：“怎么不见那位状元夫人，还在帐房里么？”春航不好意思回答。子云听了，笑道：“如今闹出两位状元夫人，倒与《燕子笺》上的《诰圆》一样了。”华公子一想，自觉失言，便不再问。见素兰美雨风流，亭亭可爱，即叫他上前，说道：“你去年写在那《良宵风月图》上的诗，我已裱成了手卷，并请人题了好些，实在画也画得好，字也写得好，人人称赞。”即对子云道：“此君风韵不减袁、苏，貌

类琴言，而聪明过之。”赞得素兰好不欢喜。华公子又问子玉道：“弟与尊兄虽初次识面，但心契已久。有个魏聘才，是府上搬出来，在弟处住了半年，常常提及阁下，并有一事倒要请教。”子玉不知问他何事，即答道：“魏世兄也时常提及尊府，但未识荆，不敢晋谒，不知有何赐教？”华公子道：“事本细微，但一时不能索解。闻得阁下与琴言订交最密，矢志不渝。琴言在弟处，弟即有所闻。琴言如今又同了敝业师出京，阁下何以忍心割爱，而琴言又何以掉臂游行？乞道其详。”这一问，把个子玉问得顿口无言，面有愧色，而心中悲苦，又随感而生。子云见子玉甚是为难，便大笑道：“这话须向我，庾香仁弟是长于情而拙于言。你说何以忍心割爱，而琴言又肯掉臂游行，其故最易说明。此是庾香用情深处，欲成全这个人，所以叫他同了令业师去的。况令业师认为义子，已如平地而履青云。琴言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成身以报知己，岂不胜于轻身以事知己？”华公子点头叹息，子玉方安了心。

华公子又与高品、南湘、仲清、王恂、文泽、次贤各讲了些话，知高品才从苏州来，问了些江苏风景。偶然见素兰的扇子一面画的甚细，要了过来，看了一会。又见那一面写着小楷，题目是《断肠词》。华公子道：“肠何可以轻断？”子玉见了，又觉不安。华公子低低吟了一遍，又问素兰道：“这是你自己的么？”素兰道：“字与画都是胡乱涂写的，这词，”即指着子玉道：“就是梅少爷送玉侬的。”华公子摺了扇子，对着子玉道：“看时就有几分猜着是吾兄手笔，非至情人不能道，果然，果然。”又笑道：“这梦魂到底唤得来唤不来呢？”子玉怎样回答，众人皆笑。

忽见林珊枝走来，华公子便叫取衣服过来，穿戴了，辞了春航，说道：“弟还要到舍亲处有事，明早送轿来再会罢。”一拱而

别。外面送套来那几位，早已去了。诸人送下了阶，单是那春航送出。素兰见拿了他的扇子，便跟了出来。到上车时，华公子始见素兰送他，知他要那扇子，但又心爱此词，不忍释手，便对素兰笑道：“你好不解事，今日这个好日子，你拿这《断肠词》扇出来，不教人忌讳的么？”一面说，把自己扇袋里的扇子取出来，与素兰道：“给你这一柄罢。”素兰请安谢了，华公子登舆而去。春航、素兰进来，素兰将华公子换扇之事，与众人讲了。把他的扇子展开来与诸名士看时，见一面画着两枝桃花，红白相间，一面写的小楷，却是美女簪花，娟秀无比，是两首《梁州序》的曲子，后注：“金错园赏桃花和《桃花扇》曲。”春航道：“这楷书是闺阁笔迹。”众人看这两首词，情文互至，秀韵天然，赞叹不已。子玉道：“这第二首也像闺阁口气。”子云道：“不要是他夫人题的么？这两首像是唱和的。”仲清道：“未必，如果是他夫人写的，怎肯给人？”次贤道：“这话说得是。”

诸名士在园内谈心，却说那聚星堂上，王文辉见诸名旦一个不来，颇觉岑寂，又不好意思去叫他们。想蕙芳在帐房里，便叫了他出来。蕙芳也累苦了，乐得出来歇歇，便到文辉席上来，就在文辉旁边坐了。此处是两席，那席是刘守正、周锡爵、杨方猷，这席是王文辉、陆宗沅、张桐孙。文辉道：“这几天我知道你也累极了，所以叫你出来歇歇，此刻也应没有什么事了。”蕙芳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忙，借此倒可跟着张二爷学学。那张二爷实在可以，大大小小，没有一点遗漏。”陆宗沅道：“这是张老二的专门本事。大概遇着这些事情，这帐房非他不可。”文辉问蕙芳道：“你将来打算怎样，也要立个主意。我若能放了外任，你同我出去罢，我就请你管帐。”蕙芳笑道：“管帐？我才帮了几天帐房，已经闹得

昏了，还能与你管帐呢！我倒有个主意，而且还有几个人也愿来。我想开个古董书画铺，兼卖绸缎、纸张、花绣、香粉、花木等类，这些物件都到苏杭去置办。房子也有现成的，度香有所空房子近着他住宅，也有个小花圃在内，看大家凑起来，如果凑得成，倒也有趣。我们也不想发财，不过借此安了身，几个相好聚在一处，也省得四方离散。”文辉道：“很好，我也愿来一分，我来与你掌柜。”蕙芳笑道：“我请不起你，你是就要放督抚的。你如果有不要的古董搬几件出来，借光摆摆罢。”王文辉道：“有、有、有！如果我放了督抚，我难带的东西都与你留下。”蕙芳笑道：“难带的东西想是粗笨的，你不要拿些木器家伙，什么铁炉子、铁火盆，寄放在我处，我是不领情的。”陆宗沅、张桐孙笑起来，王文辉也笑，把扇子打了蕙芳一下：“你薄我，这还了得。”蕙芳也笑。文辉手弄长髯，蕙芳道：“你那胡子怎么倒黑起来了？想是遭姨太太命染黑的。”文辉笑道：“这更胡说了。”便自己看看胡须道：“老了，你们这些少年人，虽然与我们讲些顽笑话，心上是很嫌我们的。”陆宗沅笑道：“你不要带着人说，我们的胡子不是染的。”那边席上刘尚书、周锡爵、杨方猷都笑起来，惟有张桐孙是个道学人，不会顽笑。周锡爵道：“质夫，你那乌须药的方子，可是你孙亲家传你的？”文辉道：“他那几根胡子，要用什么乌须药？”既而一想，便大笑起来。陆宗沅也明白，也笑了。刘守正与杨方猷不解其故，连声的问，文辉就将亮功女儿漆头发的一事讲出来，听得众人皆笑，连张桐孙也笑起来。周锡爵道：“既是这么着，质夫，你何不到班里借个假胡子带着，省得这乌黑的东西，沾染了你们如夫人的脸。”刘守正道：“这一染，就直染到胸前呢。”文辉道：“嚼你的舌头。”陆宗沅道：“怎么你把这尺寸都

量得清清楚楚的？”蕙芳道：“带着假胡子好。你索性把真胡子剃掉了，出门时带了假的出来，进房时就除下，不更好看么？”大家又笑，文辉把扇子在蕙芳肩上打了两下，笑着骂道：“你这尖酸刻薄鬼，怪不得田湘帆被你收管得服服帖帖，一强也不敢强。但你也只有今天一天了，明日就有个真状元夫人来，看你又怎样？”蕙芳脸一红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这是什么顽笑！”周锡爵进：“媚香不要理他，你到这里来，咱们谈谈。”蕙芳到那边席上去打了一转通关，又到这边来打了一转。张仲雨又把蕙芳叫了去了，诸人已坐了一天，到迎亲时刻尚早，也各自暂散。

那苏府繁华不能细述。明日辰刻，春航先行了亲迎之礼，随后子云并一班迎亲的押了花轿到苏府来，一切交代排场已毕，花轿回来，一路笙歌鼎沸，仪从纷纭，满街车填马塞，好不热闹。进了门，请出新人，拜了花烛，珠围翠绕，玉暖花香，说不尽富贵风流，温柔旖旎。外面那些宾客及诸名士，又足足闹了一日。到晚间春航进房，见了新人，果然应了子云的话，真像蕙芳，便万种温存，十分美满，真是佳人才子，玉女仙郎，占尽人间香福矣。

明日，苏夫人请了他大姑奶奶浣香与徐子云夫人袁绮香去陪新，吃扶头卯酒。田太夫人请了王文辉的陆氏夫人，带了他大姑奶奶蓉华并媳归孙少奶奶佩秋，又请刘守正的夫人，没有来，他媳妇吴少奶奶紫烟来了。周锡爵、杨方猷、陆宗沅的夫人都辞了。

却说华夫人清早起来梳妆，群珠伺候打扮停妥，华公子进来，在妆台边坐了一会，忽然笑道：“不知二妹心里此时怎样，还是苦，还是乐？”华夫人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亏你作姐夫的讲出这句

话来。”群珠也都微笑。华夫人见公子的手内扇子，不是前日写的那一把，要过来看了一看，把这词念了一遍，道：“好词。这扇子那里来的？”公子道：“是陆素兰的。我爱这首词，所以带了他回来。”华夫人道：“这首词甚好，但不像是送朋友的。若送朋友，怎么有这‘只道今生常厮守，盼银塘不隔秋河汉’呢？若说夫妇离别之词，又不像，说是赠妓的，也不甚像。然而语至情真，却有可取。”华公子笑道：“你真好眼力，这一评真评得不错。这首词是一个人送琴言的，可不是夫妇不像夫妇，朋友不像朋友，妓又不像妓么？然而写这片情，真写得消魂动魄。”华夫人道：“是度香作的么？”华公子道：“不是，是梅庾香，就是琴言向日的知己。”华夫人问道：“前日我写的扇子呢？你不要给人瞧。”华公子听了这句话，方想起给了素兰，就是这扇，心中甚悔一时没有留心，只得说道：“我不与人瞧，我恐扇旧了，已收起了。”华夫人也不疑心他给了人。将要出门，带了宝珠、爱珠、蕊珠、珍珠、明珠、掌珠六婢，又带了小香儿与两个仆妇。此时新秋，天气尚热，也不须多带衣服，带了一个小锦箱、一个锦匣，装些花钿脂粉。外面叫一个老年的管家骑了顶马，金龄、玉龄、兰龄、桂龄骑了跟班马。华夫人出房到内花厅，就坐肩舆，出了垂花门，上了车，另有车道。绕过大堂，家人方上马，随后八辆大鞍车，坐了群婢。雕轮绣幃，流水一般的出城。来到了田宅，众夫人已到。田老夫人迎下阶来，群珠扶拥着夫人进来。田老夫人一见，真是仙娥下降，玉女临凡。走上台阶，田老夫人一把手挽住了。众夫人出坐相迎，华夫人略略照应。管家婆铺下红毡，华夫人行拜见礼。田老夫人再三推辞，执定不肯。华夫人拜了，田老夫人也还了拜。然后与众夫人相见，除了徐度香的夫人之外，都不认

识，徐夫人一一告知，都相见了。然后请出新人来拜，见了婆婆，又与各位夫人也对拜了。六珠婢磕了田夫人的头，又与新人叩头贺喜。苏家陪房的一群丫鬟、仆妇十七八个，还有许三姐，都到华夫人面前来叩头，把三间花厅挤得满满的了。

鼓乐开戏，请新人正席居中，东西分了两席，田夫人定席，徐夫人坐首席，徐夫人道：“老伯母怎么将侄女当作客了。这首席该定新亲，是要华家妹妹坐的。”田老夫人只得让华夫人坐，华夫人道：“这个侄女如何坐得？”即对徐夫人道：“姐姐，我姐妹不知叙过多少次了，怎么今日忽然推起来？”徐夫人道：“往日我就僭你，今日妹妹是新亲，况且你老远的出来，我又近在此，我如何僭得你来？”华夫人道：“今日姐姐是家母请来陪舍妹的，叫妹妹跟着姐姐过来，怎么今日倒要让我坐呢？”徐夫人笑道：“我今日与你让定的了，非但我不坐这首席，连那边首席我也不坐。那边自然要让王老伯母的。”田老夫人道：“这个贤侄女太谦了，若序齿呢。自然是王太太，但是老身请来作陪的，只好委屈些了。贤侄女不必过谦，从直些罢。”徐夫人那里肯坐，便道：“老伯母吩咐，侄女就坐那边，这边是一定不坐的。”便走到西边去了。田老夫人见徐夫人决不肯坐，只得又让华夫人，华夫人又与徐夫人让了好一会，让不过徐夫人，经陆夫人也帮着田老夫人劝，他只得坐了。陆夫人坐东席第二，刘少奶奶坐第三，王少奶奶坐西席第二，颜少奶奶坐第三。田老夫人在东边作陪。陆夫人对田老夫人道：“太太，那边不用你过去张罗了。”便叫蓉姑道：“你在那边代作主人罢，省得田老太太走来走去的费事。”田老夫人满面笑容，站起来说道：“若得姑奶奶张罗，就妙极的了。”说罢便福了两福，蓉华连忙还礼。陆夫人道：“太太实在多礼，小孩子也

当得起你这么着？他们姐妹聚会还高兴不过，只怕你老人家过去，倒拘束了他们。”田老夫人见新妇这般天姿国色，不觉喜动颜开。再看华夫人，真是同胞姊妹，一样娇柔，分不出次第来。看他们二人，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般，想不出来，惟觉眼中很熟，想去想来，原来有些像苏蕙芳，怪不得像见过的了。看徐子云的夫人袁绮香是冰肌玉骨，雍容大雅，真是林下风流，与子云恰是一对佳偶。刘少奶奶娟秀可爱，颜少奶奶秀丽超群，甚是洒落，王少奶奶静婉和妍，与刘少奶奶仿佛。再看那陆夫人，虽是四十以外中年人，骨格风华，穿衣打扮，尚极美丽。两颧微露，脸上生了几点雀斑，若远远望去尚是一个绝代佳人，像个智慧聪明、才干出众的人。

陆夫人道：“想我太太真有天样大的福气，生这个状元儿子，娶这个天仙媳妇。你老人家只怕是王母下凡，灵妃转世，所以有这些仙子、仙女跟了你老人家下来。我们虽不算蟠桃会上人，今日却也沾了多少光，托了多少福。”田老夫人笑道：“我看太太的福气也就是全福了，自己是正二品的诰命，到一品也快了。膝下佳儿、佳妇朝夕承欢，还有两位千金在家，东床又皆是人中英俊。大姑爷已是极好的了，前日我见二姑爷这个品貌，谁还赶得上他！学问是小儿佩服得很的，下科怕不是一门三鼎甲么？”陆夫人欣欣笑起来，道：“据太太在外面看我，我原像个有福气的，殊不知一家就是我一个人操心，还要照应到外头的事呢。我们老爷，他是不管家务的。至于儿子、女婿却也不算不好，但此时都还未中。我想起，我只怨我们老爷，去年偏偏作了主考。我早料着有这件事，我劝他先告一个月的病假，躲过了这个差。他执意不肯，倒说收了几个好门生，也与儿子、女婿中了一样。你看

如今是一样吗？依了我的话，三个人进场，难道一个也不中出来？所以被他误尽了。八月内又听得考博学宏词，这也是百年难遇的，考中了也可作翰林，但知道考得中不中呢？设或又派了他作起主考来，那就是坑死人了。太太你将我来比你，若论上半世呢，我也将就，论下半世，只怕就差得远了。”华夫人与刘少奶奶听他这一口清而且脆的话，听得甚有趣。又见他卷起大袖子，手上金钏、金镯碰得叮叮咣咣，那一种精明爽辣的样儿，倒也可爱。那边徐夫人笑道：“伯母倒也不必自谦，我看你们两位，一位是东华圣母，一位是南岳夫人，正是敌体。”

新人坐了一坐，早已告退。这边太太们讲得好不投机，底下是许三姐张罗。徐家的红雪、红莲、红香、红玉、红梅、红月、红露、红羹八个，并华家六珠，与那些家人媳妇丫鬟们，整整坐了八桌。这八桌里头，有会说会笑的，有会喝会吃的，有抿着嘴不开口的，有缩着手不动箸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模样。三姐八面张罗，满场飞舞。正席上听了几出戏，放过了赏，散了席，太太奶奶们都到新房中坐。华夫人与他妹子说了好一会话，然后告辞。徐夫人要留他逛园，华夫人说晚了，改日再来奉拜罢，遂带了群珠登舆而去。徐夫人也即告辞，陆夫人同了女、媳回去，刘少奶奶也回，田老夫人一一相送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

话说前回书中，华公子将自己扇子与素兰换了，后被华夫人问起来，方知将夫人写画的桃花扇子与了他，甚是懊悔。一日，即命家人去叫素兰，说明叫他带了前日的扇子来。那日素兰正在蕙芳处商议开那古董铺的事情，苏、陆之外，尚有袁宝珠、金漱芳、王兰保、李玉林要来，大家商议那古董书画等物公凑些起来，也就不少。况且怡园花木极多，尽可分些来应用。我们何不先开起来，再到南边制办，也未尝不可。若要等买齐了，就有两三月耽搁去了。蕙芳道：“如今我们几个人凑起那古玩来，能有几样？而且也没有很好的东西，奇书名画更少，开张起来，空空的什么样子？若尽靠些花木，不成个花局子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要凑东西其实也不难。若说书画，前日我见度春园中晒晾，也数不清有多少。一种书有十几部的，他要这许多作什么？法帖重的很多，若画那似假似真的也有几十箱，横竖将来总饱蠹鱼的了，分些来他岂有不肯的？至于古玩，好的自然不好去要他。他那不爱的东西，要几件来，也就搁不下了，就怕什么香料、针黹、顾绣的东西倒少，又要新鲜，卖不得旧的，后来再买也可以的。这房子也不用收拾，一切俱好，器皿什物皆有。我们一班人全进去，也住不满他。只要作些厨柜等物，一完备就可开张。中秋前后尽来得及了。”漱芳、兰保同声说：“好！”又说：“就这么着，我们大家去

找度香商量。”

正商议间，忽见素兰的人进来说：“华公子打发人叫，立等进城。”素兰道：“他叫几个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就叫你一个，说叫带了扇子去。”素兰道：“我道他叫我作什么，原来是为这把扇子。”蕙芳道：“这扇子一定是他夫人写的了，所以来要回去。”素兰就辞了众人，到家换了衣服，带了人上车，一径到华府来。先到门房应酬了几句话，再到珊枝处问了缘故。珊枝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或者要你写什么。”素兰在珊枝房里略坐了一坐，珊枝道：“公子在园中，就去见见罢，省得他等。”于是珊枝领着素兰径入园来。只见秋色斑斓，灿然可爱。问了园童，方知在潭水房山。二人登高涉水、过竹穿林的走了好些地方。到了门口，珊枝先回明了。

素兰进来见了公子，公子正在那里画扇子，旁边站着个小丫鬟，还有两个小书童。素兰请过安，站在一边，华公子命他坐了。素兰见公子所画的扇子，也是两枝红白桃花，设色鲜明，甚是可爱。华公子知他爱看，便递给他道：“你看看有什么毛病么？”素兰接了过去，看了道：“兼工带写，得意得神。钱舜举、徐熙合为一手。”公子道：“前日那把扇子带来没有？那是人家的，那一天我没有理会，带在身边。昨日那人来取时，我才想起给了你。这扇子却要还他。”素兰从扇袋里取出来，双手奉上。公子看了一眼，搁过一边，便道：“你的书法，我是请教过了。你的诗词，我尚未见。何不将那《梁州序》也作一首，赏赏这扇上桃花？”素兰笑道：“字已是勉强的，诗词上没有工夫，不敢献丑。”公子笑道：“太拘泥了。你这样灵慧人，怕不是绣口锦心，作出来还要比人好。不要谦，今日在这里逛半天。既要制曲，自然不可无酒。”叫香儿到小厨房要几样果品，并要那莲心酒来。公子道：“你们

这班人，为什么从前定要学戏？既学了戏，倒又不专于戏，学成了多少本事。我想从前戏旦中，也没有你们这一派。就有几个小聪明的，也拿不出手，况且他们的品行，我就不好说了。”素兰道：“我们这样本事算得什么？因是我们这等人是不应会的，所以会写几个字，会画几笔画，人就另眼相待，先把个好字放在心里。若将我们的笔墨，换了人的名氏，直怕非但没有说好，尽是笑不好的了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这话也有些理，但真好真歹，人也看得出来。若你们的笔墨，真是那小孩子写的仿格，小丫头描的花样，难道也说好不成？况且我又奉承你作什么？好歹自然要分得清，岂可没人之善。但是你们后来这个行业倒难，这碗饭也不是终于好吃的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我们几个人，现在想出一条道路。”就将蕙芳、宝珠等要开书画、古董，并些针线、香料、花卉、绸缎等物合成一个大铺子的话说了。公子点头道：“这倒罢了，你们这几个人也只好老于是乡。这个铺子几时开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此时货物都不全，所有东西皆要到苏杭去置买。先想凑些书画等件，布置起来，原不当买卖作，不过这几个人没有事，在那里坐了，作个公局的意思。至于要等置齐物件，必要到十月才能完备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要些什么东西，定要到苏杭去，京里置不出来？”素兰道：“那里便宜。至于花绣刻丝等物皆是苏杭来的。”公子道：“定要那些东西么？依我倒不要。若卖那些东西，倒俗了。”素兰笑道：“不过有这些东西搭配着热闹些，不然也与那些书画铺一样。且既作买卖，那伙计的薪俸饭食也须出在里头。”公子道：“自然。既开铺子，就要打算盘了。设或将来我来买把扇子，你也必得开个虚价儿。”说得素兰笑了。公子道：“你要些刻丝顾绣的东西，只怕我倒有，若用得用不得，就不可必了。前日听说库

房里蛀坏了几个箱子，糟蹋了多少东西，大约有七八十年没有用着他，还是我老老太太遗下来的，只怕用不得，颜色黯淡，花样古老了。如果用得，我每样给你些，教你开成这个铺子。至于古董书画也有，要好的不能，不过中等的。”素兰请安谢了，道：“府上中等的，就是外头上等的了。”

正说间，香儿领着两个书童，拿了酒盒来。珊枝见素兰喝酒，想没有什么差使，便走开了。华公子道：“喝一杯润润诗肠，好得佳句。”素兰道：“今日真要出丑，恐石子里榨不出油来。”公子道：“不用谦，况且是曲，一发熟极生巧。”素兰接过酒壶，与公子斟了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心中好不思索。且看那潭水房山的景致，屋是一统五间，东边临水，像怡园练秋阁光景。西边叠叠层层的危石，盘着藤萝薜荔，陪着松柏桐杉。池内荷叶半凋，尚有几朵残荷，余香犹腻，其余草花满地，五采纷披。后面玻璃窗内，望见绿竹萧疏，清凉爽目。素兰饮了几杯，公子道：“你看过后面那块石头没有？”素兰道：“没有。”公子领他从屋西到后面竹林中。素兰见有个石台，上面竖着一石，如春云出岫模样，顶平根瘦，有八尺多高，浑身是穴。公子向石根边一个小穴，指与素兰道：“你看这个字。”素兰看时，是个“洞天一品石”五个字，又一行是：“五月十九日术芾记。”素兰道：“这就是米元章的一品石么？闻是共有八十一穴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数数看。”素兰数了一会，那高处及顶上的，如何望得着？也就不数了。看了一会，问公子道：“我闻米元章拜石，成了佳话，后人便绘他的《拜石图》。听得这块石在安徽无为州衙门里，怎么取来的？”公子道：“米元章拜的石，不是这块。那是无为军中一块英石，也生得玲珑。这是他宝晋斋的洞天一品。若要考清这块石的来历，

一时也说不清。这是我祖太爷在南边作官时，地下刨出来的。从运河运到张家湾，特作了四轮的大车，用十二套的牛才拉进来。”素兰又到各处逛了一逛，重复进来，要了纸笔，说道：“方才倒想了几句，只是不好。”便写了出来是：

春光早去，秋光又遍，一片闲情空恋。齐纨皎洁，写他红粉娟妍。恨随流水，人想当时，何处重相见？韶华在眼轻消遣，过后思量总可怜。休负了，金樽浅。

华公子看了，不禁狂叫好道：“你这首真是黄绢幼妇，可称绝妙。恰是题画的桃花，何等凄清宛转，动人情味。”连吟了四五遍，忽将素兰看了一会，素兰低了头。公子凄然动容，叹了一口气，又问素兰道：“你这首词是何寓意，要说得这样？”素兰道：“也没有寓意。公子是画的桃花，况今秋天，似乎不能与春日赏桃花一样题法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但你另有寓意。不然，何以要说‘恨随流水，人想当时，何处重相见’呢？而且又说：‘韶华在眼轻消遣，过后思量总可怜。’这明明是由后思前，翻悔从前轻看春光之意。但凭你怎样惜春，而春不肯留，又将如何呢？”素兰被他说破词中之意，只得遮饰道：“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寓意，公子这一讲，倒像有意题的了。”公子笑道：“你明明将琴言借题发挥感讽我，但究竟是他负我，非我负他。我如今一想，在我这里也终非了局，如今他倒好了。”素兰见他说明，不能再辨，只得说道：“公子之待琴言，原是没有说的。但琴言用情专一，不善变通。倘使琴言一进京来，就遇公子，有这番恩典，他竟可以杀身相报，至死不怨的。”公子道：“他与梅庾香，到底是怎样交情？”素兰道：“他与梅庾香的交情，其实也不甚亲密，就是两心相照，悲多欢少，这是人人解不出来的。一见就哭，大约

前世有点因果在里头。那日扶乩说琴言原是屈公前生之女，我想庾香前世，又是琴言什么，也未可知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这事渺茫，譬如你作了琴言，当怎样待人呢？”这句话，素兰倒有些难答，支支吾吾起来。华公子笑道：“你作了琴言，待庾香怎样，在我这里又当怎样？事齐乎，事楚乎？必有一个主意。”素兰面泛桃花，只是不语。公子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说？况我们皆是光明正大，无一毫暗昧之心，难道一人只许有一个知己，不准有两个么？”素兰道：“若论知己，自然越多越好。就以蕙芳之与田春航，琼卿之与金吉甫而论，春航固是蕙芳的知己，吉甫固是琼卿的知己。蕙芳之待春航，琼卿之待吉甫，也是报知己之报了。事虽不同，情则一也。然而他们待外人也是这样，心里却有权衡，外面若无轩轻，不露出厚薄来。所以人也不能说他们，也不能妒他们。若琴言之心，没有一点曲折，这样就是这样，那样就是那样。所谓孤忠苦节，不避艰险，不顾利害，其实也是他的好处。”公子点头道：“你说得是，我毕竟不是他的知己。但度香又怎样的待他，算知己不算呢？”素兰道：“若说度香待他，真也是个知己。度香第一能包容，第二能体贴。琴言之待度香，或冷一会，或热一会，笑一会，哭一会，挺撞一会。度香非但全不芥蒂，倒反过意不去，百般的安慰他。所以他视度香也算一个知己。”华公子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我还不如度香。这也是各人的性情，勉强不来的。”又问：“那漱芳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漱芳是个和而不同的，外面虽和顺，内里却有把持。”公子道：“你看我的珊枝如何？你要直说，不许恭惟他。”素兰一想，这个倒定要恭惟几句才好，若实说了，是要闹出乱子来的，便道：“这个人还有什么议论呢？又忠直，又正派，知恩报恩，还有什么说话。公子恩能逾格，珊枝公而忘私，

城外人都这么讲。”公子大笑道：“这句话有些违心之论。我闻珊枝颇不利于人口。”素兰见公子口虽如此说，心上觉得很乐，便答道：“没有说他的人，他待人也好，说他怎么办呢？”公子道：“虽然这么说，我看他是个有心胸的人，就取他见事明白，说话透彻，一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，就与人两样。所以我倒喜欢他。就是肚子里不甚通，不如你们。我也曾教他念念诗，学学字，总弄不上来。今年稍明白些，寻常通候的书信，也可以写写了。就这一样，别无他能。”素兰道：“他自小没有人教过他，但他这等聪明，也没有学不来的。”当下喝了些酒，又吃了些点心之类，又领了他逛了逛各处地方。

天色将晚，素兰告辞，公子道：“你若没有事，你今天住在这里，不必出城了。”素兰一怔，尚未答应，公子笑道：“这有何妨，难道是瓜田李下么？”素兰不语。公子又笑道：“我教你住在这里，也有个意思。先不是说那刻丝顾绣的东西？你若住在此，我晚上就教他们翻出来，明日你看看可用得，检些去，省得又费第二回手。不过是这个意思。”素兰起初当是戏言，及听了这话，甚是感激，便道：“果然，天也晚了，也恐赶不出城，我也要与珊枝谈谈，就在他那里住罢。”公子道：“很好，我就去看那些东西。”

说罢，带了小丫鬟进去了，一径到夫人房里，将素兰的和词给他瞧。夫人看了，赞好道：“是今天题的么？字不是你写的，是珊枝写的么？比往日好多了。”华公子笑道：“正是。”又道：“前日库房楼上那几箱的花绣片子，听得说都坏了，还有好的在里面么？”夫人道：“那六个箱子，坏的算起来，也不过三分，有七分好的，而且倒是顶好的材料，如今新的还不及他。我已将好的挑

了出来，分给十珠了。此刻还有三箱存着，要挑还可挑得出两箱，问他怎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想留着这些东西也无用，霉烂了也可惜，不如赏人。如今有几个相公，要开个铺子，正要到南边买些东西，又没有人去买，我想起来，何不把这些赏了他们，我们自己也用不着的。”夫人道：“明日再挑些看看，如有好的，就给他们。”当夜无话。

素兰在珊枝房内歇了，珊枝听得素兰在公子面前赞他好，十分欢喜，就与素兰谈心，又要与他换帖。素兰虽不满珊枝，但见他这番相待，也乐得送情，应许了与他结盟。二人谈了半夜，方各安睡。

明日，华公子吩咐将那三个箱子抬下楼来，再叫十珠婢挑选，选出两箱可用，都是些绣蟒以及刻丝顾绣的裙料、褂料，还有枕簟、桌围、椅披，各色铺垫料，并零件荷囊、扇袋的花片子，共装了两大箱，算起时价来，也值数千金，叫人抬出去，放在珊枝屋里。公子又问宝珠要出那文房什物以及玩器、书画闲放着不用的那本帐来。宝珠找了出来，公子看了，把笔点出了几十样是：新坑大端砚四方、中端砚六方、歙石砚十万、假铜雀砚二方，徽墨二十匣，印色一斤，田黄石图章两匣、青田石图章两匣、寿山石图章十匣、昌化石图章十匣，嘉兴刻花竹笔筒十个，大铜炉两座、小铜炉四座，大磁瓶一个、大磁瓿一个、宜兴茶壶二十把，云南玉碗一对，玉盘一个，围棋子两副，象牙象棋子两副，宝晋斋帖两部、阁帖两部、绛帖两部，其余杂帖数十种，南扇五十把、团扇四十把、绣花宫扇二十把，宣纸二百张、高丽笺纸一百张、蓝绢红绢笺共四十张、白矾绢四匹、冷金捶金笺对纸共六十张、虚白笺一大捆，湖笔大小二百枝，香珠三十挂，香料十斤，英德

石四座，玉烟壶四个、玛瑙烟壶八个、水晶烟壶十二个，玉如意四匣，宋元名款麈笔字画四十轴，手卷十二个，册页二十本。把十珠婢忙个半天，才找全了，堆了几张桌子。公子吃过饭，点清了，也一样的搬到外边，叫素兰点了，珊枝与他开了一篇帐单。素兰见了，喜不可言，这也再想不到的事情，竟有了半个古董铺了。在珊枝处吃了饭，珊枝帮他一样样装好，装了几木箱，用棉花碎纸塞了空处，免得车上碰坏，也收拾到下午时候。华公子出来，素兰谢了，说了多少感恩的话。公子道：“我昨日与你讲明的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在里头，这个比不得自己留下的。若铺子里卖的东西，也不过如此。若拿真古董出来，人也未必认得。”素兰道：“这已好极了，一刻时候要找这些东西，那里去找？”就谢了公子出城。珊枝已预备了一个大车，拉了这几个箱子，与素兰送出城去不题。

且说蕙芳等昨日早上见华公子叫了素兰进城，后来打听得一夜未归，今日又将一日，尚未见他回来，心里猜疑为什么事耽搁两日。再着人到素兰处打听，恰好素兰已回。少顷，素兰到蕙芳处来，讲华公子要他题那《桃花曲》，并待他一番光景，赏他好些东西，这铺子竟可开成了。蕙芳也甚喜欢，即同到素兰处，点了两枝蜡，开了箱子，一件一件的看了，对素兰道：“这些东西若全买起来，也要好几千银子，而且未必有这好材料。再到度香处添几样，就可添可不添了。我明日就把橱柜制办起来，叫花儿匠来收拾花草。八月中秋竟可以开了。”素兰道：“题个什么名字呢？”蕙芳道：“我想题为九香楼可好么？”素兰道：“好个九香楼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又请了宝珠、漱芳、玉林、兰保等来，大家看了，都极喜欢，同赞素兰能干，叫华公子这般倾倒起来，又赞

他题的曲子。素兰颇为得意。

明日，宝珠等到子云处，将华公子赏给素兰的东西，一一说了，并要子云回去，也把帐单看了，点出：花玻璃灯二十对，大小玻璃杂器四十件，料珠灯八盏，各色洋呢十板，各色纱衣料一百匹、各色贡缎二十匹、各色湖绉一百匹、各色绸绫一百匹，座钟四架、挂钟四架，洋表二十个，真古铜器一件，贗古铜器七件，碧霞笙带板两副，宝石大小六件，零星玉器一包，贗笔书画一箱，各色鄞绒衣料十匹，沉香半斤，檀香四斤，各种香料四十斤，各种丸散三十瓶，香牛皮十张、佳纹席十张，湘妃竹扇料一捆，桃榔木对联两副，描金红花磁碗四桶，其余玩意物件数十件。花木随时搬取，不入数内。开了一个单子给与宝珠，宝珠大乐，谢了谢，道：“这几日不必搬出，到开市那几天，搬到那边去罢。”

春航知道他们要开铺子，又闻得华公子、徐度春帮了许多物件，也要与蕙芳些东西。但系苏小姐过门未久，虽然鱼水情深，但将蕙芳之事骤然说起，恐他疑心，要吃醋起来，只得托辞要了二百两赤金，送与蕙芳添买货物。蕙芳本想不受，但恐春航心上过不去，又见宝珠、素兰得了多少东西，自己又有好胜之心，只得收了，托子云着人到苏杭添置一切。子云封了金子，开了一个清单，写了一封书，着人到他乃兄署中，叫管总的徐福亲自制办。

一日，子云正与静宜、南湘、高品闲话，只见书童拿了一包书信进来。子云一看封面，是屈道翁在南京途中寄来的，心中一喜。拆了总封，里头有十几封信与各相好，却都是琴言笔迹，说自己跌坏了膀子不能写，无非是些道谢等语，内有怀怡园诸同人五古一篇，并沿途七律八首。又见琴言另有一封信，子云拆开，内里是三封，一封是诸名士同启，一封是众弟兄同启，一封庾香

才子手启。子云一一拆看，与他们及与诸名旦的写得已经沉痛，及看与子玉的信。是和的《金缕曲》，只见写着是：

岂料真如此。只朝朝、泪珠盈把，袖痕凝紫。烟水孤村何处也，回首迷离难视。又雨细、斜风不止。若果梦魂飞不到，望长天、早趁江云驶。须一刻，走千里。报君近事心先喜。纵生离、只身还在，自应胜死。勉强加餐期日后，要使形骸尚似。居两地、从今伊始。自古多情成积恨，恨东流、不接西流水。肠断矣！写此纸。

子云等看了大奇，道：“不料玉侬竟能与庾香那首工力悉敌，一样沉痛。”高品道：“玉侬学问几时长的？我去年没有见他能如此。”次贤道：“这是新进长的，不料受乃翁陶熔了几天，就这些进境。若过两年，不知要好到怎样呢！”南湘道：“我只道庾香这首词是绝唱，不能和的，谁又想和出这一首来，我看倒非玉侬不能。”又见另写着一纸道：

本要依韵，因原唱烂字韵不能再用，勉强拾取，反失性情，故另换韵。六月初九日，阻风燕子矶，见铁索练孤舟，俗称乃陈妙常妆楼下，即秋江送别处。回想从前置身优孟，曾演此事，不料今履其地矣。触目伤心，愁多于水。犹幸南风打头，吹我北向。夜梦偏左，言与心违；村鸡一鸣，揽衣起坐。伤哉，伤哉！何可言也！勉力加餐，愿期后会，请自宽解，以待晨昏。夏秋多厉，千万珍重。琴言百拜。

子云等看了，叹息一会。子云道：“怎样呢？将庾香请来罢。”次贤道：“不可。这首词他若见了，必有一番伤心痛哭，那时在这里倒教他难为情。不如送去与他，索性使他哭个尽性罢。”子云即着人将琴言并道生的信，送与子玉。

却说子玉自前日春航处见了诸名旦，单少了琴言一人，又感伤了数日。一夜在睡梦中，忽见云儿走来道：“少爷，琴言回来了。”子玉听了大喜，即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云儿道：“就在门外。”子玉忙到大门外一望，只见烟水茫茫，杳无涯涘，便失惊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迷迷离离，心无主意，沿着江堤走去，唯见白浪滔天，帆樯来往。走了一箭远路，忽又见云儿赶来道：“琴言在船上呢，闻说在燕子矶下守风。”子玉道：“此地到燕子矶有多远，云儿道：“这是观音门，燕子矶就在前面了。但须得个船渡去。”二人在那站了一会，见有一个小艇来，兰桨咿哑，极其干净。到了岸边，仔细一看那荡桨的可不就是琴言。子玉叫道：“玉依从哪里来？”只见琴言拭一拭泪，将船拢了岸，子玉上了船，却又不见了云儿。子玉模模糊糊的问道：“云儿呢？”琴言道：“他又到前面去了。”子玉听琴言讲道：“一月之别，令人想死，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肿了，你倒绝不想着我。你那首词我将他烧了灰，吞在肚里，变了一肚子眼泪，哭也哭不出来。”子玉道：“可不是？你那上车时，我眼前一阵乌黑，倒像坐在你的车沿上，同了你去。后来你把我推下来，我像跌醒似的，回去了，病了十几天，怎么说我不想着你呢？”琴言道：“你怎么能到此地来？隔了二千五六百里路呢。”子玉道：“方才云儿同我来的，我觉也不甚远，一出大门，便到这里。”琴言一面荡桨，一手搭在子玉膝上，说道：“我如今恨你，我作了东流水，你作了西流水，接不到一处来。”子玉尚未回言，只见琴言袅袅婷婷的站起来，坐在子玉怀里，一手勾了子玉的肩。子玉甚觉不安，要扶他起来，忽然不是琴言，变了一个十七八岁女郎，高鬟滴翠，秋水无尘，面粉口脂，芬芳竟体。子玉大惊，要推他起来，却两手无力，一身瘫软，

只好怔怔的看着他。听得那女郎低低说道：“良宵风月，千里姻缘。妾家不远，长板桥头，青楼第二门便是。君如不弃，愿订绸缪。”子玉大骇，心跳了一会，说：“桑中陌上，素所未经，此言何其轻出，一入人耳，力不能拔。知卿虽是戏言，但仆不愿闻此。”急欲起身离坐，被那女郎挽住，嗤嗤的笑道：“世间有此呆郎，是何腐见，踽踽凉凉，一至于此。但君拳拳于杜玉侬，非为色耶？男女相悦，天经地义，君何以胶柱之性，作刻舟之想。且两人凿枘，情何以生？你若非好色之心，你且将爱玉侬的心说出来。君虽口具雌黄，想难文饰。若以貌论，你看杜玉侬及我么？如今是泪眼将枯，面黄于蜡，憔悴欲死，劝你不必假惺惺，弃了他罢。”把子玉一把搂紧。子玉大窘，只得叫道：“云儿快来！”那女郎又道：“呆郎，你叫什么？难道天下有女子调戏人的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你将何为？”那女郎道：“我也不过怜才爱貌的心，君固男子，岂无能为事耶？”子玉越急。正在无法，只见一个船拢将过来，船窗相对。却见琴言坐在舱里，吟他的《金缕曲》，凄惋欲泣。子玉叫道：“玉侬救我！”那女郎发起怒来，将他一推，狠狠的骂了一句，道：“世间有此措大，令人气忿欲死！”子玉见两船相并，便从船舱里跨了过去。一见琴言，喜不可言，但仔细看他，果然是泪眼将枯，面黄于蜡，见了子玉，惟有掩面悲啼，子玉便觉心如刀割。琴言说道：“谁叫你老远的来，怎么忘了我的话？我是叫你不要来的，你看这一派长江，太太心上不惦记你么？适或受了些惊险，叫我如何当得起？”便呜呜的哭起来。子玉好不伤心，极意宽慰。琴言道：“我今和了你的词。”即取出来给与子玉。子玉接了过来一看，不见有什么词，就是从前到华府去时寄他那块帕子，唯觉血泪斑斑可数。子玉此时心中如万箭攒心，停了一会，

问道：“为何你一人在此，你那义父道翁先生呢，那里去了？”琴言道：“你问我那义父么？”叹了一口气，又泪如雨下，停了半晌说道：“我也为要见你一面。不然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葬身之地了。”子玉不解所言，尚要问他，只听得后船舱有人出来，不见犹可，一见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不是别人，是他父亲梅学士，满面怒容，见了他大喝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，在家作得好事，如今又背了你母亲跑出来，这还了得？”子玉这一唬，口中不觉“哎呀！”一声，要想往那个船上躲时，一脚踏了空，“扑通”的一响，落在江里。将身一挣，出了一声冷汗，原来是个梦境。只听得虫声唧唧，月照纱窗，倚枕自思，唯有黯然神伤而已。

明日，子云处送了琴言的和词来，子玉看了，一恸欲绝。过了半天，将这信与这词足足念了有百余遍，又喜琴言学问大进，竟成了名作，便缝了个古锦囊，置了此词，佩在身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

话说子玉得了琴言和词之后，悲楚了好几日。又想起那个梦，见琴言十分憔悴，不知是何吉凶，只是郁闷不解，终日精神涣散，涕泪沾巾。

一日，梅学士的家书回来，与颜夫人说在任上很好，也取了多少真才实学的士子。现今有个进士，保荐博学宏词进京，托他带了三千金回来。说子玉年已十九，可以完婚，若要等我任满回来，要到明年冬天，适或又有调动，更觉迟了。况王质夫又系至亲至好，一切可托仲清料理，不丰不俭，叫颜夫人办了这件亲事。又与子玉一个谕帖，说近日寄来诗文颇有些进境。今秋有宏词之试，你要自己明白，如可以自信去得，即求人保荐。如果不能自信，也不必好此虚名。颜夫人问子玉道：“你父亲问你信得过再去，信不过就不用去，你是怎样？”子玉道：“自信呢，也拿不稳必定可取。但如我这样的也多，就考不上，也没有什么不是处。”颜夫人请文辉来商量，将家信与他看了。文辉道：“方才亲家与我的信，也是这些话。我去年就来问过的，我那里是早已预备停妥，不论迟早，总在八九两月之内罢。至于考是必要去的，这有什么自信不自信，这事也在我，表妹不必费心。剑潭、恂哥也都要去的，一同求人保荐就是了。”颜夫人道：“至于子玉的婚事，妹子实在不在行，也没有一个料理的人。总求表兄事事说明，应

该怎样，我们这里就遵着办，倒不要含糊才好。”文辉道：“这事也没有一定的办法。我们这样局面，太省也省不来，外面的排场是必要的。剑潭倒还明白，表妹一切吩咐他就是了。”坐一坐，别了颜夫人回去，将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托了刘尚书保了。

考期三日前就忙乱起来，各士子投印结，买卷子，海内文人纷纷拥挤，自致仕先达以及布衣，共有七八百人。子云托人保了次贤，次贤忽然的抱病起来，不能赴考，子云甚为太息。初九日派了几位阅卷大臣，苏侯又做了总裁，华公子派了搜检官，徐子云派了收卷官，刘文泽派了弥封官，张仲雨派了巡逻官。初十日一早入场，首试题目是《拟汉诏》、《拟唐疏》、《五经条解》、《五代南北朝年号考》、《治河策》、《问酌六科则例》、《增损盐法利弊》、《正本清源论》八题。二试是《大礼赋》、《大乐赋》、《大蒐赋》。三试《拟杜少陵北征诗》、《韩昌黎南山诗》，皆依元韵。这三场子玉甚是得意，第一试共有八百人，就贴去了五百，第二场止三百名了，第三场出榜时，只取了六十名。王恂已被落，高品取在四十九，仲清取在二十七，子玉取在第二。另期殿试，子玉文星照命，也占鳌头，共取了三十二名。仲清、高品才高运蹇，皆被落。此科最年轻者就是子玉一人，授了编修之职，颜夫人好不喜欢。正是身经三试，压倒群英，比中状元难得多了。子玉见仲清、高品、王恂等落第，心甚不安，并不以此自得，反谦逊了许多。拜了保荐老师刘尚书，是熟极的，及谒阅卷老师，苏侯见了子玉，就想起子云之言，真是吉星鸾凤，喜不可言。王文辉与陆夫人心中半喜半闷，喜的是子玉考中，闷的是王恂、仲清不中，但接着要办女儿的喜事，也就喜多闷少。

一日，王恂的妻子孙佩秋与仲清的妻子蓉华，到琼华房里来

贺喜，蓉华道：“妹夫恭喜，压倒了天下英才。如今是玉堂金马，才子神仙，比今科鼎甲还要体面了好些，这是妹妹的福气，我如何比得上来？”佩秋讲道：“二姑爷真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，我听这些赴考宏词，从前中过鼎甲，点过翰林的也有在内，也考不过二姑爷。二姑爷不是名闻天下么？状元三年出一个，这宏词科是十年考一回，不比中状元强得多了？”你一句，我一言，把个琼华说得脸红，又不好回答。心上虽是喜欢，但未过门，如何可以公然领谢？只得手拈衣带，低头不语。姑嫂二人见他不好意思，就不说了。

蓉华见他妆台上摆设得甚是精雅，见桌上有一本诗集，蓉华翻看时，是南海杜军门浣白夫人的诗草，蓉华道：“这浣白夫人诗怎样？”琼华道：“诗也做得好，就是不脱闺门气，无甚体裁。”蓉华道：“你看那些题词呢，要算谁的好？”琼华道：“那瑶因女史十首七绝，就做得好。还有那浣香、浣兰这几首七律，真是绣口锦心，香因慧果，这两人不知是那里人？”蓉华道：“这两人我七月内都曾会过，有他们的诗么？我前日倒没有细看。”琼华翻了出来，蓉华看了道：“果然。这浣香、浣兰是苏年伯苏侯的女儿，浣香嫁与华家，浣兰就是田春帆新娶的夫人。这两姊妹真是才貌双全，世间少有的。”琼华道：“就是他们么？怪不得母亲回来这么夸奖他们。”佩秋道：“他们姊妹倒像双生似的，一模一样，比二位姑娘生得还要像些。”蓉华道：“我们虽是亲姊妹，其实不很像。你看二姑娘的秀艳风韵，倒像隐在肌肤眉目里面，像个碧纱笼罩着牡丹花，那花情、花韵，隐隐的要透在外面，然却不露出来。我近来已是老干横斜，绝无姿态。你不见我面上，颧骨也要显出来了。”佩秋道：“这是你近来瘦了些，终是有个外甥，自

然累得慌了。我看苏氏姊妹，浣香华妍，像朵白牡丹。浣兰清艳，像是粉芍药。袁绮香像莲花，香能及远，觉有潇洒出尘之致。”蓉华道：“刘大嫂呢？”佩秋道：“刘大嫂倒像碧桃花儿似的。”琼华笑道：“刘大嫂小小巧巧，绝像樱桃花。他又会笑，又像含笑花。这个人最有趣的。”又问蓉华道：“那浣白夫人诗你题没有？我打算也要题一首。”蓉华道：“我实在心绪不佳，做出来也是不好，不如藏拙为妙。你是题的什么？你的歌行最好，自然是长古了？”琼华笑道：“我昨日胡乱做了一篇，要哥哥改改，他倒说好，就这么样。我细看实在不好，要重做了，还得姐姐润色润色。”蓉华笑道：“要我润色，那就请着了铁匠，点金成铁了。”佩秋道：“我看学做诗也不容易。人说‘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’若说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我就很熟的，就是不会做诗。”蓉华道：“你是不肯做，做了又不肯给人看。前日你的《七夕》诗，我就看得很好。为何有这样诗才，要秘不示人呢？”佩秋笑道：“我何曾做什么《七夕》诗？你从何处看来？”蓉华道：“我听哥哥念的，还赞得了不得，这是谁做的呢？”佩秋笑道：“或者就是你哥哥做的，做得不好，就说是我做的了。”琼华笑道：“嫂嫂，你说三百首很熟，你得意是那几首？”佩秋笑道：“我最爱念的是七绝杜牧之的几首，‘折戟沉沙铁未销’，‘烟笼寒水月笼沙’，‘青山隐隐水迢迢’，‘落魄江湖载酒行’，‘银烛秋光冷画屏’，李义山之‘君问归期未有期’，温飞卿之‘冰簟银床梦不成’。七律是李义山的《无题》六首，与沈佺期的‘卢家少妇郁金香’，元微之的‘谢公最小偏怜女’。五律喜欢的甚多。七古我只爱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。五古我只爱李太白之‘长安一片月’与‘妾发初覆额’两首。”蓉华道：“你喜欢，我也喜欢些。五古如孟郊之

‘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’，杜工部之‘侍婢卖珠回，牵萝补茅屋’，写得这般沉痛。七古如李太白之《长相思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金陵酒肆》，岑参之《走马行》，杜少陵之《古柏行》、《公孙大娘舞剑器》，韩昌黎之《石鼓歌》，李义山之《韩碑》。五律如‘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’，‘星随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’，‘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春水香’，‘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’。七律如崔颢之‘岧堯太华俯咸京’，崔曙之‘汉文皇帝有高台’，李白之‘凤凰台上凤凰游’，你倒不得意么？”佩秋道：“我也有得意的，譬如那大家的诗力量大，我就不能学他。若小巧些的，意远情长，还容易领略些。”琼华道：“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真是全唐诗中的精液，而温李七古止载义山《韩碑》一篇，便于初学津梁。若以我看去，一诗有一诗的好处，亦不可以优劣论。但我看时人多好做七律，以其格局工整，可以写景，又可以传情，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他，我倒怕做，只好做七古。唐诗中的七古佳者亦难尽述，即如《三百首》中，如岑参之《白雪歌》内云：

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散入珠帘湿罗幕，狐裘不暖锦衾薄。

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犹着。

写塞外胡天，偏用梨花、珠帘、罗幕、狐裘、锦衾、角弓、铁衣等字相间成文，便成了清清冷冷の世界，妙在言语之外。高适之《燕歌行》云：

战士穷边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

写得军中苦者自苦，乐者自乐。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云：

画阁珠楼尽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

罗帏送上七香车，宝扇迎归九华帐。
春窗曙灭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飞花琐。
戏罢曾无理曲时，妆成只是薰香坐。

写女儿之娇艳自然，不同年年金线代人作嫁的光景。若沉痛悲凉，则莫如老杜之《兵车行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哀王孙》等篇。人说李、杜诗格不同，我说杜诗也有似太白处，其《寄韩谏议》云：

今我不乐思岳阳，身欲奋飞病在床。
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
鸿飞冥冥日月白，青枫叶赤天雨霜。
玉京群帝集北斗，或骑麒麟翳凤凰。
芙蓉旌旗烟雾落，影动倒景摇潇湘。
星宫之君醉琼浆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
似问昨日赤松子，恐是汉代韩张良。

不绝似太白么？还有韩昌黎《谒衡岳庙》与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，绝似少陵。不知二公当日有意摹仿，还是无心相像的。”蓉华道：“你真论诗真切，将这些议论倒可以做一本诗话出来。”佩秋道：“我也看得出，却论不出来，说不真，说不透，倒教人驳起来。”琼华道：“五律自然以真挚为贵，其余写景写情总也容易，如杜少陵之：
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

四十字至情至语，为五律之冠。七律格律甚多，似以浩气流转为上。以我的见解，首举一首为格，我想如祖咏《望蓟门》云：

燕台一去客心惊，笳鼓喧喧汉将营。
万里寒光生积雪，三边曙色动危旌。
沙场烽火侵胡月，海畔云山拥蓟城。
少小虽非投笔吏，论功还欲请长缨。

这个格律最妙，后来仿者甚多。如杜工部之‘风急天高猿啸哀’，‘花近高楼伤客心’，‘岁暮天涯催短景’，‘群山万壑赴荆门’，柳子厚之‘城上楼高接大荒’，刘禹锡之‘王濬楼船下益州’，李义山之‘猿鸟犹疑畏简书’，皆是此格。此数首为一律，亦像一手。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，如白香山之《望月有感》云：

时难年荒世业空，弟兄羁旅各西东。
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。
吊影分为千里雁，辞根散作九秋蓬。
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

这纯是血性语，几于天籁。香山诗当以此为第一。”蓉华道：“此是遭遇使然，所以人说穷而后工。”琼华道：“穷而后工也是有的。然后人未尝无此流离之苦，他却不能如此写，倒不写真情，要写虚景，将些凄风苦雨，和在里面，虽也动人，究竟是虚话，何能如此篇字字真切。”佩秋笑道：“我就不喜欢这等诗，若学了他，不是成了白话么？”琼华道：“诗只要好，就是白话也一样好看。若极意雕琢，不能稳当，也不好看，倒反不如那白话呢。你看岑参《逢入京使》那一首：

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
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
再如王维的：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何尝不是白话，却比雕琢的还要好。不然，就要造意深远，措词香艳，字字是露光花气，方能醒眼，如王昌龄《春宫曲》、《闺怨》是人人说好的。其余如温飞卿之：

冰簟银床梦不成，碧天如水夜云轻。

雁声远过潇湘去，十二楼中月自明。

顾况的：

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语和。

月殿影开闻夜漏，水晶帘卷近秋河。

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样，你说可爱不可爱？”蓉华道：“被你批了出来，真觉得醒眼些。你看那些诗，首首是好的，也有可议处没有呢？”琼华道：“那我不敢。我是什么人，敢议唐贤，不要教人笑我骂我么？”蓉华道：“这是我们的私见，有谁知道？”琼华道：“若说可议处也有呢，我就要议那诗祖宗那一首，少陵《梦太白》诗云：

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

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

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

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

此写得绝妙，并恐梦的不是真太白。以下接那‘魂来枫林青，魂去关塞黑’这两句，梦的是死太白，不像是活太白了。何不删了这两句，直接：

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。

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

如此径住。那‘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’也不要，倒觉含蓄不

尽。”蓉华、佩秋都笑道：“真的，删了倒好。那个枫林青、关塞黑，真有些鬼气。这是你的卓见。还有什么可议的么？”琼华道：“还有僧皎然《访陆鸿渐》那一首，古不像古，律不像律，不知选家何意。其诗云：

移家虽带郭，野径入桑麻。
近种篱边菊，秋来未着花。
扣门无犬吠，欲去问酒家。
报道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。

毫无意味。若讲律，现重了来去两字，真已失律之至。此种诗，似是而非，断不可以学。至于五绝小诗，另有别意，可入乐府。然尤难及者，如金昌绪之：

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
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白香山之：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此皆信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”佩秋道：“姑娘论诗，深得三昧，若去考博学宏词，怕不是状元？又是当初的黄崇嘏了。”琼华笑道：“单靠几句诗中用么？”佩秋道：“二姑娘从前那些诗，我见你还要叫你哥哥改。不是我说，你哥哥倒未必做得出来。若做得出来，不至三场就被贴了。”蓉华笑道：“这句话给哥哥听见，他是要不依你的。”佩秋笑道：“我是没有学过做诗，但我前日听他们说杜少陵的《北征》、韩昌黎的《南山》，我将他翻出来看时，用的都是险韵。二位姑娘，我倒考你一考罢，你们说《北征》多少韵？”蓉华笑道：“这倒被你考倒了，你是数了来难人的，我却数没有数

过，而且我也记不全。”琼华道：“《北征》好像七十韵。”佩秋道：“你记得他有几个重韵在里头？”琼华道：“若说重韵，也只有一个日字，第三韵‘朝野少暇日’，与二十七韵‘呕泄卧数日’，这是的确确是重的。”佩秋笑道：“还有‘往者散何卒’与‘几日休练卒’，与后‘佳气上金阙’，下又是‘洒扫数不阙’，虽是一字两用，也要算重的。”琼华道：“这不好算重，一个是阙门的阙，一个是阙略的阙，不过音同罢了，如何算得重韵？至于卒字韵更不是重。‘至尊尚蒙尘，几日休练卒’之‘卒’，乃是兵卒。‘潼关百万师，往者散何卒’，此‘卒’字，读促音，乃散何卒然之速也，韵本两收。”蓉华道：“妹妹实在好记性。我只记得几句，最佳的是‘瘦妻面复光，痴女发自栉’，还有‘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妲’，归美明皇，其意正大，不高于刘禹锡之‘官军诛佞幸，天子舍妖姬’，白乐天之‘六师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’么？至于《南山》诗，我虽看过，但一句也不记得，佶屈聱牙的，如何念得？且字又难认，嫂嫂你倒记得清么？”佩秋道：“我原是查了来，故意考你们的。若要念熟他，如何念得熟呢？且有一百韵之多，而字又难认。”琼华道：“你数错了。《南山》诗一百零二韵，内中一个重韵也没有，真与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一样，非大力量不能。”佩秋道：“你说没有重韵，我说也有一韵，‘尝升棠丘望，戢戢见相凑。’又云：‘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辐凑。’不是两个凑字？”琼华笑道：“你又论错了。‘或赴若辐凑’的凑字，虽刻的是三点水，其意是辐凑之辵，是车字旁。我要请问嫂嫂，鸟獸的獸字去了犬旁，是读什么字？”佩秋笑道：“有这个字，相还是獸字。”琼华笑道：“不是，是畜字，音嗅字。你不记得‘因缘窥其湫，凝湛湛阴兽。’注：兽，畜产也。大约也是蛟龙所生

的子，如虫的子为虾一样的光景。”蓉华道：“可惜你不能去考，你若去考时，倒是必取的。这些诗都能这么烂熟，真是亏你。”琼华笑道：“我却倒是因出了这两个题目，新近才看熟的。”蓉华道：“你拿那《南山》诗来给我瞧瞧。”琼华找了出来，蓉华看了两句，数了一数，问琼华道：“第七韵是什么字？”琼华笑道：“那里有这种问法？就算熟极的，也不能记得第几韵是什么字。等我数下去。”即一韵一韵的念出来，笑道：“是瘦字。”佩秋道：“这实在难为他了，背得这么熟，想姑娘和韵是必定和得出来的。”琼华道：“这一百二韵，字虽难些，倒容易用。那《北征》诗，方才姐姐说的‘不闻殷夏衰，中自诛褒妲。’这个‘妲’字就难用得，不知他们考上的是怎样用。姐夫、哥哥的也是用妲姬的妲字，大概除了这个、也无二用了。”佩秋笑道：“只要问二姑爷，就知用法了。”琼华脸上一红，不言语。佩秋道：“将来二姑爷过门第一天，就教二姑爷要背清了诗韵进房，不然关了房门，教他跪在门外，别要理他，好叫他知道咱们女人中也有个博学的呢。”蓉华笑起来。琼华更觉含羞，停了一停，说道：“想是我哥哥跪过的。”佩秋笑道：“可惜我不配，若配时，你哥哥自然也要跪了。”蓉华道：“日子快了，我们姐妹也不能常在一处了。妹妹是个有福气的，不比我们。”又说道：“看看你外甥再来。”便出去了，佩秋也同了出去。琼华暗想道：“姐姐一肚子的牢骚，这也难怪他。但姐夫这样才学，终要高发的，不过迟早些罢了。”又想：“自己的郎君才得十九岁，已能如此，真是难得。但听得从前有个什么琴言，害他病过几场，如今不知这琴言又怎样了。”

却说王文辉定了九月十九日吉期，颜夫人写了家信，说子玉已中宏词，又即完姻，一切交与仲清办理。仲清打起精神，幸他

本来旷达，也不将这些得失放在心里，便照常一样。过了几日，吉期已到，两边各请喜酒，还有那些名旦夹在里头，送戏送席的，闹了好几天。洞房花烛之夜，子玉一见，颇觉心花开放。说也奇怪，倒不是做书人说谎，也是前定姻缘，皇天可怜子玉这一片苦心，因琴言是个男子，虽与子玉有些情分，究竟不能配偶，故将此模样，又生个琼华小姐出来，与琴言上妆时一样，岂不是个奇事？此事颜夫人久知，当日见了琴言即说像他媳妇。这么看起来，就是两家的像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的了。一见之后，又未免有些感触起来，忽又暗暗的解释，遂成就了良缘爱果，自然也不像那梦中措大的光景。若像那梦中光景，岂不要将个琼华小姐气死了么？明日也请了袁绮香、苏浣香、浣兰、吴紫烟、王蓉华、孙佩秋来陪新人，群仙高会，又叙了一日。华夫人因是父亲得意门生，又是年伯母来请他，所以欣然而来。至排场热闹，与田家一样，不能细述。以后子玉闺房之乐，真是乐不可言。一个仕女班头，一个才人魁首，或早起看花，或迟眠玩月，或分题拈韵，或论古辨疑，成了个闺房良友，自然想念琴言之心也减了几分。

一日，子玉在房中与琼华谈心，值馆中有事请他，即便穿衣出门。不意将个小锦囊落在地下。琼华拾起解开时，见折着两张字：一张认得是子玉笔迹，一首《金缕曲》，反复吟哦，甚觉悲楚，知是送别词。再看那一张，也是《金缕曲》，想是那人和的。又看了信笺写着琴言的名字，不觉心中甚喜，想道：“我几次问他那琴言，他总不肯告诉我实话，倒取笑我，说与我生得一样，如今教我拿着了凭据，看他回来怎样抵赖。原来他们有这样深情，彼此魂梦相唤，又说肠已断了几回，这个情倒是人间少有的。”又想：“我在家时，常听得哥哥与姐夫议论这个琴言，说他

这段情来得很奇，令人想不出来的。今看了这两首词，果然非有情有恨人说不出来。”便将那词稿收起，将那绵囊挂在一边。

少顷，子玉回来，一时倒想不起锦囊，忽见挂在那边，便吃了一惊。琼华故作不见，只见子玉欲取不取，如有所思，颇为可笑。子玉忍不住把锦囊取了下来，捏了一捏，空空的，心甚着忙，知道琼华取了去了。别样倒还可以辩，惟有那信上有琴言的名字，如何辩得来？欲要问时，又不好径问，只时时偷望琼华一眼。琼华忍不住笑了一笑，子玉借此进言，便问：“为何好笑？”琼华道：“我笑么，我其实也不要笑，偏无故的笑起来。”子玉也笑道：“那里有既不愿笑，而偏要笑的，正是：人世难逢开口笑。”琼华又笑道：“人生有几断肠时？”子玉听了这句，已打到心坎里来，便不敢再问，心上想：“走开了就算了，省得讲这一番糊涂帐。”琼华已瞧出他要去，若走了，这话就说不成，便要將话兜住他，对子玉道：“我今日见了两首好词，我念给你听。”便念将出来。子玉笑道：“你不必论什么，单论这两首词好不好？”琼华道：“好。若不好，我还念熟他？但我不甚懂得词中之意，你讲给我听。”子玉笑道：“但凡诗词的意也不能讲的，一时要凑成那一句，随便什么都会拉上来。只可说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以马喻马之非马。若要认真讲起来，那《离骚》美人、香草之言，也去凿凿的指明他吗？”琼华笑道：“寓言是寓言，实话是实话，我也会讲。”子玉听了想走，琼华拉他坐了，便念那词道：“‘何事云轻散。问今番、果然真到，海枯石烂’，第一句就讲得这样沉痛，若教我要接一句，就接不下了。好在一句推开，说：‘离别寻常随处有，偏我魂消无算。’人说‘黯然而魂消者，惟别而已矣’，你便说魂消还不算，也不晓得消了多少回了。‘又过了、几回肠断’，这肠

也断了几回。”说到此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：“‘只道今生常厮守，盼银塘、不隔秋河汉，谁又想，境更换。’又是一开一合，这上半阙已转了三层，这片情谁人道得出来？若算常常厮守，毫无间隔，成了一家眷属不好吗，偏偏的又要分离起来。”又念道：“‘明朝送别长亭畔。忍牵衣、道声珍重，此心更乱。’我读到此，也觉心酸，况身亲其际，不知要怎样呢。以后就去得远了，望又望他不见，也不知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说‘门外天涯何处是，但见江湖浩漫。’然江湖虽只浩漫，要说我的愁肠，只怕一半还浣不尽呢，所以说‘也难浣、愁肠一半’。底下真是奇想，难道身虽离开了，不许我们魂梦相会么？但隔得老远，魂梦也未必能来，或者心动神知，且呼他的名字，或者倒呼唤得来。于是非但我这边呼他，他那里也呼唤我，两边凑合，竟能凑着也未可知。所以又说：‘若虑魂梦飞不到，试宵宵、彼此将名唤。墨和泪，请君玩。’这句也不消解，不过和墨和泪，请你看就是了。是这么解的不是？”子玉笑道：“解得一点不错。”琼华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人与你常相厮守，你却怎样位置他？”子玉道：“不过侍书捧研。”琼华道：“侍书捧研，何用魂梦相唤？”子玉着了一分急，说道：“我说你是我的知己了，自然是洞见肺腑。谁道你也不能知我，何况他人？”琼华笑道：“我讲得这么透澈，怎说还不能知你呢？”子玉道：“别人讲些糊涂话，也由他，你是不应该讲的。现在相貌还有些……”便住了口，琼华道：“噫，那你就应该……”住了口，不说下去。子玉看了琼华，琼华也看了子玉。子玉只得陪笑道：“这事也不用讲他，横竖久后自知，也不须分辨的。我今日见着度香，说他夫人要请你去赏菊花，还请庸庵与剑潭的夫人，并众相好的夫人。你去不去呢？”琼华道：“我不去罢。”

子玉道：“为什么不愿去？”琼华道：“一来我也才过来，还没有满月。二来也要等太太吩咐，如太太去，我就跟了去。”子玉道：“他们不请太太，单请你们一辈人。度香并说他夫人讲的，日子还没有定，要一家一家去问明了，都高兴来，要全到，不准少一个，还要没有大风的日子。若有一个不高兴，再改期，所以预先要问定了。”琼华道：“且看我们姐姐、嫂嫂怎样，他们若都去，我也去，如有不去的，我也就不去了。”子玉恐他再问琴言的事，尽找些闲话与他谈。琼华明知子玉心事，也不忍再问，教他难为情了。正是：

鱼水深情，凤凰良匹；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

下卷要详叙琴言在路景况，且俟细细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

话说琴仙出京之后，一路相思，涕零不已。十八站旱路到了王家营，渡了黄河，在清江浦南河赁店住了。写了江船，做了旗子，制了衔牌，耽搁了三日。道翁于漕河两院都是相好，一概不惊动了，没有往拜。道翁有个长随叫刘喜，为人老实忠厚，四十多岁，跟随了五六年，跟过江宁侯石翁太史，善于烹调，如今叫他伺候琴仙。这刘喜正是个老婆子一样，饥则问食，寒则问衣，琴仙甚得其力。开船之后，三天到了扬州。道翁怕那些商人缠扰，要来求诗求画，请吃酒，请听曲，便不上岸。但要等过关，只得在关口等候。

是日一早想着平山堂，要带琴仙去逛逛，便在船上吃了早饭，叫刘喜去雇了一个小船，从小南门沿河绕西门而去。此日幸喜凉爽，天阴阴的没有太阳。琴仙看那一湾绿水，萍叶参差，两岸习习清风，吹得罗衫泔漾，甚是有趣。行了数里，见一个花园，围墙半倒，楼屋全欹，古木鸦啼，繁阴蝉噪，正是：

朱楼青琐声歌地，蔓草荒榛瓦砾场。

道翁道：“这是小虹园。我当日在此与诸名士虹桥修禊，眼见琳宫梵宇，瑶草琪花，此刻成了这个模样，令人可感。前面还有个虹园，也差不多，略还好些。”琴仙道：“若论这个园，当年只怕也与怡园仿佛。”道翁道：“那本来不及怡园，若能两园相并，

再连到平山堂，就比得上怡园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见满地的灵石，尚有堆得好好的几座，其余坍的坍，倒的倒，滚满一地。又见几处楼阁，有倒了一角的，有只剩几根柱子竖着的，看了好不凄凉。过了一座石桥，上面题着虹桥两字。那边岸上，又有个花园，虽然略好些，尚未倒败，但那些洞房曲槛，当年涂泽的想必是些青绿朱丹，如今都成了一样颜色，是个白惨惨的死灰色。园中高处，也望得见楼上的窗子，十二扇的只有七八扇，还有脱了半边，斜挂在上。惟有树木茂盛，密层层望不见天，那些鸣蝉嘶得聒耳可厌，倒过了好一会才过完。便又过了一座石桥，三面皆通，署名为莲花桥，甚是完整。河面略宽了些，两岸绿柳阴中露出几处红墙梵刹来，俨然图画。又见有几处酒帘飘漾，曲径通幽。琴仙游览不尽。

忽见前面有两个游船来，琴仙举眼望时，只见有两个人光了脊梁，都是皤皤大腹。那一个船坐着两个妇人，浓妆艳饰，粉黛霏霏。琴仙忽见他义父低着头看水，把扇子遮了脸，不知何意。琴仙又见那两个妇人都眼澄澄望着他，一个还对他笑盈盈的。两船紧挨他的船身过去，两个妇人越看得认真，倒像要与他说话一般。琴仙不好意思，低了头望着别处。船过去时，琴仙身上忽然打来一样东西，吃了一惊，掉在船板上，看时是一方白绢，包着些果子。道翁一笑，拾起来解开，是些枇杷、杨梅、菱、藕、桃、梨之类。琴仙还不知从何处打来，问道翁这包从那里掉下来的，道翁道：“是那船上抛过来与你的，这倒成了安仁掷果了。”琴仙方明白是两个妇人送给他的，脸便红起来。道翁道：“这也不必管他，他既送来，也是他的好意，扰了他便了。”自己倒先吃了一个枇杷，琴仙终不肯吃。道翁道：“方才这两人，是盐商家的

伙计，认得我，我怕他们见了回去讲，又要来缠扰。幸他们没有见着。”船到了一处，道翁同了琴仙上去逛了。琴仙见是个庙，进了山门，有个小小的园，也有阑干亭子，中间三间厅屋，写着平湖草堂。逛了一逛，也没有甚么意思，便又下了船。

到了平山堂，景致就好了。山脚上就是青松夹道，清风谡谡，凉浸衣衿。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门，进去瞻谒，宝殿巍峨，曲廊缭绕，一层高似一层。四处灵石层叠，花木繁重，瑶房珠户，不计其数。不过也是旧旧的了，还不见得很荒凉。过了御书楼，才穿到平山堂上来，见了欧文忠公的亲笔。见有个和尚出来，见了道翁，忙笑嘻嘻的上前施礼，问道：“屈老爷几时到的？僧人眼也望穿了。”道翁一看见那和尚，有五十来岁，白白净净，高颧骨，颐下有三寸长的黑须，记得是个知客，忘了他的名氏，便也拱一拱手，道：“才到。现等过关，今日晚上就要开船的。”那和尚道：“那里有这样要紧，自然盘桓几天。”便骨碌碌两眼在琴仙面上转了几转，看琴仙穿着件白罗衫子，脚下一双小皂靴，便知道是他的少爷。便也两手和南，琴仙也还了一揖。和尚连忙让坐，问了道翁去向，即叫人拿出茶来，笑嘻嘻的对着琴仙道：“少爷是头一回来，不晓得我们这里有个第二泉，请尝尝这个第二泉。”又吩咐人，快将泉水泡那龙井茶来：“明日你们到镇江，就尝第一泉，也不能胜似这个。”道翁道：“那第一泉也实在费力，往往取了出来，也不见得甚好。”和尚道：“你要把索子量准了尺寸，潮长时二丈四尺五寸，潮落时一丈六尺就够了。放到了数，才把桶盖掀起。若没有到泉出的地方，扯开了盖子，江水灌满了，泉不得进去。所以往往取出来不见好，就是没有量准尺寸。”道翁道：“是了，我只晓得金山脚下为第一泉，却不晓得潮长潮落时的尺

寸，故取出来仍是江水，倒辜负了这个第一泉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容易，明日我们摆过江去取来，吊桶是现成的。”道翁道：“也罢了，这第二泉尝了也不输似第一泉。”

那和尚道：“屈老爷，我们想杀你了。你去年说，三月内就转来的。四月里包七太爷、鱼三老爷在这里赏芍药，看罌粟，说起你来。说三月十五，盐台大人的寿旦，盐务里干礼之外，还要做架屏。一时扬州城里，竞选不出一个作家来。其实，翰林进士不少在这里，他们说做得不好，只得到江宁去找侯石翁老爷，送了十二色礼、六百银子，又请王大老爷王蒙山写了，又是三百两。他们说，那时你老人家若来了，只消一桌酒，又快又好，连写带做不消两天工夫，岂不省事。等你不来，教他们东找人西请人，好不为难。”道翁笑道：“这些商家就多花几个钱，也不要紧。”和尚对琴仙道：“少爷，那边还有个花园，请去逛逛罢。”琴仙也想逛园，不敢说，看着道翁。道翁道：“也好，索性逛一逛。”

和尚叫人开了门，引进了园。可惜是夏天，虽然今日没有太阳，也是热烘烘的，有那树木丛杂，翳障了不透风。各处逛了一逛，和尚又指那口井，说就是第二泉。平山堂是江南胜地，凡各处过客到此，无不游览。那和尚眼中，男男女女也见过几千万了，却没有见过琴仙这样美貌，倒也不是邪心，不过那一双滑油油的眼睛，又生在个光头之上，分外觉得不好些。只管参前错后，挨来挤去，殷殷勤勤，借着指点景致，若遇见石径难走地方，他便搀一把，扶一扶，琴仙的纤手倒被他握了好几回。琴仙心上好不恨他，脸上已有了怒容，便对着道翁道：“回去罢，恐天要下雨。”和尚道：“不妨，就下雨难回，敝山房屋颇多，尽可下榻。”道翁也恐下雨，且闻隐隐的起雷，便也要回去了。那和尚尚要挽留，

道翁决意要走。琴仙见那开园门的几个人，问他刘喜要钱，刘喜给了一百大钱，尚还嫌少。和尚喝退了，直送出山门。道翁与琴仙下了船，仍坐船而回。只见往来游船甚多，一去一来，也有大半天。回来船已过关，等道翁、琴仙上了大船，即打了三回锣，抽了跳，开起船，趁着微风，到了瓜州，又要过关。这瓜州地方没有什么逛处，道翁也无相好，明日又耽搁了半天，过了关，一日半到了江宁，在龙江关泊下。

道翁忆着侯石翁，要在此与他盘桓几日。一早带了琴仙并刘喜，雇了个凉篷子，由护城河摇到了旱西门，进城雇了肩舆，到凤凰山来访侯石翁。这个侯石翁，是个陆地神仙，今年已七十四岁。二十岁点了翰林，到如今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辈，朝内已没有他的同年。此人从三十余岁就致仕而归，遨游天下三十余年。在凤凰山造了个花园，极为精雅。生平无书不读，喜作诗文，有千秋传世之想，当时推为天下第一才子。但此翁年虽七十以外，而性尚风流，多情好色，粉白黛绿，姬妾满堂。执经问字者，非但青年俊士，兼多红粉佳人。石翁游戏诙谐，无不备至。其平生著作，当以古文为最，而世人反重其诗名，凡得其一语褒奖，无不以为荣于华袞。盖此翁论诗专主性灵，虽妇人孺子，偶有一二佳句，便极力揄扬，故时人皆称之为诗佛，亦广大法门之意。而好谈格调者，亦以此轻之。

道翁与琴仙到了园，叫刘喜先将名帖送进。琴仙见这个园四面尽编槿竹为篱，种些杂树。望着里头，疏疏落落，有几处亭台院宇，甚是清旷，却无围墙。不一会，刘喜同了一人出来，说清就将肩舆抬进。琴仙花轿窗里看时，高高下下，弯弯曲曲，有长松夹道，有修竹成林，有飞瀑如帘，有清泉作带，有三两处楼台

接连，有十几抱树木交格，鹤羽皑皑于栏中，鹿鸣呦呦于栅内。到了一处，下了轿，走上前去。只见松石边，迎出一位老翁来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不衫不履的，上前一把拉了道翁的手，把琴仙看了一眼，也一把拉了他的手，拉进了三间书屋。道翁与他叙礼，命琴仙拜见。石翁问道：“这位郎君，与你是何瓜葛？”道翁道：“此是小儿。”石翁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俭腹人要充饱学，寒乞儿要装富翁，再醮妇还想学新嫁娘。你是个秃尾猢猻，怎么忽然有个小儿？难道这位玉郎是你口里吐出来的？”道翁笑道：“胡说，这原是我过继的螟蛉。”石翁又笑道：“原来是螟蛉。”便拉住琴仙，两目注定，说道：“请起，请起。好个玉郎！何物老姬，得此宁馨儿。难得，难得。”

两人叙了叙契阔，就高谈起来。琴仙在旁，听那侯石翁声如洪钟，明炯炯两只三角眼睛，疏疏两撇白髭须，纵横舌辩，口似悬河。听得他将些疑难的经典来问道翁，说经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，史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，子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，《汉书》上什么什么怎样解。却见道翁一一的回答出来，石翁不住点头。后来见道翁也问了他几种书，石翁也答得明明白白。两人又对驳了一会，各自抚掌大笑。石翁即吩咐家人备出饭来，石翁是不饮酒的，拿出来陪道翁。琴仙不肯喝酒，道翁善饮，便一人自酌。石翁道：“我劝你也不必做官了，虽然得了别驾，究也难展骥足。你的相知也尽多，难道舍了这六品前程，竟没有饭吃么？”道翁叹道：“我并非老马恋栈，但也有个难处。你晓得我数十年来非特依然故我，反成了个子身，还是立锥无地。我若有你这样仙才浓福，自然也会安享了。正是命宫磨蝎，无可如何。”石翁道：“仗文章也尽可自豪，何必手板在身，浮沉宦海？依我殊可不必。或

身依莲幕，或遨游名山，岂不自由自在！”道翁道：“你不见汤临川与梅国桢的回书说：‘少与诸公比肩事主，老而为客，所不能也。’仆少未立朝，老屈下位，岂能再作依人之想。况彩笔已还，枯肠难索，虚名有限，大敌恒多。养由基如一矢不中，毁者交集，我甚畏之。自今以后，将焚弃笔砚，善刀而藏，不作身后虚名之想，浮沉于半刺间，以终老是身足矣。”石翁也太息了几声，又问道：“王质夫、刘敬之都好么？”道翁道：“甚好！我见他们一班的后人，个个都是佳品。”石翁道：“都好么？”道翁道：“第一是梅铁庵的令郎名子玉，号庾香，竟是人中鸾凤。今年若考宏词，是必中的。”石翁笑道：“宏词科也没有什么稀奇，熟读《事类赋》三部就取得中宏词。”道翁道：“这是你老先生没有考上，所以题起你的牢骚来。”石翁道：“这也不然，我倒是公论。那梅铁庵的令郎怎么好呢？”道翁道：“第一相貌就好，温然如玉，学问各样全的。”石翁笑道：“相貌好了，自然心地灵慧，这是一定的。还有好的呢？”道翁把那几个名士一一说了，石翁道：“今年点状元的那个田君，他的父亲也算我的门生，中了进士，就不在了。他的母舅张桐孙也与我相好。这徐公子自然不用讲了，晓山相公可为善人裕后。”道翁将怡园诸人分题的对子念与，石翁也赞了几联，说道：“倒不料一班小孩子居然能这样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辈老头儿，倒要退避三舍了。”道翁又将那篇序文念了，石翁赞了两声，道：“竟是一篇唐文，宋人四六无此谨严。但其中有两句，还要斟酌斟酌。”道翁道：“就请教，那两句呢？”石翁道：“琉璃研匣，翡翠笔床，是用《玉台序》。但他一浓一淡，相间成文，便入古格。他是‘琉璃研匣，终日随身；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。’此等句倒好。你换了置鸕眼之端溪，卧鼠须之湘管，此调

便入时格。篇中虽有丽句，却带古艳。惟此二语稍时，不称通篇也。只要点去鸱眼鼠须四字，就救转来了。‘琉璃研匣，常置端溪；翡翠笔床，时安湘管。’便是六朝句法，老弟以为何如？”道翁道：“真一字之师，敢不拜服！”道翁又饮了几杯酒，道：“老兄近来诗力益肆，正如浔阳九派，泛滥横溢，弟倾心已久。但阁下之诗，无论游戏之言，也入全稿，似乎不可。何不分为内集、外集？”石翁道：“游戏之言，颇得天趣，《三百篇》不废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，何以圣人当日删《诗》，也不另编一集呢？”道翁道：“此是存本国土风，且寓惩创读诗者之逸志。若以吾兄现身说法，似以逸志为正音，以游戏为风雅，譬如群仙齐集于王母瑶池，而曲巷青楼之妖婢连袂而来，且得与彩鸾、双成并坐其间，无目者以为同一丽姝，而识者则既灌而往，已不欲观。且有妨于名教之作，尤宜割爱。兄如赵飞燕、卓文君风流太过，固不肯为小节所拘。但身后之名，权在人口，吾兄岂不自知。特以才华倜傥，厌作绳墨中生计耳。”石翁道：“敬佩良箴，自后必为留心，以赎前咎。”

忽然看看琴仙，说道：“琼枝太艳。”又笑道：“无逾我园，无析我树檀。”琴他听了说他“琼枝太艳”，便有些不悦。道翁望着园中道：“你这园真好清净，正是合着‘树深时见鹿、溪午不闻钟’两句。”石翁听了，始不为异，忽然悟了，说道：“可恶！可恶！”道翁也笑。石翁道：“你送我副对子，要说得真切，不要那隔靴搔痒的话。”道翁念道：“天下词人皆后辈。”石翁大笑道：“当不起，但马齿加长也还说得上。”道翁笑道：“下联倒难对呢。”又说道：“此地有个卢莫愁，借他对一对罢，‘卢家少妇是乡亲。’”石翁狂笑起来，道：“这个不可。这一句倒可用作印章，作对子

不好，再想副大方些的。”道翁道：“我又想了一副，但你又要疑心的。”石翁道：“你且说来。就骂我，也只要骂得切当。”道翁道：“腹不负我，我不负腹；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”石翁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对子虽非是你的好心，但于我颇合。文章具在，也是共见共闻的，千秋位置，自有一定，就用这一副罢。”

石翁见琴仙玉笋尖尖的，拿了把扇子，便要他的扇子看，顺便拉他的手看了一眼，赞道：“此子有文在手，是有夙慧的。”便将他的手，翻来翻去，迷离老眼，看了两回，又将自己扇子递与琴仙。琴仙见这扇上画得甚好，不忍释手的看。石翁将琴仙的扇子看了一眼，原来是道翁画的梅妻鹤子图，就用手扇着。又谈了一回，道翁要回船，石翁约他明日一早去游玩诸名胜，道翁应了，同了琴仙，辞了石翁，仍旧坐了肩舆，由旧路出了旱西门；坐船而回。天已晚了，琴仙在路上始知换了扇子，心中甚悔，回船告知道翁，道翁道：“明日我还去，与你换了来就是了。”

过了一夜，明早石翁打发人来请道翁并琴仙，琴仙执意不去，道翁亦不强他。来人送上扇子，说昨日拿错了，道翁接了过来，也没有看，将昨日琴仙带回的扇子与了他，即带了一个家人，坐了来船，同了去了。琴仙出来，取过自己扇子一看，见上面题了一首诗是：

谁咏枝高出手寒，云郎捧研想应难。

羞他野外孤飞鹤，日傍瑶林偷眼看。

琴仙看了，有些疑心，恍记得有个云郎捧研的故事。细细一想，心上恼起来，欲将这扇子撕了，忽又想：“等义父回来看看，这种人何必与他相好！”便气忿忿的将扇子撂过一边，自己倒在床上发闷。忽又想起京中事来，更加凄楚，除了怡园一班名士之外，

每见一个生人，必遭戏侮，甚为可恨，越想越气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刘喜送早饭进来，琴仙也不肯吃。刘喜见他烦闷，便撺掇他去游玩，说道：“大爷坐在船上也闷得慌，不如进城逛逛。最好逛的是莫愁湖、秦淮河、报恩寺、雨花台、鸡鸣埭、玄武湖、燕子矶。小的同大爷进城散散闷，老爷总要晚上才回。”琴仙道：“我不高兴。怪热的天气，也不能走路。”刘喜道：“若别处还要走几步，若到莫愁湖、秦淮河、燕子矶，一直水路，坐了船去，不用走的。燕子矶我们前日走风，没有靠船，可借明日就过了，开船再逛罢。今日去逛逛秦淮河，两边珠围翠绕，好不有趣呢。”琴仙道：“莫愁湖此去多远？”刘喜道：“也不多路，就在水西门一带。”琴仙心上想起怡园扶乩有“后日莫愁湖上望，莲花香护女郎坟”之句，说他前生坟墓在此，心上便感触起来，十分伤感，便对刘喜道：“我有个亲戚的坟墓在莫愁湖，若去逛湖，我想去祭奠一番。”刘喜道：“这也不难，但是没有预备祭菜。”琴仙道：“不用菜，只要一杯酒，一炷香，就够了。”刘喜道：“那更容易了。”便去叫了凉篷子，装了一个果盒，带了香酒，交代了伙计们，小心看船，扶了琴仙，过了小船，双桨如飞的去了。

琴仙见是昨日所过的那条河，也有十余里，才到了莫愁湖。刘喜道：“我们且先逛逛，再去寻坟。”便引琴仙进了观音庵。到了里面，见两进重门，四面皆通，铺设精雅，满壁图书，尽是名人题咏，内中见有侯石翁的诗文，又见有江西学使梅士燮一副对子。琴仙见往来游玩的，也有士人，也有商贾，也有乡农，也有妇女们，摆着几张茶桌子，栏外就是满湖的荷花。和尚便泡了两碗茶来，刘喜请琴仙坐了，他拿了茶碗又到一处去坐。琴仙见那些人走来走去，只管的看着他，有几个村里的妇人，瓦盆大的脸，

鳊鱼宽脚，凸着肚子，一件夏布衫子浆得铁硬，两肩上架得空空的，口里嚼着大甜瓜，黄瞪瞪的眼珠，也看琴仙，当是戏台上的张生跑下来，把个琴仙看得好不耐烦，便叫刘喜还了茶钱，一径走出。只见摇船的提了酒盒上前，刘喜问道：“这个坟地在什么地方呢？”琴仙道：“我如何知道，要去找呢！”刘喜道：“是那一家？问了姓名方可去找。”琴仙一想，乩上并未判出姓名，便呆呆的想了一会，便说道：“我也不晓得姓什么。”刘喜笑道：“怎么亲戚的姓都忘了？那只好罢了，从何处找起？”琴仙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我从前请仙，乩上判出来，说我前世的坟墓在这莫愁湖上，却没有判出姓氏来。”刘喜道：“这话渺茫得很，那知真与假呢？”琴仙道：“真得很，他各样事都判出来。”刘喜不好驳他。

琴仙走到湖边，只见一湖的荷花，红的似杨玉环初酣御酒，白的似赵昭仪新浴兰汤。中间有些采莲船，也有几个小女郎在船里，还有些小孩子光着身在湖里嬉水。琴仙暗暗的默祷告道：“上仙，上仙！承你指示了我的前身，又没有判出姓来，叫我身亲其地，无从寻觅，殊为恨事。怎样显个灵验出来，指点迷途。”

琴仙一面祷告间，望四面空地虽多，并无坟墓。忽见莲花丛中荡出个小艇来，有一穿红衣垂髻女郎，年可十四五，长眉秀颊，皓齿明眸，妙容都丽，荡将过来。琴仙谛视，以为天仙游戏，尘寰中安得有此丽姝？自觉形神俱俗，肃然而立。见那女郎船上放了几朵荷花，船头上集着一群翠雀，啾啾唧唧，展翅刷翎，毫无畏人之态。琴仙心中甚异。只见那女郎双目澄澄的望着琴仙，琴仙也望着他。不刻拢到岸来，那一群翠雀便刷的一声都飞向北去了，刘喜还拍一拍手赶他。刘喜问那女郎道：“湖那边有什么

顽的地方没有？”女郎道：“那边是城墙，只有个杜仙女墓，看兰苔花、翡翠雀最好顽的。方才那一群翠雀就是杜仙女墓上的，他懒得飞，搭我的船过来。”琴仙听了有个杜仙女墓，触动了心事，即问道：“这个杜仙女是几时人？”那女郎道：“我却不知，只听说有七八十年，也是个官家的女儿，死了葬在这里的。”琴仙问道：“何以要称他仙女呢？”那女郎道：“他看这个地方也数得清的人家，如何有那样华妍妙丽的女郎？见他常常的荡个小船，在莲花丛里或隐或现的，人若去赶他，就不见了。后来见那边有个小坟，坟周围有许多斑竹，坟后一盘凌霄花，那盖盘得有一间屋子大了。有无数的翠雀，在里面作窠。又有许多兰花，奇奇怪怪，一年开到头。人若采了回去，就要生病。所以地方上人，见有些灵验，便不敢作践，倒时常去修葺修葺，也没有牛羊去作践他。到初一、月半，还有人过湖烧香呢。”琴仙道：“我也过湖看看，你肯渡我过去么？”女郎道：“你就下船来。”琴仙即叫刘喜拿了酒盒并香，叫船家先回船去。

下了船，那女郎荡动了桨，刘喜也拿了一枝桨帮着他荡。女郎问琴仙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”琴仙道：“我本苏州人，如今从京里来。”女郎又问道：“如今要到那里去？”琴仙道：“到江西去。”女郎问一句，琴仙答一句，已到了湖岸。女郎道：“我领你去罢。”琴仙道：“很好。”女郎拿了一张荷叶、一朵荷花，领了琴仙，穿过树林。那城墙是因山为城的，走入斑竹丛中，见两树马缨花开满，还有几棵紫薇、木槿，果然有个小小坟墓，幽香扑鼻，开满了无数的蕙兰。山脚下有一盘凌霄缠在石上，结了一个圆顶，绿荫荫如伞盖一般。里头啾啾唧唧，翠鸟乱鸣，清风一吹，香入心骨。琴仙先倒伤心，及走到了这个地方，翻觉尘心涤尽，栩栩欲

仙。若能结庐在此，便比什么所在都好。扞苔剔藓的将那坟垄看了许久，便叫刘喜从火镰内取了火，点了香，浇了酒，将那带来几样果子也摆在坟前。那女郎道：“我来帮你。”于是将荷花剥下一瓣，放在坟前，满满斟了一花瓣酒，将那些果子放在荷叶里，叫刘喜将那盒子拿开，问琴仙道：“你为什么不一拜两拜？”琴仙道：“我即是他，他即是我。”那女郎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讲，好呆话。既有了你，就没有他；既还有他，就没有你。”琴仙听这话有些灵机，便看着女郎，女郎也看着琴仙。琴仙道：“你不知道我，只知道他。”女郎道：“我倒没见着他，倒见着你。无缘无故的祭他作甚？”琴仙道：“有个缘故，对你讲，你也不明白。”那女郎道：“既不明白，也不消讲了。”琴仙就坐在地下，那女郎也坐在一旁。琴仙颇为留恋，不肯就走，倒是那女郎催他道：“可以回去了。”琴仙只得起身，将那些果子送与那女郎，女郎笑道：“我不吃这些东西，既然你送我，我不受你的又不好，与你种在此处，等你来再来看罢。”在头上拔下根簪子，在坟前掘了几个小坑，将那桃、李、苹、梨四样种了，其余的还装在他盒子里，给刘喜带回。琴仙看了，甚是诧异，女郎催促起身，遂下了船，渡过湖来。刘喜要给他的船钱，女郎笑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是撑渡船的。”琴仙见了，更是不解，只得作谢而别。那女郎嫣然一笑，仍荡入莲花丛里去了。琴仙留心望他，只见花光湖水，一片迷离，望不清楚，不知那女郎去处，只得惆怅回船。

天色尚早，刘喜又要去逛秦淮河，把船荡进了水西关。到了秦淮河，果见两边画楼绣幕，香气氤氲。只见那楼上有好些妓女，或一人凭阑的，或两三人倚肩的，或轻摇歌扇，露出那纤纤玉手的，或啾啾唧唧轻启朱唇讲话的。有妍有媸，不是一样。那些妓

女见了琴仙这个美貌，便唤姐姐、呼妹妹的，大家出来俯着首看他，又把琴仙看得好不害羞，只得埋怨刘喜不该来。急要倒转船身回去，那两头又来些游船，有些妓女们陪着些客，挤将拢来，个个挤眉擦眼的看他，琴仙真成了个看杀卫玠。好容易把船挤了过去，听得前面窗子一响，又有一个老妓出来，见了琴仙，目不转睛的看，又听得他叫一声：“张老保，你荡到那里住，何不同到我们这里来？”张老保看着刘喜，把嘴往上扭扭。刘喜摇头道：“回去罢，我们大爷不肯去的。”那老妓还在上面招呼，张老保摇摇头，一径荡了过去。出了水西关，好半天才到大船。天已黑了，上了船。

只见两个家人慌慌张张的道：“大爷怎么此刻才回？了不得了，大爷在山上跌了一交，晕了过去，救转来，现在还哼声不止呢。”琴仙听了，唬得一身冷汗，连忙进舱来。不知屈道翁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

话说琴仙上船，闻道翁跌坏，连忙进舱看视，道翁道：“此刻略清爽些，就是半个身子动不来，想也就好的。我已服了好些药，你今日到何处去？”琴仙便说去逛莫愁湖，有个杜仙女墓，与仙舫上说的相对。道翁也觉诧异，道：“果然有这个坟，有碑记没有呢？”琴仙道：“没有碑记。”也将红衣女子的光景述了一遍。道翁猜是莲花神指点，父子两个说了一会话。琴仙又将石翁所赠的诗，与道翁看了。道翁不觉动气，因说道：“此老游戏散漫，习与性成，老来还是这样。我就素鄙其人，不过爱其才耳。将这扇子撕了罢。”琴仙即将扇子撕得粉碎，一夜无话。

明早将要过关，忽然起了大顶风，走了锚，白浪滔天，把船倒打上去，一直打到了燕子矶，方才收住，连忙抛锚打橛，加缆守风。道翁叫过琴仙来，吩咐道：“京中诸好友也应写封信去道谢道谢，我膀子疼，你替我写，我念给你。写行书就是了，不必尽要楷书。”一面靠在靠枕上，一面念给琴仙，大同小异写了十几封，又写了好些诗，足足写了大半天。傍晚风小了些，道翁知他写乏了，便叫刘喜同他上岸去散散。刘喜同了琴仙，到燕子矶上逛了一逛，又到宏济寺看了悬崖撒手处，再到了铁索缆孤舟，名胜不一而足，直到天黑而回。琴仙想和子玉的词，便卧在床想了半夜才妥。明日依然大风，不能开船，即写了这首词，又写了

一封信。此外又写了两封，一与众名士，一与众弟兄，与道翁的信一处封了。道翁命家人进城，交城守营加封递寄。

道翁一生于笔墨一事，耗费心血，又伤于酒，前日这一跌已中了心，有时清楚，有时昏愤，若痰涌上来，便迷了心，连话也说不出。兼之老年人了，大小便也不甚便，这些下人如何肯来服事？就只刘喜一人又兼买办，料理饮食，是以琴仙彻夜无眠，在中舱伺候。偏遇了日日顶风，江中船来来往往，坏了多少。道翁自想：“此病未必能好，就好了，也是半身不遂之症。虽道路不多，但这个瘫痪人，到省去怎样见得上司？不如在此医好了，再去也不迟。”主意定了，叫人进城去租公馆，遂租了旱西门内一个护国寺养病，即搬运行李，开发船价。道翁与琴仙乘舆进了城，到了寓所，倒也干干净净的一所客房，每月房租银三两。道翁与琴仙对面做房，中间空了两间。琴仙见这四间屋子甚是干净，院子里有两株大槐树遮住了，不见天日。后面也是个大院子，却是草深一尺，楼下有口棺木放着，却是空的。一边是四五间厢房，一间做了厨房，那几间与下人住了。一边是墙，墙上有重门通着外面。初搬进来，尚未布置妥当，箱笼堆满一处。刘喜等先将道翁并琴仙的床帐铺设好了，琴仙自将笔研玩意布置，也挂了些字画。自此住在庙里，请医调治。

谁知道翁命逢阳九，岁数将终，非特不能好，倒添出别样病来。因他一生心血用枯，素有李长吉呕血之病，近来好了几年，此时重又大发，一日呕吐数次，神昏色丧，卧床不起。过了二十余日，更加沉重。琴仙见此光景，心如油沸，日夜在神前焚香祷告，愿以身代。道翁自知不免，见琴仙如此孝心，更增伤感：“设或中道弃捐，教他如何归着，依靠谁人？”想到此，泪流不已。

正在悲伤之际，琴仙捧了药碗进来，见了道翁，不敢仰视，惟泪盈盈的站在一边。道翁叫他上来，琴仙放下药碗，在床沿坐了。道翁执了他的手，叫了声“琴儿”，便觉喉间噎住，说不出来。琴仙泪似穿珠，滴个不住，只得把袖子掩了面。道翁又一丝半气的接了一句，说：“我害了你了，你好端端……”琴仙忍住了哭，叫声：“爹爹，且请保重。这年灾月晦，也是人人常有的。”道翁又叹了一口气。琴仙道：“药已煎好了，请服罢。”道翁道：“病已至此，还服什么药？可不必了。但我死后，你仍旧，”又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仍旧到京去。我看你心气已定，我可放心。但我生无以为家，死无以为墓，照伍大夫以鸱夷裹尸，沉我于燕子矶罢，切勿殡葬。”琴仙听了，肝肠寸断，双膝跪在床前，泪流满面，惟双手捧着药碗。道翁勉强吃了一口，咳嗽一声，又吐出许多血来。

时日将暮，琴仙方寸已乱，不知怎样，只听柏树上那几个老鸦，呀呀呀的叫个不住。又有一个枭鸟在破楼上，鼓吻弄舌，叫得琴仙毛发森竖。时已新秋，天气昼热夜凉，琴仙身上发冷，到自己房里去穿衣。走到中堂，一灯如豆，那盏小琉璃，也是昏昏欲灭。窗外新月模糊，见树边有个人影一闪，即不见了。琴仙唬得打颤，连忙叫人，刘喜偏有事去了，那三个不见个影儿，也不知在那里。琴仙战兢兢的走到房中，不防床前一个大乌黑的东西冲将出来，把琴仙一撞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那东西一溜烟走了，唬得琴仙浑身发抖。停了好一回，爬起来，灯又灭了。再到外头来点了灯，重到房来，见地下有个小木盖子，将灯一照，床前一个大碗翻在那里。原来刘喜见琴仙天天不能吃饭，今日将莲子薏苡蒸了一只一百天的大肥笋鸭子与琴仙，也只吃了几块。刘喜又怕那几个同伴要偷吃，便将盖子盖了，放在床下。不防那

里来了一个大狮毛狗，闻见了香味，倒来打扫一空，还把琴仙撞了一交。

琴仙穿了个半臂，坐了一会，听得后头有响声，便又叫声张贵，不听得答应。琴仙又不敢去看，刘喜是请大夫没有回来，又问了一声：“是谁？”也没有答应。再听得一声很响，像似棺材暴起来，又像鬼叫了几声，琴仙好不害怕。想到佛前去求告，却又心惊肉跳的不敢前去。要不去，心又不安。重到道翁房里去看时，见昏昏沉沉的睡着了，便放大了胆，烧了一炉香，就在院子里跪下，叩头默祷，祷了三刻工夫方才起来。树上落下一个虫，在发顶上蠕蠕的动。琴仙心慌，将袖子拂了下来，拿了香炉，走进了房，方才坐下，心上还突突的跳。忽见自己肩上有三寸来长的一条蝎虎，爬到胸前来。琴仙魂不附体，不敢用手去撵他，将半臂一抖，蝎虎又倒走了回去，那尾还在他颈上一捎，琴仙骨节酥麻，不知怎样，只得将半臂脱了，扔在地下。那蝎虎又从颈上爬在头上，琴仙唬得哭叫起来。

却好刘喜回来了，进来见了，拿扇子打下来，一脚踏死。琴仙已唬得满身寒毛直竖，眼泪汪汪，且遍体发烧，眼睛冒火。刘喜与他放了蚊帐，看他床下只有一个空碗，便问道：“那鸭子呢？”琴仙道：“我不在房，”一个大黑狗进来吃了。”刘喜骂了一声：“那里来这个害瘟疫的狗？我还不放在厨房里，恐伙计们嘴馋，来撕了几块去，倒请了这只狗了。”琴仙道：“你为何去了这半天才回？”刘喜道：“那王大夫今日到仪征县去了，要耽搁三四天才回。我只得去请了李大夫，也是个名医，住的远，来回有二十里路呢。”又问道：“老爷此刻怎样？”琴仙道：“还是这样。”刘喜道：“如果老爷有些长短便怎样呢？”琴仙又哭道：“如果有什么

不好，我也是死。”刘喜叹了一口气，到道翁房里来看了一看，就到后头去了。

琴仙又到道翁的房来，只听得刘喜嚷道：“不好了，这些箱子到哪里去了？”琴仙听了，慌忙出来，走到后面厢房里看时，就剩了几个书画箱，其余搬运一空。见张贵、汪升、钱德的行李都没有了，便急得发怔，目定口呆。刘喜道：“奇怪，他们这三个人那里去了，此刻还不回来？这门开着，岂没有人进来的，如何是好呢？况且盘费银子也都在箱内。老爷房内一个小扁箱，只有几件单纱衣服。大爷你的东西也全偷去了，你房里那小箱子，也是几件纱衣。现在我身边存不到二十两银子，适或有起事来，这怎么样呢？”琴仙急得没有主意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事断不可对老爷讲，别急坏了他，且等张贵等回来，再作商量。”琴仙与刘喜等到天明，绝无影响，方知三人偷了东西走了。琴仙却不是心疼东西，见道翁如此模样，设有不测，则殓殮之费皆无，如何是好？便哭了半日，只剩一个刘喜，又不能分身寻觅。

忽听得道翁叫人，琴仙急忙过去，见他歪转半身，当他要解手，问了他，摇摇头，心上要坐起来。琴仙叫刘喜来帮着扶起，把两个大靠枕靠了背。道翁道：“你们去找我那些诗文集来。”琴仙忙去开了箱，一部一部的搬过来。道翁问了书名，又过了目，叫留下一本近作诗文稿子，一本书画册，其余都叫烧了。琴仙哭道：“这些诗文著作，一生的心血在内，正可留以传世，为何要烧了呢？”道翁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也不至今日这个模样，总是他误了我。若留了他，将来是要害人的。教人学了我，也与我一样，偃蹇一生，为造物所忌。断断留不得，快拿去尽行烧了。”琴仙万种伤心，十分无奈，只得到外面烧了几种，

又自藏了几种。道翁将方才留的诗文字画付与琴仙道：“这个给你做个纪念。”琴仙见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，也忍不住了，只是掩面呜咽。道翁又叫取笔砚来，琴仙磨了墨送上，道翁要纸，琴仙又送上纸，扶正了他。刘喜搬过一张小桌，放在床前，琴仙在旁照应。道翁喘了一会，刘喜拧了手巾与他擦了脸，嗽了口。道翁执着笔，颤巍巍的，一大一小，写了一篇放下，又喘了一回，眼中掉下泪来，叫一声：“琴儿，我有句话吩咐你。”琴仙含泪听训。道翁道：“你虽幼年失路，但看你立志不凡，我不须多嘱。你回京后自然旧业是不理的了，徐度香处尽可寄身。”琴仙听到此，便哭起来，不能答应。道翁又道：“这个遗言你收好了，将来到京之后与度香，他必有个道理。”琴仙接了过来，看是：

六月八日偕侯石翁游清凉山，登绝巘，为罡风吹落堕地，致伤腰足。归卧不起，呕血数斗，现寓白下萧寺中。弥留之际，旦夕间事也。伤哉！伤哉！素车无闻，青蝇谁吊，骸轻蝉蜕，魂咽江潮。一抔之土何方，六尺之孤谁托？琴儿素蒙青眼，令其来依。呜呼！度香知我，自能慰我于九原也。残魂不馁，当为报德之蛇；稚子有知，亦作感恩之雀。肝胆素照，神魂可通，不尽之言，伏惟矜察。七月七日屈本立绝笔。

琴仙看了，不觉恸倒在地，刘喜也哭了。道翁命刘喜扶起琴仙，琴仙独自倚床而哭。道翁道：“不必哭了，我累了你。殓殓之后，即埋我于江岸，也不必等过百日，你速速进京罢。你将我的文凭送到石翁处，托他在制台前缴了，要他与我做篇传。人虽不足传，但我一生之困苦艰难也就少有的。”琴仙只自掩面哭泣，不能答应，刘喜也泪落不止。满屋中忽觉香风拂拂，道翁叫刘喜与他擦

了身子，换了衣裳，桌上焚了一炉香，道翁跣趺而坐。琴仙偷眼看他，像个不吉的光景，只见又提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了四句道：

一世牢骚到白头，文章误我不封侯。

江山故国空文藻，重过南朝感旧游。

题罢，掷笔而逝。琴仙一见，又昏晕倒了，慌得刘喜神魂失措，一面哭，一面拍醒琴仙。琴仙跪在床前，抱了道翁双足，哭得昏而醒，醒而昏，足足哭了半天。刘喜连连解劝道：“大爷，事已如此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料理后事要紧。这么个热天，也不宜耽搁。”琴仙那里肯听，又哭了好一会，直到泪枯声尽，人也起不来了。刘喜扶了他起来，又拿水来与他净了脸，琴仙才敢仰视，只见道翁容颜带笑，玉柱双垂，室中余香未散。琴仙对刘喜道：“你看老爷是成了仙了。”刘喜道：“老爷一生正直，岂有不成仙之理。”刘喜与琴仙商议道：“前日扣下船价二十两，已用了四两，还有十六两。我的箱子，他们算有良心，没有拿去，内中破破烂烂也可当得二三十千，共凑起来，五十吊钱是有的。老爷的后事也只得将就办了。或者报丧之后有些分子下来，也未可定。但这件事怎样的办呢？”琴仙道：“这些事我都不知道，尽要仗你费点心的了。”刘喜道：“这个不消吩咐。”

于是先将道翁扶下，易箒之后，点了香烛，焚了纸钱，昨日请的李大夫方来，闻得死了，即忙回转。刘喜出去料理，一个人又没有帮手。棺材买不到，只得向和尚买了那一口停放在后楼的，就去了二十二千大钱。其余做孝衣，叫吹鼓手，请僧念经，雇了一个厨子，忙得不了。琴仙诸事不能，惟在床前守尸痛哭，水浆不入口者两日。刘喜又疼他，也无空劝他。入殓之后，停放中堂，琴仙穿了麻衣，在灵帏伴宿，刘喜也开铺在一边。此时正

是中元时候，是个兰盆鬼节。南京风俗，处处给鬼施食，烧纸念经，并用油纸扎了灯彩，点了放在河中，要照见九泉之意。一日之内，断风零雨，白日乌云，一刻一变。古寺中已见落叶满阶，萧萧瑟瑟。夜间月映纸窗，秋虫乱叫，就是欢乐人到此，也要感慨，况多愁善哭如琴仙，再当此茕茕顾影，前路茫茫，岂不寸心如割！正是死无死法，活无活法。若死了，道翁这个灵柩怎样？岂不做了负恩人？若活了，请教又怎样熬这伤心日子？数日之间，将个如花如玉的容颜，也就变得十分憔悴了，饮食也减了。一个来月，日间惟喝粥两碗，不是哭，就是睡，也似成了病的光景。

那日晚上，酸风动魄，微雨打窗，琴仙反覆不寐，百感交并起来。在房里走了几步，脚下又虚飘飘的。听得刘喜鼻息如雷，琴仙走去看时，见枕头推在一边，仰着面，开着口，鼻孔朝天，鼾声大振，一手摸着心坎。又见一个耗子，在他铺上走去，闻他的鼻子。琴仙恐怕咬他，喝了一声，耗子跳了过去，琴仙也转身回铺。听得刘喜鼻子哼哼的叫了几声，便骂起来，忽然一抢出来，往外就跑，唬得琴仙毛骨耸然，不知何故，忙出来拉他。刘喜撞开长窗，望着大树直奔上去，两手抱住不放。琴仙不解其故，倒唬得呆了。停了一会，不见响动，才大着胆走上前，见刘喜抱着树，又在那里打鼾。琴仙见他尚是睡着，便叫了几声，推了几推，刘喜方醒过来，问道：“做什么？”琴仙道：“你是什么缘故？睡梦中跑出来，抱住了树。”刘喜方揉揉眼，停了一停，道：“原来是梦。我方才见张贵来扯我的被窝，我正要捉他，问他的箱子，一赶出来抱住了他，不想抱着了树，又睡着了。”自己也笑了一笑，琴仙又害怕，又好笑，同了进来，关了窗子，刘喜倒身复睡。

琴仙也只得睡下，恍恍惚惚的，一会觉自己走出寺来，见对

面有个书铺，招牌写着华正昌三字，有个老年掌柜的照应了他。琴仙即进铺内，忽听锣声镗镗，又接着作乐之声。回头看时，见一对对的旌旗幡盖，仪从纷纭，还有那金盔金甲，执刀列道，香烟成字，宝盖蟠云，玉女金童，华妆妙像，过了有半个时辰。末后见一座七香宝辇，坐着一位女神，正大华容，珠璎蔽面。看这些仪仗并那尊神都进寺里去了，琴仙也跟了进去，却不是那个寺，宝殿巍峨，是个极大所在。只见那些仪从人唱名参见后，两班排立，弓衣刀鞘，俨似军中，威严可畏。琴仙躲在一棵树后偷望，见那尊神后站着许多侍女，宫妆艳服，手中有捧如意的，有捧巾栉的，有捧书册的，有执扇的。只见那尊神说了几句话，却听不明白。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童子来，约十二三岁。虽然见他清眉秀目，却已头角峥嵘，英姿爽飒，走上阶去，长揖不拜。又见那尊神似有怒容，连连的拍案，骂那童子，见那童子口里也像分辨。两人觉说了好一会话，然后见那尊神颜色稍和，那童子也就俯首而立。又见那尊神向右手站的一个侍女说了一句什么，那侍女便入后殿。少顷，捧着一个古锦囊出来，走近童子身边。那童子欲接不接似的，双手将衣衿拽起，侍女把锦囊一抖，见大大小小，新新旧旧，五颜六色，共有百十来枝笔，一齐倒入那童子衣兜里。见那童子谢了一声，站了一会，尊神又与他讲了好些话，那童子方徐行退下。琴仙看他一直出了庙门，心上想道：“这不知是什么地方？那个童子好不兀傲，到了此处，还是那样凛凛的神色，怎么跪也不跪的，想是个有根气的人，来历不小。”琴仙将要出去，只见一个戴金幞头穿红袍的神人进来，仔细一看，就是他义父屈道翁。琴仙吃了一惊，心上却不当他是死的。因为这个地方，不敢上前相见，仍躲在树后。见他义父上阶，打了一恭。

那尊神也不回礼，略把手举了一举，见他义父恭恭敬敬站在一旁。那尊神问了几句话，便听得一声云板，两边鼓乐起来。尊神退入后殿去了，仪从亦纷纷各散。见他义父独在阶下徘徊，仰瞻殿宇。琴仙此时忽想他已身死，一阵伤心，上前牵住了衣哭起来。见他义父也觉凄然，便安慰他道：“琴儿，你受苦了，也是你命里注定的。不过百日困苦，耐烦等候，自有个好人来带你回去。”琴仙想要问他几件事情，却一件也想不起，就记得方才那个童子，问道：“方才有个童子进来，那尊神给他许多笔，始而又骂他，这童子是什么人？”道翁道：“这童子前身却不小，从六朝时转劫到此刻，想还骂他从前的罪孽。后来是个大作家，名传不朽的。三十年后见他一部小小的著作，四十年后还有大著作出来。”琴仙又问道：“这位尊神是何名号？”道翁道：“低声。”便左右顾盼了一会，用指头在琴仙掌中写了两字，琴仙看是殿娥二字，也不甚明白，再要问时，道翁已望外走，琴仙随在后头。见他出了庙门，上了马，也有两个皂隶跟着。道翁把鞭梢一指道：“那边梅翰林来了。”琴仙回头一看，只见江山如画，是燕子矶边，自己仍在船上，道翁也不知去向。忽见一个船靠拢来，见子玉坐在舱里，长吁短叹。琴仙又触起心事，欲要叫他，那船已与他的船相并。琴仙又见他舱里走出一个美人来，艳妆华服，与子玉并坐。琴仙细看，却又大骇，分明就是他扮戏的装束，面貌一毫不错。自己又看看自己，想不出缘故来。见他二人香肩相并，啾啾唧唧，好不情深意密，心上看出气来。忽见那美人拿了一面镜子，他们两人同照，听得那美人笑吟吟的说道：“一镜分照两人，心事不分明。”听得子玉笑道：“有甚不分明？”琴仙心上忍耐不住，便叫了一声：“庾香好么？”那子玉毫不听见。琴仙又叫了一声，只

听子玉说道：“今日好耳热，不知有谁骂我。”那美人忽然望见琴仙，便说道：“什么人在这里偷看人？”便将镜子望琴仙脸上掷来。琴仙一躲，落在舱里，那边的船也不见了。琴仙拾起镜子来一照，见自己变了那莫愁湖里采莲船上的红衣女子，心中大奇。忽又见许多人影，从镜子里过去，就是那一班名士与一班名旦。自己忽将镜子反过来，隐隐的有好些人映在里面，好像是魏聘才、奚十一等类。正看时，那镜子忽转旋起来，光明如月，成了一颗大珠，颇觉有趣。忽然船舱外伸进一只蓝手，满臂的鳞甲，伸开五个大爪，把这面镜子抢去了。琴仙“哎哟”一声，原来是梦。睁眼看时，已是日高三丈，刘喜早已起身了。

琴仙起来，刘喜伺候洗脸。琴仙呆呆的想那梦，件件都记得逼清，将两头藏过，单将中间的梦与刘喜说了，老爷像成了神，但是位分也不甚大。刘喜道：“只要成了神就是了，想必天上也会升转的。”刘喜一会儿就送上饭来，说要到侯老爷那里去，告诉老爷这件事情，要他将文凭找出来。琴仙道：“文凭也在那个衣箱子里，也偷了去了，怎样好呢？”刘喜道：“偷去了么？那只好求侯老爷与制台讲明，想人已死了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”

刘喜伺候了饭，脱了孝衫，便到凤凰山侯石翁处来。那侯石翁自从见道翁跌了这一交，甚不放心。隔了一日，来找道翁的船，已不见了，当是开了船，只道他已经到任，再不料他已经身故，心上又想起琴仙：“见了那首诗，不知是喜是恼，想来经我品题，自然欢喜。但看他生得这般妙丽，却冷冰冰的，少些风趣。可惜如此美男，若能收他作个门生，足以娱此暮年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只见刘喜进来，在地下叩头。石翁问道：“怎么你又回来了，不曾跟去么？”刘喜将道翁归天之事，细细说了。又将遗言嘱托并

张贵等偷去衣箱、银钱等物，并文凭也偷去了，如今少爷在寺里守灵，连衣食将要不给起来。石翁听了大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我道是已经到任去了，那知道这个光景！”便也洒了几点泪。刘喜道：“此时总要求老爷想个法子才好。”石翁道：“屈老爷相好呢尽多，但皆不在这里。我只好写几封信，你去刻了讣闻，拿来我这里发，也有些分子来，就可以办丧事了。我与屈老爷多年相好，况且他还有个孤儿在此，我自然要尽力照应的。官事我明日去见制台说，就着江、上两县缉拿张贵等，并要行文到江西，恐他们将这文凭到江西去撞骗，也不可不防的。这些事都在我。明日还到寺里吊奠，面见你们少爷，再商量别的事。”刘喜叩谢了回来，对琴仙讲了，琴仙也没有什么感激。明日石翁去见了制台，说知此事，又到上元县与刘喜补了呈子，知县通详了，一面缉拿逃奴，一面行文到江西去了。

石翁过了一日，备了一桌祭筵，一副联额，亲到寺里来上香奠酒，痛哭了一场，倒哭得老泪盈盈，甚是伤感。琴仙在孝帏里也痛哭，心上想道：“此老倒也有些义气，听他这哭倒也不是假的。”石翁收了泪，叫自己带来的人挂了匾额，看了一看，叹口气，走进孝帏。琴仙忙叩头道谢。石翁蹲下身子，一把挽住，也就盘腿坐下，挨近了琴仙，握了琴仙的手，迷离了老眼。此时石翁如坐香草丛中，觉得一阵阵幽香，随风攒入鼻孔，此心不醉而自醉。见他梨花似的，虽然容光减了好些，那一种叫人怜惜疼爱的光景，也增了许多。琴仙心上不悦，身子移远些，石翁倒要凑近些，说道：“不料贤侄遭此大故，昨日刘喜来说了方知。不然，我还当往江西去了。前月初十日，我到江边，见你们已开了船，谁知道有这些事。如今你心上打算怎样？”琴仙心里很烦，但不

得不回答几句，便说道：“承老伯的厚意，与先父张罗一切，甚是感激不尽。小侄的意思，且守过了百天，觅块地，将先人安葬了，那时再作主意。”石翁道：“这是什么主意！你令先尊是湖北人，汨罗江是他的祖居。他数代单传，并无本家亲戚。你若到那里去，是没有一个人认得的。况如今又是孑然一身，东西都偷光了，回湖北这个念头可不必起了。京里人情势利，况你令尊也没有什么至交在京里。从来说：‘人在人情在。’不是我说，贤侄你太生得娇柔，又在妙龄，如何受得苦？那奔走求食，好不难呢！就我与你令尊，是三十年文章道义之交，我不提拔你，教谁提拔你？轮也轮到我，我是义不容辞的。歇天我来接你回去，这灵柩且寄停在这里，一两月后，找着了地，再安葬不迟。你且放宽了心，有我在此，决不教你无依无靠。你天资想是极好，将来成了名，也与你令尊争口气，我也于脸有光的。就此定了主意，不必三心二意。”

琴仙见他这个样子，两只生花老眼看定了他，口中虽说得正大光明，那神色之间，总不像个好人。心上又气又怕，脸已涨红，低了头，只不肯答应。石翁把琴仙的手握在掌中，两手轻轻的搓了几搓，笑迷迷的又问道：“前日扇上那首诗，看了可懂得么？”琴仙心中更气，把手缩进，将要哭了，便要站起来走开。石翁拉住道：“且慢，还有话说。你在京里时，认得些什么人？”琴仙想不理他，又不好，只得忍住了气道：“人也认得几个。”石翁道：“是些什么人？”琴仙道：“都是一班正正经经的，倒也没有那种假好人。徐度香、梅庾香之外，还有几人也是名士。”石翁笑道：“徐度香么，是晓山相国的公子，他与你相好么？”琴仙道：“是，现在先君还有一封遗书与他，托他照应的。”石翁笑道：“了不得

了，快不要去。这些纨绔公子，你如何同得来的！他外面虽与你相好，心上却不把你当作朋友。你倒不要多心，不是我说，你的年纪太小，又生得这好模样，京城的风气极坏，嘴贫舌薄，断断去不得。你去了，也要懊悔的。自然在我这里，你令尊九泉之下也放心。你拜我作义父也好，拜我作老师也好，我又是七十多岁的人，人家还有什么议论？且我家里姬妾也有好几个，疼你的人也多，娘儿们一样，自然有个照应。你若要到京，这路途遥遥的，路上我就不放心。而且人要议论我不是，怎么把个至交的遗孤撇在脑后，也不照应，让他独自去了。你想这句话，我如何当得起？”琴仙只当没有听见，洒脱了手，站得远远的。石翁没趣，睁大了三角眼，瞅了他一会，又道：“我是一片好心，你倒不要错了主意。”便起身要走，琴仙只得又叩了两个头，道：“小侄不认得外边，就算谢过孝了。”石翁要扶他，琴仙已站了起来，离远了。石翁走出窗外，当着琴仙送他，尚可说两句。谁知琴仙竟已入帟。石翁无奈，只得走了回去。想了半日，明日着人送了一担米、一担炭、四两银来，试试琴仙的心受不受，若受了，自然慢慢的还肯到他家里去。谁知琴仙执不肯受，刘喜也不敢作主，只得原物璧还。石翁甚怒，骂他不受抬举，已后也就无颜再来。但心里一分恨，一分爱，一分怜，终日之间，方寸交战，作了许多诗。幸苏州巡抚请了他去，勾留两月始归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

话说前回书讲琴仙在江宁落难，受尽悲苦，这回又要说些京中事了。此时已到了十月初旬，小春天气，晴光和蔼，百卉发荣，怡园又要热闹起来。

且说徐子云的夫人袁绮香，生得婉娴柔静，贤淑无双，又且绣口锦心，才能咏絮。于十月初十日，请了华公子的夫人苏浣香、田春航的夫人浣兰、刘文泽的夫人吴紫烟、颜仲清的夫人王蓉华、梅子玉的夫人琼华、王恂的夫人孙佩秋。此时园中菊花开满，五色斑斓。是日晴光和蔼，风不扬尘，小毛衣服都用不着，绵的尽够了。袁绮香一早带了十二红婢，还有几个家人媳妇，先到园里候客。那日次贤、高品、南湘皆回避了。那十二红都是十五六岁，有的已是云鬓堆鸦，有的还是垂髻刷翠，却一样的盈盈秋水，窄窄弓鞋。绮香夫人带了群婢在宝香堂伺候。今日宝香堂另是一番铺设，一色的锦裯绣褥，翠幕银屏，中间堆了七层菊花。

到巳初一刻，刘文泽的夫人吴紫烟先到，车进了园们，即换肩舆，抬到宝香堂前下轿，珠围翠绕的，带了四个丫鬟。绮香迎接上堂，彼此见了礼。绮香笑道：“今日算你早，我是辰刻过来的。”紫烟道：“我今天卯正就起来，昨日姐姐说要辰正毕集的。已经到了巳初了，谁知这些姐姐们还没有一个来。”绮香道：“也差不多了，大约浣香来得迟些，自然先到浣兰处同来的。”家人

媳妇报道：“王大姑奶奶与少奶奶、梅家少奶奶齐来了。”说罢，轿子已齐到堂前。姑嫂三位下了轿，一群仆妇、丫鬟随在后头。绮香一一迎接，见琼华打扮，今日分外娇艳，比陪新那一日，更添了几分娇娆妩媚。众姊妹序齿坐下，蓉华道：“我等二妹来，就等了多时，只道客已到齐了，谁知苏家二位还没有来。”绮香道：“蓉妹、佩妹为什么不把侄儿带了来？”蓉华道：“孩子们怕见生人，一见就哭，所以没有带来。”因问道：“怎么也不把侄儿、侄女带过来顽顽？”绮香道：“你侄儿感冒才好，恐过来又冒了风，侄女我倒要带他过来，他不肯过来。”

正说话间，报道：“华夫人、田夫人到。”只见一群蝴蝶，拥着两朵花王出轿来，莲步未移，香风已到。袁绮香接下台阶，苏氏姊妹笑盈盈的上前见礼，然后与佩秋、紫烟、蓉华、琼华都见了，各人挽着手，喜笑颜开，叙了一番。苏氏姊妹见了琼华，分外亲爱，琼华见了浣香、浣兰，也十分亲热。这一班姊妹，大约同是瑶池会上人，都有夙契。绮香道：“今日我们众姊妹都是通家世好。苏家二浣，王氏双华，本是同胞，不用说了。我们一共七人，今日仿他竹林七贤，做个桃园结义，大家团拜一拜，以后遇着，就不许谦让。愚姐痴长，不识众位妹妹意下如何？”众佳人都应道：“甚妙。”浣香道：“妹子前日就有这心，今日正打算商议这事，不料姐姐先得我心。我们今日序齿之后，以后称呼，就照这里的排行可好么？”紫烟道：“更好了。我与绮香姐姐，都没有亲姊妹，我从前就厌人称我为大姑娘。如今好了，要改排行了。”绮香笑道：“你要改什么行？大姑娘已改了大奶奶，你如今就想改大太太么？”说得众人笑了。序齿袁绮香二十五岁，吴紫烟二十三岁，孙佩秋、王蓉华皆二十二岁，苏浣香二十一，浣兰

十九，王琼华十八居末。绮香命丫鬟们焚了一炉百和香，铺了一条大锦毯，七美顺着年次团团的拜了一拜，珠珞垂肩，云裳贴地，甚是好看。嗣后七美中称呼绮香为大姐，琼华为七妹，紫烟行二，佩秋行三，蓉华行四，浣香行五，浣兰行六，依次而坐。

琼华对绮香道：“大姐姐，我们今日之来，非为哺啜，原为游园。若这一坐，天又短，只怕就逛不成了。列位姐姐心里怎样？”绮香笑道：“我不过借逛园之名，约妹妹们叙叙。若真要逛园，这五六里一片大地方，山石萃确，又难行走，况你那金莲三寸还不满，如何走得来？”浣兰道：“据我想，要逛尽这个园，一天也逛不到。不如到一个极高的所在，望一望罢。”浣香道：“极高的所在，除非上山不可，但恐难走。”紫烟道：“我听说这园里有个缥缈亭是最高的，我们就到那缥缈亭上去罢。”蓉华道：“据我想，登山不如临水，且闻得路路走得通的。不如坐个船游他一转，望着那些景致，似乎比岸上还好些。”佩秋道：“说得是，又省力。若上山去，只怕也走乏了，还能游么？”绮香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到吟秋榭顶上去，也望得个全景，就在那里坐罢。”于是一群粉黛，都出了宝香堂后院，到了风露清吟馆那边下了船。主人只有七个，那七家的丫鬟、仆妇共有四十余人，用了十几个小船，一齐荡到吟秋榭来。众佳人望着芙蓉如锦，空水澄鲜，岩岫如屏，寒林错落，就是绮香也记不清那些地方。那十二红婢是常过来折花摘果的，便指点此处是什么所在，那处是什么所在，众佳人目不暇给。

到了吟秋榭，将三层游览过了，在第二层设了筵宴。众佳人酒量虽不算好，却也能饮几杯，最大者为吴紫烟、王蓉华。绮香命红雪、红云、红玉调丝品竹，小拍清歌。绮香道：“可惜我们

酒量都是有限。我新年无事，与我们老爷编了一个酒令，行起来颇为热闹，不论多少人，都放得进去。”浣香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竟不是个酒令，是个阵图了。”绮香道：“却也有阵图在内。”蓉华道：“你且说这个令是怎样的？若要人多也不难，我们带着这些女兵，都叫过来，也就不少了。”绮香道：“要行这个令，只好如此。我这个令叫做‘秦灭六国’，又叫做‘六国伐秦’。今天好在七人，正合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七国，有七根筹，掣谁是谁，六国并力伐这秦国。还有小筹数十根，是七国的人物，掣着那一国的，就归那一国。”话未说完，喜得众佳人眉欢眼笑，都要试这个酒令。

绮香道：“我们且先点起将来，设有不合使唤的，便不中用。出去战败了，倒累主人罚酒。”就先点自己的丫鬟，点了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雯、红薇、红莲、红葵、红娟，其余那四个不能饮酒。浣香的十珠都可使唤，全点了。浣兰的四个丫鬟，只点了一个小翠，才十三岁，生得很好，且又灵变。又点了许三姐。琼华的四个丫头，点了一个青琴。蓉华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秋莲。紫烟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侍香。佩秋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金凤。共二十四人。其余都命他们代酒。绮香即命拿过筹来，先是七人掣了，顺着年齿掣去，绮香掣着秦，紫烟掣着楚，佩秋掣着燕，蓉华掣着赵，浣香掣着魏，浣兰掣着齐，琼华掣着韩。浣香道：“姐姐，你今日受了大敌了，我们六国今番并力，定要杀你个片甲不留。”绮香道：“慢说大话。少顷叫你这国投降，那国纳贡，好看罢。”蓉华道：“我若再掣着廉颇、蔺相如，就教你不敢出崤函之外了。”琼华道：“我若掣了张子房，这博浪一椎，断不教他中个副车。”佩秋道：“我掣荆轲，也不至中铜柱的。”浣兰道：

“我把田单的火车驱过来，看你有什么御敌的妙计。”紫烟道：“就是我国没有勇将，若能掣着了项重瞳就好了。”绮香道：“且慢高兴，我秦国是兵强将勇，没有一个弱兵。待我且先派定了人数再说。他们共二十四人，我用六个，你们一家用三个。”即叫浣香的爱珠、花珠过来，道：“你两人到我大国来立些功业，不要在你那个小国埋没。”爱珠、花珠笑了，站了过来。绮香自己点了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霓，浣香自己留了宝珠、明珠、掌珠，浣兰留了许三姐、小翠，要了荷珠，紫烟留了侍香，要了红薇、赠珠，佩秋留了金凤，要了红莲、红娟，蓉华留了秋莲，要了红雯、画珠，琼华留了青琴，要了珍珠、蕊珠。

分派定了，绮香叫拿七个小筹来，先掣秦国的。爱珠掣了白起，花珠掣的是商君，红香掣的是韩非子，红玉掣的是吕不韦，红雪掣的是李斯，红霓掣的是赵高。绮香笑道：“如何，你看我们文武皆全。”收过了筒，取紫烟楚国的筹来，侍香掣的是令尹子兰，红薇掣的是高唐神女，赠珠掣的是宋玉。紫烟笑道：“完了，一个佞人，一个梦神，一个风流鬼，这如何打得仗来？”众佳人皆笑，也收过了。再掣佩秋的燕国小筹，金凤掣了荆轲，红莲掣了田光，红娟掣了骏马。佩秋道：“也不好，究竟是个不祥之兆。”蓉华笑道：“尚未出兵，倒已先砍了两个脑袋。”众人皆笑，又收过了。取蓉华的赵国来，秋莲掣了廉颇，画珠掣了蔺相如，红雯掣了平原君。蓉华道：“我这三根掣得好，大可折秦国的锐气。”再掣浣香的魏国，宝珠掣了信陵君，明珠掣了侯生，掌珠掣了醇酒妇人，大家又笑起来。绮香道：“这倒难，又算酒，又算妇人，横竖一出马，就叫人开心的。”掌珠道：“换一根罢。”绮香道：“好便宜事。”忙将筹拿开了。掌珠无奈，也只得捏了那根

筹，脸上甚是羞愧。再掣浣兰的齐国，浣兰道：“我这国就掣得平常，只怕没有什么好筹在里头，再不能如蓉华姐姐的廉颇、蔺相如的。”看小翠掣一根，已经失笑，再看三姐掣出来，大家笑得如花枝乱颤，扎挣不住。原来小翠一根是鸡鸣，三姐一根是狗盗，幸亏荷珠掣了孟尝君，稍可解嘲。再掣琼华的韩国，蕊珠掣了张子房，青琴掣了博浪椎，珍珠掣了圯上老人。琼华笑道：“我早说的，绮香姐姐你仔细博浪椎、荆轲匕首，好不利害。就是高唐神女、醇酒妇人教你受用罢。”红薇道：“奶奶且慢喜欢，只怕奶奶手下也有个笑话出来呢！”绮香道：“不用讲，拿出谱来。”大家看时，见写道：

六国伐秦，无论秦胜秦败，六国皆要出马。起手以击鼓传花，花到谁国，即谁国先出。国君不出战，遣将出战。如三胜秦，秦王领群臣纳降，跪献酒三樽，与某国君臣贺。如某国为秦所败，亦君臣跪献秦国三樽，余皆仿此。

一国如有三人，三人出马后无论胜败，即退让他国出战。七国群臣，各有故事可按，但系随手掣来，前后不同。如两人对敌，胜负后，各运化本人故事饮酒，俱有详注，查对便明。如六国先后以传花为次，一国诸将出马以掷骰为次，数到谁，则谁先出马。

众佳人看了，笑道：“今日这个笑话，必定闹得不少。不知谁国谁人先出？且把他们这些谱看看是怎样的，可有些丑态在里头？”绮香道：“都有些，且不要看。若看了，必惹得他们这个喜欢，那个发气，莫如定了人再看。”

于是折了枝菊花来，命小丫鬟点鼓，到了蓉华，鼓已住了。蓉华笑道：“我这三员勇将正好出这个头阵，试试手段。”秋莲、

画珠、红雯三个就上来，旁边又摆了一桌酒肴。秋莲把两个骰子一掷，掷了四点，是自己出马。秦国的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雯也过来。爱珠把骰子一掷，掷了二点，是花珠出马。花珠是商君，秋莲是廉颇。绮香翻出谱来，查到廉颇名下，内有一条：“廉颇如遇商君，俱系勇将，皆以豁拳为令。如廉颇败了，必系老年无用，一败带上假白须，再败罚酒一大觞，三败罚饭一碗。”众佳人看了，不禁又笑。秋莲道：“姑奶奶，这廉颇也不见得好。”蓉华笑道：“你只要赢了，就不带胡子了。”再看商鞅的谱：“商君足智多谋，能开阡陌。如败后，手中藏一物，叫胜家猜。猜不着，平过；猜着了，商君即以本物飞诗一句。不能或不合本题者，罚一杯。”花珠道：“这还好，不甚累赘。”两人对垒起来。秋莲看了谱，心已怯了，输了三次。蓉姑道：“好个廉颇，头一阵就打了败仗。”秋莲想跑开，被爱珠、花珠赶上，捉了过来，戴上假须，飘飘漾漾的。众婢女把他形容个淋漓尽致，罚了一杯酒，又盛了一碗饭要他吃。秋莲笑道：“你们也有良心，戴上这个东西，怎样吃得饭来？除非要用金钩挂胡子法子。”红雪道：“有钩子，早就预备的。”便在匣子里找出两个金钩来，挂在秋莲耳上，两边分开。佩秋想着他丈夫说的笑话，不留心说了出来道：“倒像个蝇拂子。”蓉华瞅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请问，这蝇拂子是谁家的？”一句话说得佩秋两颊微红，幸众人不解，也过去了。秋莲只得央求旁人代了这碗饭，便除下胡子，指着花珠道：“我看你的笑话。”

骰子掷了，是画珠，画珠是蔺相如。蓉华道：“廉颇无用，要看这相如了。”绮香看蔺相如的谱：“如败了，三杯俱系赵王代饮。”蓉华笑道：“画姑娘你须仔细些，不要丧师辱国，反累我喝

酒。”画珠道：“奶奶放心，看我赢他。”无奈行的是猜枚令，画珠藏了三个瓜子，三次都被花珠猜着，画珠好不惭愧，只得说道：“这酒我自喝罢。”绮香道：“那不能，你若徇私，是要罚三十杯的。”蓉华笑道：“我喝，我喝。”一口气就喝了三杯。

轮到了红雯，是平原君。谱上：“平原君用丝线。平原作交线之戏，平原输了，叫人打了手，还要喝十大杯，说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要他吐了才歇。”这红雯是酒量最小的，又兼胆小，见了这个令，先害怕起来。两手框了一条线，那十个指头就不住的发颤，惹得众佳人又笑，他自己也笑起来，越笑越颤。绮香道：“看来这个鸡爪风更不济事，蓉妹不如带了他们来跪献三杯罢。”蓉华笑道：“尚可背城一战。”两人将线交了一回，红雯也赢了一次，只打了两下手，喝了两小杯，余请旁人代了。花珠手中藏了一颗莲子，叫红雯猜。画珠看见了，把脚踢一踢红雯的脚，红雯不解，看着画珠。画珠又指着桌上一盘的莲子，红雯又看到隔壁去了，道是鸭掌，便说道：“鸭掌。”画珠听了，大笑起来。红雯害臊说道：“你故意顽我。”画珠道：“我顽你？”花珠道：“他倒不是顽你，你倒是骂我。”便摊开手说道：“露冷莲房坠粉红。”红雯对画珠道：“既是莲子，怎么踢我的脚，叫我如何想得出来？”画珠道：“难道你裙下的不是金莲，定要算鸭掌么？”众佳人都笑。绮香笑向蓉华道：“你三将出马，败了八阵，虽不算全军覆没，也不过一息尚存。你看谱上：‘如九阵中只胜一阵者，虽免跪献之辱，也须领队前来纳降。’”蓉华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便斟了一杯酒，走到绮香面前福了一福，绮香也还了一礼，笑而受之。那画珠、秋莲、红雯，只得也向花珠万福。花珠笑道：“我是甲冑在身，不能还礼。”画珠骂道：“你威风不要使尽了，只怕这回就要

对人磕头呢。”

于是又击起鼓来，花到了紫烟住了，侍香、红薇、赠珠上来。赠珠把骰子一掷，数到红薇，是高唐神女，众人皆笑。紫烟笑道：“好个红姑娘，高鬟大袖的，真像个神女。”红薇脸已红了。那边爱珠、红玉、红香、红霓、红雪也过来，掷到爱珠，是白起。绮香道：“这叫做无情遇。”看谱：“如神女遇见白起，神女如何能敌？须起倾国之兵尽出助战。如系文臣者，行藏阍令，手中各藏一物。国君点戏一出，如白起为净，神女为旦，其余助战者各肖其人定色。”再查：“令尹子兰为丑，宋玉为生。”绮香命他们四人手中，各藏一粒榛子，又道：“你们手里有也使得，没有也使得，你们伸过一手来，我说的戏内中查点脚色，应到的不到罚，不应到的到也要罚。”绮香点了一出《刘唐》，是单，是净脚戏，看各人手中个个皆有。绮香笑道：“生、旦不应到。各罚一杯。”绮香又点了一出《闹庄》，也是净脚戏，生、旦俱不应到，红薇又到了，又罚一杯。红薇不服，说道：“这出戏也要让我们国王点了。”紫烟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上了他的当了。”紫烟点了一出生旦戏，想罚爱珠一杯。谁知爱珠是个空手，倒将侍香罚了一杯。

又击鼓传花，到了浣香，数宝珠出马。浣香笑道：“这是我们的福将，四公子中的魁首，看你们什么人来抵敌罢。”那边数到了红雪，是李斯。绮香道：“好个对手。”看谱：“信陵君是运筹点将令。”就拿上一筒酒筹来，宝珠掣了一枝看时，是“蜡照半笼金翡翠。”注：“席中戴金条脱、玉钏者饮一杯。”绮香道：“这一句只怕都要喝一杯。”七位佳人都喝了，独浣兰不喝。绮香问他，浣兰道：“这杯没有我的酒。”绮香不信，拉他手看时，是一对碧霞玺做成的镯子。众佳人道：“这真便宜了他。”那二十四

个婢女，不是金的，就是玉的，满堂都喝了一杯。佩秋道：“五妹好个福将，一出来叫满堂喝酒。”红雪掣了一枝是：“玉搔头袅凤双飞。”注：“插金丝软凤钗者饮一杯。”红雪四下留心，戴此钗的却亦不少，只见爱珠与红雯在那里交线顽耍，爱珠交错了，被红雯打了一下，爱珠格格的笑，把个金丝双凤钗颤得乱飞。红雪斟了一杯酒，上前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爱珠道：“怎么你要消酒，消到外国来了？”红雪道：“你不见你头上么？方才这句诗是，戴双凤钗的酒。”爱珠摸一摸钗，又看看众人道：“呸！你瞧谁不戴，你偏来缠我。”说罢又笑。浣香笑道：“爱珠，你喝了罢，难逃公道。”爱珠看看主人，只得喝了一口。红雪还要他喝酒，爱珠把红雪一推，半杯酒也翻去了。绮香笑道：“这爱儿真是可儿，不枉这个爱字。”宝珠又掣了一根筹是：“轻敛翠蛾呈皓齿。”宝珠四下一望，道：“有了，我来敬我们侍香妹妹。你看双蛾颦蹙，皓齿微呈，不是西子捧心的模样么？”侍香不肯，被宝珠捏着鼻子一灌，侍香一笑，喷了宝珠一身，众佳人皆笑。绮香道：“宝丫头了不得，真是个勇将。”红雪又掣了一枝是：“暗中惟觉睡鞋香。”说道：“这句倒难。”绮香道：“你一个个闻去，是谁的香，就叫他喝酒。”红雪笑道：“若要闻，那就，”便笑了不说。又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来敬个人。”便斟了一杯来敬红薇。红薇道：“难道你真闻过我的脚么？这奇不奇，无缘无故的来缠人。”红雪道：“我虽没有闻过你的脚，但常见你用松子粉浆缠足带，不是香的？”红薇被他说着了，两颊通红，只得喝了一杯。宝珠又掣了一枝是：“十指纤纤玉笋红。”看来看去，就是个小翠指甲尚是红的，要他喝了一杯。红雪掣了一枝是：“天赐胭脂一抹腮。”看红雯喝了两杯酒，两颊尚是红的，也逼他喝了一杯。

重掷骰子，数到明珠，是侯生，是个《顶针续麻令》。李斯输了喝酒，侯生输了要喝酱油。明珠道：“这个酱油倒有些难喝呢。”花珠低低说道：“吃杯醋罢，比酱油还好些。”众佳人听了，忍不住笑。明珠也不理他，说道：“十月之交。”红雪道：“交交黄鸟。”明珠道：“鸟鸣嚶嚶。”红雪道：“嚶其鸣矣。”明珠道：“请教这个矣字怎样接，这不是难人？”罚了红雪一杯，喝了说道：“我换一个已字罢。”即道：“已焉哉。”明珠道：“又要罚。”红雪道：“你单念过一部《诗经》，没有念过别的经书，就说没有哉字的起头。”明珠不服，红雪道：“你喝一杯酱油，我说给你。”明珠如何肯服，只是嘴强。红雪道：“你接不上来，怎么不要喝这酱油呢？”惹得众人皆笑。明珠道：“你若造一句，我就听不出，还有奶奶们听得出来。你如哄我喝了酱油，若说不出来，你要吃我的唾沫的。”红雪道：“是了，你喝罢。”明珠赌着气，真吃了一口酱油。红雪笑道：“《书经》上‘惟三月哉生魄，哉生明。’哉字可作起句，怎么说没有哉字起句呢？”众佳人笑道：“这却说得是。”绮香笑道：“这唾沫可以免了。”后又换字顶了几句，红雪输了一杯。

轮到掌珠，是醇酒妇人，令是掷色，若输了，跪请本国王与敌国王出令，掌珠掷了么二三，红雪掷了四五六。掌珠跪在浣香面前求救出令，把个华夫人笑得不止，便道：“出什么令呢？”便对绮香道：“我有一个集词牌成韵的，两句三字，一句七字，要凑拍。”便念道：“宴清都，清平乐，八声甘州金缕曲。姐姐也照样说一个。”绮香道：“这个倒难，词牌我也不甚熟，比不得你是长填词的，这倒被你难倒了。我喝一杯罢。”浣香道：“姐姐不要谦，请说来。”绮香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“高阳台，尉迟杯，貂裘

换酒醉蓬莱。”浣香道：“拜服，拜服，姐姐说得这样凑拍，还说不熟呢！”那五位佳人都赞道：“两人都说得好，我们公贺一杯，为两盟主寿。再请多说几个，大家听听。”浣香道：“就是七个字的难凑些，只怕也没有多少呢。”又念道：“长相思，十二时，烛影摇红玉漏迟。”绮香道：“这个更好。”便也念道：“殢人娇，系裙腰，凤凰台上忆吹箫。”众佳人赞道：“妙极！这两副比前更好了。词牌中七字的就这一句，被绮香姐姐说着了。”浣香道：“实在绣口锦心，令人拜倒。”又念道：“少年游，过秦楼，西江月明月棹孤舟。”下句换了八个字。绮香又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“红娘子，锦帐春，如梦令巫山一段云。”众佳人称赞不已，叫满堂都贺一杯。

于是又击鼓传花，传到佩秋的燕国，数骰子是金凤出马，为荆轲。那边数到了红玉，是吕不韦。荆轲行的是投壶令。浣兰道：“这令大约没有笑话了。”金凤投了一枝苏秦背剑，红玉投了一枝姜公钓鱼，那两枝都没有中，各人饮了两杯。转到红莲的田光出来，是个哑口令。各出一指，如大指为金，食指为木，中指为土，无名指为水，小指为火。譬如一个出大指，一个出食指，便是金克木。大指赢，食指输了。一个出大指，一个出小指，是火克金，小指赢，大指输了。这三婢出得甚快，有输有赢。

再换红娟的骏马上来，看谱是马吊谱。大指为赏，中指为肩，小指为极，食指为百子，无名指不用。可用两手齐出，如此出二指，彼出一指，成了色样，是归出二指家。出一指者，照贺例贺酒。如彼出两手三指，此出一手二指，成了色样，是归出两手家。总以少数凑成多数，余皆仿此。所贺之酒，数多则通场分喝。蓉华道：“这个酒了不得，若照贺例喝酒，譬如要一百贺的，难道

也贺一百杯不成？”绮香道：“一百杯也不多，我们现在有三十余人，一家不过分得三杯酒，怕什么？”红娟道：“这个马吊色样我记不清楚，奶奶须与我记着。”浣香应了。红娟出了一个食指，一个小指，红玉偏偏出了一个小指，刚刚凑成一百两极，是个双尾蝎。浣香道：“这个就六十贺。”绮香道：“这倒好，叫通场伺候的都喝一杯。”红玉两手齐出，是一个食指，两个小指，红娟出了一个食指，是一百三极，凑成了玉鲫鱼背，又是一百贺。佩秋道：“这酒实在消得多，不论多少总通场一杯罢。”于是又通贺了一杯。红娟出了两个大指，一个食指，红玉出了一个食指，又凑成了三赏一百，是个花兜肚，是十二贺。绮香等各饮一杯，红玉饮了两杯，红娟饮了三杯。这一回，通计喝了一百七十二杯酒。

于是传花又传到浣兰，点将出马是荷珠孟尝君，那边点了红囊的赵高。浣香笑道：“赵高如何是孟尝君的对手？且看谱来。”孟尝君是食客三千，令两人用骰子六颗对掷，如遇红遇么者，出钱投于盆内，六红即投六钱，两红两么即投四钱，无红无么即赢此钱。如孟尝君赢了，问那人：“你有的是什么？没有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什么？不要的是什么？”那人每件说一句唐诗，说得好免饮，说得不好与不能说者罚酒。如孟尝君输了，人也照样问他。红囊与荷珠掷了一会，红囊输了，荷珠问道：“你有的是什么？”红囊道：“我有的是：绣檀回枕玉雕梭。”荷珠又问道：“你没有的是什么？”红囊道：“我没有的是：珍簪新铺翡翠楼。”荷珠又问道：“你要的是什么？”红囊道：“我要的是：红珠斗帐樱桃熟。”荷珠道：“你不要的呢？”红囊道：“我不要的是：春入眉心两点愁。”众佳人都赞道：“说得好。”浣香对绮香道：“姐姐，足见你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你的婢女都是这样绣口锦心，真令人羡慕之

至。”绮香道：“他们虽然记得几句诗，然那里及得尊婢们般般皆会。”荷珠听他主人称赞红囊，心中有些不服，便说道：“这四句却说得好，但忘了你是赵高，一个老公，也配用这些东西？”即笑说道：“你有的是：细草春香小洞幽。你没有的是：娇娆意绪不胜羞。你要的是：鸳鸯帐下香犹暖。你不要的是：嫁个萧郎爱远游。”浣香听了，笑骂荷珠道：“荷儿怎么这般轻薄？”绮香正笑着，尚未开口，红囊气极要打起荷珠来，荷珠再四的陪礼，群珠又与他央求，红囊方才饶他。众佳人笑道：“荷姑娘这几句太刻薄，幸遇着人多，不然是挨定囊姑娘的打。”

到了小翠的鸡鸣来了，小翠上来就有些发怯。看谱是接牌令。两人将骨牌对接，么头对么，二头接二，接死了罚酒。小翠暗喜。两人就在地下接起来，小翠接死了三次，便发急起来，不知道要怎样奈何他。绮香道：“今番有好令来了。”把谱一翻是：“鸡鸣出关三杯酒，都要装着鸡啼，从板凳下钻过去钻过来三次。”众佳人掩口葫芦。小翠听了这个，倒投其所好，毫不为难，便咪咪唧唧的学起鸡叫来，学了几声，即从凳下钻了三次，惹得众人大笑。浣兰道：“姐姐你好心，故意点他来作笑话。”绮香笑道：“这是他自己掣着的。你倒别笑他，若不是他，别人也不能钻得这么灵便。”小翠钻完了，头上歪着个偏髻，嘻嘻的对着浣兰笑。浣兰视了他一个白眼，道：“你还乐得很呢。”酒是三姐代喝了。

到了三姐上前，红囊口里作呼狗声。三姐道：“你运气好，别要赢我，你若赢了我，我真咬你一口。”翻出谱来，是五毒令。大指为虾蟆，食指为蛇，中指为蜈蚣，无名指为蝎虎，小指为蜘蛛。分胜负是蜘蛛吃蝎虎，蝎虎吃蜈蚣，蜈蚣吃蛇，蛇吃虾蟆，虾蟆

吃蜘蛛。两人就猜起来。三姐想道：“他若料我出蜘蛛，他就出虾蟆，我不如出蛇。”谁知红囊出了蜈蚣，三姐输了，便道：“我倒想喝酒。”红囊笑道：“你看看谱来喝。”绮香笑对浣兰道：“妹妹你手下那些鸡鸣狗盗怎么好？又要作出好模样来了。”浣兰气忿忿的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今日教姐姐的威风施尽，我只好慢慢的报仇。将来掣着了西楚霸王，钜鹿一战，才消得这口气呢。”众佳人笑道：“还有一个韩国在那里，兵书尚未出来，只好盼他打胜仗了。”看三姐的令谱：“头一杯要装狗叫三声，第二三杯要伏在地下爬两步，作狗叫三声。”三姐笑道：“呸！这个令如何来得？我当狗盗是什么东西，原来要装狗的。我不来。”说着就跑，众佳人听了，都笑得不得了。只见花珠、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囊一齐赶上，围住了三姐，说道：“凭你怎样利害，今天在我们园里，你想走到那里去？好好的叫了饶你，不然我们就按倒了你，剥你的皮。”便七手八脚，你一捏，我一捏，三姐身上最怕捏的，被他们缠住了，便笑作一团，身似紫薇花的乱颤起来，连连求告道：“不要闹，不要闹，我叫，我叫。”那六个人还不肯信，五人围住了他，一个拿了一杯酒，要他叫了再喝。三姐寡不敌众，只得汪汪的叫了三声，闹得哄然大笑，倒像百鸟齐鸣。三姐脸也红了，红囊还要他猜，三姐也想翻本，又猜，仍旧是输。三姐道：“这回姐妹们可饶了我罢。”二珠、四红如何肯依？浣兰笑对绮香道：“你这个无道强秦，到底要怎样？五国已给你吞食尽了，还要纵容这些豺狼虎豹去吃人。”绮香笑得伏桌难应。三姐被他们围住，毫不容情，心生一计，想道：“这些骚货实在可恶，我今也顾不得作笑话，也叫他们作些笑话出来。”又想：“顶坏是爱珠、红雪两个，待我顽他们一顽。”便装着笑盈盈的说道：“姐妹们不

要这样，你们让开些，我就伏在地下就是了。”诸人还不信，红雪道：“我们就站开些，谅你也不能跑。”三姐故意慢慢的曲着腰，伏将下去，见红雪与爱珠都是三寸金莲，裙边下微露一线的镶边花裤，叫了一声，众人又笑。三姐乘其不备，一转身把爱珠两脚一抱，把他的裤腿望上一捋，露出雪霜似的一节小腿。三姐就学作狗叫一声，一口咬定，两手在腿上乱抓，把个爱珠唬得神号鬼叫，浑身一麻，已栽倒在地。那五个人上来救爱珠，三姐又将红雪腿上一口，两手也是乱抓。四个人见了，没命的跑开，笑得弯着了腰。这红雪也笑得麻倒在地，跌在爱珠身上。爱珠还当是三姐伏在他身上要咬他，极嚷极笑的，已带着哭声，将要哭了，三姐掩着嘴走开。那众佳人与众婢女，都笑得粉黛霏霏，秋波搵泪，有堕钗的，有翻酒的，不一而足。爱珠与红雪在地上坐了好一会，才爬得起来。三姐还格格的笑，爱珠指着骂道：“你这个短命鬼，你将来总教疯狗咬一口，肚里生出小狗子来。”红雪道：“不要将来，只怕出门就教狗咬的。”三姐笑道：“谁教你们太作恶了。我还容情，他们四个跑得快，不然叫你一窝子六个滚在一堆。”那六个人我一句，你一句，把三姐骂了好一会，众佳人方才笑完，紫烟一人尚有余笑。绮香对浣兰道：“妹妹，你这个三姐真好，我拿个丫鬟与你换了罢。”浣兰道：“姐姐要他作什么，他是只会装狗的。”紫烟笑道：“姐姐你招集这些亡命作甚，你真作秦始皇么？”大家又笑起来。琼华道：“我来灭秦了。他们也只有个韩非子，只懂刑名，不懂兵法的。”

数到蕊珠出马，是张良，是金门射策令，自己先出一句成语为题，将三个骰子摆出句中之意，将杯子盖了，叫那人也摆，摆出来相同的不论，如摆出来不同，请中人评论优劣，劣者罚酒。

蕊珠将三个骰子摆了，将茶杯盖好，又将三个骰子递与红香，道：“你摆‘九重春色醉仙桃’这一句。”红香想了一想，摆了一个三，一个六，一个四，说道：“三六是九重，四即算仙桃，不知对不对？”蕊珠揭开杯子，是对的。蕊珠又摆了一句是：“十三箏柱雁行斜。”红香想了一想，摆了两个五，一个三，蕊珠也说对了。又摆了一句，说道：“词源倒流三峡水。”红香想了一会，想不出个理来，便摆了三个三，问道：“是不是？”蕊珠道：“不是。”揭开杯子，是三个四。红香拍手道：“妙极！这才是倒流，我竟想不到，我罚酒就是了。”看韩非子罚酒的谱是：“作法自弊，轻则黥面，重则刖足。”蕊珠道：“取笔研来涂脸。”红香道：“姐姐，饶了我罢，涂了脸又要擦脸，费事得很，我情愿跪了喝一杯罢。”蕊珠将要容情，倒是珍珠不肯，说道：“我还要与他来呢。一个容了情，个个要容情了。”便把笔在红香脸上画了一个眼镜，惹得满堂又笑起来。红香好不有气，喝了一杯，忙忙的要水洗了脸。幸他倒是不擦粉的，不然便将脂粉洗去了。气忿忿的抬着手，向珍珠道：“你先来，你先来！你若输了，求人讨饶便不算人，只算是狗。”珍珠笑道：“我怕你？讨饶也算好汉么？”看谱上，圯上老人的令是盘象棋谱，名为八阵图。圯上老人下红子。珍珠象棋下得虽好，谱却不熟，偏偏遇着红香是爱打棋谱的。珍珠十分用心，无奈未得其妙，几着变化就迷住了，看看要输，宝珠要指点他，红香道：“谁教了，就算谁输，要照样罚酒。”琼华心甚着急，又不好教，看红香把他一个挂角将，就将死了。红香笑道：“今番得了。”查圯上老人的谱，是脱鞋置酒，遍敬席上。珍珠见了，说道：“这个断断使不得，怪脏的东西，那是什么样儿！”红香道：“不妨的。”便要来脱他的鞋。珍珠一跑，不防红雪在旁暗

中把脚一勾，珍珠跌一交，被红香上前按住，脱了他一只鞋下来。珍珠急得满脸飞红，一手拉住红香要夺回，不料红雪把鞋接了过去，正要装酒，不防又被花珠一手抢了，仍与珍珠，惹得大家笑个不停。珍珠着了鞋，捆上带子，起来将红香拧了两把。这一关也就算了。

只剩了一个青琴是傅浪椎，谱上是：打擂有闷雷、劈雷，是打秦国通国中人马。琼华道：“就要看这一将成功了。”蓉华道：“琴儿，你须与主人争个脸。”青琴笑道：“我这椎是要椎椎打中的。”浣兰道：“你若赢了他们，非但与你主人争气，且与我等报仇。”浣香道：“这闷雷、劈雷是可以乱打的，你也不必容情，连他们的国王也可打得的。”佩秋道：“你若像了秋莲的廉颇，就不好了。”紫烟道：“也不要像我们荆轲的匕首。”你一句，我一句的说笑。绮香笑道：“谅此孤军深入重地，焉有生还之理？”使命放六人一齐上前，与青琴对敌。说也奇怪，被青琴一顿闷雷、劈雷，将二珠、四红打得个个心惊胆怯，琼华好不得意，只管点头微笑，说道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众佳人齐声称贺。绮香笑道：“这还了得？你是个顶小的小妹妹，公然欺侮大姐姐来，这般可恶。你敢与我对敌么？”那五个佳人同声说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敢？如果七妹胆怯，我们一齐相帮。”琼华笑道：“妹子愿避三舍，如必不获命，也只好秣马厉兵，与姐姐周旋。”绮香笑道：“众志成城，坚不可破，我让了你罢。”看青琴这打擂，已赢得不少，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霓都喝了许多酒。

浣香见天色已晚，便要进城，浣兰要留他，浣香不肯，定要回去。绮香见太阳已落，也不好挽留，只得先送了浣香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是不要紧，又不赶城，到三更再散不迟。”十珠婢收拾零星，

大家都下船渡过了河，直送到山下，上了轿出园。众姐妹方携着手，就近到了春风沉醉轩坐下。群婢也都来了，煮茗清谈了一会，已点上灯。紫烟要打马吊，便拉了蓉华、佩秋二人打起马吊来。琼华看见有一匣诗牌，便与绮香、浣兰三人在一桌打了一副，足足打到二更后，琼华方成了一首七律，绮香差了一韵斗不成。浣兰牌起得不好，尚差了十数字，琼华将牌摊出，那边蓉华等也过来看时，只见斗的是：

饯别春光已半年，小春天气最堪怜。
酒分牌闾纵横策，人比瑶池阆苑仙。
任说朝朝依玉树，终应步步让金莲。
彩云明月如相妒，照彻楼台分外鲜。

那五位佳人同声赞道：“这首诗倒像做成的，那里像斗出来的？真是字字稳当，且切今日之事。”绮香又笑道：“我最爱是：‘任说朝朝依玉树，终应步步让金莲’这一联，为我辈闺阁吐气。不然，这个园几成了那几个名旦的梨园了。”蓉华道：“姐姐，那几个名旦你见过没有？闻得二哥天天带他们在园里。”绮香道：“若说这几个名旦，倒也生得很好，我也只见过五六个，到年节下，他们也进来贺节。不是我说，我们今日这一班人，倒有几个像他们。”这句话，就有紫烟想不出是谁，其余皆听得人说过。浣兰、琼华恐绮香说出来，便不约而同的将闲话拦住他。又看将近三更，也要各散。绮香挽留不住，只得同散，便说道：“残月未尽，妹妹们可高兴，能走到园门口不能？”众佳人情愿都走，一对对的手灯相照，众姊妹你携我，我携你，一路说说笑笑，穿过了好些石门竹径。正是：

衣香鬓影留余艳，拾翠寻芳趁此时。

到了园门，各自上车，在车里又各相辞谢了几句，方才坐了绣幃，碾动双轮，群婢各登车随后，绮香也与十二红各上车而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

话说众佳人怡园一叙，正如群花齐放，百鸟争鸣，香留数日。后来彼此唱和了许多诗，传为佳话。这回又有几个下作人，做几件下作事出来。

却说奚十一选了广西一个知州，是个极苦的地方，十分不乐，心上想告病不去。又因近着他家乡，且菊花是广西人，借此可以回家看看，因此竭力唆成。奚十一近来得了家信，洋行倒了，盐场又为海水冲了，家事不好。又听得老太翁得了腿疾，也要告病。又想家内兄弟都已回去，也轮不到他作主。不如且到广西走走，看看局面怎样。但此时已经盘费全无，而且又欠了潘三四千银子，急于要还，日来催逼。把个挥金如土的奚十一闹得走头无路起来。潘三是个大帐局，一天之内往来的保家不少，听说奚家的洋行倒了，盐场漂了，人口如风，已传遍了。别的帐局更不用说。奚十一竟至告贷无门。思前想后，不得主意，此时十五天气，日短夜长，日里在外头张罗，夜间开了灯，惟以吃烟为事。吃迷了，睡着不醒。一连几夜，把个菊花熬得清水直流。且自三月内修肾之后，虽然壮观了些，其实不中用。一来疙疙瘩瘩，皮肉粗了，而且周围不甚平整，兼之头重脚轻，虽见头脑狰狞，其实根株疲软，只好停顿多而纵送少。菊花才二十几岁，火盆似的，如何能常吃那粗粝东西？

一日，奚十一带了胡八出门去了，与唐和尚商量。一轮晴日，满照明窗，菊花梳了头，好不纳闷。无意之间到外边来散步，走到跟班房门口，见关着门，里面有笑声。菊花轻轻的在门缝里一张，见春兰弯着腰在炕边，看有四只脚站在一处。菊花一见，即把袖子掩了口，听巴英官说道：“你倒会长，怎么他不会长，总是这样的？”春兰道：“也觉长了些，没有你的长得快就是了。你人虽短，他倒长呢，与老爷的差不多了。”英官道：“老爷如今的还不及我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两人的脚步又翻了转来，在前的此时在后，在后的忽又在在前。菊花看得软洋洋的，牙齿咬得扎喇喇的响起来，心中受不得了。欲要骂他们几句，又不好思思，只得回房。心里想道：“倒不料这两个小狗彘的也会闹鬼。人还赚我说兔子不起阳的，谁晓得一炉的好烧饼。既然会这样，那样想必也会的了。”想得脸红红的。老婆子送了饭进来，菊花吃了饭，开了灯。忽然将那枝枪看了一会，把双指围了一围，足足有一虎口粗细，放下夹在腿间，把烟挑了一盒子出来，剪了灯煤，慢慢的一口一口吹了几口，星眼朦胧的像要睡着。觉得有人伏在他身上来，亲了一个嘴。慢慢的睁开眼来，见是奚十一回来了。菊花笑了一笑，只见奚十一脸有笑容，就到那边躺下吹烟。菊花问道：“你今日为何回来得快？”奚十一叹口气道：“人情势利，早知如此，我若省俭些。非但不欠帐，而且还有余，何必要受人这些气！今日若不是唐和尚、张仲雨做保，这潘三准不肯借钱，还要逼还欠帐。就是潘三，他也借过我的钱，我何尝要过利钱？不料此时将对扣的帐来借给我，你想，这个交情可叹不可叹。我本来零零碎碎使了他三千银子，他如今加上利钱，就算四千。再借给我二千两做盘缠，就要我写了一万银子的欠票，到江南太爷任上先还

五千，到广东再还五千。他叫两个伙计同了去，我此时无法，只好依他。到了江南就好了，能一齐还了便更好，省得一路供养他们。带着两个帐主回家，也不好看。”菊花道：“那个潘三原不是个东西，怪不得人家要抠他的屁股，我就恨他那个讨人嫌的嘴脸。”奚十一嘻嘻的笑。菊花道：“银子呢，拿回来了？”奚十一道：“拿回来了。”菊花道：“我听得有个九香楼是相公们新开的，卖些花绣东西，你与我买一样东西。我要两双花袖，一双要刻丝的，一双要拉锁的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我们此去，正在苏州路过，到苏州去买罢。这里也是苏州来的。”菊花道：“我要他们这个。九香楼有的是内造货，什么王府里赏他的，苏州也不及他好。我要买也要不了多少钱。”奚十一也知道这个铺子是袁宝珠、苏蕙芳等开的，却因近日心绪不佳，没有去逛。如今有了盘缠，明日借此可以逛逛，便答应了。

奚十一忽从怀中摸出个纸包看看，重又揣好了。菊花问是什么东西，奚十一道：“宝贝。”菊花道：“给我瞧瞧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停一停，用的时候给你瞧。”菊花笑嘻嘻的一骨碌爬了过来，伏在奚十一身上，在怀里掏了出来，解开一看，是几条白绫带子，便道：“呸，这个宝贝！用也用了几十条了，不见得什么稀奇。现在还有几条存着呢。”奚十一道：“这个另是一种。你不信少顷试试，就知道好了。那个是两吊钱一条，这个是二两四钱银子一条呢。他说用得省可用一月，用得费也可二十天。”菊花笑道：“一月用一回就可一年了。”奚十一笑道：“大约与你用不过十天也就算了。”菊花道：“稀罕这些东西，这是你用，你怎么说我用呢？”奚十一道：“那人说遇着干的，就可多用几回，遇着湿的，几回泡透了，药性也就过了。”菊花把奚十一嘴上拧了一把道：“你这

个倒是干的。”便靠在奚十一身上，把带子理了一会，将一条扎在指上，擦到奚十一嘴上，格格的笑。奚十一见他骚极了，便从荷包里取出一样东西，望嘴里一放，叫菊花倒半杯烧酒来过了，又吃了十几口烟。菊花道：“你这烟也应够了。”扑的一声，吹灭了灯，转身关上房门，两人索性脱光了，盖了被。奚十一将绦带扎上，不多一刻，发起性来，果然与往常不同。入了彀，菊花觉得美满异常，心中大乐，放出本事来，筛糠簸米似的，撈了一会，撈得奚十一药性大发，如狗跳一般，呱呱啾啾，淫声如吼，少顷便将菊花植得难受。将有半个时辰，菊花已过了瘾，奚十一更加勇猛，菊花已觉干涩，便要将他带子解了。偏又扎得紧，被水浸透，再也解不开。奚十一瀑涨如裂，只得顶紧了，尚觉好些。菊花两眼发红，云鬓鬓散，又支持一会，说道：“烧干了，起来罢。”奚十一道：“起不来。”菊花道：“好人，饶了我罢。”奚十一道：“你以后还笑我不笑我呢？”菊花道：“我再不敢笑你了。”奚十一知他难受，便把腰一弓，头到门口，忽然如针刺的一疼，急拔了出来。菊花坐起，披上衣服，道：“这带子怎么这般利害？”奚十一道：“你里头怎样的？”菊花道：“起头甚好，后来便如炭火一样，直烧到心里来。方才你吃的什么药？以后不要吃他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太吃多了。那卖药的说只要用一丸，我倒吃了三丸。但不知什么意思，涨得我那龟头上也很疼。”菊花揭起被来一看，觉比从前大了一倍，与那根烟枪一样粗细，头上亮澄澄的，周围起了一条红线。便把绢子与他抹了。将带揭下，尚觉挺然可爱，又把双指在头上围了一围，赞了几声。奚十一道：“你拿半杯凉茶来，解了药性罢。奚十一喝了一口茶，渐渐的收了。穿衣起来，一夕无话。

到了明月，早饭后，奚十一即拉了姬亮轩，坐了车，巴英官骑了马，到了九香楼，奚十一下了车，见是大门里面竖着一块屏风，两旁放着金字招牌，一块是收买秦汉唐宋古玩书画，一块是发卖苏杭花绣衣料，一切洋货俱全，还有一块是内看金珠宝玉、四时花卉。此时那九个名旦均已出班，内有未满师者，也是宝珠、蕙芳公同帮他们出了师，一齐搬在里头居住。里面有个花园，园里也有几十间房子，九旦就住在园里。将一所正楼名为九香楼、园即为九香园。

奚十一、姬亮轩走进了大门，见门房两人站起招呼。一人便引他们进了二门。见上面是五间正屋，两边厢房。到了那东厢，便有个伙计出来招接，衣冠楚楚，貌相文雅。五十余岁年纪，请他们坐了，问了姓名，即有人送上茶来。奚十一四下张望，并不见班里一个人，便问那人道：“这班掌柜的都不住在这里么？”那人道：“都住在这里，后面有个花园，总在园里住。老爷要用些什么东西？若要花绣绸缎，请吩咐要什么颜色花样，就取出来。这东厢房是看花绣绸缎，西厢房是看洋货，正屋看书画，后楼是看珍玩珠宝。若要看花卉并上等的古玩，请到园里去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我都要请教请教。”先将菊花的東西点了出来。果然精致，价也不昂。又要了些零碎东西，共花了十金。便要看看古董、花木，即同亮轩走到中间正屋来。从人揭开帘子，见是两面大玻璃窗，屋中摆设精雅，名人书画挂了好些。两边是画橱、书架，还有些陈设古玩。那个伙计叫了一声：“乌大爷！有客来了。”听得屋后靴声雌雌的，走出一个人，醒不醒、睡不睡的模样，穿一双旧皂靴，歪着膀子，趔将出来。姬亮轩一看是乌大傻子，乌大傻子作了揖，请二人坐了。

奚十一道：“你在这里掌柜么？”大傻笑道：“闲着没有事，他们要我过来进同照料。”姬亮轩从前打茶围上了大傻的当，后来已经说明，大傻倒说得好，我回去取钱来，你又走了。又说他那日晚上，还给了他们十几吊钱，亮轩似信不信的。后来伍麻子即跟了长庆的媳妇回扬州去了，此话绝无对证。三人讲了些闲话，奚十一便问大傻子，那些相公在什么地方。大傻道：“今日就只王兰官、苏蕙芳在家，其余都出门去了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我要看着花，你同我们去。”大傻便领了奚、姬二人，从东边进了一重门，见是一带游廊，假山层迭，花木扶疏，大大小小盆景有几千盆，有楼有阁，有台有池，甚是有趣。来到一所正楼之下，见有冷金笺写的一匾为“九香楼”，是殿元公手笔。奚十一与姬亮轩在满园逛了一逛，见池子边尽是些杨柳、芙蓉，还有些菊花，中间也有一座小桥，对岸一个坐落，闻得里头有欢笑之声。奚十一问道：“那边是谁？”大傻道：“那边就是王兰官的住房。今日田状元与史翰林在这里。”奚十一就不便过去，在池畔站了一会。见那边园门口走进一人来，穿着新衣、新帽、新靴，手提着马鞭子，昂昂的走上了小石桥。见他才二十几岁，好生面善，想了一想，像是从前潘三那个赶车的，如今体面多了。那人一见了奚十一，低着头过去。大傻子道：“你应认得这人。”奚十一道：“好像潘三从前那个赶车的一样。”大傻道：“可不是他？如今他靠着他女人的福，不赶车，做了状元公的家人了。”奚十一逛了一会，重到九香楼下来，园中有许多灌园的浇灌花木，还有几个扎花匠修剪花树，与那小使们川流不息。奚十一道：“好地方。可惜他们都不在家的，又遇着有客。不然喝个酒儿很好。”大傻道：“歇天等他们都在家时，我做个小东，请你二人来坐坐。你们也就要出京

了，到广西去要见这样脑袋是没有的。那里的班子尽些湖南、贵州人。”亮轩道：“其实有两个在家，也可叫一个过来陪陪。”大傻不言语。奚十一烟瘾来了，见这楼下头铺设得甚好，想开灯抽烟，就可等他们回来。烟枪是带着的，就少盏灯，向大傻道：“你去点一个灯来，我要吃两口。”大傻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东西只怕没有。”便蹒到扎花匠处，借了一个旧木盘，油腻灰尘积有半寸，盘里合着个茶杯，放着一个瓦灯盏。大傻点着了，捧了过来道：“将就用用罢。”奚十一道：“怎么这样家伙？我用不惯，换了好的来。”大傻道：“要好的却没有。”亮轩道：“你们卖洋货，玻璃灯与那洋磁、洋铁盘子是有的，拿一副新的来用一用就是了。”大傻怔了一会，只得又去问伙计们借了一副干净的来。奚十一躺下便吹，亮轩、大傻也来挤在一堆。

忽听园里有人闹起来，大傻子留神细听，听得骂道：“那里来得这个小杂种兔崽子，将这金橘摘得干干净净！”又有一人骂道：“不是那个小狗彘的？连那佛手也摘了两个。”就听得大闹起来，有个小孩子声音乱骂乱嚷的。大傻子走了出去。奚十一懒得起身，但听得像巴英官的声音与人嚷闹，便叫亮轩出去看看。见一丛人围着，走上前，见英官揪住了一个人，那人把马鞭子打了他几下，英官号啕哭骂道：“你骂我兔崽子，你是驴崽子！将老婆的屁去讹钱，讹倒了手，如今要充二爷了。”骂得那人气极了，又打了他几下。乌大傻连声劝解，亮轩也上前说道：“他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动手就打？”那人道：“他先来揪住了我，要打我。我们才买了两盆金橘，两盆佛手，要抬回去，被他摘得干干净净，气人不气人？问问他，他开口就骂人。”那边蕙芳、兰保都出来看，却不认得英官，也不认得姬亮轩。

奚十一听了许久，忍不住出来，见众人劝开了，但心中甚怒。望见芙蓉花外站着两个玉人，认得是蕙芳、兰保，觉得光辉相映，不觉涎垂起来，便说道：“你们这些相公好不讲理，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打起人来？”蕙芳一看，认的是奚十一，便拉了兰保进去了。奚十一大怒，他也不管有客，便闯过桥去，亮轩跟着。大傻子一想这事情有些不好，便把灯收了，自己躲起来，免得带累他受气。奚十一走到屋子里，见残肴满桌，不见一人，明知他们躲了，心中更怒，拍着桌子嚷道：“走个人出来！”不见答应，奚十一又拍桌子骂道：“好大的相公，见了人都不理么？虽然出了班子，总是小旦。兔子变得成狗么？”听得里面有人说道：“你们就出去见他，怕他怎么？这个无耻下作的东西，打了他也不要紧。”奚十一大怒，即将桌子一掀，碗盏砸了好些，大骂起来，里头也大骂。奚十一如何能忍，要赶进去打架，亮轩却劝住，只见蕙芳、兰保出来，对奚十一点点头，道：“尊驾为什么发气。到小店来照顾什么？敢是敝伙计们得罪了。”奚十一听了，火上添油，圆睁两眼，大喝道：“你别支起那屁架子，我照顾你？我要带你到安吉堂吃饭，还要留你过夜呢。”蕙芳气得满面通红，尚未回答兰保已大怒，说道：“这个人真混账，认也认不得，就闹起来，敢是个疯子？”奚十一听了，抢过来就抓兰保，兰保已按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奚十一也不回言，那手又飞过一掌来，兰保一闪，就将他肋下一掬，奚十一踉踉跄跄，直跌出去。奚十一自知要跌，幸记得后头有张桌子，把左手一扶，腰里使劲，一扭转身来。因他身子高大，脚下虚浮，往前一撞，两手支住桌子，不防胯间那个镶嵌狗肾，却却的压在那花梨桌子角上。这中间止一压，头上就像裂了缝的疼起来，两臂软了，扑在桌上不动，话

也说不出来。兰保忍不住笑，叫园丁扶他出去。奚十一想要不依他们，无奈阳物已伤，适或再受了磕碰就不好了，嘴里骂了几句，也就出来。姬亮轩见奚十一不闹，自然更不敢闹，重到了九香楼下，英官收拾了烟枪，奚十一坐了一会，也就不大疼了。心中忿恨，来到外边，乌大傻使躲得不见影儿，奚十一只得上车而回。

到了家，进了房，见菊花捆了绉纱包头，两太阳贴了两个小红膏药，两眼水汪汪的靠在枕上。奚十一将花袖给他看了，菊花才有笑容，软洋洋的坐不起来。奚十一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菊花道：“今日觉得不舒服。”奚十一摸他的手有些发热，便笑道：“昨日弄伤了？”菊花笑道：“或者脱衣时冒了风。你出去后忽然就疼起来。”奚十一又开灯吃烟，菊花也吃了几口。奚十一越想越气，心上想个法子要收拾他们，又因有些阔人护着，他自己相与的都是些没有势力的，又因出京已近，闹出事来于功名有碍，只能罢了。菊花一连病了几日，奚十一的春药不能发试，心中便闷。

一日，唐和尚送行，约了潘三来，潘三打发人来说：“跌坏了鼻子，要避风，不能来。”奚十一、唐和尚都疑潘三怪了，是托辞的。那日奚十一见了得月，想与他叙叙，无奈唐和尚在前，只得忍住，酒也多喝了几杯，烟又多吹了几口，到二更后才回，醉醺醺的。底下那东西甚是作怪，时刻直竖起来，头上痒飕飕的，好不难受。看看菊花口里哼哼唧唧的，身上火炭一般，嘴唇皮结得很厚，鼻子里热气直冲，心里不忍。但可恨那东西，不知为什么不肯安静，便想着英官多时没有做这件事了，又想到：“这个兔子与别人不同，真是屁中之精，近来嫌我不好，勉勉强强的，今日我要收拾这个兔崽子。”酒醉模模糊糊，吃了四粒丸药，带了绶带，到书房叫英官来开上灯，叫他打烟。英官强头强脑的打

了几口，便出去。奚十一叫住了，英官靠着门，望着奚十一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奚十一道：“走来！”英官不应，奚十一笑道：“你来，我有样东西给你看看。”英官方慢慢的走来，道：“看什么？不是又有了翡翠镯子了。”奚十一坐起，拉了过来，抱了他。英官冷笑道：“闹什么鬼？我又不是得月、卓天香，禽了要烂鸡巴的，我们好好的家伙为什么要装这个狗鸡巴？”奚十一道：“好屁话。”便拽起长衣，扯开裤子，那物脱颖而出，见了英官，怒吡吡的跳突起来，英官一呆，一手攥住了，笑道：“怎么今日改了样儿了？想是得了缺了，所以挺胸凸肚，不似候选时那绒头绒脑的。看将起来，这外官是不可不做的。”奚十一笑边：“放你的屁！你既说我得了缺，我就给你留些别敬，教你吃个脑满肠肥，省得你只要挑长挑短的说话。”便将绶带扎上。英官到此便服服贴贴，再不做作，承顺了他。二人这一会大闹，也就少有的。人说巴英官屁股里头像个皮袋，口边像铁箍。算他十三岁起，到如今大约着一千人没有，八百人总有多无少。里头长了一层厚膜，就如炉子搪上一层泥一样，凭你怎样，他也不疼。奚十一驰骤了一回，头上忽又疼起来，四面的筋爆涨，如春笋经雷，参参怒长，一股气往顶上直冒。奚十一不顾死活，一顿乱春。英官见他如此发狂，便把上脑箍的劲使出来，趁奚十一顶得紧紧的，便在他根子边一箍，箍得那绶带反松了一线。奚十一提不起来，觉内中一阵阵的如热油炸他那龟头，好不有趣，炸得他又痒又麻，便死力往里顶。再不料上头竹蔑蓬日久糟朽，豁喇一声，塌将下来。这半篷灰土，已有两担。奚十一大吃其惊，恐被压了，便使劲一拔两人都“啊哟”一声，一同滚倒在地，发昏去了。

众家人听见这一响，连忙过来看时，见篷塌了半边，并来压

人，不知主人与英官何故躺倒。忙将灯照时，见奚十一的阳物血淋淋的只有半截，再看英官的屁股，也是血淋淋的，脏头拖出三四寸。众人个个失色，便大惊小怪乱闹起来，忙报与菊花知道。菊花听了，急得一身透汗，也顾不得病，穿上衣裳，着了裤子，袜子也穿不及，趿上鞋，把衣衿掩好，只扣了外面钮子。直跌直晃的出来，姬亮轩也睡了，听得闹便也赶出来。穿上袜子，披上长衣，竟忘记穿裤子，慌慌张张赶到书房里，正与菊花撞个满怀，也不及回避，乱嘈嘈的闹在一块。菊花见奚十一如此光景，便哭起来。亮轩心慌，便仔细看了奚十一尚有点气，便说：“不妨，姨奶奶且慢哭，我想老爷这个头原是接上的，如今脱了下来，不过是一时疼痛发晕，不如还请那个医生来商量。”菊花不得主意，一面去请医生，一面扶起奚十一，放在炕上。见奚十一面如纸灰，鼻间只有一丝气了，菊花好不伤心，口对口的与他接气。奚十一渐渐苏醒，把眼一睁，见了菊花落泪满面，心里甚是惭愧。忽又一疼，重又咬紧牙关，重复晕去，好一会才转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菊花心如刀割一般。那个医生还不见来，这边亮轩看见英官这个模样，也十分心疼，便细细的照料他一会，叫人烧了一盆热水，拿块布泡热了，与他揉，揉了一会，英官也醒转来。亮轩把蜡灯放在旁边，揉了一会，恐怕水溅了袍子，便将前衿提起些。此时心里痛苦，再想不起自己没有穿裤子。菊花坐在炕上，亮轩蹲在地下，却是对面，中间放了一个蜡灯。菊花一手摸着奚十一心坎，回头看 他服事英官。只见亮轩两腿中间垂着一根肉柱，头锐根粗，倒有四寸来长，好个怪样。亮轩身子微动，那物也摆来摆去。菊花看了，心中一动，便扭转了头，又不好意思说他。但门外还有些人，若被他们看见了，也是不便。又看了两眼，心中突突的

乱跳，只得说道：“姬师爷，你把巴英官的裤子替他穿上罢。”亮轩听了，便与英官扯上裤子，系好了，见自己衣里露出个膝盖来，才记得没有穿裤子，连忙站起，走了出去。这边春兰与老婆子将英官扶出，放在他自己炕上去了。

少顷医生来，亮轩又同了进来。那医生先将灯照了一照，然后诊了脉，菊花远远的坐着。那医生道：“今番难治了，这个除非神仙才能。”菊花求道：“先生，你行个方便，医好了我们老爷，你要多少谢仪，我一毫也不少你的。”那医生道：“奶奶，医生有割股之心，最肯行方便的，倒是奶奶你不肯行方便。他本是个残疾，修治好了。也只可随意用用，那里可以当得铜烧铁铸的用法？你不见舂米的铁杵，几年还要换一回呢。”菊花涨红了脸，骂道：“呸！嚼你的舌头，这关我什么事来。他方才禽屁股禽断的，还有一个胜头子拖长三四寸的在那里呢。你也不问问缘故，一嘴的屁话混糟蹋人。”那医生自知话说错了，便陪笑道：“奶奶不要生气，是我不是。我也急了，说话所以没有留心。如今尽我的心，谢仪不谢仪，我倒也不讨论。但要说明，我只能救他这条命，不能再接那条卵子。”亮轩道：“先生说话文气些，奶奶在这里。”那医生道：“我这行业就不文气，说话焉能文气？天天的把那卵放在手里盘弄，觉得这个字顺口得很，没有忌讳了。”便又说道：“杀只鸡来，要一块活鸡皮。”菊花即叫人割了一块活鸡皮来。那阳善修拿些药和鸡皮捣烂了，与他洗净了血，敷上了药，也与从前一样的治法，留了一服药煎了与他吃，明日再来看罢。亮轩又同他去看英官，阳善修也与他几味药吃了，说道：“这个不要紧，明日就缩进去的。”

阳善修去了，菊花就在书房中睡，陪了奚十一。这一唬，倒

把个菊花的病唬好了。叫家人把顶篷支好，扫去了灰土。奚十一上了药，例止了痛。明日阳善修复来。过了十余日，伤痕平复。阳善修说道：“从此你要戒淫才好，若再把根子弄散了，那就有性命之忧，不如吃两剂寒凉药，断了性罢。”奚十一无奈，与菊花商量，菊花也只得由他。遂听了阳善修，吃了十剂凉药。从此春蚕如死，再不起性了。又谢了阳善修五十两。菊花便守了活寡。不知果然是真守，还是假守，这也不能查他。外面确做出那从良极正派的样子来，以博虚名。菊花恨极英官，等他脏头好了，痛打了一顿，撵他出去。姬亮轩馆地要紧，也只可忍心割爱。

英官撵出之后，便到卓天香铺里去做了伙计。人爱他脑袋好，这个卯字号，倒也生意兴隆。虽然英官脏头上去些，但屁股里已经受了伤，竟成了内外痔。后又广与人交，不到一年之功，竟是众毒齐发，把个巴英官活活烂死，岂不是件大奇事！这也是他的恶报了。

奚十一病好之后，带了菊花赴任，潘三打发伙计同去讨账。唐和尚倒十分周帐，又请了几天，临行与得月送出城外，倒算个全始全终的交情了。潘三因脸上有病，不好见风，这月内总不出门。

却说潘三脸上害什么病呢？也有个缘故。潘三今年五十岁，若他的元配在这里，倒也五十三岁，已别过了十余年。潘三四十岁上又娶了一房，是山西人，姓石，其父在京里开个油盐酱醋的小铺子，发了些财，开了个小小帐局。这个石氏颇有几分姿色，潘三看中了，娶他已有十年。石氏才二十八岁，情性风骚。起初与潘三尚称恩爱，后来见潘三心不足，鬼头鬼脑，瞒着他外面偷鸡盗狗，因此从醋里生出恨，恨里生出厌来。潘三爱他生得好看，

便从爱里生出顺，顺里生出怕来。一边越软，一边越硬，日久相沿，潘三成了篾，石氏成了铁。石氏非但不许潘三在外胡闹，连晚上与他云雨的事，也要潘三求他半天，甚至叩头哀告，才许他上身。若遇石氏兴浓，潘三已经兴尽，便把潘三身上掐得稀烂，这老屁股上两边劈劈拍拍，要打个手酸。这潘三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。

叙起他们一件闲事来。今年六月初六，唐和尚生日，请潘三、奚十一在庙里吃面，又备了两桌送与白菊花、石氏。石氏处是打发得月送去。这石氏见了得月那个模样，心中甚是爱他，给了他许多东西，便要他做干儿子。得月岂有不肯，便拜了干娘。以后常常叫他来走动。得月若来，必陪着石氏吃饭，或时抹牌顽耍。又知道潘三爱男风，必想得月，不许他进来窥探，潘三竟不敢进来，只好暗地垂涎。一日活该闹出事来。得月来看干娘，那日天气很热，见石氏在房中将席子铺在地上，穿件没有领子的白罗布短袖汗衫，却也大镶大滚，只齐到腰间，穿条桃红纱裤，四寸金莲，甚是伶俐，两鬓茉莉花如雪，胸前映出个红纱兜肚，眉目澄清，肌肤白腻，实足动人。叫得月也在席子上坐了，又叫小丫鬟拿了水果儿、冰梅汤、西瓜等类放在一边，叫小丫鬟走开了，两人将牙牌在席子上又抹起来。石氏盘腿不惯，两脚踏地，像个半蹲半坐的样儿。得月一面抹牌，两眼望着石氏裤裆进得紧紧的，中间一缝微凹，见乌影影的湿了一块。又见石氏眉欢眼笑，不觉心中大动，那物直竖起来。得月脸红红的，不好意思。把腿压住了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么一道好菜放在嘴边，不尝一尝，真是个呆子。”到发牌时，故意把牌一弹，弹到石氏的凹处。石氏一笑，把腿一动，得月伸过手来拿牌，就把指头一戳，石氏便格格笑起来，

骂道：“小驴屙子，你倒会调戏你的娘。”便过来双手搂住了得月，亲了个嘴，要他送进舌尖，即摸他那个东西，倒也伟然。炙手火热。即忙关了门，两人脱得精光。得月见那石氏身上肥不显肉，滑腻如酥，就在席子上顽起来。一个是新硎初试，一个是积闷才消，你贪我爱，各到娇汗霏霏，筋酥骨软，方才云收雨散。自此更加亲爱，不消说三天一小叙，五天一大叙，大约已下了佛种了。潘其观驮了个小小石碑，尚不知觉，一心倒想顽那得月。后来也有些疑心，看出石氏待得月的情景。

过了两月，心生一计。一日，候着得月进来，半路截留，邀他到一间书房内，开了一个灯，与他吃烟。潘三睡在得月后头，摸摸索索，得月不肯。潘三道：“你若不依我，我便不许你进来。你们娘儿两个做的事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我不过不肯丢你们的脸。你若不依我，我以后见你进来，我就打你。”那得月虽十七岁了，尚是胆小面嫩，被潘三说破，便脸红起来，不得主意，且他那个后门原与大路一样，什么要紧，只得说道：“倒不是我不肯，只怕干娘知道了，倒要不依你。”潘三道：“不妨，如今谅他也心虚，不敢与我闹了。”得月想着石氏，只得依了潘三。潘三乐极，便关了门，下了卷窗。得月坐在身上，斗了一笋，一拍就合，大顽起来。

石氏那日约定得月早饭后来的，等了好一会，还不见来，心里也恐潘三半路打劫。他悄悄的到书房来，见关上门，更加疑心。听了一听，觉两人切切促促的私语，听不明白，便轻轻的走到窗下来。见又下了卷窗，便将舌尖舔破了纸一望，见潘三抱着得月坐在身上，两脸相偎，索索的动。一看心中大怒，想要骂起来，又想到：“不如在门口候这老兔子出来，打他几下，方泄此恨。”

主意定了，便拿张凳子，门边一坐。只听得得月说道：“放我去罢，恐干娘等我心烦，是要骂我。”又听得潘三咂他的嘴，响了两三响，石氏更气得不可开交。忽见门一开，得月走了出来，一见石氏，满脸即涨得通红，站住了脚。石氏怒容满面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潘三一脚跨出来，石氏站起，一把将胡子揪牢。潘三魂不附体，低了头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石氏骂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老忘八、老兔子，自己的屁股被人禽出虫来，才花了钱请人挖干净了，你如今又想禽人，你何不弯转你的扁子来，禽你自己的？他是我的干儿子，你胆包了身，你敢顽他？”便使劲一个嘴巴，潘三“啊哟”一声，血流满面，也顾不得胡子，死命的挣脱了，胡子已捋去了半边。石氏怒气未息，把得月光头上凿了几个栗暴，脸上拧了两把。得月战战兢兢，双膝跪下求饶，石氏又可怜他，打了他的耳朵，同了进去。

且说潘三被石氏这一掌，如何就打得这般利害，满面流血呢？原来石氏带了两个银指甲，一抓戳在潘三鼻子上，因用力太猛，将那银指甲打断，既薄且尖，竟将潘三的鼻子尖刮断，故此流得满面的血。潘三痛不可忍，忙忙跑出，就请了与奚十一修肾的那个阳善修医治，也与他配了个假鼻子。潘三因在家不能医治，又怕他女人再打，竟不敢回家，就在城里他的那个靴铺内住着，日日请那阳善修进城与他诊视，服药两月有余，方见大好。从此各处传说，又有人赠他个美名，叫做抓三爷，又叫大眼三儿。奚十一断肾那几天，正是潘三抓鼻那几天，因此不能与奚十一送行，倒也不见怪他。不知为何，他们两人总是同病相怜的，那个烂鸡巴，这个便害臀风，那个接狗肾，这个便掏粪门，那个断龟头，这个又抓鼻子，你说奇不奇，谁也想不出这个理来。只便宜

了得月这个小秃厮，害了两人做了残疾，他倒好端端的又拜了一个好干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

且说琴仙在南京护国寺里守灵，倏忽已经百日。主仆两人虽日用有限，但天天供饭烧纸，连房租银子，一月也须十金。三月以来，将琴仙所剩衣物尽行当卖。当时初冬时节，琴仙尚无棉衣，刘喜更不用说了。一日，刘喜劝道：“大爷。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也不可过于古板。我想那侯老爷一片真心待你，自己来请你过去，还送钱米来，这也就难得了。你倒不要错看这位老爷，是王侯将相都敬重他的。他的门生好不多呢，现任官、进士、举人不知多少。还有些夫人、小姐们拜他做老师。那一年做起寿来，那些寿屏、寿诗，园内的房子处处都挂满了，还挂不下。我看他的交际比怡国的徐老爷还要阔些。你若去了，倒也可以认得些人，怕不有些好处出来。若长在此，举目无亲。将何度日？不要说别的，就老爷这口灵柩，也须入土为安。天又冷了，身上棉衣也没有，这个光景，须趁早定个主意。不是这样的。”琴仙道：“侯老爷那里，我就饿死也不去的。”刘喜道：“这却为何？真令人不懂。”琴仙道：“你外面留心访问，有进京的便人，我要寄信到京，借些钱来，好安葬老爷。”刘喜道：“要便人是天天有的，摺差、塘报那一日没有？你写起来，我去寄就是了。”琴仙于是哀哀切切，写了几封信与子玉、子云、蕙芳诸人，要他们来人专接他回去，子云信内并封着屈道翁遗言。写了一天，刘喜托便寄了。后来寺中

又做起法事来，男女混杂、游人挤满。琴仙屋里常有人来张张望望的，琴仙好不气闷。刘喜见度日艰难，就算京里有人来接他们，也须两月之久，就到年底去了。便想出个法子，卖了两件衣裳，就借寺门口摆了一个小摊，卖些水果、干果之类，一天也可趁得百十钱，借以糊口。琴仙在寓里也安心守着这一粥一饭，闲时写字画画。惟觉身上衣单，不能添制。

一日，侯石翁自苏州回来，闻知琴仙还在寺里，已到衣食不周，心上又念着他。因前此送他米炭等物，倒去碰个钉子，虽然怀恨，但爱根未断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带了二十金，叫小童拿了，乘轿而来。到了门口，只见刘喜摆着个小摊子，无非乌菱、荸荠、瓜子、花生之类。又见壁上挂了几张画，倒是生纸画的花卉，颜色鲜明，颇为可观。便问刘喜道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刘喜道：“大爷画的。二十钱一张纸，弃了可惜，我拿来挂在这里。昨日倒有人说好，买了两张去，一张牡丹卖了二百钱，一张梅花卖了一百五十钱。还有人要定画八幅屏，他拿纸来，肯出两千钱呢。这个画画开了。比这摊子就好多了。”石翁只微笑，进来见琴仙在那里调脂弄粉，石翁眯齐了老眼，看他觉比从前胜了几分。从前像个葵心带病，此刻依然梅萼含香，就觉得翠袖寒生，缟衣雪素的光景。

琴仙见了石翁，心里老大的一跳，只得上前见礼。石翁忘了前情，又握了他的手，说了几句话，坐了。琴仙勉强陪着，面上却是冰冷的。石翁先将他的画赞了一番，想了一个赚他的法子来，便道：“老世兄，你心上也不急，这两天各处也应有回信来了。我在苏州时，又将你令尊的事告诉人，人人都肯帮。但你这在寺里终究不便。你若搬到我家，我的相好，也就是你令尊

的相好，那时遇着人，必有见面之情，就好说了。你若在这里住，老远的，人也不肯来。况且你这个光景如何可以御寒？虽然梅花可耐冰雪，究这玉骨难受风霜。而且这个十方所在，闲杂人多，见你是个异乡之人，无依无靠的，将来就有人欺侮你。不是我说，你庙门口又挂了几张画卖钱，那些光棍恶少就借看画之名，谁人不好进来？这南京地方十八省人都有的，有一种人以拐骗为业，叫做拐子，他见那年轻美貌的，他使用迷药弹在人身上，人就迷了性，会跟着他走。诱到别处去，他将这人装做女人去哄人，任人取乐，他待这人也无所不至。这还是好的。还有把这个人弄残疾了，变得稀奇古怪的模样，到十字街口敲着锣叫人看，以此骗钱。这是常有的事，所以我天天不放心，惦记着你。难道你这样聪明人，一个吉凶祸福都想不出？我待你这片情，也应体贴体贴，又焉知我们没有些缘法，不然为什么单把你放在我心里呢？不是老夫夸口，裙屐风流，钗钿娟秀，老夫门墙之下，颇不寂寞。因见你有何郎之美，叔宝之姿，天意钟灵，自应倍惜。萤火不能自照，必借烛龙之光；蝇飞岂能及远，必附骥尾而显。为才人之子弟，即是龙门；居侯氏之园亭，胜于月府。一生佳话，千载风流。玉郎与石叟同游，旁观岂为不雅？海棠与梨花并植，相对亦可无猜。况歌童不乏樱桃，小婢尚多芍药，此中你也不少乐趣。凡事宜三思而行，不可执一。”

琴仙听了这些话，已气得满脸发烧。再看他的神情，那老面皮里紫光光的绣出一团邪气。琴仙心里想要痛骂他一场，方可泄恨，但又因他是个老辈，只得暂时忍住不理他。石翁见他脸上红红的，当他面嫩不好答应，自然心上有些回心了。便叫小童将银子送过来，石翁亲手送与琴仙道：“这些须几两银子。先赎几件

衣服穿了，明日我叫轿子来接你。”琴仙道声多谢，又说道：“前次历赏之物尚不敢受，如今更不敢受这赏赐。至于冻馁两字，是命中注定的。譬如先父不死，也受不着人欺侮，何况冻馁？就使沿门乞食，古之英雄尚且不免，我何等之人，敢以为辱？就冻死饿死，也死得光明正大，决不教人笑话，做那些贪生怕死，亡廉丧耻的事来。”一头说，已不顾而走。石翁手里还捏着银包，听了这几句话，犹如钢刀削了他的老牛皮，气得须眉欲竖，真是平生未有之事。羞恼变怒，欲要发作，但看琴仙不知走到何处去了，刘喜看着他的摊子不能进来。石翁只得收了银包，恨恨而出，便在刘喜面前，把琴仙痛斥了一顿，说他不识好歹，不受抬举，将来的事情，他一些不照管了，上轿而去。刘喜也摸不着头脑。到收摊时进来煮饭，见琴仙尚在房里哭泣。刘喜又劝了他，讲了些懵懂活。琴仙又不能将石翁的歹意告诉他，只好闷在心里，惟有呜咽而已。暂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梅士燮在江西学院任上，取士有方，文风大振。而且扬芳表烈，阐微显幽，奏了十数件要事，九重大悦，即将梅士燮一月三迁，先升了詹事府正詹事，又升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复升吏部左侍郎，现着来京供职。江西学政改放了陆宗沅。梅侍郎近又得了家信，已知子玉取了宏词，授职编修，又知娶了媳妇，心中大乐，即日起身还京。官场应酬无暇细述，自然纷纷的阻道送行。梅侍郎于十一月初日起程，正是一帆风顺滕王阁。行了十日，到了南京，要在家耽搁几天，祭扫坟墓，查理田园，周恤亲戚。到了两日，第三日去拜制台，谈了一会。制台讲起：“江西有个通判屈本立，可认得么？”梅侍郎答以相好。制台就将屈本立死在南京，其行李盘费为三个长随窃逃，侯石翁代他嗣子报了，行

文到江西。昨接江西巡抚移文，内开：吉安府差役拿获窃犯张贵、钱德二名，搜出南昌府通判凭文一角，皮箱两口，内存白银三百十七两零，金镯一个，衣服若干件，一并着役赍解前来，但此衣物等须交还他嗣子收领。那二犯现收禁江宁县监，还有从犯一名汪升，已经身故了。但不知他嗣子下落，须问石翁便知。梅侍郎听了，心里颇为恺恻，又想：“道翁并无嗣子，想是近来过继的。了便辞了制台，到凤凰山来拜石翁。石翁连忙接进，先道了喜，叙了契阔，即问宦囊如何。士燮笑道：“晚生靠祖宗的余荫，稍有几亩薄田，尽够饔飧，无须另积囊囊。论江西，虽不算富厚之邦，也算膏腴之地。若不论公明，任行暧昧，此行原也可腰缠十万，顾盼自豪。不敢瞒着前辈，晚生于各棚内棚规减去三分之二，其实比京官还强几倍呢。”石翁道：“吾见清正，一乡所知。此行已邀简任，不久移节封疆。且令郎英年逸隼，海内人才，共皆钦仰，正是德门世庆。”士燮谦让了一番，即说起方才制台所问道生之子安在。石翁闻他提起琴仙，心上很想说他不好，叫士燮不必理他，忽又天良不昧，失口说了一句：“此子甚佳，现在旱西门内护国寺，离此不远。”士燮又问了些闲话，便告辞回家。

明日，先着人到护国寺问了，说要亲自过来，又遣人送了道翁一封奠仪，自己备了祭桌，到护国寺来。刘喜手忙脚乱，请个小和尚看了摊子，进来伺候。”琴仙穿了孝衣，帏间俯伏，知是子玉的父亲，心里虽喜，然倒有些虚心，恐他风闻前事，问起他的根本来，甚是惶恐。只见梅侍郎进来上了香，奠了酒，行了礼，请出琴仙来。琴仙上前叩谢了。梅侍郎挽起，先把琴仙一看，点了一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道翁可为有子。”便问：“世兄尊庚多少？”琴仙答道：“十七岁。”梅侍郎又问道翁怎样病故，及现

在他的光景，琴仙细细说了一遍。梅侍郎叹道：“尊公在日，海内知名，到处自有逢迎。就论此地，相好也不少。怎么一故之后，没有一个人来问一问？炎凉之态，令人可恨。如今且喜你失去的东西追了些回来，现在制台处，因不知你的下落，托我访问，明日就可去领回的。”又道：“尊公葬事一切在我，我回去就着人去找地，先安葬了，再说别事。”琴仙想道：“与其葬在别处，不如葬在莫愁湖杜仙女坟上，原是父女。”又恐梅侍郎不信。委委曲曲的讲了那底里。梅侍郎半信不信的道：“明日我且去看看，问问地方，可以买得，就是那块。”琴仙一面看那梅侍郎的相貌，却与子玉半点不像，生得身瘦而长，一脸秋霜，凜然可畏，将近五十岁光景。此时琴仙称呼士燮为大人，自己为晚生。梅侍郎道：“你莫公与我二十年交好，祖上还有年谊，你叫我为世叔，自己称侄就是了。方才这个称呼，倒觉疏远。”说了些话，也就去了。琴仙心内安稳，且十分感激，意欲求他携带进京，尚有几天耽搁，且慢慢商量罢。明日，带了刘喜即去拜谢，梅侍郎即命家人代琴仙写了领状，将失物领了出来，送还琴仙。琴仙从此得了生路，见两箱尽是他的衣服，尚余三百十七两银子，还有个金镯与零星几样玩器，便有恃不恐，与刘喜说葬事盘费都已有了，刘喜也甚喜欢。琴仙因是绸缎细毛衣服不好穿，就拿出几十两银子，只得自己同了刘喜，到衣铺里去买了两套素面羔皮的称身衣服。刘喜也买了一身。

这两日，梅侍郎托人找买坟地，尚无回信。晚间睡了，梦见屈道翁纱帽红袍，欣然而来。士燮见了大奇，便问他为何这样打扮？道翁也不讲明，执着士燮的手道：“明公不忘故旧，仗义恤孤，泉下人衔环难报。小女现寓莫愁湖畔，乞以骸骨付之，死且

不朽。小儿流落无所依栖，想万间广厦，可借一枝，诸祈怜悯。”说罢便拜，慌得士燮也答拜了。道翁起辞而去，忽又进来，手执莲花一枝，对士燮道：“此花出于淤泥而临清波，岂得以淤泥为辱？既往不咎，明公幸勿鄙此花之所自出也。”说毕，足起烟云，冉冉凌空而去。士燮醒来，把这梦中的言语细细详了一会，心里已有几分明白：“出于淤泥而临清波”与“既往不咎”，想他这个义子必是个小旦出身。这也不必论他，只要人好，总是一样。又想：“看这道翁像成了神，莫非莫愁湖畔果有他女儿的坟么？昨琴仙请仙之说，又见什么杜仙女，竟是真的了。”半夜竟不能寐。天一明就起来，着人去请了屈大爷过来，有话商量。

不多一会，琴仙过来，就同他吃了早饭，梅侍郎且不说梦，要他同去逛莫愁湖，琴仙欣然。梅侍郎与琴仙各坐了轿，家人骑马，出了城，沿着城墙走去，约有二里路已到了。此时正是严冬天气，已下过了几场大雪，梅侍郎恐旷野寒冷，轿中披了玄狐斗篷。及进了斑竹林中，反觉春风和煦，如二月间天气，绝不寒冷。那些竹树花草依然流青扑翠，芳馥如前。最奇的那盘凌霄花，开了数百朵，地下的兰蕙齐芳，那马缨花是盛夏时开的，也复含苞吐萼，一时就开了许多花出来。倒将个梅侍郎看得心惊，唯有肃然起敬。琴仙见墓门间多了四棵小树，已有三四尺高，仔细看时，就是杜仙女种的苹、梨、桃、李，每棵树上开了一朵花，芳艳无比，心中甚骇：“怎么已经开花了？”梅侍郎看了，连连称异，叹为真神仙福地，便问家人道：“此处大约是官地，没有地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凡靠城一带，俱系官地。”梅侍郎才定了主意，在左右徘徊了一会，见苔花丛中飞出许多翠雀来，啁啾啾啾，望着梅侍郎、琴仙鸣个不已，飞来飞去，在他们身边旋绕了无数，然后飞

往湖边去了。梅侍郎连连赞叹，对琴仙道：“这里真是个仙地。我素来不信神仙之说，如今眼见，不得不信。我并要与你尊公建一个祠，并供这女仙牌位。你说可好么？”琴仙听了，淌下泪来，就跪下叩谢。梅侍郎一发感慨起来，连忙挽起，说道：“我为这事倒多耽搁几天，虽等不及完工，也须筹画好了，方可起身。”便叫琴仙回去，他就到江宁县中与县尹商量建祠之说。知县一日应承，即传了工房丈量了地，换了工头，鸠工庀材，就在那里搭了厂，动起工来。士燮择了二十四日下葬，即与他做了墓志，赶紧刻了，又写了神道碑，勒于石。

到了二十四日，江宁诸绅士闻了士燮这个义举，来送葬者数百人，或作诗，或作歌行，或作文，或题祠中联额，士燮一一看了，等祠成之后，一齐刻在祠内。是日祠已竖了梁柱，头门、二门、正厅三楹，两厢房后楼三楹，余平厦六间。规模粗定，士燮不能等待，发了二千金与家中老总管梅成督造，又画了杜仙女像，命塑泥身彩画。一一分拨定了，那日就请琴仙过来商量，要带他进京。琴仙喜出望外，又复谢了，即算清房租，一直搬到梅侍郎的船上，并将领回之银，送与梅侍郎，梅侍郎仍叫他收了。此番琴仙感激，真到二十分。梅侍郎因道翁梦中之语，绝不查问琴仙根底，因刘喜称呼大爷，便命家下人也称呼为屈大爷。梅侍郎要他叔侄称呼，琴仙不敢，仍称大人，自称名字，梅侍郎也只好由他了。

送葬之日，侯石翁被众绅士拉了同去，也来走了一走。见琴仙尚是有气，话也不与他讲，石翁不乐，心里既恨琴仙，又妒士燮，一到就走，拜也没有拜一拜。后来诸绅士又有高兴的出来倡捐，这个十两，那个二十，集腋成裘，又凑了数千金。把这屈公

祠扩充起来，起了好些亭台楼阁。莫愁湖中造了湖心亭、九曲虹桥，又造了几个船，以为春夏游湖之乐。屈公墓、杜仙女墓前，都建石牌坊、华表柱、翁仲，余外又围了一个园，种些花木，堆些假山，竟成了一个名胜。这屈公祠竟与孙楚楼、江令宅齐名不朽了。

梅侍郎于二十八日开船，在船上也是寂寞，倒将琴仙当着子玉一样，朝夕相依。又见他稳重灵警，十分契爱，又试他书本上虽未用过功，而诗词杂艺颇觉聪明，因想到京后，慢慢的再教他读书，学作文字。惟琴仙绝不敢题起认得子玉，心里还怕问他的出身，如果问他，只好撒两句谎，支吾遮饰，再不知道乃尊梦中已嘱咐了他。船到田家营子起旱，已是腊月初八了，计日要到二十六日才能到京，日短夜长，只得昼夜兼程而进，且暂按下。

再说子玉见父亲超升了侍郎，喜出望外。已得了江西所发之信，计日早可到京，为何至今未到。颜夫人盼望，更不必说，王文辉也时常来问信。那日已是腊月十五，早上送了一封信来，子玉看信面上是：“江西学政梅宅梅庾香少爷手启，屈勤先寄。”心中大喜，知琴仙倒了江西任所了，便忙拆开，看见还有与子云、蕙芳、素兰、琪官的信，且搁过一边。拆开自己的信，见一张白纸写着“哀启者”，大为骇然，想道：“难道道翁有什么缘故了？”遂细细的看下去，不觉泪珠点点的落将下来。及再看到所有衣物尽为逃奴辈窃去，守棺萧寺，衣食全无，又屡遭侯石翁戏侮，本拟一死，又因旅棹无归，故尔暂延残喘，务祈设法着人前来等语。子玉不觉泪如泉涌，万箭攒心，毫无主意，也不忍再看。便吩咐套车到怡园找子云，谁知次贤、子云、南湘、高品没有一个在园子里，子玉更加着急。跟班们不知何事，又不敢问子玉，便又到

九香楼，进去见诸名旦都在园中，南湘、高品、金粟都在这里。子玉不及叙话，一脸悲愁，就将琴仙给众人之信与他们看了，个个洒泪。再不料琴仙一出京，就遭此大难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蕙芳道：“如今没有别的，快找度香来商量。”于是打发人找寻子云。找着了子云，到了九香园，见了子玉的光景，急急的拆开信看了，已觉涕泪潸潸。又将道翁的遗言拆读，更加泪落如雨。子玉等与众人看了，个个大哭了一场，哭得九香楼下好不热闹。众人哭毕，子云道：“此事在我，明日即着人到江南去接玉侬回来，并办道翁葬事。但今年不能到了。”子云即回，要告诉次贤商量此事。子玉也无心在九香楼，便即回家。高品、史南湘、金粟与那些名旦，各惆怅无欢。子云回园与次贤说了，次贤更痛得伤心，一夜之间，便摹了道翁神像。明日邀同众名士在九香楼为位而哭，设奠三日。华公子得了信，也来哭奠。一个九香园倒成了屈道翁的丧居了，就没有穿孝的人。

子云发了一千银子，打发家人星夜下了江南。子玉连天的悲苦，日间不敢进内，一来怕颜夫人问他，二来怕琼华小姐看出，正是他的苦楚，比人更胜几倍。但心上有这样心事，脸上如何装得道来？颜夫人倒疑心他怕见父亲，想是他父亲就回来，因此着急。惟有那琼华小姐，异样心灵，便料定他另有心事，再三盘诘，子玉只得直说了。琼华小姐也只好宽慰几句，见他这个光景，也不好取笑他。

过了几日，又得了梅侍郎家信。头站人已回，说二十三日就到了，便把子玉急上加急。若父亲回来拘管住他，那就要闷死了。正是悲尽欢来，到了二十二日，子玉同了仲清接出三十里之外，住了宿店。等到定更时候，头站才到，却是新收的家人，子玉不

相认识。店家与他说了，才进来叩见，说老爷的轿子也就到了，今日是破站走的。子玉等到二更，听得门外车马声喧，知是到了，与仲清出外迎接。士燮出轿，仲清、子玉上前叩见了，士燮慰劳了几句，问了仲清好，即同到上房来。士燮昨日半夜起身，也乏极了，即忙坐下，靠在枕上，问了子玉家内一番事，又问仲清妻子都好，兼询文辉近况。爷儿三个谈了一会，士燮惦记琴仙，问家人：“怎么屈大爷的车子还不到来？”家人道：“总也快了。”

不多一时，门外又车声辘辘，仲清、子玉想道：“不知那个屈大爷，想是任上同回来的。”只见一人照了灯笼，一个美少年走进来，仲清、子玉大奇，灯光之下，不甚分明，觉得此少年骨格甚是不凡。琴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便一阵心酸，只得竭力忍住，先上前问了安。士燮道：“这个是我的小儿，那个是我的内侄颜剑潭。”又对子玉、仲清道：“这是屈道生先生的令郎，同我进京的，其中缘故，此时也不及细说。你们见见，将来要在一处的。”子玉始而大骇，继而大乐，竟乐得笑将出来。琴仙见了子玉，笑容满面，也觉喜欢，上前与二人见了礼，彼此面面相觑，心里明白，口里却都无话可讲。士燮当着他们初次见面，自然是生的，没甚话说，那里知道有缘故在内，便道：“今日乏极了，要躺躺，你们都到那边去罢。”

子玉喜甚，便拉了琴仙到那边屋里来。三人怔怔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不敢问，一个不敢说，仲清心上也不知姑父知道琴仙细底不知，也不便问，只好心内细细的默想，竟是三个哑子聚在一处。子玉与琴仙只好以眉目相与语，一会儿大家想着了苦，都低头蹙眉泪眼的光景，一会儿想到此番聚会，也是梦想不到，竟能如此，便又眉欢眼笑起来，倒成了黄梅时节阴晴不定的景

象。少顷，送饭进来，琴仙吃了。那边士燮已安歇，琴仙困乏已甚，支持不住，便躺在炕上，子玉、仲清也都在炕上坐了。家人们出去，今日幸喜云儿没跟来，仲清也是新用的人，都不认识琴仙，故此一宵无话。后来三人都也困乏，便都躺下，人静之后，细细的谈起来。此刻子玉、琴仙在一个枕上和衣而卧，竟把嫌疑也忘了，琴仙便啾啾唧唧说出京时如何想念，在南京如何游玩，到莫愁湖亲见他前生坟墓，杜仙女怎样灵异，道翁临终时怎样伤心，众长随逃窃后怎样受苦，刘喜怎样尽心服侍，侯石翁怎样戏谑，又将梅侍郎来访，他怎样仗义安葬建祠的话，细细述了，说得子玉悲乐相乘。仲清在旁看他们并头而卧，啾啾私语，心上颇替他们快乐，想道：“这两人两年之内伤了无数的心，哭了无数的眼泪，才有今日这一叙，倒成了悲欢离合，真也奇极了。”后来，琴仙又讲到他梦见神娥授笔，道翁成神，并舟中彼此照镜正面反面，怎样又化了珠为龙抢去，子玉、仲清也连连称异。子玉也将送行后怎样得病，得信后怎样悲伤，众人怎样祭奠道翁，度春已着人下了江南来接你并安葬道翁，直说到今日再想不着你来，二人又复悲喜交集。琴仙又复感激子云与众人，不住在枕上与子玉、仲清连连叩头。仲清问道：“你一路来，姑父知道你的事不知道呢？”琴仙道：“大约不知道，大人也总没有问我根底，我倒天天的防着问我，教我怎样回答呢？”子玉一想，不得主意：“设或将来问起来，你怎样回呢？”仲清道：“此事倒也瞒不得，明日一到家，家中人岂没有认得你的么？依我想，此事隐着倒也不便，若叫对外人对姑父讲了，倒教你脸上更下不来。不如明日求姑母与姑父婉婉的讲明，姑父既看重他今日。也只好将他从前的倒说明了，彼此相安况姑母甚说他好，如今转了一劫，也决不再题

起以往的了。”子玉道：“甚好，但我不便说，还是你去说。”仲清应了，以后大家也就睡着了。到天明时，仲清先醒，只见琴仙枕着子玉的手，尚呼呼睡着，子玉也未睡醒。仲清暗笑，唤醒了他们。琴仙见与子玉一枕，且枕着他的膀子，被仲清见了，甚是羞愧。子玉一个膀子被他枕得很酸也不知觉，及要抬起手来，抬不动了，遂“扑嗤”的一笑，各人漱洗。

士燮起来，急急的叫上车进城，三十里路甚快，一个多时辰已到了。梅侍郎且不到家，先宿了庙，明日五鼓时分上朝复命。子玉先将琴仙在书房里安顿了。梅进、云儿一见琴仙，个个骇异，又猜是他，又猜不是他。若说是他，为何老爷与他抗礼？且又穿着素服，像个有孝的人。若说不是他，面貌再没有这般相像的了。众人疑疑惑惑，猜不出来，又听得叫屈大爷，便知不是。子玉趁这空儿，就请仲清对颜夫人讲明，琼华也在旁听了，望着子玉笑，看着子玉含羞含愧，局促不安。颜夫人听了，也以为异，便道：“这个孩子本来原好，如今既做了屈家的儿子，从前的出身，倒也不必提起了，算他转了个劫罢。”仲清道：“此事要姑母与姑夫说明才好，不然外人见了，终要说的，倒教琴仙难为情。”颜夫人也应了，说道：“你姑夫重世交，又见他人好，决不看轻他的。”仲清见颜夫人应允了，也即告退。

琼华小姐进房，子玉同了进来。琼华道：“如今好了，是不要做梦，天天的呼唤了。”子玉笑道：“我去同他进来见太太，你出去看看像不像？”琼华啐了一声，忽又说道：“你去同他进来见太太，我真要望望他。”子玉果然拉了琴仙进来，到内堂拜见了颜夫人。夫人见了，也甚疼他，便叫了一声：“屈大爷受苦了！”琴仙先进来，尚觉不安，及见颜夫人以礼相待，称他屈大爷，便

安了心。琼华小姐在房门口偷望，果然像他，心中颇以为异，望了一望就进去了。颜夫人问了琴仙近况，琴仙略说了几句，也就告退。

明日，士燮面圣回家，合家迎接。琼华拜见了公公，士燮十分欢喜。颜夫人同着谈了一回，后将琴仙的事委委婉婉说了出来，就说他用过戏，屈道翁见他人品好，所以收为义子。将子玉害病的话，却隐藏不题。士燮道：“我已猜着了几分。”也将屈道翁梦中之言说了，又道：“前事也不必论他。这个孩子甚好，没有一点优伶习气，不说破真令人看不出来。”颜夫人道：“看这个孩子，将来有些造化也未可定的。”士燮点头，索性叫了梅进进来，将琴仙之事与他说明：“都称呼为屈大爷，不许怠慢，如果怠慢了，我定不依。”士燮吩咐了，底下不敢不遵。以后众家人待琴仙，竟是规规矩矩，不敢有一分放肆处，琴仙故能相安。士燮即命收拾琴仙卧榻，日间叫他同着子玉在书房念书，又叫子玉尽心教他，不许轻看他。这句话梅侍郎多说了，他岂知子玉心事？颜夫人不觉笑了一笑，子玉好不得意，正是十分美满，比中宏词科还高兴了几倍。明日就有人与士燮接风，好不热闹。

琴仙初来不好出门，一日子玉带了他到众名士处一走，都相见了，齐与子玉称贺。又到了九香楼，见了九名旦，都各悲喜交集。琴仙也喜诸人都跳出了孽海，保全了清白身子，各诉离情，牵衣执手的足足谈了一天。正是：

金乌玉兔如飞去，腊尽春回又一年。

家家年事不用细谈。未识新年有何好事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晶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

话说新年已过，又到元宵，六街三市，火树银花，好不热闹。子云于十三日请了华公子、田春航、梅子玉、史南湘、高品、颜仲清、刘文泽、王恂、萧次贤、金粟、屈勤先，并九香园诸人，作一大会。琴仙见了华公子，尚有些不安，华公子也不问起前事，以礼相待。此时琴仙已出了旦党，入了士党，但从前作旦时傲睨一切，此刻倒谦谦自守起来，因此上下诸人更加尊重他，绝没有一个人笑他。琴仙对了那些名旦，还是从前一样，并不生疏。是日觥筹交错，晚间灯火交辉。华公子进城后，子云又将那些灯试了一会，如见万花齐放，炮竹之声，声闻数里，二更后方煮茗清谈。

琴言一身历尽艰辛，此时才觉魔难尽释。然回想萧寺凄凉，孤灯残月，真如梦觉。次贤又将琴仙从前的梦境，向吉甫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吉甫因笑向子云、次贤道：“九香楼绝好一个花园，百花全有，如今单有一个花神牌位，且在隐僻处，与土地祠一样，岂不亵渎花神？我拟借他们九个作个九香花史，众位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均以为奇，同问道：“请道其详。”次贤道：“我久有此意，我欲画他们九个的小像。今你既有此意，妙不可言。我明日一一画出，就请你润色润色，就刻石供养在这九香楼下，做个花神。但只有九个，凑不出十二个来。”众人亦同说大妙。吉甫道：“我倒

有一个主意，但不知可行不可行？”子云问道：“怎样呢？”吉甫道：“花神若定要十二位，也可凑得上，只要把屈道翁做了芙蓉城主，再借重玉依的前生所说那杜仙女，凑上玉依，不是十二位了？”春航道：“妙，妙！此像要画得像，不必说真姓真名，缀个别号，每人做一篇赞语，说得似真似幻的，要与人花两合。”子玉道：“这个图怎样的好呢？还是单画人，还是补景呢？”仲清道：“自然单画人，一并的画去，后就缀小传一篇。刻石之后，可以拓出来，或裱册页，或裱手卷，皆可传世。”文泽道：“做两块好，就镶嵌在东西两楹。”王恂道：“若画杜仙女，就画他在采莲船上的样子。”吉甫道：“玉依梦见那面镜子，必非无因。我画条龙执着这面镜子，就做头幅，好不好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好。”子玉道：“这云龙人必猜有个寓意在里头呢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十一篇传赞，各人分了罢。”次贤道：“好。这一番大著作倒要借吉甫以传。”吉甫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次贤道：“不必过谦。道生先生故后，笔墨之道，自然要让你，大家公论，何必推辞。我就做云龙那一幅，作好了，你再给我改改。”子云道：“自然是借重你们二位。那十篇如今是这样，各人拈阄，拈到谁是谁。华星北也叫他做一篇在内。”南湘道：“甚好。”于是写起阄来，将屈道翁与杜仙女、屈琴仙分做二阄，其余九人分作九阄。说也奇怪，想必文字有灵，前生缘法，子云拈了道翁，子玉拈了杜仙女、琴仙，金粟拈了宝珠，春航拈了蕙芳，仲清拈了琪官，文泽拈了春喜，南湘拈了兰保，王恂拈了桂保，高品拈了玉林，次贤拈了漱芳，单拈不着素兰，只好送与华公子去作了。众人分派已定，子玉说道：“做传容易，画画难，还要刻石，更须时日，不知几天可以告成？”吉甫道：“不消多日，碑是磨现成的，一面画，一面就叫季十矮子

找人刻，大约十几天是必要的，嵌好这些碑，也要几天。我们这一叙，总在九香园了，索性多歇几天，我好加意画画，到二月初一日，在九香园聚会罢。”大家都说有理，于是各散。

子玉同了琴仙回家，正是内有韵妻，外有俊友，名成身立，清贵高华，好不有兴。子云写了一札与华公子为素兰作传。这边次贤妙腕灵思，画了十天才成。画成又请吉甫一一的改好，画一个，刻一个，倒也甚快。子云因受了感冒甚重，不敢用心，嘱将道翁、琴仙、杜仙女画在一幅，并求子玉作赞。到二十七日，连传赞也都刻起，系是各人书丹。二十八日就搬往九香楼镶嵌，一日完工。

三十日，琴仙先到九香园看碑，九旦同到楼下。琴仙道：“今日也应祭一祭花神，明日我们方可聚会。这个花神就是我们的像，若叫他们来祭，我们也当不起，就是我们十个人祭一祭罢。”蕙芳等皆以为是，便设了酒果，焚了好香，十人齐齐拜了。琴仙看东楹嵌的第一方画，上云下水，云水中间，隐着一龙，露出一爪，托着一面镜子，上题曰：《品花宝鉴》。刻着次贤的赞语是：

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云生九霄，永出重渊。神奇变化，气象万千。灵珠之圆，明镜之悬。烛微照幽，隐奸显贤。如月之临，如水之鲜。亦曰媿其媿，而妍其妍。

第二方画的人纶巾道服，左右侍仙子女各一，题曰：总持九香花主、三闾道君及左右花史杜仙之像。下有赞语，是子玉手笔：

公气为云，公神为水；在天在地，靡尽靡止。司文曰郎，司花曰主。列宿之精，群芳之祖。左英琼瑶，右青珊瑚。一气二气，同归殊途。五色炫采，九华流香。心花意蕊。文运

之祥。

宝珠道：“这几篇赞语实在做得好。若将我们实事叙在里头，虽然不致辱身，究竟也为贱行。”蕙芳道：“可不是！你看那些花谱花评，虽将那些人赞得色艺俱佳，究不免梨园习气。我们这一关倒可以算跳出了。”素兰等皆点首浩叹。

琴仙再看第三方，画一个仙女，云鬟雾縠，清艳绝伦，手拈一枝蕙花，琴仙已知是蕙芳。看题的是：锦文花史苏仙。是春航一篇跋语：

锦文花史苏仙，性灵慧警悟，色如瑶瑜。抟雪作肤，镂月为骨。常散花而翦彩，亦掷米以成珠。狡狴神通，均出三昧。曾游戏人间，使留恨于碧桃花者有焉。江皋仙影，时去时来；洛浦神光，乍离乍合。萧史常垂于彩凤，裴航终隔于蓝桥。是宜结十重珠网，护金屋于群玉山头；何幸启九叠银屏，窥素面于瑶台下。

琴仙道：“这个跋语跋得甚切，‘狡狴神通，均出三昧’二语尤妙。”蕙芳笑道：“凭他怎样讲，那里还算得我们？”

看第四方，一个仙女月佩霓裳，十分娇艳，手捧明珠一颗，题曰：弄珠花史袁仙。有金粟赞曰：

仙露在霄，明珠出海；和神当春，秀气成采。不脛而走，不夜而光。琼花瑶蕊，国色天香。珍珠饰车，云锦缝裳。金支翠羽，玉珮明珰。华月光满，蓬山路长。既美且都，亦风而雅。学士满宫，首推大舍。

琴仙道：“瑶卿之秾艳韶华，却一齐被静宜画出来，吉甫赞出来了。”宝珠道：“算花神罢了，我也配这样？”

看第五方，画一个仙女，意致飘洒，素艳欲流，手拈兰花一

朵，题曰：素心花史陆仙。下有小传，为华公子撰：

陆仙性敏悟，姿容绝世，才艺过人。常衣紫绡衣，行吟风露间。其竟体之清芬，与兰香惠馥相表里也。工词善书，流露人间，购之者千缗不获焉。昔钟嵘评诗，谓颜延之镂金错彩，不如谢康乐初日芙蓉。素面风流，是为绝艳，仙殆莲花化身者欤？

琴仙笑道：“这几句倒比香畹的小照还画得像些。这“紫绡衣行吟风露间，’与‘莲花化身’之说，却移不到他人的，真是你。”素兰笑道：“我如何敢当？大抵既赞花神，自然就要竭力赞扬的了。”

琴仙再看第六方仙女，纤纤弱质，翩舞凌风，有掌上轻盈之态，头上戴着金步摇，题曰：纤纤花史金仙。下是萧次贤的七律一首：

峨眉新月露纤纤，光彩天然不用添。
鸳锦裁成九华帐，鲛珠穿作十重帘。
隐身阆苑依琼树，返劫娉嬛典玉签。
只恐留仙留不住，晓风吹上绿云尖。

琴仙道：“将瘦香的神情骨相全写出来。”漱芳笑道：“我这个瘦字例有些像，别样真令我惭愧死了。”

再看第七方画的仙女，在两棵玉树之下，有玉树凌风之致，题的是娟娟花史李仙，是高品的诗。琴仙道：“高卓然肯说好话吗？”玉林道：“这一回倒没有刻薄人。”蕙芳道：“这首诗，算卓然极要好的了。”琴仙看是：

花情月色想娟娟，玉树临风更袅然。
帐里不知兰麝贵。梦中羞作雨云仙。

珊瑚枕上生红晕，翡翠楼头锁绿烟。

谪往天台守孤另，碧桃流水自年年。

若仙道：“真说得好，将佩仙浓香秀韵一齐写出来了。”玉林道：“这首诗究竟也不甚好，还有些刻薄，你看帐里梦中等句，有什么好呢？”蕙芳道：“这倒没有什么，不过写的娇艳尊贵处。”宝珠道：“卓然这等诗，就算他的好心了。若要他做庄重些，他也未尝不愿，但他那油嘴油舌说惯这一派。你们看他生平说过几句正经话来？吉甫说他去年到京来有个笑话。卓然有个表叔，请他吃饭，还有好几位客坐在那里。表叔问道：‘你去年回家，见我家里可好么？’卓然道：‘很好，前月表婶又生了个表弟。’那表叔一听唬呆了，想道：我三四年不回家，怎样会生了儿子？当着人又不好问他。那些客虽也听得不顺耳，但或者他说别个表婶，也就过去了。到客散后，表叔问他：‘方才这句话是怎么讲？’你们想想卓然怎样回答？他说：‘我与表叔初次见面，自然要找句吉利话说，我随口找着这句，其实没有的事。’气得他表叔要死，然也奈何他不得。他的长亲，尚且要顽笑顽笑，何况他人？”众人大洪道：“那吉甫的嘴也不能让他。”

又看第八方，画一个仙女，玉锦棉衣，腰悬秋水，似公孙大娘模样。题曰：侠隐花史王仙。琴仙知是兰保，下看史南湘的七古：

我观王仙舞神剑，手掣寒泉一匹线。冬冬羯鼓始三挝，溜亮风生已迎面。彩虹映水合成团，流电穿云曲如线。破开点点绿沉枪。拨落纷纷大羽箭。锦衣玉貌何聘停，白咽红颊长眉青。云裾轻曳锦靴起，去如飞鸟来如霆。四方观者围成堵，不羨英雄羡媚妩。绿云堆鬓翠鬟新，九梁插花步摇古。

妾借防身不爱名。娇娆我自惜轻生。请看世上黄衫客，多少恩仇报不成。

琴仙赞道：“这首七古，实在做得好，念去比《公孙大娘舞剑器行》还刻画得入细。”王兰保笑而不言。蕙芳道：“去年奚十一闹来，幸亏着他，我就没有法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原来你也怕奚十一，难道他比潘三还利害么？”蕙芳道：“潘三是个无用的人，那奚十一闹起来，就与前日魏聘才使来的车夫一样，你怕不怕？”兰保道：“那天适或我不在家，你便怎样？”蕙芳道：“我就躲开不出来了。”琴仙问奚十一怎样。兰保将他的样子学了一回，琴仙也觉好笑。蕙芳道：“听得奚十一出京去了，但我前日在剃头铺里看见一个人，很像他那一天带来的那个小子，就不是他，也必是他的兄弟，再没有这么像的了。”兰保道：“或者奚十一没有带去，也论不定的。那个狗小子，也只配做剃头的。”

琴仙又看第九方，画一株梅花，有一只喜鹊，梅花下有一个仙女，题曰：报春花史林仙。看有刘文译一首小赋：

梅花枝上鸟报春，梅花树下倚玉人。杜兰香嫁不可见，绿萼华来幸接真。翠袖翩跹，缟衣自妍。韵生骨里，秀出天然。却珠钿而愈美，洗脂粉而尤娟。纤纤兮云间新月，淡淡兮花外晴烟。秋水盈浦，朝霞丽天。斯何修而若此，得非人而果仙。兰自秀兮菊自芳，思美人兮何日忘。蓬莱清浅不可到，我欲从之骑凤凰。天风急吹袂，玉露冷沾裳。吮纤毫而抒写，对玉貌而徬徨。

琴仙道：“好赋。正是松风竹雨，仙露明珠，将你那清腴娟秀，都一齐刻画出来。”春喜道：“这是前舟在那里认真做赋，忘了题目了。”琴仙道：“却也是你的光景。”

再看第十方，是一个桂树下有个仙女，姿致风流，青眸善盼，题曰：蟾宫花史王仙。知是桂保，有王恂五古一首：

青青月中桂，花开包及秋。皎皎蟾宫女，临镜常自愁。
自从窃药奔，与世无因由。广寒二万户，珍珠十二楼。圆圆复缺缺，轮转日一周。世人徒仰望，不见峨眉修。蓬莱水清浅，或可操神舟。银河望隔浦，七夕诉离忧。唯此一轮月，梯虹亦难求。安得张丽华，缟素来嬉游。

琴仙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读之令人口齿俱香。蕊香真像嫦娥。”桂保道：“不是我，这是蟾宫花史。”众人说道：“这些诗词赞语，他们倒是争奇角胜，那里记着本人？就是竹君的诗，与静宜、庾香这两个赞语，倒是切定题目说的。”琴仙道：“都切得很。你将这些诗更换了人，便不像了。”宝珠道：“只有静芳那一首，再不能更换的。”

琴仙再看第十一方，画一个杏花，下有一个仙女，珠腰玉袂，十分妩媚，题曰：及第花史。知是琪官，看颜仲清的序文：

及第花史秦仙，嬉戏人间，见之者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之比。明障善睐，笑靥常开；艳粉萦情，断红映肉；袅钗雀化，明铭鸾飞。贮金屋以何嫌，映玉屏而同色。然而芳心未许，烈性常存。当机织女，屡见投梭；出水神妃，未缝解佩。云袿风动，生步步之金莲；雾縠香飘，讶朝朝之琼树。谁不曰人间绝世，亦何愧仙处无双。若论六宫粉黛，定让龙头；以云一岁花司，是真凤尾。

琴仙痛赞了一会。蕙芳道：“你看这些诗文，各有体裁，正是格律不混，体制判然，都是作手，难定优劣。”琴仙道：“虽是些小文章，但吉光片羽，彩散人间，终胜雀屏五色。有此一赞，也不

孤负我们数年辛苦了。”众人都皆欢喜。

琴仙就在九香楼吃了饭，坐了闲谈。宝珠忽然说道：“今日众兄弟都在一处，我想我们这十个人，同在京师沉沦菊部，如今个个跳了出来，虽然其中受苦的受苦，安逸的安逸，但自此以后，只要各人安分守己，想必没有风波出来。但我们这一班人，也算不得世间少有的。那一班名士将我们抬举到这个地位，那倒是世间少有，你们心上感激不感激呢？”众人道：“岂有不感之理。”宝珠道：“感激便思怎样报答呢？”众人皆不能对。宝珠道：“我想个报答的法子。他们既将我们刻了像，做了花神，我们何不也将他们刻了像，就在楼上供养起来？他们称我们为花史，我们就称他们为文星，仿司空《诗品》，各作四言赞语一首，刻在上面。你们想这个报答可好么？”素兰道：“这个是极妙，但我们的诗配不上他们。且清谁画这些像呢？”蕙芳道：“就是瑶卿，你与小梅两人分画罢，也不必画服饰，不衫不履的最妙。我们今晚先把赞语做起，明日与他们看看，然后再画。我们就各人还各人的礼，一个赞也不甚费力。”琴仙心上甚喜。就辞了回家，到晚上构思起来，子玉面前也未讲起。这一晚各人的赞已做成。

明日，琴仙先到九香楼将赞与众人看了，大家拿来评定一会，又各自斟酌一会，再公同推敲一会，尽善尽美了，宝珠便誉在一处。诸名士纷纷已到，华公子、金吉甫也都到了。大家果然要祭花神，宝珠等拦住了，然犹摆了香案，各名士奠酒焚香，就没有下拜。然后在九香楼下摆了四席，序齿而坐。这一聚，正是人人意满，个个心欢，毫无不足之处。而且罗列珍馐，横陈肴错，花香人气，缭绕一堂。

酒至半酣，宝珠避席致辞说：“宝珠等十人同入迷津，今登

觉岸。将来勉盖前愆，勤修后果，得齿于人，皆诸贵人提拔之力。但感恩有心，报德无力，唯有日爇清香一炷，以祝诸贵人福寿绵长，荣华白首。昨日我等十人公同商议，亦欲在九香楼上，供设诸贵人文星禄位，也照样刻石，朝夕顶礼皈依，且各缀数语于后，当虔心诵佛。不识诸贵人不以贱地为鄙，俗笔为褻，使我等得遂所愿否？”众名士大喜，个个情愿，倒翻谦让了几句。宝珠又道：“度香先生提倡风雅，只得另立一品，在各位文星之上，曰：群仙领袖。未知诸贵人以为然否？”众人皆说：“是极。”子云说：“这个何敢？”宝珠就将诗稿恭恭敬敬的取出来，却已誊在一处，端正的楷书。除群仙领袖徐文星之次，皆以年齿定的先后，第二是仙中逸品萧文星，第三是仙中趣品高文星，第四是仙中狂品史文星，第五是仙中高品颜文星，第六是仙中和品刘文星，第七是仙中乐品王文星，第八是仙中华品田文星，第九是仙中豪品华文星，第十是仙中上品金文星，第十一是仙中正品梅文星。众名士谦让道：“这些个品格过于谬赞了。”遂看第一首，是他们十人公撰的，题曰：《群仙领袖》：

群仙领袖，能兼众为。不脱不粘，不即不离。得大自在，具广设施。亦无我欲，亦无我私。素月流天，照靡有遗。青空无云，霄露自降。大钟中虚，寸挺可撞。

第二首是金漱芳题的《仙中逸品》：

惟逸故淡，惟逸故闲。鹤鸣在林，云卧于山。秋花媚妍，清风往还。望彼竹林，客有笑颜。濯足清涧，抱琴禅关。江皋有梅，篱落有菊。小窗分茶，松花自熟。

第三首是李玉林题的《仙中趣品》：

乱头粗服，不亚妍妆。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东方诙谐，

淳于隐藏。颠倒四座，纵横满堂。言不为虐，行不失方。悠哉悠哉，聊复尔尔。弥勒一笑，皆大欢喜。

第四首是王兰保题的《仙中狂品》：

呼龙耕烟，磨刀割云。狂飚四起，落花纷纷。手捉明月，腹晒斜曛。悠悠青天，落落人群。醉死醉生，我不与闻。碧海骑鲸，瑶京散发。冠裳自嘉，奈此仙骨。

第五首是秦琪官题的《仙中高品》：

孤鹤冲烟，归鸿远飞。渺渺天际，云间翠微。独立千仞，好风吹衣。秋庭仰望，月明星稀。古松自挺，碧萝难依。太华入云，蓬莱隔水。谁登其峰，徒兴仰止。

第六首是林春喜题的《仙中和品》：

五味调剂，五声和平。暖气入律，春风自行。旭日霭霭，晴光争明。云辉锦集，月满川盈。《霓裳》一曲，《箫韶》九成。不矜不庄，或休或暇。惠而好我，是曰柳下。

第七首是王桂保题的《仙中乐品》：

粹然中和，其乐陶陶。畛畦悉泯，坦白是交。醉月秋夕，拥花春朝。洞房香暖，金殿声高。心香吐萼，意蕊含苞。曰富曰康，如宾如友。妻子好合，父母眉寿。

第八首是苏蕙芳题的《仙中华品》：

锦衣昼行，玉貌簪花。璧月宵满，明珠吐华。旭旭朝阳，灿灿流霞。金盘承露，粉壁笼纱。庄严妙相，天女笄珈。玉佩自鸣，貂褙为饰。云近蓬莱，望之五色。

第九首是陆素兰题的《仙中豪品》：

佩刀列戟，铸券剖符。以我如意，碎彼珊瑚。紫丝步障，红锦貂褙。浩歌落落，嚙玉喷珠。太白自赏，击缺唾壶。朔

风横空，雪花如掌。吹角轮台，久无嗣响。

第十首是袁宝珠题的《仙中上品》：

无上上品，首推此君。静者多妙，飘然不群。具大智慧，博学多闻。温良冲淡，《九丘》《三坟》。磊磊落落，抱璞含芬。高谈雄辩，说剑论文。不合时宜，潇洒凌云。

第十一首是屈琴仙题的《仙中正品》：

朱为正色，雅为正声。射以观德，惟身是程。哀乐至性，而无过情。珠光月彩，内蕴晶莹。虞弦夏舞，景运休朋。醴泉非水，瑞芝非草。景星庆云，金日恒少。

众名士看完，喜动颜色，痛赞不已，说道：“可谓木桃之投，而得琼瑶之报矣。”是日畅饮欢呼而散。

素兰与春喜各画了几日，摹上了石，将赞语书丹，共有二十余日完竣。择于三月三日，供设九香楼上，为长生禄位。琴仙过来与宝珠商量，必须作一篇祝文，方表诚意，宝珠等深以为然。于是十人公同斟酌，凑成一篇文章，改削了几遍，倒也不见联缀痕迹。宝珠道：“明日公祝，须请齐了诸名士来。再，我们跳出梨园，从前一切所有之物，都用不着了，孽根须净，色界尽除，将那所存的钗钿首饰，当着众名士，一齐熔化，舞袖歌裙，则一火而焚之，岂不爽快？”众人道：“正合我等之意。只有琴仙没有这些东西了，大家检出来聚在一处，明日焚化。”

到了初三，九香楼上香花簇拥，蔬果纷陈，花排姐妹之班，雁次弟兄之序。宝珠虔诚恭敬，铺设了一会，诸名士齐到。上得楼来，已见红烛双辉，香烟云绕。十花史请他们坐了，便齐齐的拜起来，诸名士如何肯受？连忙扶起。宝珠道：“昨日玉依说的，要做篇祝文，我等胡乱凑了一篇。还求改正改正。”便将祝文拿

出来。高品道：“好的，我就读起来。”高品高声朗读，诸名士倾耳而听。听得高品读道：

维年月日，九香楼弟子花史袁宝珠等，谨爇百和之香，酿百花之酒，献于诸文星之座而祝曰：

维被文星，川岳之灵，左奎右璧，纬史经纶。故在天为列宿，在世为传人。其光明也如火，其和煦也如春。其根于性也，为纲常伦纪；其见于词也，为变化奇神。言必由中，情多自妙。天籁一声，空号万窍。诸触而纷，丝萦而绕。对镜自看，顾影独笑。索实于虚，辨恶于好。春风秋月，不知其他。明眸皓齿，当如之何？粉白黛绿，铁马金戈。清歌宛转，妙舞婆娑。倏若驰驱，委若逝波。伤古今之一辙，恒日月之消磨。鉴彼造化，作为文章。群分以物，类聚以方。酬醮太白，颠倒雌黄。和于琴瑟，亮比笙簧。缠绵骚雅，姿肆韩庄。不怪不乱，取艳取香。寓意严正，措词明光。朱霞丽天而绚彩，金刀映日而生芒。泉泻涧而注急，花凌风而舞狂。秋零一庭，残香数星。鬼则夜哭，神则昼惊。铸鼎象物，尽相穷形。魔女旁立，龙姑前迎。金支翠羽，电掣雷鸣。拂笈霍小玉，捧研董双成。神娥授笔，使之为文。祝曰：笔之色兮有五，笔之花兮半含吐，砰礲声声击天鼓，青鸾鸣兮紫凤舞，小言詹詹兮足千古。

祝文读完，众花史齐齐下拜了，便将那些舞衫歌扇、翠羽金钿，在园中太湖石畔烧化起来。诸名士看那火光五色，吐金闪绿。将到烧完时，忽然一阵香风，将那灰烬吹上半空，飘飘点点，映着一轮红日，像无数的花朵与蝴蝶飞舞，金迷纸醉，香气扑鼻，越旋越高，到了半天，成了万点金光，一闪不见。园中万花如笑，

颤巍巍的像要说话一般。正是：

亲逢天女散花时，手授生花笔一枝。
碧海愁多填未满，蓬山路远到无期。
风尘面目轮蹄迹，徐庾文章温李诗。
我自有情君莫问，此中得失寸心知。